

第32年
22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靈芝中之極品——

中國吉林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册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爲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複方**片仔癀**軟膏（外用）

治療皮膚病良葯

馳名中外的消炎解毒聖藥「片仔癀」係漳州市製藥廠所出品，複方「片仔癀軟膏」係該廠以片仔癀爲基礎，再配合民間秘方研製而成的另一外用消炎解毒良藥。

龍江牌
LONG JIANG BRAND

適應：本品用於治療某些皮膚病種，如痤瘡、暗瘡、脂性皮炎、單純疱疹、瘡癤及凍瘡、痔瘡、燒傷、蚊蟲咬傷等，均有特佳療效。



漳州市製藥廠出品 國貨公司・藥行均售

經銷處：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電話：5-783721-4

編者話

雲劍飛先生所著「民初追捕故事集」之「無名火」在今期刋出。龍珠寨發生一宗滅門兇殺案，龍玉廷一家大小五口遭歹徒殺死，這殘無人性，滅絕天良的兇手究竟是誰？全寨的人議論紛紛，而朱國武不幸被人寃枉，誣指他是兇手，幾經折磨，死裏逃生，躲入山中，巧遇名聞遐邇的追捕手蕭原，在蕭原的協助下，龍珠寨兇殺案終於眞相大白，蕭原如何破此案件，兇手到底是誰？請細讀本文，便可知曉。

*　　*　　*

你願意展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刋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也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今期猛稿連篇，令你目不暇給，如麥中青的「錦帆賊」、 凌魂的「發財夢」、逍遙客的「飛天怪俠」，篇篇精彩！切勿失之交臂！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蕭顯新著「龍爭虎鬥」。

督印人：羅　輝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綫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２６期）一年（５２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22期
（總號1622）
1959年3月創刋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民初「追捕」故事集／雲劍飛・文
可　飛・圖

無名火





滅門兇案

龍珠寨發出了一件駭人聽聞的命案。

龍玉廷一家五口，全部被人殺死！

龍玉廷被人開膛破肚，其妻有被姦污過的跡象，兩子一女則身中多刀而亡！

龍玉廷一家五口，都是在家中被殺的。

龍玉廷的家中沒有被搜掠過的跡象。

換言之，不可能是賊匪之所為。那就極有可能是一宗仇殺案。

寨子裏的人大多數都那麼認為。

龍玉廷在寨子裏開了一家賣雜貨的店舖，祖上遺下三十多畝田，全都租給佃農耕種，生活算得上富裕。他為人雖然有點吝嗇，但為人却隨和，甚少與人發生口角，寨子裏的人對他雖然沒有甚麼好評，也沒有甚麼惡感。

衆議紛紜

在寨子裏，龍玉廷可說沒有甚麼仇人，特別是欲置他於死地的人。

但是，却有人將他一家五口殺死了！

寨子裏的人怎也想不出，是甚麼人如此兇殘，殺了龍玉廷一家五口的。

因此，寨子裏的人不免議論紛紛。

在寨子內那間小酒舖內，那些正在喝酒的男人就在熱烈地談論龍家五口被殺的慘事。

「駝背三，你說龍家五口被殺，是因為龍老闆的老婆生得漂亮又妖艷，因而引來滅門之禍？」一個蹲在一張板櫈上，頷下滿是鬍渣子的漢子放下手中的酒杯，扭頭瞧着鄰桌的一個瘦子——背部微微拱起的漢子。

那個背部微微拱起的瘦子駝背三，其實姓林，名三，由於他天生背部微拱，所以，寨子內的人都叫他駝背三。

駝背三將一顆炒花生扔入口裏，一邊嚼着一邊道：「大包掌，你沒有聽過：『紅顏禍水』這句老話嗎？妲己可以亡紂，褒姒一笑亡周，這都是『紅顏禍水』的明証！大巴掌，你也知道，龍老闆的老婆是被人姦過的！說不定，兇手就是為了要姦她，才殺她全家，你說，她是不是禍根！」

說完話，駝背三自得地掃視了附近三四張桌子的那些鄉親。

原來，駝背三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看過一些書，所以，對封神，戰國時代的掌故頗為熟悉。

這間小酒舖最多可以擺放四張桌子，平時，十九坐不滿，今晚却滿了座，不，應該說是擠滿了。本來一張桌子坐四個人的，今晚，四張桌子都擠坐得滿滿的——每張桌子起碼坐了六七個人，有一張更坐了十個人，今晚這麼多人來喝酒，全都是受了龍家五口被殺這件轟動全寨子的命案的刺激，來這裏喝酒議論的。

有人附和駝背三的說話：「赫，龍二嫂那個婆娘確是叫人心頭起火，阿伙就曾對我說，要是跟她睡一晚，短幾年命也值得！」

「駝背三說得對！不知那個人慾火上心，為了姦……龍二嫂，幹出這種滅絕天良，人神共憤的大慘事。他媽的，要是捉到他，先將他閹了，再遊寨三日，然後才將他淹豬籠。」

一句「閹了他」，引得衆人哄笑起來。

大巴掌也有笑，待衆人止住笑聲，他馬上說道：「駝背三，女人雖然是禍水，但是，很少有人為了一個女人，殺人全家的！我認為，龍老闆全家被殺，仇殺居多！」

「大巴掌，你說說，龍老闆有那些仇人？」一個中年人一口酒還未喝下肚，馬上問，幾乎嗆了喉。

「我們不知道龍老闆有仇人，而且仇恨到要殺他全家，還姦了他老婆！」另一個漢子接口說。

大巴掌說不出話來。

因為，他根本不知道龍玉廷與甚麼人有仇。

大巴掌漲紅了臉，半晌，才不服氣地道：「我雖然說不出來……並不等於龍老闆沒有與人結仇！」

頓了一下，反問駝背三：「你又怎知道有人對龍二嫂起心，為了姦她，不惜殺了她全家？」

駝背三看到大巴掌說不出話來，冷笑一聲，說道：「大巴掌，你說啊，寨子裏，有那一個跟龍老闆有仇？要殺他全家？」

駝背三被大巴掌問倒，一時間無言以對。

但他很快便强詞奪理地道：「我雖然說不出來，但是，在這裏的人大都是這麼想，還有，要是仇殺，那殺他全家便是，為何還要姦了龍……二嫂？自古至今，為了女人，甚麼事幹不出來？這種事歷朝歷代都有，就像隋朝的隋煬帝楊廣，便為了他父親的一個……妃子，不惜弒父殺母……你要聽，我可以給你說三日三夜！」

大巴掌不服氣地道：「駝背三，我知道你讀過幾年書，知道不少甚麼戰國……封神的故事，但是，你怎能拿那些事來……証明龍家大小五口被殺，是因為龍二嫂的關係？」

有人正想說話，一個人剛好走進來，接口道：「大巴掌說得對，龍家大小五人被殺，我認為不是龍二嫂引起的。」

衆人被那突如其來的話聲弄得怔愕了一下，跟着所有人都向那個人望去，其中有一個人從說話聲認出那人是誰，便大聲說道：「大皮球，你眞有高見啊！你這麼說，莫非有甚麼証據不成？」

這時，衆人都認出那個剛進來的

人是梁球，綽號大皮球，有人馬上說道：「大皮球，今晚怎麼有興趣來這裏喝酒啊？不去跟那幾個豬朋狗友找樂子去？」

「一定是袋中無錢，所以，他那幾個豬朋狗友便撇下他，無聊之下，只好來這裏凑熱鬧。」

「算了吧，別數落他了，聽聽他有甚麼高見也好。」有人勸解道。「大皮球，你過來坐。」

大皮球訕訕地應了一聲，走過去，那張桌上的人起了一陣騷動，擠出一個位置來，好讓大皮球可以坐下。

大皮球走過去，在硬擠出來的那個空位上坐下來。

他的屁股才落在板櫈上，那個幫他解嘲的人勞二叔馬上對他說道：「大皮球，你有甚麼高見，說來聽聽。」

所有人的目光，都看着大皮球。

大皮球眨眨眼，有點不自然地掃了衆人一眼，再舔舔嘴唇，才說道：「我……高見倒沒有，有一件事，是我親眼看到，親耳所聞……」

「大皮球，你不是想說，親眼看到兇案發生時的情形吧？」駝背三嘲諷地打斷大皮球的話，扭轉身，直瞧着大皮球。

他的話還未說完，立刻引起一陣不滿的責備聲。「駝背三，你讓大皮球說完再說話吧！」

「駝背三，你打甚麼岔！聽大皮球怎麼說，他要是吹牛，我們不會信他的！」

駝背三被說得臉上訕訕的，閉上嘴巴。

勞二叔開口道：「好了，都別說了，大皮球，你說吧！」

大皮球哼一聲，開口說道：「我沒有……看到兇徒殺死龍老二一家五口的情形……要是看到，早已到自衛隊去報告，將兇手抓起來……」

「大皮球，你別說廢話好嗎？」有人心急地打斷大皮球的話。「說說你看到，聽到的吧！」

這一次，沒有人不滿那個打斷大皮球講話的人，因爲，所有人都很心急想知道大皮球看到甚麼，聽到甚麼。

大皮球吞口口水。「是這樣的，那一日……是四日前，我經過龍老二的屋後，無意中看到龍老二在屋後的那片竹林中，與一個人在爭執……」

說到這裏，他故意賣個關子，不說下去。

衆人正聽到緊要處，被大皮球突然打住，自不免心癢癢的，頓時起哄。「大皮球，說下去呀，你賣甚麼關子？」

「你媽的，大皮球，你搞甚麼鬼？可是想打？」

「啪」一聲，有人朝大皮球的後腦勺上摑了一巴掌。

大巴掌摑的。

跟着，有幾個人伸手在大皮球的頭上亂摑，摑得大皮球縮着頭，用雙手擋護着，口裏急叫：「別打呀，我說，我說呀！」

「你媽的，就是該打，」有人罵：「要打才說，你媽小時候打得你少嗎？」

「黑炭頭，別罵了，聽他說吧。」有人開口打斷黑炭頭石榮的叫罵。

衆人紛紛靜下來，等着大皮球說話。

大皮球清清喉嚨，兩道目光掃了衆人一匝，有人已忍耐不住叫道：「大皮球，你他媽的快說呀……」

大皮球忙道：「我說，我馬上說……你們猜一下，那個與龍老二在屋後竹林中爭執的人是誰？」

衆人聽大皮球那麼說，馬上起哄：「大皮球，你這個渾球！又賣關子了，我們要是猜得到，還用聽你說？」

「你他媽的，可是還未睡醒？又或是打得少？我們不想猜謎，快說啊！」

「辟辟啪啪」七八隻手往大皮球的頭上摑打，大皮球用雙手抱着頭，急叫道：「停手，我說了，我不要你們猜了！」

那七八隻手先後停下來，有人喝道：「別再賣關子，要不，揍你一頓。」

有人起哄助威。

大皮球驚慌地道：「當時……你們聽我說呀，我聽出，那個與龍老二爭執的人，是……」他又想賣關子，瞥到衆人睜大眼瞧着他，嚇得他吸口氣，急忙說下去：「那個人是朱國武！」

「啊，是國武！」有人驚詫地說。

「赫！是阿武？」

「大皮球，國武怎會與龍老二爭執的？」

「我怎知道？」大皮球叫起來。「我只聽到他們在爭執，而且，爭執得很激烈！」

「大皮球，阿武與龍老二爭執又怎樣？」有人不以爲然地道：「你不是想說，阿武因爲與龍老二曾經發生爭執，便懷疑是他殺死龍老二全家吧？」

說話的是一個年紀五十多歲，樣子敦厚穩重的男人，坐在靠門口的那張桌子。

馬上有幾個人附和那個人的說話。

大皮球急急說道：「你們聽我說呀，我並沒有那樣認爲，我不過將我看到的說出來……」

「大家靜一靜，讓他說下去。」有人高聲說。

高聲叫衆人靜一靜的，是大巴掌。

衆人果然靜下來，聽大皮球說下去。

大皮球兩眼往圍在桌子前的人閃閃眼，才說道：「我當時很好奇，不知兩人在爭執甚麼，便站住，聽下去，由於離得頗遠，他們的聲音又時高時低，很難聽清楚他們在爭執甚麼，後

來，在他們爭吵得最激烈的時候，我聽到國武高聲說……死！你去死！跟着便掉頭走了。龍老二站着不吭聲，好一會，才移動脚步，往屋子走去，我見沒甚麼可瞧的了，便走回家。」

頓一下，吐口氣，又道：「我那日看到和聽到的就是這些，當時，我沒有放在心上，想不到，龍老二全家被人殺死，我才省起，不知與那日的爭吵有沒有關連。」

「啊，原來龍老二全家被殺之前，曾經與阿武爭吵過，這就令人值得懷疑了！」大巴掌首先發表他的「高見」。

馬上有人附和。「何止值得懷疑，阿武這個嫌疑可大了！」

酒鋪內的人紛紛議論起來，幾乎九成的人，都認爲朱國武與龍玉廷全家被殺這件兇案有關連。

不過，却有一個人說道：「大皮球，你這個渾球鎮日胡胡混混過日子，你說的話，我不大相信！」

說話的，原來是坐在靠門口那張桌子的那個上了年紀，樣貌敦厚穩重的男人。

那個男人原來姓梁，名叫智仁，少時讀過七八年書，爲人穩重有見識，甚得寨子內的人敬重。

衆人聽梁智仁那麼一說，才頓然省起，大皮球是一個游手好閑，好食懶做，說話並不可靠的傢伙(剛才，衆人都被大皮球的說話吸引住，忘記了他是個怎樣的人)，馬上有人附和梁智仁的話。「智叔說得對，大皮球說的只是片面之詞，信不過。」

「大皮球，是不是你與阿武有甚麼過不去，所以，你編了這套話來說，想害他？」

「這混球平日說謊多過吃菜，大皮球，你這樣說，是何居心？」

不少人起疑地責問大皮球。

大皮球慌忙道：「我說的是實話啊……」

「大皮球，你說的是實話？怎叫我們信你？」有人打斷大皮球的話。

一個老人——九伯公帶氣地道：「大皮球，你知道嗎？你這樣說，會害死阿武的！唉，人命關天，說話可要負責任的，不可亂說！」

衆人紛紛點頭，附和九伯公的話。

「你們聽我說呀！」大皮球突然站起來，大叫一聲。

衆人都被大皮球這種近乎發狂般的舉動弄得怔住，靜下來。

大皮球重重地呼了口氣，正想說話，有人帶怒道：「大皮球，你發甚麼瘋！」

大皮球瞪大雙眼，嘶聲道：「我沒有瘋，我說的都是實話，並不單我一個人看到龍老二與阿武的爭執！當時，還有一個人看到！」

「誰？」有人急問。

其他的人都屏息看着大皮球，等他說出那個人是誰。

大皮球深深地吸口氣。「董灝堂！」幾乎是歇斯底里地叫出來。

經過一刻的沉寂，終於有人叫起來。「大皮球，你說的是眞的？」

這句話，恍似在平靜的潭水中投下一塊石子，引起一片哄聲。

「董灝堂還未死，你們可以去問問他的啊！」大皮球扯着喉嚨叫。

「對啊，問問灝堂，不就知道大皮球說的是否眞實？」有人低聲說。

其他的人紛紛說「是」。

「大皮球，你要是胡謅瞎說，小心阿武不會放過你！」梁智仁突然冒出一句話。

大皮球氣忿忿地道：「我才不怕！我說的是實話，你們可以去問董灝堂，看看我可有胡說八道。」說完推開身邊的人，走出酒鋪。

衆人看着大皮球走出酒鋪，一會，才有人說道：「大皮球平日雖然說十句話有九句是假的，但這一次……灝堂哥也看到，應該不會是假的……」

「是啊，明日去問問灝堂，不就知道大皮球說的是否實話。」

其他的人紛紛點頭附和，有人眼見已沒甚麼說的了，酒又喝完，便付了酒錢離去。

其實，那些急着離去的人是想趕回家，將大皮球說的話說給家人或是左鄰右里聽。

留下來的人在繼續議論大皮球所說的話——朱國武到底與龍玉廷全家被殺是否有關連。

＊　＊　＊

翌日，寨子裏沸沸揚揚的，盡在談論朱國武是否殺害龍玉廷全家的兇徒。

而大皮球昨晚所說的那番話，經過一傳再傳，加油添醋，越說越神而且繪聲繪色，距離越遠。

說得最離譜的是，朱國武與龍玉廷在竹林內爭吵得最激烈的時候，朱國武從身上取出刀子，追斬龍玉廷，幸虧龍玉廷逃得快，要不，當場被斬死！

亦有一種傳說：朱國武與龍玉廷爭吵，是因爲龍二嫂的緣故。

總之，一個版本，弄出五六種說法，都是對朱國武不利的。

昨晚在酒鋪內喝酒的人，有幾個爲了弄清楚大皮球說的是否事實，翌日一大早便去找董灝堂求証，得到的結果是，大皮球說的是事實。

換言之，董灝堂在那一日，確是看到朱國武與龍玉廷在竹林內爭吵。

既然大皮球沒有瞎說胡謅，那麼，人們自不免都認爲朱國武與龍玉廷全家被害之事有關連。

偏偏，被人議論紛紛的嫌疑人物——朱國武，在這節骨眼上，昨日及今日皆沒有露面。

這就令到寨子內的人對他疑心更大！

到底朱國武去了那裏？

這一點，連他的父母及弟妹也不知道。

朱國武的父母及弟妹不是聾子，自然聽聞到對朱國武不利的流言，一家人又驚又怕又急，只盼朱國武快點回家，澄清一切對他不利的流言！

這一日，對朱國武的父母及弟妹來說，是極之難熬的一日。

* * *

龍珠寨雖然算不上很大，也有近二百戶人家，所以，縣裏在寨子內設了一個鄉公所。

現任鄉長是寨子內的首富——劉貴卿。

劉貴卿大約四十出頭，一共有三個老婆，每一個老婆都替他生了三四個孩子，算一下，總共有十三個孩子。

最大的長子叫劉文飛，年紀已有二十三四歲了。

接下來是次子文舞，也有二十歲了。

寨子裏亦有自衛隊，而自衛隊長就是劉貴卿的姪子劉長富。

自衛隊雖然負責寨子內的保安，但發生了如此嚴重的命案，劉長富也不敢自作主張，偵辦這宗命案，馬上派人趕到縣裏的偵緝隊通報。

由於龍珠寨距縣城只有二十里左右，所以，縣城的偵緝隊很快便派了人趕到寨子，着手偵查。

負責偵辦這宗命案的，是隊目區强。

他帶了四個手下到龍珠寨，趕到寨子時，已經是晚上七時多。

縣裏來了人，劉貴卿不敢怠慢，親自招呼區强五人，並且在自衛隊部內弄了飯菜招待區强五人。

區强五人也不客氣——他們實在餓了，便吃喝起來。

那年頭，不論當官的還是當兵的，有得吃就吃，有得拿就拿，管他死人還是塌屋子。

劉貴卿與劉長富早已吃過飯，所以，兩人只是陪坐，只在喝酒時，偶爾喝一兩口。

看看區强五人吃得差不多了，劉貴卿替區强斟滿酒，陪着笑道：「區長官，吃過飯後，是去偵查龍玉廷全家被殺這件命案，還是先休息一晚，明日才去……」

區强「呸」地吐出一塊鷄骨頭，咽下口裏的鷄肉，才說道：「劉鄉長，五條屍還在那裏？」

劉長富連聲道：「在，在，在！區長官，人命關天，而且，五個人被殺，這麼重大的案子，我們怎敢亂來，我只在命案現場看了一遍，甚麼也沒有動過，派人在那裏看着，等長官你們趕來着手偵辦……區長官，這一次可要辛苦你們了，希望你們能夠盡快破案！」

區强喝下一口酒，自負地道：「劉鄉長，你放心，我一定會竭盡全力偵破這件命案的！」

頓一下，挺挺胸，說道：「兇徒一口氣殺了死者全家五口，其中肯定有仇怨，要不，怎下得了手？不久之前……大概是個多月前吧，縣裏也發生過一宗類似的命案——死者全家被殺，那件案子也是我負責偵辦的，結果，不到五日就破案，捉拿到那個殺人兇徒！」

劉貴卿與劉長富邊聽邊點頭，待區强說完，劉貴卿說道：「區長官，能得到你親自來偵辦此案，實在太好了，只怕不出三日，便可以破案，來，我敬長官一杯，祝你早日破案，捉拿到兇徒歸案！」

劉長富馬上舉杯湊興。

區强與四個手下紛紛舉杯，互相碰了一下，乾了杯！

眼看區强五人吃喝得差不多了，劉貴卿暗暗向劉長富打了個眼色。

劉長富馬上向區强欠身說道：「區長官，吃飽了麼？還要不要……」

區强打個呃，搖手道：「飽了，飽了，別客氣，不要了！」

其他四人也連聲說吃飽了。

劉長富陪着笑道：「區長官，你們累不累？我看，還是明天才去命案現場偵查吧！」

他這麼說是以退爲進。

區强伸伸腰。「歇了這一會，不累了。人命關天，時候又不晚，這就去偵查吧。」

劉貴卿忙站起來，「區長官，辛苦你們了。」

區强搖搖手。「劉鄉長，別這麼說，職責所在，辛苦算不了甚麼。」

劉長富站起來。「區長官，我帶你們去龍家。」

區强點點頭，站起來。

其他四人亦站起來，推開椅子欲往外走。

劉貴卿向區强欠欠身，「區長官，我還有點事要辦，失陪了！」

區强客氣一句：「劉鄉長，不用客氣，既然有事要辦，請便！」

劉貴卿仍然將區强五人送出隊部門外，才返回家中。

* * *

劉長富帶着區强五人來到兇案的現場——龍家。

龍家大門緊閉，門前有一個自衛隊員守着，看到劉長富，忙招呼一聲：「劉隊長。」

劉長富點點頭。「阿旺，將門打開，讓縣裏來的區長官他們進去查看。」

阿旺答應一聲，從身上取出一條鑰匙，將門上的一把大銅鎖打開，讓劉長富與區强五人進內。

屋內漆黑一片，幾乎伸手不見五指，走在頭裏的劉長富想到屋內有五個死相恐怖的死人，禁不住頭皮發麻，身體抖顫，急忙從身上摸出一盒洋火，劃燃了一枝，眼前頓時一亮，心頭也踏實了一些。

擦一聲，區强也擦着了一枝洋火，本已黯淡下去的光亮又亮起來。

劉長富藉着洋火的光亮，急步走到屋內的一張八仙桌前，將手上燃盡的洋火扔掉，再擦亮了一枝，點着桌上的一盞油燈。

油燈的火光雖然不很亮，仍然可以照亮他們所在的堂屋。但是，由於燈光昏黯的關係，給人一種陰涼悽慘的感覺，令到劉、區等人沒來由地，忍不住打了個冷顫。

打量一眼堂屋，看不到屍體，區强對劉長富道：「劉老哥，屍體在房間內？」

劉長富點點頭又搖搖頭。「龍玉廷老婆與三個孩子的屍體在房間內，龍玉廷死在廚房門口。」

區强扭頭對一個手下道：「阿江，去找一盞油燈來，點着拿到房間內。」

那個叫阿江的隊員答應一聲，在堂屋內找尋起來。

就在大門左邊的墻角一張几子上，找到一盞油燈，阿江點亮了，拿着走到區强面前。

區强馬上對他說。「你走在前面照着，劉老哥，你帶路。」

劉長富答應一聲，與拿燈的阿江走在前面，往裏面走去。

才走入房間，在昏黯的燈光映照下，劉、江兩人一眼便看到倒在房內的四條屍體。姓江的雖然見過不少死人，仍然禁不住身子抖顫了一下，倒吸一口寒氣。

劉長富雖然在日間已瞧看過，仍然忍不住心頭發顫，汗毛直豎。

要是單獨一個人，他準會拔脚便往外跑，不敢逗留！

床前近門口的地方，倒着一條死屍，是個男孩，約十歲左右，喉頭有一個血口，張大着口，瞪大雙眼，一副驚駭欲絕的樣子！

床上橫七豎八躺着三條屍體，兩個看上去大約七八歲及五六歲的男女小孩，死相駭驚地頭對頭躺着，男孩的胸口有一個血口，女孩的頸脖幾乎被割斷。

而躺在床上另一邊的那條女屍，則用一張被子蓋起來，只露出頭臉。

那女屍的臉上有痛苦、驚怖、憤駭的神色。

劉長富吸口氣。「區長官，那女的就是龍玉廷的老婆，被兇徒先姦後殺，致命傷在心胸要害。三個孩子則是他們的兒女，最大的一個才九歲，眞殘忍，兇徒簡直不是人！」劉長富顯得有點激動。

區强默默地聽完劉長富的話，咬着嘴唇。「嗯，確是慘不忍睹，連孩子也不放過，行兇的人是冷血的！」

他示意拿着油燈的阿江拿燈照着那三條小孩的屍體，仔細地察看一遍。

跟着，區强親自揭開蓋在女屍身上的布被，察看一遍。

女屍全身赤裸，在昏黯的燈光下，一點也不香艷，反而顯得有點詭異。劉長富說得沒有錯，女死者的致命傷是在心臟部位。

兇手的手法異常準確，一刀奪命。

「區隊目，瞧這裏的情形，兇手似乎不止一個。」一個臉上長着絡腮鬍子的隊員說出他的看法。「要是只有一個兇手，根本不可能同時殺死那三個孩子，又同時制服女死者，更不可能阻止小孩或是女人發出喊叫聲。」

絡腮鬍子姓侯，名叫子林。

另一個單眼皮的隊員馬上附和。「老侯說得對，兇手若是只有一個，不可能阻止他們發出驚叫聲，驚動左鄰右里的！」

區强瞧了兩人一眼，「先別下斷語，看看那個男死者再全面偵查一遍，才下結論不遲。」

侯子林與那個叫李得男的隊員聽區强那麼說，不敢再發表意見，連聲稱是。

區强跟着對劉長富道：「劉老哥，帶我們到灶間去看看那個男死者。」

劉長富點點頭，往房間外面走去。

灶間是在屋後面的天井內，在天井的左邊，區强五人跟着劉長富走出天井，在燈光下，一眼便看到灶間門口倒卧着一個人。

歐强趨近去瞧看，只見那個男死者的頸側上有一道深深的傷口，頸脖幾乎斷開來，腦袋怪異地扭歪着，乍看之下，教人毛骨悚然，心底發毛。

區强禁不住吸了口氣，才將心頭泛起的那股恐駭壓抑下去。

仔細地察着過男死者全身，發現男死者龍玉廷全身上下只有一道傷口，就是頸側上的那道傷口。

換言之，頸側上的那道傷口乃是致命傷。

看過龍玉廷的屍體後，區强與四個手下再查看了整間屋子一遍，這才作罷。

在屋子內，他們找不到行兇用的兇器，也發現不到甚麼綫索，只發現了一個沾了血的脚印，在房間門口的地上。

只不過，那個脚印很模糊，很難從那個脚印看出甚麼，不過，那是唯一的綫索！

由於屋內陰陰慘慘的，區强他們都不想久留在屋子內，便馬上走出屋外。

「劉老哥，明日你可以叫仵工來，收殮了屋內的五條屍體。」區强對劉長富說。

劉長富連聲道「好！好！」

區强抓抓頭，又道：「死者一家還有些甚麼親人？」

「有一個堂叔，一個姑媽，還有一個姨丈，都住在本鄉。」劉長富答。

「他們都知道死者一家被殺的

事？」區強問。

「知道。」劉長富道：「明天，我還要派人去通知死者的姑媽、堂叔等人，出面辦理死者一家的喪葬事宜。」

「嗯。」區強點點頭。「劉老哥，你對這件兇案有甚麼看法！」

劉長富沉吟道：「區長官，我對於偵查……這回事一無經驗……不過，我認爲，仇殺的成份最大……屋內沒有被搜掠過的跡象，而死者全家被殺，若是盜竊……斷不會這麼狠心辣手，殺死龍家大小五口，還將龍……二嫂姦了，只有與龍家有深仇大恨的人，才會幹得出如此滅絕天良的事！」

區強對劉長富的話不置可否，問道：「龍玉廷與甚麼人有仇？」

劉長富馬上搖頭。「這個麼，我不大清楚。據我所知，龍玉廷爲人雖然聲大氣粗一點，但却沒有與甚麼人結下仇怨。我想了很多遍，也想不出，他一家人爲何會被人殺死！」

區強用手揉揉鼻子，皺着眉頭道：「聽你這麼說，這件兇案有點棘手啊！」

侯子林插口道：「區隊目，這件案子表面上看，確是棘手，但想深一層，又很……簡單，龍家五口被殺，只有兩個可能：一是仇殺，二是姦殺。而且，兇手幾乎可以肯定是本地人，不，應該說是本鄉人！我們只要從這三方面着手去查，還怕查不出兇手是誰？」

區強待侯子林說完，不以爲然地道：「老侯，我說了幾次？總是將事情看得那樣簡單！就拿兇手可能是本鄉人來說吧，就算兇手確是本鄉人，在毫無綫索之下，怎樣去着手追查？還有，你知道這個鄉有多少人？就算五百人吧！在五百個人中，要找出那個兇手，你以爲容易嗎？」

一頓話，說得侯子林直抓頭，不敢再說甚麼。

事實上，區強也說得有道理，在毫無頭緒之下，要查出行兇者是甚麼人，確是棘手！

「區隊目，我們如何着手偵查？」一個長了一對招風耳的手下問。

這人名叫程安平。

區強沉吟道：「這個麼，暫時我也想不出一點頭緒來，待回到隊部，再慢慢商議。」

劉長富忽然開口道：「區長官，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甚麼人？」驀地，一個隊員——那個單眼皮的朝屋後那面喝問。

劉長富下面的說話頓時打住。

「察啦啦」一陣急响，屋後那面响起一陣急促的奔跑聲。

「誰？站住！」侯子林大喝一聲，聲如响雷。

由於天色太黑的關係，區強他們都無法看到屋後那面在奔跑的人影，但却聽到脚步聲。

雖然看不到人，但聽到脚步聲，那就証明有人在黑暗中奔跑。

那個人不聽呼喝，沒有停下來，而是繼續奔跑，這就透着可疑了。

「站住！不要跑！要不開槍！」區強厲聲呼喝。

奔跑聲更急促，而且越遠越細。

「追！」區強大喝一聲，首先往屋後那面追下去。

「砰」地一聲，他還開了一槍。

槍聲在夜空中震响，份外驚心動魄！

附近的人家驀然聽到一下槍聲，不知發生了甚麼事，慌亂驚恐得不知所措，急不迭關門閉戶。

附近的狗也被驚動，發出一陣猛烈的吠叫聲。

剎時間，好不熱鬧。

「阿男，你剛才看到甚麼？」區強邊跑邊扭頭問單眼皮的手下。

李得男答道：「我無意中往屋後望去，瞥到一條人影閃沒在屋後的墻角下，當時我嚇了一跳……以爲看到鬼物，禁不住喝叫一聲……」

「老李，那應該是人。」招風耳的程安平快口快舌說。

驀地，他們聽不到那個竄逃的人的脚步聲，區強不由自主放慢了脚步。

「區隊目，說不定那個逃跑的人就是兇手，我們一定要捉到那個傢伙，那人若是兇手，豈不是一下子便破了案？」說話的是那個名叫焦裕的隊員。

區強着急地道：「阿焦說得對，一定要捉到那個傢伙，要不是心中有愧，爲甚麼半夜三更鬼鬼祟祟的，肯定有問題！」

「砰！砰！」兩聲，有人在前面開槍。

才疏落下去的狗吠聲又猛烈吠叫起來。

開槍的是區強。

區強一直跑在最前，而劉長富則跑在最後，跑過屋後，追入那一小叢竹林內，頓時弄出一陣察啦啦的响聲。

雖然一直看不到那條逃竄的人影，區強仍然一個勁往前追！

因爲，他以爲，那個逃走的人就算不是兇手，亦可能與兇案有關連，要不，何用跑？若是捉到那人，說不定便可以破案，所以，他才會一個勁地追下去。

追出了竹林，區強仍然一馬當先往前跑，跟在他後面的侯子林忍不住說道：「區隊目，你看到那個人嗎？這樣追下去，怎追得上啊！」

一言驚醒區強——他確是看不到那個逃跑的人，根本不知那人往那個方向跑，只是憑直覺追下去，這樣盲目追下去，如何追得上那個人？所以，他猛地收住脚步，停下來。

其他五人跟着停下來，直喘氣。

劉長富喘得最厲害。

「一定要捉到那個人。」區強氣急

地道：「那人鬼鬼祟祟的，不聽喝止停下來，極可能是兇手，或是與兇案有關，無論如何，也要捉到他！」

「區隊目，我們根本不知那人往那裏跑了，怎樣追？」侯子林問。

「分頭去追！」區強喘口氣。「我們六個人分成三組，往左右及前面三個方向追！」

跟着，他急急將六人分成三組，他與侯子林繼續往前面追下去，程安平與江海往左邊追去，李得男則與劉長富往左面追下去。

才分派好，區強立刻往前面跑下去，侯子林忙跟着他。

分左右兩面追下去的兩組人不敢落後，亦急急追下去。

＊　＊　＊

三組人追下去的結果是，一無所獲。

換言之，那個人跑掉了，而且，早已跑得無影無踪！

他們追得氣喘噓噓的，一無所獲，那邊廂，村子裏却出了事。

守在龍家門前的那個自衛隊員被人擊昏，龍家宅內被人大肆搜掠，亂七八糟的。

區強六人才返回村子，便看到龍家那邊燈火閃亮，人聲嘈雜，急忙往龍家走去。

才走近龍家，區強他們便看到龍家門前站滿了人，這裏一堆那裏一撮地談論着，門前站着不少持槍的自衛隊員，一個個神色緊張，劉長富心知一定出了甚麼事，忙高聲問道：「出了甚麼事？」

正在談說得起勁的那些鄉人聞聲停住口，看到劉長富與幾個陌生人急急走來，不知他們是甚麼人，都好奇地打量着區強等五人。

「富哥，阿旺被人打暈，有人在龍家搜掠，弄得亂七八糟……」一個自衛隊員急忙大聲報告。

劉長富認出那人是田大成。「大田，捉到人嗎？」

田大成搖搖頭。「阿旺醒過來的時候，看不到有人，他捂着被打傷的地方，大叫起來，我們聽到叫聲，立刻趕來，發現龍家宅內被人搜掠過。」

「他媽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劉長富破口駡起來。「死人財也不放過，不怕龍老二一家不放過他們！」

區強在劉長富說話時，已與四個手下走入屋子內察看。

田大成沒有誇大，屋子內確是亂七八糟的，所有的箱籠都被翻倒過來，蓋在女死者身上的被子也被掀開，區強發現龍二嫂右手無名指上的一隻金戒指不見了。

他記得很清楚，龍二嫂的右手無名指上戴着一隻金戒指的，如今不見了，那一定是在屋內搜掠的人將金戒指拿走了。

區強氣得哼了一聲。

那隻金戒指少說也有三錢重，要不是與劉長富及四個手下一起，區強早已將那隻金戒指偷偷拿下來，據爲己有，如今却被人取去，他當然有點不甘心！

事實上，幹他們這一行的，單靠那份糧餉，雖然可以養活自己，但要養家活兒，想也不要想，所以，沒有多少個人不乘機發點財，順手牽羊的，要不，怎有錢吃香喝辣的？

在隊上，這已經是公開的秘密，不成文的規矩。

「他媽的，那些賊徒掠得好乾淨，只差沒有將地面翻轉過來，那些賊徒一定發了不少財！」李得男看到沒甚麼可以拿的，忍不住駡起來。

其實，他們急急走入屋內，就是想「乘趁火打劫」，看看有甚麼值錢的東西可拿，正所謂不拿白不拿，他們拿了東西，大可以算在入屋搜掠的賊徒身上，這可是難得的一個好機會！

「捉到那些賊徒，非要好好地招呼他們不可。」侯子林忿忿地道。

「區隊目，我們可能中了調虎離山計。」江海突然叫起來。

「肯定是。」程安平道：「那個人是故意引開我們的！他媽的，害我們跑得雙脚發軟，捉到他，一定要給他們點厲害看看！」

區強眼看沒甚麼油水好撈，留在屋內渾身不自在的，揮揮手道：「別說了，出去吧！」

走出屋外，只見劉長富正與幾個男女在說話，經劉長富介紹，區強才知那幾個男女是龍玉廷的堂叔，姑媽及姨丈等親戚。

聽劉長富與龍玉廷的姑媽等人的說話，原來是爲了龍家財物盡失之事，區強無心聽下去，與四個手下走開一邊，拉着一個自衛隊員，詢問村內有那些人是不務正業，慣做偷鷄摸狗勾當的。

區強認爲，龍家遭到搜掠，是龍珠寨內的無賴宵小所爲，因此，他想知道寨內有那些不務正業，慣於偷鷄摸狗的人，只要將那些人抓起來，一定可以查出是誰幹的。

擾攘了好一會，鄉人漸漸散去，劉長富在返回隊部前，特別加派了兩個隊員在龍家外面守着。

因爲區強等五人是從縣裏來的，而寨子內又沒有旅店，因此，劉長富只好招呼他們在隊部住宿。

鄉人散去後，寨子內顯得一片沉寂，偶爾有一兩聲狗吠聲响起，份外刺耳。

如此寧靜的寨子，有誰會相信，日間發生了一件滅門慘事！

＊　＊　＊

蕭原也不相信那個逃犯從一處懸崖上往下跳落去。

他站在懸崖的邊沿往下看，懸崖雖然不高，但也有數十丈左右，若是跳下去，肯定會跌死，除非他會飛。

蕭原肯定那個逃犯不會飛，也肯定他是從懸崖上逃走的，要是往回去，那肯定會遇上他，那就逃不掉。

跳下懸崖，是死路一條，蕭原不相信那個逃犯會跳下去，甘心跌死。

那個逃犯要是不怕死，也就不會涉險犯難，逃避他的追捕，早已束手就擒了，何用逃了這麼多天，才自尋死路，從懸崖上跳下去。

算一下，蕭原追了那個逃犯也有十一天了。

他是從柳州，一直追到這裏——湘西境內的。

那個逃犯名叫佘榮，外號金脚帶，在柳州附近一帶作案累累，每作一案，必有人遭殃，地方上視為心患，曾經多次出動保安隊剿捕他，都無功而還，最近這一次，他劫殺了當地一個富戶的長子，劫去一批財物，偏偏那個富戶只有那個獨子，原指望靠他開枝散葉，延續香燈，那知道却被佘榮殺了，以至斷子絕孫，悲痛欲絕之餘，對殺他獨子的人恨之入骨，發誓即使散盡家財，也要將佘榮繩之於法，替獨子報仇，於是一方面拿錢運動縣裏的人，一方面拍胸口應承，縣裏要是發出緝捕佘榮的公文，賞金由他拿出來。縣裏的人既然受了他的好處，而且又不用在庫房內拿錢出來，樂得賣個人情，便發出通緝佘榮的告示，懸賞五百個大洋，捉拿佘榮歸案。

五百大洋賞金，當然是由那個富戶拿出來。

蕭原恰好因事到柳州一行，看到那張懸賞告示，便到縣裏辦了一份文書，追捕金脚帶佘榮。

他查探了四日，才查出佘榮的落脚點，並查出他還有三個弟兄，四個人一起作案，却以他為首。

在那個落脚點——一個鎮集的妓寨內，蕭原打死打傷了佘榮的三個弟兄，但却被佘榮逃脫了，只好一直追踪下去。

結果，追入湘西境內。

當蕭原發現佘榮逃上那個懸崖時，心裏大是高興，同時也鬆一口大氣，佘榮這一次逃不了啦，除非他會飛！

那知道，佘榮雖然不會飛，却拚着跌死之危，跳下懸崖！

這是他想不到的！

所以，他大感意外。

在懸崖邊沿察看了一會，他終於發現，佘榮確是往下跳，不過，並不是一跳便直跳下去，而是先跳落十多丈下面，從崖壁上斜伸出來的一棵松樹上，再用一根褲帶綁在一根枝椏上，垂到一塊突出的石上，再抓住旁邊的幾條籐蔓，往下攀落。

換言之，佘榮就這樣逃了，並沒有跌死！

只不過，從崖上跳落十多丈下面的那棵松樹上，就連蕭原也不得不佩服佘榮的膽量。

事實上，想想也叫人心寒，要是跳歪一點，又或是那棵松樹承受不了那股下墮的衝力，那佘榮就算不跌死，也得重傷！

佘榮果然是個亡命之徒！

說眞的，若要蕭原從崖上跳下十多丈的那棵松樹上，除非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形下，否則他沒有那個膽量，也不敢冒這個險！

要不是樹上還掛着那根褲帶，蕭原不會想到，佘榮從崖上跳下那棵松樹上。

眼見不可能從崖上找到一條路走下去，蕭原只好走下懸崖，覓路走下去。

＊ ＊ ＊

龍家的偷竊案很快便破了。

果然不出區强所料，偷竊案是寨子內的無賴所為。

兇案發出的翌日，劉長富按照區强的意思，派出自衛隊在寨子內大舉搜捕。那些不務正業的無賴，一共捉了十九人到自衛隊部查問。

結果，查出昨晚擊暈守在龍家大門前的阿旺、潛入龍家偷竊財物的，是其中三個人。

那三個無賴一個叫王松，一個叫懶蟲金定發，第三個叫蛤蟆何大王。

這三個傢伙是寨子內出了名的無賴，好吃懶做，偷鷄摸狗是他們的專長，這一次，想不到連死人財也不放過，乘龍家死光了人，沒人敢走近龍家，三人便潛入龍家內大肆搜掠。

這三個傢伙也可算膽大妄為了。

根據三人的口供，自衛隊在寨子內的一座祠堂內，起出大部份財物。

至於小部份錢財，三人已經輸掉了。

點算一下那批財物，區强與劉長富發覺，龍玉廷的家財不算少，估計有二三百大洋，這在當時來說，已算是相當富裕的人家了。

眼見那麼多財物，區强貪念頓起。

橫竪龍玉廷一家已死光，沒有人知道他有多少錢財，而且，還可以將失去的財物推在王松三人的身上，正是機會難逢，放過了這個發財機會，簡直是大傻瓜。

與劉長富咬了一陣耳朵，兩人暗中取了一部份財物，估計值一百大洋左右，私下均分，剩下的那些財物，交還給龍玉廷姑媽、堂叔及姨丈。

龍玉廷的姑媽雖然有點懷疑，姪兒的家財應該不會這樣少，但又說不出証據，只好啞忍，拿那些錢財來辦理龍玉廷一家五口的身後事。

區、劉兩人見龍玉廷的親戚沒有話說，暗暗高興，同時，後悔拿得太少！

至於王松毛三人，暫時關押在隊部，待破了龍家的滅門慘案後，才押返縣裏法辦。

不出一日便破了龍家被偷竊的案子，不但劉貴卿與劉長富對區强稱讚不已，就是寨子內的人，也讚區强及其手下能幹。

區强被讚得飄飄然的，既高興又自得，竟然誇下海口，要在三日內破案，並將捉拿兇手歸案！

可是，他誇下海口後，很快便後悔。

因為，接連偵查了兩日，一點頭緒也沒有。

若是明日仍然捉不到兇手，不但被人嘲笑，他也顏面盡失，所以，他不但後悔，也很焦急。

吃過晚飯後，區强與四個手下在房內聊着，商量怎樣才能在明日抓到兇手破案。

但是，由於一點綫索也沒有，程安平四人都無話可說，說了幾句話，五個人便面面相覷，你眼望我眼，悶坐着。

半晌，區强吐口口水，煩燥地道：「他媽的，查了兩天，一點綫索也查不到，眞教人氣悶，我不相信行兇的傢伙飛天遁地，一點痕跡也不露出來……哼，明天便是第三日，要是再抓不到兇手，那豈不是自打嘴巴？」

程安平四人互相覷了一眼，都不吭聲。

區强掃了四個手下一眼，氣道：「啞了嗎？都不說話……」

李得男猶豫了一下，開口說道：「區隊目，眼下一點頭緒也沒有，叫我們說甚麼？」

侯子林接口道：「是啊，我實在想不出要說些甚麼。」

「算了，算了！」區强負氣地揮揮手。「破不了案，我們有臉回去嗎？」

江海道：「區隊目……總會破案的。」

區强笑起來。「總會破案是一個月，半年，還是一兩年？」

江海不敢答話。

「區長官，你們在說甚麼？」房間外面忽然有人帶笑說。

區强五人忙往房間外面瞧着，原來是劉長富。

「劉老哥，還沒睡麼？」區强擠出一絲笑容。

劉長富走入房間。「本來要睡的了，想起日間聽到的一些消息，便來找你們。」

「坐啊。」區强伸手指着一張空櫈。

劉長富點點頭，坐下來。

區强五人看着劉長富。

劉長富眨眨眼，笑說道：「區長官，你們一定在談論那件案子吧？」

侯子林急口快舌，說道：「是啊，查了兩日，一點頭緒也沒有，眞頭痛。」

區强道：「劉老哥，你莫非有綫索？」

劉長富笑笑，奉承地道：「區長官，你好銳利，一眼便看出我的來意。」

區强被劉長富奉承得心甜氣順。「劉老哥，別說笑了，我們都很心急，你聽到甚麼消息，快說出來聽聽。」

劉長富掃了區强五人一眼，看到他們都瞧着他，心裏暗笑，忙說道：「區長官，你們難道沒有聽聞嗎？寨子內的人都在議論紛紛……」

「到底說些甚麼？快說吧。」侯子林心急地道。「我們聽不到甚麼。」

劉長富頓了一下，才繼續說下去。「我聽聞在龍玉廷全家被殺之前，有人看到寨子內一個叫朱國武的年輕人，曾經與龍玉廷發生激烈的爭執，不知道這算不算綫索，所以來說給你們聽。」

「劉老哥，這個消息是眞的？」區强頓然轉喜。

劉長富道：「我不知道是眞的還是假的，寨子內的人都在議論這件事，而且，有人親眼看到朱國武與龍玉廷在竹林內爭執的情形，看到的人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赫！這可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侯子林一臉興奮之色。「既然不止一個人看到，那肯定是眞的，這是一條很重要的綫索！」

江海接口道：「太好了，我們正毫無頭緒……寨子內流傳這個消息，不管如何，也要抓住這條綫索追查下去，說不定……查出那個兇手，破了龍家的滅門慘案！」

區强拍拍手，說道：「眼前既然沒有別的綫索，只好抓住這條綫索追查下去。所謂空穴來風，未必無因，這條綫索我們萬萬不能錯過！」

「劉老哥，那個朱國武是甚麼人？」程安平問。

劉長富道：「朱國武是寨子內的人，今年約二十四五歲吧，住在寨子西面那頭，家裏有父母弟妹。這個人練過幾年拳脚功夫，性情有點孤僻，喜歡打獵，有一次，用刀與一頭受了傷的猛虎搏鬥，結果，那頭惡虎死在他的刀下，寨子裏的人都不敢惹他。有兩個無賴曾經因為一點小事與他爭吵，動手打起來，那兩個無賴居然打不過他，被他打傷，在床上躺了兩天，我知道的就這麼多。」

「劉老哥，聽你這麼說，朱國武這個人是個好勇鬥狠的勇悍之人！」江海吐吐舌頭。

「可以這麼說。」劉長富道。「不過，別人若不惹他，他不會無端生事，若惹上他，那就倒霉了。」

「嗯，這個人嫌疑好大。」區强看一眼劉長富。「龍玉廷全家被害之前，曾經與他發生爭執，那就有可能他在憤怒之下，殺死龍家大小五人！」

「區隊目，我們明天便去找那個朱國武好好地查問一下。」李得男恨不得馬上去找朱國武。

「既然這傢伙有嫌疑，寨子內又傳得沸沸揚揚的，那個朱國武與他的家人，定聽到消息，說不定，他已經躲

了起來。打鐵趁熱，我看，還是立刻去找他。」程安平從椅子上站起來。

侯、李、江三人齊聲說好，站起身。

區強用力點一下頭。「好，我們馬上去找他！」

劉長富急忙道：「區長官，別急，去了也是白走一趟……」

「劉老哥，那個朱國武不是因為害怕，跑了吧？」侯子林性急地打斷劉長富的話。

劉長富急急搖手。「他不是跑了，而是不在家，聽他家裏人說，他在龍玉廷全家被殺的那一日，到山裏打獵去了。」

「這麼巧？」李得男思疑地道：「這個人的嫌疑越來越大！」

「他可能殺了龍家五人後，為了避嫌，便跑到山裏打獵，這叫……欲蓋彌彰！」程安平叫起來。

「他媽的，他要是乘機跑了，豈不是捉不到他？」區強心急起來。

劉長富答不出來。

「劉老哥，你知道朱國武每次進山打獵，多少天才回來？」

「一般來說，最快也要五天才回寨子，最長半個月左右，一般都是十天左右。」劉長富說。

「算一下，兇案發生那日到如今。不過三日，就算朱國武入山打獵五天便回來，還要等兩日，他才會回來。」江海扳着指頭說：「要是十天半月才回來，我們豈不是還要等十多日？」

「我們可以到山裏去找他，」侯子林道。

「對！我們到山裏找他。」區強一副迫不及待的樣子。

劉長富卻連連擺手。「區長官，你們進山找他，十九找不到他，說不定還會遇上毒蛇猛獸。我看，你們還是忍耐一下，等他回來。」

「萬一他跑了怎辦？」李得男問。

「他這個人不會跑的。」劉長富道。「這個人十分孝順父母，他不會丟下父母跑了的。」

區強想一下，點點頭。「劉老哥，既然你這麼說，我們便等他回來。」

「區隊目，為防他聽到風聲逃跑，我們這幾日在他家附近監視，一看到他，便押他回隊部訊問。」江海說道。

「不，這樣不大保險。」李得男道：「我說，在入山的地方等着他，那才萬無一失！」

「阿男說得對，在入山的地方守着！」區強揮揮手。轉對劉長富道：「劉老哥，入山的路口在那裏？」

「在寨子的西北面。」劉長富道。「明日，我帶你們去看看。」

跟着又道：「區長官，時候不早了，早點睡吧，我走了。」

區強點點頭，打個呵欠。「咱們明天早上便去入山的路口，記着啊。」

劉長富揚揚手。「放心吧，吃過早飯便去那裏。」說着走出房間。

神捕蕭原　山中追匪

蕭原來到一處山澗前，放眼打量了附近一帶，風不吹，草不動，一切都顯得很寧謐，看不出有甚麼不對。

在山裏追了二日，吃的是乾糧，喝的是山水，衣服也弄得襤褸污穢，看着面前這道水色清澈的山澗，蕭原真想脫光衣服跳下去，痛痛快快地洗個澡。

但是，沒來由地，他心裏有點惴惴不安的感覺，這令到他打消了洗澡的念頭。

對於這種感覺，他並不陌生，以前，曾經在危險的時候，有過這種感覺！

那是一種對危險境遇特有的一種敏銳反應。

這種反應，可以說是一種靈感，很玄的事情，並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也不是用話可以表達出來的。

總之，那是一種很玄妙的感應。

既然感應到有危險存在，蕭原自然加倍小心。走到山澗前，在澗邊的一叢矮樹蹲下來，用手舀水洗把臉。

澗水清冽，洗把臉，蕭原頓覺精神抖擻。

跟着，他洗洗手，舀起水喝兩口。

在洗臉喝水時，他時刻留意着附近的動靜，不敢大意。

喝了幾口水，沒有發生甚麼事，但那種惴惴不安的感覺仍然存在，兩眼住附近溜掃了一遍，他決定冒險將暗藏着的那個危險誘發出來。

脫下鞋子，坐在澗邊，將雙脚浸入澗中，洗起脚來。

洗着脚，他半閉上眼睛，臉上露出一種很舒暢的神色。

他雖然半閉着雙眼，實則，從眼縫中透出的兩道目光沒有放過附近任何一處地方。

驀地，他瞥到遠處一叢草樹間，有一些枝葉晃動一下。

他立刻身子一歪，倒下去。

「砰」一聲，一顆鎗彈擦着他的臂膀側掠射過去，只差那麼一絲半毫，便射傷他的皮肉。

事實上，他若不是歪倒得夠快，那顆鎗彈極可能射入他的身上。

鎗聲震破了這塊天地的寧靜。

「砰砰砰」跟着又是一連串鎗聲，數一下，一共四聲。

鎗彈射在蕭原倒下去的地方，泥土飛濺。

蕭原却沒有受傷。

因為，他在倒下的刹那，立刻滾入那叢矮樹下，僥倖避過那連接射來的四發鎗彈。

「砰砰」兩聲，他朝那鎗火閃現的叢樹射了兩鎗，跟着又是兩鎗，竄起來，撲到前面不到一丈遠的一塊石後。

那塊石說大不大，說小不小，足以將他整個人遮擋着。

草樹叢中又响起幾下鎗聲，但都射不中蕭原。

蕭原撲到樹後，透口氣，張口叫道：「佘榮，你想暗算我，別枉費心機了，你這一次再也逃不了，本來，你還可以有機會逃的，你為了暗算我，浪費了那段時間，你是不是很後悔？嘿嘿，太遲了！」

那叢草樹中沒有動靜。

蕭原猛地往上探起頭，但往下縮得更快。

「砰砰砰」接連三下鎗聲，子彈從石上激掠過，「嘯嘯」作响，連他一根頭髮也碰不到。

「佘榮，你的鎗法太差了，別說我不提醒你，你這樣亂開鎗，浪費子彈，很快便會彈盡，那時候，只有束手待擒！」

那邊仍然沒有聲息。

蕭原朝上冒起頭。

這一次，伏在草樹中的人沒有開鎗射擊。

蕭原暗笑一聲，突然從石塊的左邊竄出來，撲向前面丈遠處的一棵樹下。

待到蕭原撲到樹下，那邊的草樹叢中才响起二下鎗聲，但是，已經威脅不了蕭原。

那棵樹大約有合抱粗，蕭原躲在樹下，安全得很。

不過，他却逼近了兩丈左右，距那叢草樹大約七八丈遠左右。

若是這樣節節進逼，很快便可以逼近那叢草樹，那時候，躲在其中的佘榮不但躲不了，也逃不了。

佘榮似乎也知道這一點，發狠地向蕭原開鎗射擊。

鎗彈射在樹身上，噗噗作响，樹屑紛飛，蕭原緊貼在樹身後面，膚髮無損。

鎗聲驟停，蕭原立刻探頭伸臂，往那邊開了兩鎗。那草叢中響起一聲悶叫。

蕭原立刻縮回樹後，大聲叫道：「佘榮，你逃不了的，也鬥不過我，舉手將鎗拋出來，然後走出來，那會少吃點苦頭，要不就算死不了，也要吃更大的苦頭！」

「你媽的，我操你奶奶的。」草樹叢中响起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

蕭原沒有生氣，只當佘榮在唱山歌，待他罵完，馬上說道：「佘榮，你罵吧，你每罵一句，待我捉到你，會好好地教訓你一下，哼哼，你會為你說過的骯髒話後悔的。」

躲在草樹叢中的佘榮似乎被蕭原的話唬住，沒有再罵出不堪入耳的髒話。

「哼！有膽的，你走過來捉我，你媽的，要我舉手投降？哈哈……做你的夢！」佘榮狠聲大叫。

蕭原冷笑一聲，叫道：「佘榮，你這喪家狗，你以為我是三歲小孩，會被你三言兩語便沒膽抓你？你才是在白天作夢！」

「那咱們就這樣耗着吧！」佘榮叫道：「等到天黑，我不相信走不了。」

「佘榮，你聽着，天黑之前，我一定捉到你！」蕭原說着話，猛地從樹後閃出來，飛快地竄向左前方二丈外的一塊大石。

待到佘榮驚覺的時候，急不迭開鎗射擊，可是，經已遲了，由於角度的關係，無法射中蕭原。

而蕭原有如一頭豹子般，眨眼間便竄奔到那塊大石前，身子往石上一貼，佘榮根本無法威脅到他。

但是，他却威脅着佘榮，而且威脅更大了。

因為，他又向前逼近了丈許。

對於佘榮來說，蕭原每逼近一步，對他的威脅便增加一分，處境也越加不利。

他在驚怒氣急之下，沒有開鎗洩恨，而是破口大罵，連蕭原的祖宗十八代也罵上了。

蕭原却充耳不聞，要是按捺不住，忿然衝出去，只會上了佘榮的當，做了他的鎗靶子，所以，他一點也不動氣。

佘榮這傢伙可不是易與之輩，要不，早已將他捉到，何用追了十多天，追了百多里地，也捉不到他。

好明顯，佘榮是想用激將法，激怒蕭原，失去理性，那他就有機可乘。

可惜，他小覷了蕭原。

這因為佘榮他不知道蕭原是誰的緣故，要是知道對付他的人是道上聞名的天涯海角追捕手蕭原，只怕他不夾着尾巴求饒命那才怪。

原來，兩人追逐了十多天，雖然照過幾次面，蕭原却沒有向佘榮報上大名，而佘榮亦不認識蕭原，所以，他只知道蕭原是一個追捕手，根本不知道他是一個怎樣的追捕手。

佘榮眼見蕭原不上他的當，便停口不罵，一時間，被擊破了的沉靜，頓時再現。

蕭原突然間往左邊扔出一顆石子。

他這樣做，是牽制住佘榮，使他無法偷偷溜走，同時，亦要確知他沒有溜走。

那顆石子落在地上，响起一下聲响，馬上引來佘榮開鎗射擊。

這就証明佘榮仍然躲在草樹叢中。

蕭原暗笑一聲，隔不多久，又扔出一顆石子。

引得佘榮又開鎗射擊。

佘榮連上兩次當，又開口大罵起來。

蕭原充耳不聞，在佘榮不堪入耳的罵聲中，扔出第三顆石子。

這一次，佘榮不再上當，沒有開

鎗。

蕭原想竄出去，一聲低沉駭人的虎嘯，就在這時响起。

蕭原頓時頭皮發痳，皮層起疙瘩，急忙扭頭回望。

只見一頭惡虎就在他身後約二丈外的一叢草樹中，居高臨下，蓄勢欲撲。

他不由倒吸了一口氣。

老虎，他曾經見過，但這樣近的距離，還是第一次，何况，那頭惡虎似乎有意將他當作獵取的食物，這就不怎麼好玩了。

那頭惡虎似乎餓極了，眼中閃射出敎人心寒的兇狠視綫，齜牙咧嘴的，那模樣好不嚇人！

蕭原雖然手上有鎗，但對付一頭惡虎，還是第一次，不免有點心虛。

那頭惡虎又發出一聲低哮。

蕭原雖然有點驚怕，但却沒有退縮，這個時候，要是驚慌失措，膽寒退縮，那只會助長了惡虎的氣焰，對自己更加不利。

那頭惡虎看來已將蕭原當作牠的一頓美食，只見牠又發出一聲咆哮，前腿一撑，後腿一躍，凌空撲噬蕭原。

自從老虎嘯聲响起後，那邊的佘榮便住口不罵，沒了聲息。

他大概不想成爲老虎獵殺的對象吧！

更有可能的是，他乘機溜走。

蕭原這時已無暇顧及佘榮是否溜走，眼前，他急着要對付那頭撲噬過來的猛虎。

猛地，他鼻子嗅到一陣撲鼻的濃烈腥氣，那頭猛虎惡形惡相的，經已向他的頭上撲來。

他立刻朝惡虎開了一鎗，同時疾閃入石角下。

那頭惡虎發出一聲驚天動地的厲嘯聲，撲勢凌厲懾人的龐大身軀陡地一震，斜斜地墜跌倒地。

不過，那頭猛虎傷得並不重，掙扎了一下，霍地又站起來，猛扭身，再向着蕭原張口發出一聲嘶吼。

這時，蕭原與那頭惡虎相距不到一丈，看着那頭惡虎兇猛懾人的惡相，膽小一點的，定會被嚇破膽的。

而更不利的是，蕭原不能夠走出石後，要不，可能會遭到佘榮的鎗擊。

因此，他只能夠局限在石後那塊有限的地方，對付那頭惡虎。

那頭惡虎沒有因爲受了傷而退縮，反而更兇猛，大概傷痛激發起他的兇殘之性。

後腿猛地向下一蹬，那頭惡虎挾着一陣叫人窒息的腥風，再次撲向蕭原。

蕭原閃避入石角下，已沒有退避的餘地，只好咬着牙，朝虎頭連開三鎗。

那頭惡虎終於發出一聲叫人心搖神蕩的嘶吼聲，叭達一聲，重重地墜落地上，掙扎了一下，慢慢地沒了動靜。

蕭原瞪大雙眼，看着那頭墜落地上、距他不到二尺的惡虎，蕭原一張臉開始發白，握鎗的手心直冒汗。

剛才，要是射殺不了這頭惡虎，那麼，這時他已經被牠咬住，成了惡虎的一頓美食。

蕭原大大吸口氣，朝虎頭開了兩鎗，眼見那頭惡虎毫無反應，這才放下心來。

絕無疑問，証實那頭惡虎已經死了。

蕭原噓口氣，彎着身從石角下走出來，手上的鎗仍然指着那頭沒了聲息的惡虎。

他仍然有點不放心，好像還害怕那頭惡虎會突然撲起來噬他似的。

說眞的，對付匪徒，他從不懼怕，而對付這頭惡虎，他却有點膽顫心驚，因爲他是第一次對付這種被傳說得兇猛無比的萬獸之王，自然有點心虛。

本來，若是一個獵人獵殺到一頭老虎，那可以發一筆小財，自然感到欣喜萬分，但蕭原不是獵人，他要對付的，是一個逃犯金脚帶佘榮，因此，他的心情並不興奮，甚至有點焦急。

因爲，他不知佘榮是否乘他對付那頭惡虎時，溜走了。

他相信佘榮必定乘機溜走了，要不，那就是個大傻瓜。

佘榮不是大傻瓜。

他是一個兇惡奸狡的匪徒。

本來，要不是那頭惡虎出現，他有十足的把握，在天黑前擒捕到佘榮，如今，又要費一番功夫，才能夠追上佘榮了。

踢了那頭老虎一脚，總算鬆了口氣，蕭原馬上要弄清楚佘榮是否溜了。

他猜得沒錯，佘榮眞的溜走了。

他發覺那處矮樹叢中，有兩灘很小的血漬，這表示佘榮受了傷。

這對他來說，應該是有利的。對付一個受了傷的人，總比對付一個沒有受傷的人較容易。

看了那頭死老虎一眼，蕭原走到澗邊，穿上鞋子，繼續追下去。

朱國武的父母及弟妹都聽到寨子內傳出的流言，一家人又擔心，又驚怕，又氣忿。

他們不明白，寨子內怎會傳出這種流言，那會要了朱國武的命。

自從流言傳出後，左鄰右里的人都對他們投以異樣的目光，避開他們，令到他們很難受。

朱國武的弟弟朱國禮氣忿得想找人問清楚，到底是誰說的，做父母的一向怕事，極力勸阻，朱國禮才忍下那口氣。

衆人商量了一個晚上，覺得還是

派人到山裏找朱國武，勸他暫時不要回寨子爲妙，眼前的情形，假若朱國武回寨子，肯定大大不利。說不定，會被關起來，硬要他招認殺人罪名。

而他們一家人都不相信，朱國武是殺死龍玉廷一家的兇手。

因爲，在龍玉廷全家被殺的前後，朱國武都在家中，並沒有在外面逗留，這已經是最好的証據。

但是，別的人會相信嗎？尤其是他至親的人所說的話。

經過商議朱家決定叫國禮到山裏去找國武，叫他暫時不要回寨子，待案子有進一步的發展——發現眞正的綫索，才叫國武回家。

大清早，朱國禮便離開寨子，往進山的那條路走去。

快走到入山的路口時，朱國禮被兩個人攔住。

朱國禮並不認識那兩個人。

但他却看出，那兩個人不是尋常人。

但他並不懼怕。

因爲，他帶着一支獵鎗。

那兩個人確實不是普通人——縣裏派到龍珠寨辦案的五個偵緝人員中的兩個——李得男與江海。

這一日，輪到他們兩人當值——守着入山的路口。

李得男與江海上下打量着朱國禮，問道：「喂，你是誰，那裏來的？」語氣極不友善。

朱國禮對兩人的態度大爲不滿，加上他不知兩人是甚麼來頭，所以，他也不大友善地道：「你們又是甚麼人？爲何攔住我？」

李、江兩人在縣裏威風慣了，從來沒有人敢這樣對他們說話(當然是指普通的百姓)，不禁氣往上衝，朝朱國禮瞪眼道：「你他媽的好大膽，這樣與我們說話？」

朱國禮年少氣盛，毫不示弱，道：「你們幹嗎，兇巴巴的？我爲甚麼不能這樣說話？」

「你他媽的！因爲我們是縣裏偵緝隊的人！」江海翻起眼，猛地從身上掏出一支駁壳鎗，指着朱國禮。

朱國禮吃一驚，退了一步，也用手上的獵鎗指着江海。「無憑無証，我怎知道你們是眞是假？」

江海從來未試過被人用鎗指着，氣得一張臉發紅，李得男急忙亮出鎗，指着朱國禮。

朱國禮却毫無懼色，依然用獵鎗指着江海。

「小子，你好膽量，嘿嘿，膽敢用鎗指着我！」江海忿怒得幾乎說不出話來。「你大概不想活了！」

朱國禮哼一聲。「你敢開鎗？我也會開鎗，一命搏一命，不吃虧。」

「小子，把鎗放下！」李得男怒聲道：「睜大你的狗眼看清楚，我們是不是偵緝隊的人！」說話時，從身上取出一個証章，遞到朱國禮的面前。

朱國禮看清楚那個証章，不由倒吸一口氣，急忙將獵鎗放下。「長官……我不知……我不知……你們是眞的……請……不要見怪……」

「他媽的，你好大膽啊，瞎了你的狗眼，咱們的話敢不相信？嘿嘿，你大概想進監房坐坐吧？」江海一面說話，一面一拳擊在朱國禮的小腹上。

朱國禮痛得悶叫一聲，躬起腰，用手捂着肚子，一張臉發白。

江、李兩人哈哈大笑起來。

半晌，朱國禮才挺起腰，氣忿地道：「你們爲甚麼打人？」

「揍你便揍你，怎麼樣？可是還想挨揍？」江海獰笑一聲，一臉兇狠相。

朱國禮不敢再哼聲。

「快說，你是誰？那裏來的？」李得男喝問。

朱國禮不敢不答：「我叫朱國禮，龍珠寨人。」

李、江兩人頓時睁大眼，上下打量朱國禮一眼，幾乎齊聲道：「你叫朱國禮？朱國武是你甚麼人？」

朱國禮衝口而出道：「是我大哥。」

「是你大哥？」江、李兩人雙眼一瞪，那模樣像是要將朱國禮一口吞下去似的。

朱國禮馬上想到是怎麼回事，後悔自己的率直，但話已出口，想改口也不能，只好點頭道：「我是他的弟弟。」

「嘿嘿！」李、江兩人有如兩條餓狼看着一頭山羊那樣，不懷好意地盯着朱國禮。「你拿着獵鎗，可是要上山打獵？」

朱國禮被兩人瞧得渾身不自在，「是。」

江、李兩人突然哈哈大笑起來。

朱國禮不明白兩人笑甚麼，莫名其妙地看着兩人。

「你眞的上山打獵？」江海眼中透出戲弄之色。

朱國禮點點頭。

江海與李得男又大笑起來。

朱國禮這一次再也按捺不住，帶氣地道：「你們笑甚麼？沒有別的事，我要進山了。」

江、李兩人突然止住笑聲。「小子，那一個說沒有事？誰讓你進山打獵？」

朱國禮呆了呆，氣忿地道：「我們進山打獵，從來都是自來自往的，不用人准許。」

「住口！」李得男厲喝一聲。「今日，我就不准你進山打獵！」

「你們……這是甚麼意思……我又沒有犯法，爲何不准我進山打獵？」

「小子，你雖然沒有犯法，但是，却將我們當作三歲小孩，嘿嘿！」李得男陰毒地連聲冷笑。

「我怎會將你們當作三歲小孩？」朱國禮氣急地道。

「你說進山打獵，分明就是將我們

看作三歲小孩！」江海厲聲打斷朱國禮的話。「其實你不是進山打獵，是想到山裏來找你兄弟，向他通風報訊，叫他不要回來，是不是？」兩眼狠厲地盯着朱國禮。

朱國禮心頭駭跳了一下，說不出話來。

他是一個不慣說謊的人，江海確是說中了他的心意，所以，他只好不說話。

「哼哼！」李得男面有得意之色。「小子，你別想逃進山向你大哥報訊了。當初，我們只是懷疑，如今，你欲進山報訊，那就証實你大哥與龍家的命案確有關連……」

「不，你們胡說！」朱國禮大叫起來，「我大哥沒有殺人，沒有殺龍玉廷全家！」

「那你為何要進山報訊？」江海厲聲大喝：「你說！」

朱國禮一時間想不出辯解之詞，無言以對。

「快滾回家！」李得男喝道：「要不，將你關起來！」

朱國禮想到大哥若是落在他們手上，一定百詞莫辯，被他們冤枉是殺害龍玉廷全家的兇手，那時，大哥肯定活不了，想到這裏，他驚急得瘋了，大叫一聲：「我要進山！」發狂般向前衝去。

江、李兩人料不到朱國禮如此瘋狂，吃了一驚，但他們的反應好快，李得男身子一偏，伸脚絆向朱國禮的脚下，江海則拿鎗猛砸向他的頭上。

朱國禮被絆倒，撲在地上。

這一跌，却讓他避過江海那一砸。

但是，他仍然免不了吃苦頭。

李得男飛起一脚，踢在他的腰上，踢得他在地上翻了個身，痛叫一聲。

江海緊接着一脚踏在他的肚子上。

他痛得大叫一聲，上身猛地躬起來。

「啪」一聲，他的頭上又挨了李得男一脚，慘叫一聲，斜撲地上。

緊接着，江、李兩人拳脚交加，將他打得在地上滾來翻去，慘叫連聲。

直到朱國禮不再發出叫聲，也不滾動，兩人才停下手來。

兩人喘着氣，看着地上暈厥過去的朱國禮，張口朝朱國禮身上吐口水。

喘息過後，江海看着鼻青臉腫的朱國禮，惡狠狠地道：「他媽的，簡直找死，想硬闖入山裏，簡直白天作夢！」

李得男陰冷地笑着。「老江，這小子大概好久沒有挨揍了，正好讓咱們揍個痛快。」

江海又踢了朱國禮一脚。「老李，怎樣處置這小子？」

「由他躺着吧。」李得男道：「待他醒過來，趕他離去。」

「嘿嘿，這小子醒來後，走得動才怪，只怕要爬回去了！」江海嘿嘿直笑。

＊　＊　＊

朱國武的父母看到兒子朱國禮被人打至遍體鱗傷，又心痛，又氣憤，但却不敢去找江、李二人理論，因為官字兩個口，平民百姓，怎能與當差的說道理，討公平，何況，大兒子還與一件命案有牽連，兩老只好啞忍。

事實上，那個時候，當官的說話便是理，平民百姓根本無法抗爭，而當兵持鎗的更加霸道，所謂拳頭在近，惹上當兵的，一個弄不好，給你一鎗，便到地府去報到，所以，那時候的平民百姓，都不敢惹那些當差扛鎗的。

說到底，嘴巴怎麼也鬥不過鎗桿子！

朱國禮被江、李二人揍得渾身青一塊，紫一塊，受傷甚重，足足在床上躺了兩天，才能下床行走。

朱家兩老除了心痛二子被打傷外，也日夜擔心長子會突然回家，就這兩三日之間，兩老憔悴了很多。

幸得小女兒翠巧很勤快懂事，裏外的功夫也打理得井井有條，不用兩老操心，否則，兩老只怕熬不住了。

對於大哥朱國武被誣蔑，翠巧很氣忿又驚怕，但她是一個女孩子，懂得的事情不多，實在愛莫能助。

對於二哥被偵緝隊人員打傷，她只有盡心照顧，並感到心痛，其他的，她無能為力了。

朱國禮被偵緝隊的人打傷的事，很快便傳了開去，引起一陣議論。

人情冷暖，由此可見。

平日相熟的人，沒有一個人去看他們，不過，仍然有熱心的人在這時顯出他們的摯情。

這一晚，朱家來了三個客人。

一個是朱家的老鄰居許泰，許二叔與朱老頭相交數十年，看着朱家三兄妹長大的，對朱家三兄妹的為人，最為清楚。

他不相信朱國武是殺害龍玉廷全家的兇徒。

對於那種流言，自然也不相信。

第二個客人是朱老頭的堂弟朱仁孝，大約四十出頭，在寨子裏，是個出了名的硬直漢子，眼見不平，便出頭管它一管。

第三個是朱國武的好朋友黃輝，自小與朱國武一起結伴上山斬柴放牛，捕魚捉雀，有如兄弟一樣，對朱國武的為人，當然瞭如指掌。

三個人都在今晚不約而同到朱家探訪朱國禮的傷勢。

看到朱國禮的傷勢好了很多，三人都放下心來。

當三人聽完朱國禮的敘述後，對於江、李兩人的蠻不講理，毒打朱國

禮一事，都感到很氣忿。

特別是朱老頭仁孝，更氣忿得額頭青筋暴現，一拳擊在大腿上，霍然站起來，恨恨地道：「豈有此理，當差的便可以不講理，亂揍人嗎？四哥，我到隊部去跟他們理論！」

原來朱仁順在他們那一輩中，排行第四，所以，朱仁孝叫他做四哥。

朱仁順慌忙攔住朱仁孝。「仁孝，別惹麻煩啊，俗語有謂，貧不與富敵，富不與官爭。還有，秀才遇着兵，有理說不清。咱們平民百姓，憑甚麼去與他們理論？他們不但有二個口，還有鎗呀，就算咱們有一座山的道理，也壓不住他們手上的鎗。算了吧，國禮沒有被打死，已算僥倖，祖宗有靈了，你若去理論，只會自討苦吃。」

許泰與黃輝都力加勸阻，朱仁孝才罷休，忿忿地坐下，道：「他媽的，當差扛鎗的就可以亂揍人，那還有王法嗎？」

許泰嘆口氣。「仁孝，如今是民國，不是滿清，手上有鎗的，比王法還要權威，霸道得很啊！」

黃輝不忿地道：「手上有鎗的，確是氣粗聲大，那些當差的，那一個不是瞪眼豎眉，橫行霸道的？」

「他媽的，總有一天，收拾那些王八！」朱仁孝一拳擊在櫈子上。

那張櫈子發出一下裂響聲，櫈面上爆開一道裂痕來。

原來，朱仁孝練過拳脚功夫，拳硬臂粗，二百斤的石擔，喝一聲便舉起來，臉不紅，氣不喘，是有一手的。

朱國武的功夫，便是他調教出來的。

「仁孝，你也有一把年紀了，怎麼仍是這樣暴躁？」朱仁順直搖頭。「那很容易闖禍的。」

朱仁孝剛想開口，黃輝忙搶着說話，岔開話題。「順叔，偵緝隊的人不讓國禮入山，擺明了等着國武出山，捉拿他，將他當作兇手。」

「唉，他們不知怎樣辦案的，聽到流言便當真的，簡直草菅人命，國武又怎會是殺人兇徒，我看着他長大，這孩子雖然性子躁一點，但却忠厚老實，心腸好，打死我也不相信那孩子會殺人！」許泰說話時直拍大腿。

朱國禮的母親仁順嬸坐在一旁直抹眼淚。

翠巧坐在母親身邊，用手絞弄着衣角，眨着眼在聽着。

「眞不明白，寨子裏的人怎會聽信那種流言，我才不相信！」黃輝握着拳頭道：「國武與我自小一起長大，他是個怎樣的人，我最了解，他不會殺人的。他為甚麼要殺龍老闆全家？他們又沒有仇怨？就算眞的爭吵過，也不會殺人呀，國武是一個不記仇恨的人，這個我最清楚。記得小時候，大頭佛曾經打破他的頭，過兩天，他便忘記了，與大頭佛、崩牙光，還有我，一起上山捉鳥蛋……」

「他媽的，他們若是認定國武是兇手，我一定與他們理論，我才不怕他們手上有鎗。」

「唉，不知那一個沒良心的，傳出那種流言，誣害我家國武，我要是知道是誰，一定不放過他！」仁順嬸哭着說。

翠巧忙用手帕替母親抹淚，同時輕聲慰解母親。

朱仁順心焦地搓着手。「但願菩薩有靈，保佑國武不要在這時候出山……」

「四哥，若是菩薩有靈，我們就不用挨窮受苦，求菩薩，不如求自己！」朱仁孝是個不信鬼神的人，才會那樣說。「明天，待我進山去找國武，叫他走得遠遠的，不要回來，看他們怎麼說！」

「對呀，」黃輝贊成。「國武若是落在他們的手上，他們既然認定了國武是兇手，一定不會放過他，千方百計要他認罪，仁孝叔入山找國武最好。待風頭過後，他們查到別的綫索，再回來與他們分辯。」

「仁孝，偵緝隊的人守着入山的路口，你怎樣入山？」許泰看着朱仁孝。「要是像國禮那樣，他們一定不會放你入山。」

「泰哥，你別擔心。」朱仁孝一副成竹在胸的樣子。「他們守着路口，我可以從別的地方進山，繞些路便是。」

「嗯，這個辦法行得通。」許泰連連點頭。跟着轉對朱仁順道：「仁順，別擔心啊。有仁孝入山找國武，國武不會被他們捉住的，待案子水落石出，那時才叫國武回來，那就沒事了。」

幾個人又談了一話，看看時候不早，該回去睡覺了，許泰三人便告辭離去。

＊　＊　＊

翌日，朱仁孝到堂兄家知會一聲，便往山裏走去。

既然入山的路口有人把守，朱仁孝當然不去硬闖，繞路從左邊入山。

從左邊入山不但要走多一段路，也有點危險，因為，要攀上一座陡峭的大山，翻過山去，才能進山。

不過，這難不倒朱仁孝，他成功地進入山裏。

可惜，他雖然進入山裏，却不可能找到朱國武。

因為，朱國武在他進山的時候，出山了。

他若是不繞路進山，說不定會在進山的路口遇上朱國武，正所謂陰差陽錯，兩人路向相錯過了。

朱國武這一趟進山打獵，大有收穫，扛在肩上的那根棍子上，掛滿了獵物。

他當然不知道自己惹上了無妄之災，神態輕鬆地哼着山歌，從山裏走出來。

走到出山的路口，看到有兩個人

守在那裏，一直在打量着自己，心裏不由一陣嘀咕。

那兩個是甚麼人？似乎不懷好意，小心點好。

緊了緊手上的獵鎗，朱國武加倍小心走過去。

還未走到那兩個人的面前，一個絡腮鬍子的漢子朝他喝問：「喂，你是誰？可是返回龍珠寨？」

這個漢子是侯子林。

另一個漢子是程安平。

這一日，輪到他倆當值。

朱國武停下來，思疑地看着侯、程兩人。「我確是返回龍珠寨，兩位大哥這樣問，是甚麼意思？」

「你是不是朱國武？」程安平突然問。

原來，他已認出朱國武。

朱國武的侯子與朱國禮幾乎是同一個模子印出來的，唯一不同之處是朱國武個子略矮，但身子却比其弟粗壯。

程安平與侯子林都見過朱國禮，所以才認出朱國武。

朱國武愕了一下，這兩個人怎會認識我？他肯定自己從沒有見過這二人，更加思疑。「你們是甚麼人？怎會認識我？」

朱國武雖然沒有直認自己是朱國武，但他那樣說，等於承認了，程、侯二人互望一眼，侯子林雙眼一瞪，凶神惡煞地道：「嘿嘿，你終於出山回寨子了，跟我們回去吧！」

朱國武站着不動。「我爲甚麼要跟你們走？」

「他媽的，我們是縣裏偵緝隊的，快走！」程安平翻起眼喝道。

朱國武心裏有點驚，仍然不肯走。「偵緝隊又怎樣？我又沒有犯法，爲何要跟你們走？」

「嘿嘿，還說沒有犯法？」侯子林霍地抽出駁壳鎗，指着朱國武，「龍家大小五口被殺的兇案，你有重大嫌疑！」

朱國武心頭大震，睜大雙眼，吃驚地道：「龍老闆被人殺死？我根本不知道，爲何說我有嫌疑？」

「小子，你還裝聾作啞？」侯子林怒道：「龍家大小五口被殺的事，轟動全寨子，你却說不知道？騙誰？」

朱國武呼冤道：「長官，你怎能冤枉我？我自那日進山打獵後，直到這時才返回寨子，對龍老闆一家被殺的事，確是一無所知！」

「你既然說自己是無辜的，那怕甚麼跟我們回去？」程安平朝欲發作的侯子林打個眼色。「你若不敢跟我們回去，那就顯得你心虛。」

朱國武聽程安平那麼說，頓時挺挺胸膛。「我才不怕跟你們回去，我根本與龍老闆全家被害的事無關。」

「那就走吧。」程安平朝侯子林眨眨眼，忍着沒有笑出來。

侯子林暗中向程安平扮個鬼臉，心裏暗道：「自以爲是英雄好漢，原來是個大傻瓜！」

＊　＊　＊

回到龍珠寨的自衛隊部，區强聽說已捉到朱國武，馬上詢問他。

「說！你是不是殺了龍玉廷一家五口？」區强板着臉，瞪着朱國武。

朱國武忙道：「長官，我根本不知道龍老闆全家被害之事，我怎會殺了龍家五口？」

「滿口胡言！」區强一拳擂在桌子上。「有人親眼看到你在龍玉廷一家被害之前，在龍家屋後的竹林裏面，與龍玉廷發生爭吵，聽到你說，要龍玉廷死的。兩三日後，龍玉廷全家被害，你却在龍家五人被害那一日，入山打獵，這太巧了，你怎麼說？」

朱國武叫冤道：「我沒有殺死龍老闆全家人。那一日，我確是與龍老闆爭吵過，那是爲了我賣給他的一批獸皮毛，我賣給他的時候，聲明那批獸皮毛一共三十八個大洋，可是，過了幾日，他付錢時，却說有兩張皮毛的毛色壞，賣不了錢，要減我八個大洋，我賣那批皮毛給他的時候，他曾看過，沒有一張毛色變壞，到付錢的時候，却說有損壞，分明是存心欺騙，我當然忿怒，便與他爭吵起來，後來，他說不過我，却只肯給我三十四個大洋，我氣不過，便叫他去死。拿了三十四個大洋便回家，發誓以後再不與他交易。之後，我便沒有再見過他了。」頓一下，又道：「我在入山前的那兩天，都在地裏幹活，之前的那一晚，與阿輝在家中聊天，整理獵鎗及乾糧，沒有離開過屋子，阿輝走後，我便睡覺，天亮後，吃過早飯，便入山打獵，怎會去殺龍老闆全家？再說，爲了四個大洋，我犯得着去殺人嗎？而且，殺五個人！」

朱國武這番話，說得區强啞口無言。

半晌，區强才道：「我怎知你說的是否實話？龍玉廷在死前，沒有和人結怨，只與你爭吵過，因此，你的嫌疑最大，我要將你關在隊部幾天，待查清眞相確與你無關，才放你回家。」

朱國武叫起來。「長官，我沒有殺人，沒有犯法，你怎能將我關起來，我要回家。」

「住口！」區强一拍桌子。「在未查清楚之前，你的嫌疑最大，若放你回家，萬一你偷偷跑了，豈不是放走一個殺人兇手？這個責任我擔不起，你乖乖地在這裏住幾天吧，若證實你與龍家命案無關，自然會放你回家。」

朱國武却不答應。「我要回家，我沒有殺人，爲甚麼要溜掉？」

「他媽的，你再胡說亂叫，對你不客氣！」區强一臉兇狠之色，扭頭對站在一旁的程安平和侯子林道：「將他押到裏面關起來！」

程、侯兩人答應一聲，上前將朱國武押入裏面。



隊目區强與手下兩人毆打朱國武。

朱國武欲掙扎，被程、侯兩人左右架着，掙扎不得，硬被拉到裏面的一間很小的房間，關起來。

他沒有挨揍，算他走運了。

＊　＊　＊

朱家知道兒子國武被關在自衛隊部內，又驚又急，朱仁順急忙跑到隊部，要見兒子一面。

但區强却不批准，着侯子林要朱仁順回家。

朱仁順自然不肯走，結果，被侯子林推出隊部，跌倒在地上，跌傷了左脚，蹣跚地走回家。

那些自衛隊員看着，却看不過眼，認爲侯子林太過份了，但他們却不敢說甚麼，因爲，侯子林他們是縣裏偵緝隊的人，身份比他們高許多，若干涉，只會自討沒趣。

看到父親拐着脚回來，聽完父親述說到隊部去見國武的遭遇後，朱國禮氣憤塡膺，身上的傷雖然雖未痊癒，也要到隊部去與區强他們理論。

朱仁順與妻子忙拉住國禮，不讓他去。

聞訊趕來的許泰也勸阻國禮，「國禮，你爹去也見不到國武，你去又怎樣？與他們理論？那無異與虎謀皮，自討苦吃，忍耐一點吧，別急躁。他們雖然將國武關起來，但國武沒有殺人，他們不敢亂來的，待查清楚後，他們定會放他回來的。」

「國禮，泰叔說得對。」朱仁順忍着痛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忍耐點吧，你再去吵，說不定他們會爲難國武。」

朱國禮被許泰與父親說得怒氣漸消，不再嚷着去找區强他們理論。

許泰看到朱仁順左脚上有傷痕，忙道：「仁順，你脚上的傷重麼？快坐下來，不要緊吧？」

被許泰一說，朱仁順的妻子及國禮、翠巧才猛然省起他跌傷了脚，忙扶他坐下，察看他的傷口。

朱仁順坐下來，吸口氣，道：「不要緊，不過擦傷點皮肉，拿點黃狗毛山草藥敷一下，便沒事了。」

翠巧忙去拿草藥來。

替朱仁順敷上草藥，包紮好。此時，一個人匆匆走進來，看清楚，原來是黃輝。

黃輝氣喘喘地道：「順叔，國武是否被關在隊部？」

朱國禮忿然道：「是，我爹去看大哥，他們不准，還把他推出外面，踢傷了脚。」

「太過份了！」黃輝憤然道：「豈有此理！他們憑甚麼將國武關起來？還踢傷順叔？他們到底講不講理？」

許泰嘆口氣。「阿輝，他們當然不講理！與當兵拿鎗的講理，那等於對牛彈琴！」

「國武怎會被他們捉到的？」黃輝一臉憂急之色。「孝叔不是入山找他嗎？」

朱仁順吁口氣：「仁孝確是入山去找國武，可能入山後，與國武錯過了，那麼巧，國武今天出山回來，被縣裏偵緝隊的人遇上，押回隊部。」

「國武被他們關在隊部內，一定吃了不少苦頭，可憐國武是無辜的啊！」作母親的忍不住哭起來了。

各人的心裏都很難過。

「媽，別哭啊！」翠巧勸母親別哭，自己却飲泣起來，說不下去。

「順嫂，別哭啊。」許泰開口道：「國武不會有事的，他沒有殺人，他們無法判他罪的，說不定，明天便放國武回來。」許泰愛莫能助，只好盡量安慰各人。

黃輝也道：「他們要是找到證據證實國武是兇手，只怕早已將他押回縣裏，才不會將他關在隊部，順叔、順嬸，不要太擔心，國武會沒事的！」

順嬸抹去眼淚，「泰哥，但願如你與阿輝所說，菩薩保佑，國武吉人天相，很快便放出來吧！」

黃輝道：「待會我到隊部去找他們，向他們說明，國武入山打獵的前一晚，與我在家中喝酒談天，整理獵鎗、乾糧，我走後，他便睡覺，翌日一早便入山，龍玉廷全家被害的慘案與他無關，他們一定會放國武回來的。」

「阿輝，謝謝你。」朱仁順道：「你眞是國武的好朋友。」

黃輝客氣一句，兩道目光却瞥向翠巧，翠巧朝他微微點頭，恐被其他人發覺，忙移開目光。

原來，黃輝與翠巧早已情投意合，相好了一段日子，就只差黃輝派人來說親。

兩人相好，朱家的人怎會看不出來，不過沒有說穿吧了，兩老也暗中商議好，待國武成親後，便要黃輝來說親！

「我也去。」順嫂道：「我去對他們說，國武入山打獵前的兩日都在地裏幹活，沒有到過別的地方，怎會去殺龍老闆一家。」

「順嫂，他們不會信你說的。」許泰道：「你是國武的娘，他們說你爲了兒子，編一套話來偏幫國武。這樣吧，我與阿輝去見他們，對他們說，國武那兩日沒有到過別的地方，除了在田裏幹活，便在家裏，我都看着的，他們不能不相信。」

「泰哥，那麻煩你與阿輝了。」順嫂感激地說。

「順嫂，別這樣說。」許泰道：「國武是個好孩子，他確是沒有殺人，我們應該幫他的，要不，那還是人嘛！」

* * *

許泰、黃輝兩人說得出，做得到，果然到隊部去找區强。

區强竟然讓二人進去見他。

許、黃兩人分別向區强証實，國武在龍玉廷一家遇害前，沒有到過別的地方，國武不會是兇手。

區强聽完兩人的話後，對二人說，待查證兩人說的話確屬實，証實國武沒有殺人，便放他回家，並要兩人轉告朱仁順，國武雖然關在隊部內，他們不會難爲他的。

兩人聽區强這麼說，放心不少，離開隊部後，馬上趕到朱家，將區强的話向朱仁順一家複述一遍。

朱家各人聽完後，才稍爲放心。

至於區强爲何會聽許、黃二人的話，並要兩人向朱家傳話，是因爲他查探到一些消息，都是對國武有利的。朱家的左鄰右里雖然不敢與朱家來往，但他們並沒有昧着良心，落井下石，在議論中，都說出實話，他們都看到，在龍家遇害前的幾日，國武不是在地裏幹活，便是在家裏，沒有到別的地方去，一個鄰居還對人說，國武入山打獵那天早上，他看到國武起身洗臉、吃早飯，然後扛着獵鎗乾糧離家入山。

有一個鄉人也說，在寨口遇到國武，與他走了一段路——那個鄉人到鄰村親戚家，分手後，看到他一直往入山那條路走去。

這些話很快便傳開去，自然被區强等人探聽到。

而發現龍玉廷一家遇害的時間，也是在早上，比國武入山的時間差不了多少，因此，那些人說的話，對國武有利，間接証明他不可能是兇手。

區强就是聽到這些消息後，才改變了看法的。

事實上，單憑那種傳說，他也不大相信國武是兇手，要不是好勝心强，急着想破案，又查不到別的綫索，他是不會撈着稻草當令箭的。

他幹了這麼多年的偵緝隊，憑着這多年來的辦案經驗，暗地裏認爲，國武雖然有嫌疑，但却不大可能是殺害龍玉廷全家的兇手。

一句話，殺人總有動機的，國武雖然曾經與龍玉廷爭吵過，但却不會爲了四個大洋，憤而殺害龍玉廷全家，除非，國武是個冷血兇殘的人，但他却肯定國武不是那種人。

何況，越來越多的消息間接証實，國武根本不可能在龍玉廷全家遇害時，動手殺人，除非他會分身術。

因爲，憑他的經驗，他看出龍玉廷一家是在晚上睡前被殺的，換言之，就是在發現龍玉廷全家遇害的那天早上的前一個晚上。

那個晚上，國武在家中與黃輝談天，整理獵鎗乾糧，那又怎能分身去殺人？

就是程安平、侯子林、李得男、江海四人在查探到那些消息後，也認爲國武不可能是兇手。

區强甚至決定，明日若再查不到可以証實國武是兇手的証據，便放他回家。

* * *

翌日，他們意外地得到一條綫索，打更的何九在龍家五口遇害的前一

晚，他在龍家前面不遠的地方，看到有一條人影從龍家的後門閃出來。當時他有幾分酒意，睜大眼看個清楚，那條人影已經消失不見，當時他吃了一驚，以爲遇上鬼魅，又或是眼花，驚疑了一會兒，便沒有把此事放在心上，繼續往前巡更。

區强馬上派人去將何九找來質詢，何九的話與聽到的消息沒有出入，但是，何九却不敢肯定，那晚他看到的到底是人還是鬼。

區强却認爲何九看到的是人，極可能是殺害龍玉廷全家的兇手。

根據何九所說的時間，與黃輝所說的時間比較一下，那條人影不可能是國武，因爲，那時候黃輝仍然在朱家與國武飲酒談天。

這條新綫索對國武甚爲有利。

至此，區强完全相信，龍家命案與朱國武完全無關。

驀地，他想到，爲何會有人傳出這種流言？那個人會不會別有用心？

一念及此，他馬上叫來程安平與江海，要一人去查探一下，傳出朱國武在龍家五人遇害前，與龍玉廷發生爭吵的流言的那個人到底是誰。

待程、江兩人走後，區强越想越興奮。

他想到，若傳出流言的那個人是別有用心，又或是與龍家命案有關連，那麼，只要找到那個人，說不定，便能偵破這件兇案。

想到這裏，他興奮得差點叫起來。

* * *

程、江兩人很快便查出，傳出流言的是賴狗子。

區强與程、江兩人立刻與一個自衛隊員去找賴狗子。

賴狗子並不在家裏。

區强問那個自衛隊員，在那裏可以找到賴狗子，那個叫蘇少泉的自衛隊員却不知道。

區强他們只好返回隊部，待晚上再來找賴狗子。

才走出不遠，走在前面的蘇少泉突然朝一個迎面走來的人叫道：「賴狗子，你回來就好了，我們正要找你！」

區强等人一聽，頓時精神一振，六道目光齊射在那個人的身上。

那個人大約二十出頭，蛇頭鼠眼，雖說人不可以貌相，但區强三人却敢肯定，眼前這個賴狗子不是好人。

賴狗子驚疑地站住，看着蘇少泉。「泉哥，甚麼事？」

蘇少泉指一下區强三人。「這三位長官要找你，遇上你，省得我們去找你。」

賴狗子睨了區强一眼，閃過一抹驚懼之色，想跑又不敢，但又想跑，那樣子尷尬極了。

「賴狗子，終於找到你！」區强兩道目光一直盯在賴狗子身上。

賴狗子囁嚅地道：「長官……找我有甚麼事？」

區强沉着臉。「聽說，關於朱國武在龍玉廷一家被殺的前一晚，在竹林內發生爭吵的事，是你對那些狗肉朋友說，然後傳開去的！」

賴狗子垂下眼瞼，不吭聲。

「說！是不是？」江海厲聲喝問。

賴狗子渾身抖震了一下，開口說道：「是。」

「你爲甚麼要那樣說？」區强沉聲問。

「我……沒有別的意思……」賴狗子怯怯地道：「不過將看到的事情，說出來，想不到他們會傳開出去。」頓一下，舔舔嘴唇，又說道：「我可沒有說國武……是殺龍老闆全家的兇徒，是那些人越傳越離譜，與我所說的完全不同。」

「你說的都是實話？」區强仍然沉着臉，不假詞色。

賴狗子目光閃縮了一下。「我說的都是親眼所見，如有半句虛假，你們可以將我關起來！」口氣有點强硬。

「哼！你以爲我們不敢將你關起來？」程安平怒聲罵起來。「你他媽的，像你這種人，早該關起來，省得你們到處生事！」

賴狗子被罵得低下頭，不敢作聲。

「有甚麼人可以証實你說的都是實話？」江海問。

賴狗子抬起眼。「有，那天我跟劉鄉長的姪兒一起，經過龍家屋後時看到的，你們大可以去找劉年發問一下。」

「我一定會去找劉年發問個清楚。」區强道：「你聽着，這兩日你不能離開寨子，免得我們找不到你！」

賴狗子答應一聲，鬆口大氣，偷偷瞥了區强三人一眼。

「賴狗子，你別高興！」江海狠聲道：「要是查出你胡說八道，或是騙我們，一定不放過你！」

賴狗子裝出懼怕的樣子，縮縮腦袋，連聲說「是」。

區强狠狠地瞪了賴狗子一眼，才與江、程兩人及蘇少泉返回隊部。

* * *

劉長富非常合作，區强要他將其堂兄弟劉年發「請」到隊部來問話，他很快便將堂弟帶到隊部。

劉年發年紀約二十三四歲，看上去一表人材，區强對他的印象頗佳。

待劉年發坐下來，區强開門見山，問他：「賴狗子說，那天朱國武與龍玉廷在屋後竹林中爭吵，你與他一起路經那裏看到的，是不是？」

劉年發很鎮定，點點頭，道：「是，我確是與賴狗子經過那裏，親眼看到，也親耳聽到的。」

區强一直盯着劉年發，看不出他的神色有何變化。「劉年發，你聽着，說假話瞞騙官府是犯法的，要是被我們查出來，我們不會因爲你是劉鄉長

的姪兒，便放過你，你可要想清楚啊！」

劉年發咬咬嘴唇。「長官，我知道，我發誓說的是實話，如有半句虛言，甘願受罰！」

區强聽他那麼說，想想也沒有甚麼可問的了，便說道：「你可以走了。」

劉年發站起來，向區强欠欠身，走出房間。

站在一旁，一直沒有吭聲的劉長富待堂弟劉年發走出外面，才對區强說道：「區長官，我不是替我堂弟說好話，年發這個人很老實，從不說謊，一是一，二是二，你若懷疑他的話，大可以叫人去查一下。」

區强皺着眉頭擺擺手。「劉老哥，別說了，我怎會不相信他說的話，事實上，我也看出他是個老實的人！」

「難得區長官你這麼說，區長官，你眞是個明白事理的人。」劉長富奉承區强兩句。

區强似乎沒有心情接受劉長富的奉承。「劉老哥，若沒別的事，我想一個人靜一下。」

劉長富馬上識趣地道：「區長官，我想起有點事要辦，你好好休息一會吧，有甚麼事，只管找我。」說完，走出房間。

區强一個人坐在房間內，皺着眉頭的，顯得很煩惱。

也難怪他煩惱的，本來，以爲找到一條綫索，有新發現，說不定，查下去，從而破了案，那知道，又是一條死胡同，堵住了，查不下去，一絲希望也破滅了，若這樣下去，要想破案，只怕無望，怎不叫他焦灼不安。

* * *

朱國武被關了兩天。

區强等人這兩天四出偵查，一無所獲，全無進展。

既然找不到証據証實朱國武是兇手，而聽到的那些消息又全都對國武有利，間接証明他不可能是殺害龍玉廷全家的兇手，那就沒有理由繼續關着他，區强與三個手下商議過後，決定放了朱國武。

他將自己的決定告知劉長富。

當時，劉長富沒有說甚麼。

但在當天晚上，劉長富代劉貴卿傳話，請他到劉家吃飯。

吃飯的地方在劉家的小偏廳內，只有劉長富及主人劉貴卿陪着區强，一共三個人。

這一頓的飯菜很豐富，酒也是佳釀，是天津盛產的五加皮酒。

區强很喜歡喝酒，但平時喝的都是米酒，好一點的也不過是玉冰燒，天津產的五加皮算得上是名釀，算一下，能夠喝到五加皮，還是第二次。

由於菜餚豐盛，酒又好，所以，他們只喝酒，沒有吃飯。

喝酒的時候，劉貴卿與劉長富只與區强說些不關痛癢的話，頻頻勸他喝酒。

劉貴卿叔姪的酒量似乎不錯，三個人喝了兩斤五加皮酒，仍然一點酒意也沒有。

但區强卻有幾分酒意了。

原來，區强雖嗜好杯中物，酒量卻不大，最多只可以喝一斤左右，如今喝了十多兩酒，自然有了幾分酒意。

再喝多兩杯，酒意已有七分。

這時，劉貴卿叔姪才與他談及正事。

「區長官，聽長富說，你準備明天放了朱國武，是嗎？」劉貴卿含笑對區强說。

區强點點頭。「他雖然有嫌疑，但這幾天却查不到確實的証據証實他是殺害龍家五口的兇手，反而查到不少可以証實他不是兇手的証據，所以，我打算放了他。」

區强的舌頭雖然有點不靈活，但說的話仍很清楚，只不過說得慢一點。

劉貴卿道：「既然查不到甚麼証據証明是他殺害龍玉廷全家的，放了他也是理所當然的。」

劉長富却道：「區長官，你還打算繼續偵查下去嗎？」

區强打個酒呃，皺着眉頭，煩燥地道：「這件案子眞棘手，查了這麼多天，一點進展也沒有，簡直無從追查下去，我想回縣裏向上頭報告，請上頭另派人來查。」

劉長富搖搖頭道：「區長官，你就這樣回去，不怕上頭怪責麼？難道你不覺得這樣做會面目無光的？而且，還會影响你的前途……」

劉貴卿道：「區長官，俗語有謂，人望高處，水向低流。我相信，你不會甘於幹一輩子隊目吧？」

區强煩躁地道：「當然不甘心只幹個隊目，誰不想幹上隊長這個職位，然後出人頭地？但是，想歸想，自己沒有這個本事，憑甚麼往上升？」

劉長富替區强斟滿酒。「區長官，只要動動腦筋，你這一次就不會空手返回縣裏……」

區强喝口酒，舌頭打結地道：「劉老哥……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劉長富笑笑。「我是說，只要你肯動腦筋，就可以將案破了，押着兇手回縣裏，你就立了一功，上頭一定會讚賞你，日後，便有機會升職。」

區强雖然已有七分酒意，仍頗清醒。「劉老哥，莫非你查到甚麼了？」

劉長富搖搖頭。「區長官，連你們也查不到甚麼，我更加不濟。」

說到這裏，故意頓一下，才繼續說下去。「我有一個辦法，可以令你破了這件命案，捉到兇手，押回縣裏領功。」

區强登時精神一振，疾聲道：「劉老哥，甚麼辦法？快說來聽聽。」

劉長富喝口酒，看着區强。「區長官，你手上不是有一個現成的嫌疑犯嗎？既然查不到別的綫索，那朱國武就是唯一有嫌疑的人。區長官，只要你們肯使點手段，他一定會招認的，那不就破了案？回縣裏領功了嗎？」

區强待劉長富說完，眨眨眼，慢慢地看了劉貴卿叔姪一眼。「劉老哥，你這個辦法好是好……不過，你們不想捉到眞正的兇手？」

劉貴卿忙道：「我們當然想捉到兇手，但是，我們也……這樣做，不過是替區長官你着想……何況，朱國武既然有嫌疑，雖然沒有眞實的証據証實他是兇手，但他畢竟有嫌疑……說不定，他確是眞兇……總之……那樣做……不算怎樣……冤枉他。」

劉長富接口道：「區長官，我們之所以……想你那樣做，無非想你破了案，免得寨子裏的人心惶不安，這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啊。」

區强睨了兩人一眼，忽然笑起來。

劉貴卿叔姪看着區强，心虛虛的，猜不透他在笑甚麼。

區强笑了一會，突然止住笑聲，狡猾地道：「劉鄉長，我要是照你們所說的辦法去做，有甚麼實在的好處？」

劉貴卿叔姪互相覷了一眼，劉長富說道：「區長官，我們……不會讓你吃虧的……鄉長說，爲了結案，他願意自掏腰包，拿出五十個大洋，孝敬長官你。」

區强斜乜着雙眼，狡詐地道：「多謝劉鄉長的好意，不過……這筆錢我不能獨自受落，必需分一點跟我來辦案的弟兄……五十個大洋，五個人分，少一點吧？」

劉貴卿聽區强那麼說，感到一陣心痛，乘區强拿起杯子喝酒時，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咬咬嘴唇，忍痛道：「區長官，既然你這麼說，我就再拿出三十個大洋……再多，我就拿不出了。」

區强慢慢咽下那口酒，滿意地道：「劉鄉長，我代弟兄們多謝你的……好意。」

劉貴卿叔姪頓時鬆口氣，兩人連聲道：「區長官，那就一切拜托了。」

區强挺挺胸。「劉鄉長，放心吧，一切包在我身上，這件案子就照你說的，結了！」

劉長富道：「那就皆大歡喜了！」

區强看着劉貴卿。「劉鄉長，你也聽說過……相金先惠，格外留神這句話吧？」

劉貴卿在心裏罵一句：「你他媽的，這麼小心眼！」口裏却陪笑道：「區長官，聽過，怎會沒有聽過，我馬上到裏面拿給你。」

說完，起身往裏面走去。

未幾，從裏面快步走出來，將兩張大洋票子及三十個大洋放在區强面前的桌面上。

區强笑着道：「劉鄉長，謝謝。」跟着伸手將票子與大洋放入衣袋內，跟着起身告辭。

劉貴卿叔姪將區强送出大門，看着他去遠，劉貴卿咬着牙道：「他媽的，這傢伙好貪心！」

劉長富道：「七叔，爲了結案，這筆錢值得花。」

劉貴卿仍然餘恨未消，「給他敲了一筆，實在不甘心！」

國武含冤　屈打成招

自衛隊的人都是寨子裏的人，自然有朱國武相熟的人，那天晚上，便有人將好消息——明天會放他的消息告訴他。

朱國武聽到這個好消息後，當然感到高興，興奮得一晚沒有好好睡過。

關了這幾天，他都是在憂忿恐懼中渡過，不知道區强他們會怎樣對付他，想到要是區强他們硬是誣蔑他是兇手，那是一條死罪。他憂懼得差點沒有發瘋，那種無法形容的煎熬，令他食不下咽，睡不成眠，顯得好憔悴。

由於昨晚睡得很酣，早上一覺醒來，朱國武感到特別精神，一心盼着有人來打開門，放他出去。

起先，他還很安靜地等待着，漸漸地，他心焦起來，時常走到門前，從門上那個小方孔中往外張望。

快近正午了。仍然沒有人來放他出去，他幾乎按捺不住，從門上的小方孔中向外大叫：「放我出去！放我出去呀！」

終於，他聽到有脚步聲响起，往這移動過來，他緊張得一顆心幾乎停了跳動，兩眼緊緊地從小方孔中往外瞧看。

脚步聲來到門前，停下，從小方孔中，朱國武看到門外站着三個人。

那三個人他都見過。

兩個是抓他回來的程安平與侯子林，另一個是被押回隊部後，詢問他的人，也就是被稱爲區隊目的長官區强。

這三個人來這裏，一定是來放他出去。

朱國武欣喜若狂。

「卡察」一聲，門鎖被打開來，跟着，一扇又厚又重的門被打開來，朱國武按捺不住，衝着首先走入室內的區强叫道：「長官，是不是放我出去？」

區强板着臉，喝道：「你發甚麼瘋？那個說放你走？」

朱國武有如吃了當頭一棒，發急地道：「是隊上的人對我說的，你們今日會放我回家。」

「他媽的，你殺了龍家五人，還想我們放你回家？你他媽的簡直發了瘋，我們才不會徇私枉法！」隨着一下大

力的關門聲，侯子林惡狠狠地大聲說。

朱國武還以爲自己聽錯了，驚疑地道：「你們明明說會放我的，怎麼又說我是殺人兇手，你們在玩甚麼把戲？」

程安平踢了朱國武一脚。「那個與你玩把戲？你殺了人，你是兇手，我們今日來，便要你招認殺了龍家大小五人！」

朱國武被踢得退了一步，忿憤地叫道：「我沒有殺人，沒有殺死龍老闆一家，你們寃枉我，放找出去，我要回家，我沒有殺過人！」

「他媽的，你好口硬！」侯子林兇狠地吼喝一聲，撲向朱國武。

接着，是一陣拳打脚踢聲，以及朱國武的掙扎呼叫聲。

很快，呼叫聲變成慘叫聲。

原來，區、程、侯三人一齊動手，毒打朱國武。

不久，慘叫聲變成了呻吟聲。

朱國武躺在地上，臉腫鼻青，呻吟聲聲。區强看到若再繼續毒打下去，他便會昏過去，便阻止程、侯兩人，不要繼續毒打下去。

一會，待朱國武稍爲休息，厲聲說道：「朱國武，你招認不招認殺了龍玉廷全家？」

「你他媽的，你以爲我們不敢打死你？」侯子林惡狠狠地道：「我倒要看看，是你的嘴巴硬，還是我的拳頭硬！」跟着又是一陣拳打脚踢。

區强眼看朱國武被揍得翻白眼，忙示意侯子林停手，俯視着朱國武，低吼道：「認不認？」

朱國武在地上直抽氣，好一會，才啞着聲道：「打死……也不……認！」

「媽的！有種！」侯子林氣咻咻地一拳砸在朱國武的嘴巴上。

朱國武被揍得腦袋猛地往外一歪，慘叫一聲，嘴角流出血來。

「小子，你若再不認，我不將你一口牙砸掉，不姓侯！」侯子林兇暴如猛虎。

朱國武眼前金星亂閃，一口氣轉不過，昏了過去。

「區隊目，這小子好硬，他不認，我們可是拿他沒有辦法！」程安平無奈地道。

「他媽的，待他醒來後，再揍他，直到他認招！」侯子林狠狠地道：「我不相信他是鐵打的！」

區强搖搖頭。「再打他，只怕他也不會招認。這小子骨頭硬得很，若是打死他，我們無法交代，還會惹上一身痲煩。」

「那難道就這樣算了？」侯子林不甘心地道。

區强沉吟一會，才道：「打，不是辦法，必須想一個辦法，令他招認。」

「這小子連打也不怕，還有甚麼辦法令到他屈服的？」程安平不以爲然地道。

區强摸着下巴，半晌，說道：「這小子雖然不怕揍，不怕死，但總有一樣怕的……唔，我想到了，嘿嘿，他一定會招認的！」

程、侯兩人心急地道：「區隊目，你想到甚麼辦法？說出來聽聽。」

區强笑着看了兩人一眼，低聲對兩人說了一會話，兩人邊聽邊點頭，待區强說完，程安平馬上奉承地道：「區隊目，你果然有辦法，我們就是想不到這一點，眞服了你。」

侯子林立刻接口道：「區隊目，你就是了不起，這個辦法眞夠絕，這小子再硬，也不敢不招認。」

「快拿點水來，將他弄醒。」區强被兩人奉承得大是得意。

程、侯兩人答應一聲，搶着走出外面去拿水來。

* * *

朱國武被當頭潑了一盆水，頓時從昏迷中醒過來。

醒過來後，第一個感覺是渾身像散開來一樣，陣陣疼痛，忍不住發出呻吟聲。

區强三人看着被揍得遍體鱗傷，發出陣陣微弱的呻吟聲的朱國武，臉上露出冷酷殘忍的笑意。

看到別人痛苦，自己便感到快樂開心的人，不但冷血、可怕，而且肯定有點變態。

而這種人，肯定是冷酷殘忍。

朱國武一邊伸出舌頭舔着沾着唇邊嘴角的水沫，一邊艱難地張開眼睛。

當他看到區强三人那種醜惡，獰笑着的臉孔，他憤怒，陡地瞪大雙眼，怒視着他們。

三人接觸到朱國武那兩道怒火中燒的目光，都禁不住心頭一寒，避開他的目光。

「野……獸……你……們……是……野獸！」朱國武口裏吐出暗啞的聲音。「……我……死……也……不……會……認的！」

侯子林雙眼一睜，惡狠狠地道：「你他媽的發甚麼狠！落在我們手上，那輪到你不認！就算是一塊鐵，我們也有辦法弄得他變成一堆泥！」說着，抬脚便踢向朱國武的身上。

區强忙阻止他，看着被揍得樣子變了形的朱國武，乾笑一聲。「朱國武，你眞的不招認？」

朱國武倔强忿怒地道：「死……也不……招認！」

區强發出一陣令人心寒的乾笑聲。「你不怕死，我們奈何不了你，但是……」說到這裏，他故意停下來，一會，才陰陰地說道：「我們可以將你的家人也關起來，折磨他們，你忍心看到他們因爲你而受苦嗎？」

朱國武憤怒得渾身顫抖，雙眼圓睜。「你……們……若是……爲難……我的家人……我不會放過……你們！」

程安平冷笑道：「你說甚麼狠話？媽的，你唬不倒我們的！」

朱國武嘶聲叫道：「你們不是人！」

「住口！」區强厲喝一聲。「我們不是人，難道你是人？你殺了龍玉廷一家，連小孩子也不放過，你的所作所爲又是甚麼？你說啊！」

朱國武狂叫：「我沒有殺人，沒有殺龍老闆一家，你們寃枉我！」

「你他媽的鬼叫甚麼！」侯子林兇惡地一脚踢在朱國武的屁股上。

朱國武慘叫一聲，在地上打了個滾，差一點又昏過去。

侯子林還想再踢，區强忙阻止他，恐怕朱國武又昏死過去，又要費一番工夫救醒他。

朱國武喘息呻吟了半晌，才稍爲好一點，區强馬上俯下頭，厲視着他。「朱國武，我跟你再說一次！你若再不招認，我馬上派人去將你父母弟妹抓來這裏，關起來，然後讓你看着我們怎樣招呼你的父母弟妹！嘿嘿嘿，那時候，我倒要看看，你忍心看着父母弟妹爲你受苦受難！」

朱國武雙眼怒睜，用力咬着經已破損的嘴唇，胸膛一陣劇烈起伏，突然間張口嘶啞地悶吼一聲，噴出一口血來，正好噴在與他面對面的區强臉上，雙眼一翻，昏死過去。

區强被噴得滿面是血，有如一個大花臉，忿怒得他口裏吐出一連串不堪入耳的髒話，發狠地瞪了朱國武一眼，向朱國武猛踢一脚，踢得他滾了幾滾，才停下來。

一邊用袖子抹去臉上的血水，區强一邊對程、侯兩人沒好氣地道：「還不快去拿水來，將那混賬小子弄醒！」

程、侯兩人答應一聲，急急走出外面去拿水。

* * *

朱國武又被被程、侯兩人用冷水潑醒，區强惡狠狠地瞧着張開眼的朱國武，咬牙切齒地道：「說，你招認不招認？」

朱國武呻吟着道：「你們……我認了……不爲難我……的家人……」

「當然！」區强眼中閃過一抹喜色。「我們說得出，做得到！」

朱國武呻吟幾聲，用力咬咬牙。「好，我……認了。」

區强大喜，差一點沒有笑出聲來，程、侯兩人也興奮得互相看了一眼，用力在對方的肩頭上拍一下。

「你聽着，你認了後，不准反悔！若反口不認，哼哼，你留心聽着，我會叫你父母弟妹一輩子也關在監牢裏！聽到嗎？」

朱國武有氣無力地道：「聽到……我要喝水……給我水……」

區强咧嘴一笑，扭頭對侯子林道：「去給他拿碗水來。」跟着轉回頭，對朱國武道：「你是個賤骨頭，要是早點招認了，便不用吃這些苦頭。」

朱國武用力咬着嘴唇，兩眼仇恨地看着區强。

區强被他看得在心裏打了個哆嗦，裝出友善的樣子，說道：「你放心，既然你認了，我們不會再爲難你，還會替你身上的傷處搽跌打藥酒，待你好一些，才押你回縣裏受審。」

朱國武仍然不吭聲，死死地瞪視着區强。

區强被他看得心底生寒，忙避開他的目光，走開去，對程安平道：「老程，將他扶到床上。」

程安平答應一聲，上前扶起朱國武，向那張只有一塊木板的「床」走去。

好不容易，才將朱國武扶到床前，放下他，程安平透口氣，正想走開，朱國武就在這時嘶吼一聲，左手使盡全力，砸在程安平的下陰上。

程安平痛得殺猪般大叫一聲，往後退兩步，一跤跌落地上，雙手掩住下體，弓着身，在地上左翻右轉，一張臉變了樣子。

朱國武砸了那一下，整個人脫力地往床板上跌倒下去，急促地喘息着。

區强看到程安平痛得在地上翻來轉去，既好笑，又好氣，搶到程安平的身前，問道：「老程，你怎麼了，很痛？」

程安平呻吟着，「他……將我那……砸得是不是……要破了……」

區强看到程安平那種憂急張惶的樣子，差點忍不住笑出來。「老程，你別發慌，那……地方不會輕易……破的，來，我扶你起來，歇一會，便沒事了。」

程安平扭歪着臉，連連吸氣。「我……要……閹了……他……他……要不……跟……他姓……朱！」

正說到這裏，侯子林拿了一碗水走進來，看到程安平躬着腰，煞白的臉上因爲痛苦而變了樣子，雙手緊捂着下體，奇怪地道：「區隊目，老程怎麼了？」

區强再也蹩不住，失聲笑起來。「他……哈……哈……被朱國武……在他那……地方狠狠地砸了一下，哈哈……他以爲那裏被砸破了……」

侯子林聽着，禁不住笑彎腰，差點便將那碗水潑了。

區强也笑得差點翻倒，無法再扶住程安平。

半晌，程安平才痛楚稍減，可以直起腰來。區、侯兩人却笑得幾乎喘不過氣來。

好不容易，兩人才止住笑，侯子林指着程安平道：「老程，你怎會着了他的道兒的？那……兒不是穿了吧？」說完，又忍不住笑起來。

程安平被兩人笑得又尷尬又忿怒，用力吸了幾口氣，咬牙切齒地蹣跚地走向床前。「你他媽的，看我不將他的子孫根砸爆……」

區強看出他不是鬧着玩的，忙上前去，將他拉住。「老程，算了吧，你若是再動他，萬一他……那我們怎向上頭交代？」

程安平掙扎着。「區隊目，我一定要將他的子孫根砸爆，要不，我嚥不下那口氣！」

侯子林亦上前拉住程安平。「老程，別這樣，就算吃點虧吧，他被我們揍得只剩半條人命，足夠抵消他揍你的那一拳。」

程安平仍然掙扎着要動手，區強沉下臉，喝道：「老程，你不是連我的話也不聽吧？」

程安平聽出區強生氣了，這才罷休，但仍然狠狠的對床上的朱國武道：「姓朱的，你小心點啊！總有機會叫你嚐一下那種痛不欲生的滋味！」

朱國武並沒有理會程安平的話，啞着聲叫：「水，我要喝水！」

侯子林將那碗水拿給朱國武。

程安平上前欲搶過那碗水，不給朱國武喝。「你他媽的還想喝水，別做夢，我要讓你嚐一下口渴的滋味！」

區強忙攔住他。「老程，我們是來辦公事的，別意氣用事，知道嗎？」

程安平雖然氣忿難平，但却不敢再去搶侯子林手上那碗水。

侯子林將碗放在床板上，讓朱國武自己喝。

朱國武大概渴極了，掙扎着爬起來，艱難地拿起那碗水，一口氣將那碗水喝光。

不過，由於他的手顫抖得很厲害，那碗水幾乎潑掉一半，喝到口的，只有半碗。

區強看着朱國武呻吟着躺下去，朝程、侯兩人招招手，走出囚室外面。

* * *

朱仁順一家亦聽到朱國武會在這日放出來的消息，一大早，做母親的便殺鷄煮柚葉水，準備在兒子回家後，要他用柚葉水洗去霉氣，並要還神謝恩。

朱國禮與翠巧都很高興，等着大哥回來。

黃輝也來了，等朱國武放出來回家。

他也是聽到消息，特意到朱家等待朱國武回家。

可是，從早上等到午後，仍然不見朱國武回來，他們本來已經等得很不耐煩，這時，更是焦灼萬分。

又過了一個時辰左右，朱國禮再也坐不下去，對父母道：「我去隊部看一下，說不定，會在路上遇上大哥。」

朱仁順與老伴都等得心急如焚，國禮那麼說，忙點頭道：「快去看看吧！」

黃輝站起來。「國禮，我跟你去看看。」

翠巧也想去，國禮却要她留在家中，陪伴父母。

兩人走出家門，急急往自衛隊部走去。

走上通往自衛隊部的那條大街，國禮與黃輝看到迎面走來一個自衛隊的人，認出是相識的，忙開口招呼：「阿才！」

那個幹自衛隊的阿才聞聲往兩人望去，立刻認出兩人。「國禮、阿輝，我正想到你家。」說着話，加快脚步向兩人走去。

兩人也加快脚步，很快便迎上。

國禮急道：「阿才，你到我家，有甚麼事？」

阿才在自衛隊內是做伙頭的，與朱國禮兄弟、黃輝等乃自小玩到大的朋友，朱國武將被釋放出來的消息，也是他告訴朱家的。

阿才吐口氣，「國禮，不好了，我有一個壞消息告訴你！」

朱、黃兩人看到阿才神色緊張的樣子，也不由緊張起來，國禮忙問：「阿才，到底是甚麼壞消息？」突然雙眼一睜，失聲道：「不是……他們又不放我大哥出來吧？」

阿才重重地點一下頭。「國禮，他們不但不會放國武出來，還會將他押到縣裏受審……聽說，國武招認是他殺死龍玉廷全家的。」

「甚麼？是眞的？」朱國禮彷似被當胸重重擊了一拳，大大地震動了一下，睜大眼，不相信地看着阿才。

黃輝也驚震不已。「怎會這樣的？

不是說好他們會在今日放國武回家的嗎？爲何又不放？還要押國武回縣裏受審？」

阿才嘆口氣，難過地道：「我也不大清楚，總之，他們說，國武自己招認是兇手，所以，必須押回縣裏懲辦。」頓一下，又低沉地道：「我送飯給國武時，看到他躺在床上，很艱難才爬起身，臉腫鼻青的，嘴唇破損，似是受過一頓毒打……」

呆若木鷄的國禮突然發狂般大叫：「一定是屈打成招，我大哥沒有殺人，他們冤枉我大哥，我要跟他們理論！」拔足便往前跑。

黃輝與阿才忙將他拉住。「國禮，別亂來，冷靜一點，你去跟他們理論，只會自討苦吃！官字兩個口，你說得過他們嗎？」

國禮仍然發狂般掙扎。「我不能看着我大哥硬被他們冤枉害死，我一定要跟他們理論！」

兩人用力拉住國禮，不讓他跑去自衛隊部。「國禮，別這樣，先回去將這件事說給仁叔他們知道，商議一下，才去隊部與他們理論。」黃輝極力勸說。

阿才也道：「國禮，你這樣跑去與他們理論，肯定不會有結果，阿輝說得對，先回家，與仁叔他們商量一下，才去理論吧！」

國禮停止了掙扎，仍然很激動，「沒天良的，他們昧着良心冤枉我大哥，他們要害死我大哥！」隨即哭起來。

兩人左右挾着國禮，半推半勸地，架着國禮往回走。

兩人的心情都很沉重。

* * *

朱仁順聽到那個壞消息後，彷似晴天霹靂，仁順嫂哭叫一聲，暈厥過去。

朱仁順目定口呆，全身發抖。

翠巧哇地一聲，哭起來。

國禮與黃輝忙將母親扶住，扶她在一張椅子上坐着，拿藥油來搽在她的兩邊太陽穴上，並倒碗水灌她喝下去。

許泰在黃輝與阿才架着國禮回家時，已在朱家，眼見老友仁順像是患了失心瘋般，呆若木鷄，忙伸手輕輕拍打他的臉頰。「仁順，別這樣，說話啊！」

朱仁順突然發出一聲呼天搶地的叫聲。「天啊！他們冤枉我國武，我要去見國武，我不會讓他們害死國武的！」霍地往外面奔去。

許泰一把拉不住他，忙對站在門前的阿才道：「阿才，快拉住他！」

阿才急忙橫身一攔，將朱仁順抱住。

朱仁順極力掙扎，口裏大叫：「放開我，我要去見國武，我要跟他們理論！我不會讓他們害死國武！」

許泰忙跑上去拉住朱仁順。「仁順，別這樣，這樣不但救不了國武，反而會累事，聽我說，坐下來，慢慢計議！」

朱仁順却仍然叫道：「放開我，我死也不會讓他們將國武押到縣裏！我要跟他們說，我要告他們冤枉國武！」

阿才與許泰費了九牛二虎之力，以及一番唇舌，才將朱仁順勸說得安靜下來。

左鄰右里的人聞聲趕來瞧看，在朱家門前圍了一大堆人，當他們知道國武會被押到縣裏受審，不會放回來，都感到驚異不解，議論紛紛。

原來，朱國武會被放出來的消息他們都聽到，如今又不放，還要押到縣裏法辦，他們自然感到大惑不解。

他們在聽到不少有利於國武的消息及縣裏來辦案的幾個偵緝隊的長官會放國武回家的消息後，都已相信國武不是兇手，所以，對這突如其來的壞消息，當然不能接受。

* * *

自衛隊的人看見朱仁順夫婦在隊部門前一個個哭嚷着要見國武，女兒翠巧也在陪着哭，國禮也在叫嚷，他們都替朱仁順一家難過。

畢竟，他們與朱家是同一個寨子內的人，鄉里鄉親的，正所謂人不親，土親。何況，他們都知道，縣裏來的區隊目本來打算放了朱國武，如今事情急轉直下，再加上知道朱國武被毒打了一頓，才招認的，他們多少都有點懷疑，朱國武之招認，是否被屈打成招的，所以，他們都不免對朱家產生出同情之心。

只不過，他們都不敢說甚麼。

即使他們將心中疑慮說出來，又怎樣？連當事人也招認了，若一個弄不好，可能會惹來一身痲煩。

朱仁順全家在門外哭叫着要見朱國武，要與區強他們理論，區強却來個不理不睬，任由朱家在外面哭鬧。

後來，不知怎的，區強却跑出外面見朱仁順一家，並答應讓他們去見朱國武。

朱仁順一家這才停止了哭叫，跟着區強往裏面走去。

而劉長富在吃過午飯後，便不見了踪影，不知跑到那裏去了。

朱仁順一家人走入那個細小的囚室內，看到朱國武躺在床上，幾乎不成人形，差點認不出他，不由悲從中來，做母親的心痛如刀割，哭叫一聲：「國武！」撲向床前。

朱仁順含着淚搶撲過去。

國禮翠巧也悲叫一聲：「大哥。」撲到床前。

朱國武費力地起身，張口叫一聲：「媽，阿爸……」眼中淚水奪眶而出。

仁順嫂死命地摟着兒子哭起來。

朱仁順也是眼淚直流。

國禮用力咬着嘴唇，緊捏着雙拳，努力想不哭出來，結果，無法壓抑得了，嗚咽地哭起來。

翠巧看到大哥被折磨成那個樣子，哭得像個淚人兒。

區强在旁看着，沉着一張臉，從外表上，根本看不出他有何感受。

莫非他是鐵石心腸的？

半晌，他終於開口。「好了，別哭了！有話快說！」

朱仁順用手抹去臉上的淚水，氣憤地道：「你們爲甚麼將他打成那樣？你們沒有父母生，沒有兒女的麼？」

區强臉上的皮肉抖動一下，乾笑道：「我們沒有動他啊！是他自己弄成這樣子的。不相信？問問他吧！」

朱國禮怒叫道：「胡說八道，鬼才信你！他傷成這個樣子，你居然說他是自己弄成那樣的？你們還是不是人？」

區强語塞，半晌，才强詞奪理地道：「是他先動手，我們才動手的，要怪，怪他自己吧！」

「沒良心的！將他打成這樣，國武是被你們屈打成招的！」仁順嫂嘶啞地哭叫。

區强冷笑一聲，道：「東西可以亂吃，話却不可亂說，你問問你兒子，是不是他自己招認殺了龍玉廷全家，我們有沒有逼他招認？」

國禮大聲道：「大哥，你說，你是不是自願招認的？」

朱仁順夫婦看着國武，齊聲道：「國武，你說呀！」

翠巧也睜着淚眼，緊張地看着大哥。

國武全身起了一陣抖顫，顯得很激動，半晌，才啞着聲道：「是我……殺了龍老闆……全家……姦了他老婆……他們沒有逼我……招認……我自己招認的。」

說着話，眼中淚珠直淌下來。

「國武，你胡說，我不相信！」仁順嫂傷心地哭叫。「我養了你這麼大，你的心性怎樣，我最清楚，你不是那種喪心病狂的人，嗚嗚嗚……阿媽不相信……死也不相信！」

國禮搶到國武的面前，抓住他的肩頭，發急地叫道：「大哥，我不信！你不要怕，說啊，是他們逼你這樣說的，他們毒打你，打到你招認！」

朱仁順也氣急敗壞地道：「國武，你不是兇手，我知道不是你殺死龍老闆全家的！你說實話呀，要不，那會害死你自己的，我與你阿媽也會好傷心的呀！你說吧，是他們逼你這樣說的。」

國武全身猛烈地抖顫着，本已變了樣的臉面扭歪得更加難看，嘴唇嗡動着，似乎想說話。

區强看在眼內，馬上喝道：「你們在這裏胡說八道甚麼，快出去，你們已聽到他親口承認了，沒有甚麼好說的了，出去吧，要不，我不客氣了！」

朱仁順一家怎肯就此離去，仁順嫂抱着國武，哭個不休，死也不肯放開手。

結果，區强將站在門外等着的程安平四人叫進來，强拉活扯，將朱家推拉出室外，跟着呼地一聲，關上那道又厚又重的門。

國武看着父母弟妹被拉扯出門外，想到這可能是最後一次見面，從此生離死別，禁不住悲痛欲絕，撕心裂肺地大叫：「阿媽、阿爸、國禮、翠巧……就當我死了吧……不要……記着我……」眼前一黑，昏暈過去。

那些自衞隊員看着朱仁順一家呼天搶地，傷心欲絕，被矦子林四人强行拉扯出門外，無不感到難過，極爲痛恨區强五人之所爲。

* * *

仁順嫂病倒了。

她是因爲傷心過度病倒的。

朱仁順整天呆坐着，喃喃自語，國禮兄妹無論怎樣勸說，也不理不睬。

許泰也勸說不了，唯有搖頭嘆息不已。

國禮看到父母的情形，悲痛忿怒得失了理性，拿了支獵鎗，要去救出國武，與區强他們拚命。

幸虧黃輝與兩個鄰居將他抓住，奪回他的獵鎗，才沒有鬧出亂子來。

那些鄉鄰都很同情朱家的遭遇，紛紛到朱家慰解，但是，也有些人在說風涼話。

世態炎涼，於此可見一斑。

由於寨子內議論紛紜，傳說國武是被屈打成招的，區强他們聽到傳聞，感到不宜再留下去，還是盡快將國武押回縣裏爲妙，免得節外生枝。

但是，朱國武由於傷勢嚴重，區强雖然叫人替他搽了跌打藥酒，服過藥，仍然舉步維艱，因此，不能馬上將他押返縣裏。

區强想用馬車把他載走，但是，朱國武表示，他受不了馬車的顛簸，要等傷勢好一點，才答應讓他們押返縣裏。

區强當然不同意，程安平一直記着挨了朱國武那一拳，差點沒將子孫根砸爆，痛徹心肺，暗裏懷恨在心，想找機會向他報復，聽說他怕顛簸，便堅持用馬車載他往縣城。

朱國武硬是不答應，區强等人準備用强的，朱國武只好用推翻「口供」來威脅他們。區强等人最怕就是這一點，結果，只好同意讓他再養兩日傷，才押他回縣裏。

* * *

朱仁孝從山裏回來了。

當他在山裏找尋了幾日，都找不到堂侄國武，便心知不妙——國武一定出山了，便匆匆趕回寨子。

一頭走入堂兄家中，看到屋內愁雲慘霧的，朱仁孝頓時心頭一沉，劈頭對國禮道：「國禮，發生了甚麼事？國武可是回來了？」

國禮像是看到救星一樣，一把抓住堂叔的手臂。「孝叔，你回來就好了

，大哥確是回來了，但被縣裏來的偵緝隊抓到自衞隊部去關起來。初時，他們查不到証據，準備放我大哥回來，誰知道就在要放人的那天，不知怎的，他們又變卦了……把大哥毒打，要他招認殺了龍老闆一家……」

「豈有此理，那還有王法嗎？」朱仁孝聽得怒火中燒，不等國禮說完，便氣沖沖地吼叫起來：「擺明是寃枉好人，他媽的，我去跟他們理論。」

說着，便往門外衝出去。

國禮一把拉住堂叔。「孝叔，你去跟他們理論，只會白費氣力，官字兩個口，我們平民百姓，又怎能說得過他們？」

「他媽的，難道當官吃餉的便可以無法無天？不分皂白？我才不怕他們，你不要拉着我，我要跟他們理論。」

國禮拚命拉住朱仁孝。「孝叔，你聽我說，沒用的，那天，我與爸媽及翠巧去自衞隊找他們理論，結果，他們讓我們進去看大哥，他們將大哥毒打躺在床上，差點爬不起來……後來，大哥親口對我們說，他招認了，是他殺死龍老闆全家的！」隨即將那日在囚室內的詳細經過告知朱仁孝。

朱仁孝聽後，雙眼圓睜。「國禮，這分明是屈打成招！你們怎會看不出來？」

國禮忙道：「孝叔，我們不是呆子，怎會看不出來，但是，我大哥那樣說……還說，他們沒有逼他招認，你說，我們還有甚麼好說的？」

朱仁孝呆了一下，連連頓足道：「國武怎麼了，難道被他們打怕了，還是瘋了？他那樣說，難道不知道會害死自己的嗎？他不是那種骨頭軟的人，他爲何要這樣說？」

國禮嘆口氣。「孝叔，起初，我們也想不明白，後來終於想明白，我大哥那樣說，極可能是爲了我們，縣裏來的那幾個兵痞子，一定拿我們來威脅大哥，要他招認是兇手。」

說到這裏，難過得流下淚來。

朱仁孝拍拍國禮的肩頭。「流甚麼淚？男兒流血不流淚啊！」

國禮忙將眼淚抹去。

「你阿爸和阿媽呢？怎麼不見他們？」朱仁孝四下張望。

國禮悲從中來，差點又流出淚來，忙强忍着，咽聲道：「……阿媽自那日便病倒了，吃了藥也不見有起色，阿爸整日痴痴呆呆的，喃喃自語，誰也不理睬，我和翠巧都急死了，幸好泰叔與阿輝來幫忙，才不致手忙脚亂，阿爸吃了兩帖藥，稍爲好轉一點，但整天躺在床上，不是昏睡，便是嚷着要去找國武，早一會吃了藥，睡了，才安靜下來。孝叔，你回來就好了，我實在沒有了主意，不知怎樣做才好。」

原來，國禮今年才二十出頭，年紀這麼輕，便遭逢災劫劇變，事實上，他確是承受不了。

朱仁孝雖然已經三十九歲，但却仍未成家，孤家寡人一個，一直將國武兄弟視作兒子一樣，與堂兄仁順最投契，堂兄家若有甚麼事，他都爭着出頭解決，所以，國武兄弟遇到甚麼事，都會對他說。

拍拍國禮的肩頭，朱仁孝溫聲道：「國禮，你放心，有你孝叔在，甚麼事也不用怕，我不會讓那些兵痞子寃枉國武，他會沒事的。」

國禮自小便最信服這個堂叔，對他的話深信不疑。「孝叔，你這麼說，我就不再擔心了。」

朱仁孝道：「翠巧呢？」

國禮道：「去了抓藥，阿輝陪她去的。」

「我去看看你阿爸與阿媽。」朱仁孝說着便往房間走去。

國禮跟着堂叔走入父母的房間。

朱仁孝走入房間內，看到堂兄嫂躺在床上，臉容憔悴，心裏一陣難過。

朱仁順夫婦都睡着了，朱仁孝不想弄醒兩人，示意國禮走出外面。

走到房門口，突然聽到朱仁順發出夢囈般的叫聲。「國武，你回來了……讓我看看你……別走啊，你別走……」

朱仁孝忙轉身急步走向床前，國禮也急急跟着。

床上的朱仁順大概在做夢，因此發出夢囈聲，國禮擔心地對堂叔道：

「孝叔，阿爸睡着後，總會這樣發出夢囈聲，有時會大聲呼叫，嚇得我們以爲出了甚麼事，吃了兩帖藥，才好了一點，唉，看着阿媽與阿爸這個樣子，眞叫人心憂。」

朱仁孝的心情很沉重，拍拍堂侄的肩頭，安慰他。「國禮，別擔心，既然吃了藥，有起色，那再吃多幾服藥，便會痊癒的……」

驀地，朱仁順一下子坐起來，伸手亂抓，口裏驚叫：「國武，你們別帶走國武，我不會讓你們帶走他的。」

朱仁孝忙用手拍拍堂兄的臉頰，在他耳邊說道：「四哥，你醒醒，我是仁孝。」

朱仁順霍地張開眼，定定地看着堂弟，突然一把抓住朱仁孝的肩頭，驚喜地道：「國武，是你！」

朱仁孝在心裏嘆口氣，對國禮道：「將桌子上那半碗水拿來。」

國禮忙將那碗水遞給他。

朱仁孝接過，喝了一口，張開口猛地噴在堂兄朱仁順的臉上。

朱仁順被噴得一頭一臉，猛地打了個顫抖，竟然清醒過來，伸手一抹臉上的水，睜大眼，霍然道：「仁孝，是你，你回來了。」

朱仁孝吐口氣，道：「四哥，是我，剛回來，你清醒了麼？」

朱仁順却急急道：「仁孝，你知道國武的事了嗎？」

看他的神態及說話，朱仁順似乎

被那一口水完全噴醒了。

朱國禮看到父親不再喃喃自語，整個人顯得很清醒，高興得差點沒有高聲大叫，但他不明白的是，一口水，便治癒了父親的怔呆之症，確是神奇。

他在心裏說：「早知噴一口水便可以治癒阿爸的病，何用花錢買藥給他吃，孝叔眞有一手！」

朱仁孝執住堂兄的手。「四哥，我都知道了，國禮告訴我的。」

朱仁順激動地道：「他們寃枉國武，屈打成招，想害死國武，仁孝，你一定要幫我救出國武呀！」用力抓住朱仁孝的肩頭。

朱仁孝點點頭。「四哥，你放心，我一定會想辦法救出國武，我不會讓他們寃枉國武的。」

朱仁順似乎放下心來，長長地吁口氣，放開抓住仁孝肩頭的手。「仁孝，我全指望你了，你一定要帶國武回來。」

仁孝拍拍堂兄的手，「四哥，我答應你的事，甚麼時候做不到的？」

朱仁順似乎完全放下心。「仁孝，你眞是沒話說……」

朱仁孝忙道：「四哥，你躺着歇歇吧！」

朱仁順連連搖頭。「我沒事了，來，我們到外面談。」跟着便要下床。

仁孝與國禮忙扶他下床，走出房門。

* * *

看到朱仁順竟然不藥而癒，許泰與黃輝都嘖嘖稱奇，滿臉愁容的翠巧，此刻才現出笑容。

若不是聽國禮親口所說，他們都不相信，一口水，便令到朱仁順的病霍然而癒。

由於朱仁順的霍然而癒，令到全屋子裏都有了生氣，不再愁雲慘霧的。

吃過晚飯，朱仁順坐了一會，便返回房中睡覺，剩下朱仁孝與國禮、翠巧、黃輝在堂屋內坐着。

聽聽房內沒有甚麼聲息，估計父親經已睡了，國禮壓着聲音對朱仁孝道：「孝叔，你打算怎樣救國武？」

朱仁孝想一下，說道：「偷入隊部內，將他救出來。」

黃輝擔心地道：「隊部內那麼多人，又有人當值，就算能偷偷進去，也很難救出國武。」

國禮頷首道：「大哥若不是受了傷，還有把握將他自隊部內救出來，孝叔，這個辦法只怕行不通。」

「嗯。」朱仁孝點點頭。「我沒想起國武被他們毒打得差點起不了床，這個辦法確實行不通。」

不過，他很快又想到另一個辦法。「我們可以來個攔途截劫，在他們押送國武返縣途中，截擊他們，救走國武。」

黃輝又搖搖頭。「孝叔，他們有鎗的啊！」

朱仁孝睜眼道：「我們也有啊！」

黃輝道：「我們只有獵鎗，他們却有很厲害的鬼鎗。聽說，可以連發的，獵鎗根本壓不住他們的鬼鎗。」

朱仁孝拍拍大腿，喪氣地道：「這也不成，那也不行，怎救得了國武？」

黃輝訕訕的，不敢再說話。

朱國禮忙道：「孝叔，阿輝說得有道理呀，我們若是亂來，不但救不了國武，我們也可能會脫不了身，被他們捉住！」

「阿輝，你想到了甚麼辦法嗎？」朱仁孝看着黃輝。

黃輝抓抓大腿。「孝叔，我想過了，只有剛才說的兩個辦法可以救國武，除此之外，我也想不出別的辦法……」

「說了等於白說！」朱仁孝着急地打斷黃輝的話。

黃輝雙眼一瞪，道：「孝叔，你別心急，那兩個辦法中的第一個，可能行得通。」

仁孝一瞪眼，沒好氣地道：「阿輝，你不是發神經吧，一會說行不通，一會又說可行，眞被你說得暈頭轉向！」

朱國禮忙道：「孝叔，你別心急，聽阿輝說下去，說不定，他說出來的辦法行得通。」

朱仁孝望着黃輝。「說說你的主意。」

黃輝道：「我說的是孝叔所說的辦法，不過，有一點與孝叔說的不同，若要成功救出國武，必需有一個人做內應！」

「這還不簡單！」仁孝馬上道：「自衛隊的人都是寨子裏的人，鄉親鄉里的，隨便找一個人，也肯幫忙做內應。」

黃輝却道：「孝叔，雖說自衛隊都是本寨的人，但未必每一個都肯幫忙，而且，也不是每一個都靠得住的，萬一走漏了消息，不但救不了人，還會被抓起來！」

國禮接口道：「孝叔，阿輝說得對，正所謂知人知面不知心，找人做內應這件事，切不可粗心大意，一定要找一個可靠的人。」

朱仁孝道：「那就找阿才吧，他這個人老實可靠，幫過我們兩次忙。」

黃輝連連搖頭。「不成！自衛隊的人都知道，阿才自小與我們玩到大，大家是好朋友，若找他幫忙，那會連累他的，縣裏的人不懷疑他才怪！」

「那你想找誰？」朱仁孝看着黃輝。

黃輝想一下，說道：「我想到一個人，他要是肯幫忙，自衛隊的人都不會懷疑他。」

「快說出來，到底是誰？」朱仁孝心急地催促黃輝。

黃輝道：「老貓苗五棟。」

黃輝此言一出，朱仁孝叔侄都愕

了一下。朱仁孝失聲道：「阿輝，你不是發神經吧？老貓這個人與無賴沒有分別，好賭嗜飲，吹牛皮講大話，這種人怎信得過？他也不會答應！」

國禮也道：「阿輝，孝叔說得對，老貓這個賴皮不可靠，只怕他這頭答應幫忙，那邊便去告密。」

黃輝却道：「老貓這個人不可靠，我也知道，正因爲這樣，才沒有人會懷疑他會幫忙我們。」頓一下，又道：「當然，我們不能憑空要他幫忙，必須給他一點甜頭，要不，他才不會幫忙我們。只要他接受了我們的錢，他便不敢出賣我們，因爲，他若出賣我們，不但得不到好處，他自己也會惹上痳煩。」

接着，他又加以說明道：「假如我們答應給他十個大洋，先給他兩個，待到事成後，再將餘下的數目給他，那他就怎麼也不敢出賣我們，除非他不想得到那些錢。」

「嗯，這個辦法可行。」朱仁孝首先贊成。「老貓這個賴皮我最清楚，見錢眼開，爲了錢，甚麼事也會幹。」

「誰去與他聯絡？」國禮問。

「我去。」朱仁孝搶着道：「這賴皮以前曾被我教訓過，我去與他說，他若答應，一定不敢使奸弄詐。」

「孝叔，那就由你去找老貓吧！」國禮道。

黃輝想說甚麼，却沒有說出口。

「事不宜遲，我這就去找老貓。」朱仁孝道：「能夠今晚動手最好，免得夜長夢多，說不定，他們明天便會將國武押回縣裏，那時，要救他也不成了。」

國禮連連點頭，黃輝說道：「孝叔，凡事小心點。」

朱仁孝站起來，邊往外走，邊道：「放心吧，我懂得了。」急步走出屋外。

看着堂叔走遠了，國禮禱告道：「但願孝叔馬到功成！」

* * *

接近黃昏的時候，朱仁孝興沖沖地返回朱家，才踏入朱家，便急不及待地道：「成了，成了，老貓答應了！」

正等得頸也長了的國禮與黃輝二人一聽，頓時精神一振，放下心頭大石。

「孝叔，小聲一點，提防隔牆有耳啊！」黃輝壓低着音朝朱仁孝打了個手勢。

朱仁孝像個頑皮的小孩似的，吐吐舌頭。

「孝叔，老貓答應幫忙了？」國禮仍然問一句。

朱仁孝重重地點一下頭。「我去找他，他怎敢不答應！我已經與他約定明早天亮前，潛入隊部，他在隊部左面的圍牆接應我們，並且準備了一把梯子，然後帶我們往囚室救人，再從原路潛出隊部，就是這樣安排。」頓一下，忿忿地道：「不過，那賴皮獅子開大口，要三十個大洋，被我連嚇帶罵，才肯收二十個大洋了事，我已給了他三個大洋，餘數在救出國武時再給他。」

「二十個大洋，老貓這賴皮眞會要錢！」黃輝不甘心地道：「孝叔，你剛才說，救出國武，便要給他餘數，那豈不是要帶着十七個大洋去救國武？」

朱仁孝點點頭。「他堅持要那樣，否則拉倒。」

「孝叔，帶着十七個大洋去救人，只怕有點不方便吧！」國禮擔心地道：「要是發出聲響，可能會驚動隊部內的人。」

「這個我已經想過了。」朱仁孝道：「守在外面接應的帶着那些大洋，待救出國武，翻出牆外後，才將餘數交給他，那就萬無一失，不怕將大洋帶在身上入去救國武不方便或是弄出聲響，也不怕那小子使詐。」

「孝叔這個安排很好。」黃輝道：「不過，一時間，那有這麼多錢？」

國禮道：「我去問問阿爸，這些年，他儲了一點錢，大概夠那個數目吧。」說完，匆匆走入房間。

朱仁孝道：「若不夠數，我還有幾個大洋。」

黃輝也道：「我也有幾個大洋。」

朱國禮走進房間，未幾便走出來。「孝叔，不用擔心，阿爸說，這些年，他一點一點的，儲了二十多個大洋，他還要我還給叔叔你三個大洋。」說完，將拿在手裏的三個大洋遞給仁孝。

朱仁孝連忙推辭，道：「快拿回去給你阿爸！三個大洋也要還給我，是不是把我當作外人？」

國禮急忙道：「孝叔，阿爸不是這個意思，他說，你雖然單身一人，也要用錢的，我們又不是拿不出這筆錢，否則，才不跟你客氣呢！」

仁孝仍然不肯收回三個大洋。「國禮，你也知道，你孝叔拿出去的東西，從來不會收回去，快拿回給你阿爸，要不，我可要生氣了。」

國禮左右爲難，拿着那三個大洋不知如何是好。

黃輝知道朱仁孝不會收回那三個大洋，便說道：「國禮，你孝叔又不是外人，你就拿回給你阿爸吧。」

國禮這才拿着三個大洋走進房間，未幾，朱仁順親自扶病走出來(他的怔呆之症雖然痊癒了，但精神却不好，感到頭暈暈的，要躺在床上養息)，對朱仁孝道：「仁孝，我又不是拿不出，怎能要你的錢，你拿回去吧，要不，怎好意思啊！」說着，硬要將手上的大洋塞在朱仁孝的手上。

朱仁孝硬是不肯要，兩人你推我塞，朱仁順差點站不穩，跌倒地上，仁孝忙將他扶住。

「四哥，別塞來推去的，就當是我給四嫂買東西吃補身吧！你若再要我

收回那些錢，我馬上回家。」

朱仁順聽仁孝那麼說，才不再勉强他收回那三個大洋。

扶堂兄坐下來，朱仁孝看着國禮，道：「翠巧是不是在灶房做飯？叫她快一點，吃了飯，我還要去見老貓，聽消息。」

「聽甚麼消息？」黃輝急聲問。

「我約了老貓在晚飯後，到土地廟前面的桃林見面，聽他說說隊部內的情形。」

國禮邊往灶房走去，邊道：「翠巧大概煮好飯菜了，我到灶房看看。」

朱仁順擔心地道：「仁孝，聽國禮說，你們準備偷入隊部救走國武，是嗎？」

朱仁孝點點頭。

朱仁順道：「那很冒險的啊，我不放心……你們去冒險。」

朱仁孝故作輕鬆地笑笑：「四哥，若不那樣，無法救出國武，我們怎忍心看着他死？」

朱仁順悲傷地嘆口氣。「要是能夠用我來代替國武，我寧願代他受了。」

朱仁順安慰堂兄，「四哥，你放心吧，沒事的，一定能夠救出國武。」

「仁孝，要你去冒險，我心裏實在……」

朱仁孝打斷堂兄的話。「四哥，自己兄弟，別說這種話，國武是我侄兒，我怎能看着他被人害死？我已活了大半輩子，能夠救出國武，就算死，我也甘心！」

朱仁順感動地握住堂弟的手。「仁孝，別說不吉利的話。你是我的好兄弟，國武兄妹會記住你對他們的恩惠的。」

朱仁孝忙道：「四哥，自家兄弟，別說這種話，能幫的，我怎能袖手？」

朱仁順聽着，感動得流下淚來。

一旁聽着的黃輝，也感動得眼眶濕潤，熱血沸騰。

＊　＊　＊

飯後，翠巧在灶房洗碗碟，朱仁順精神不好，回房睡了。堂屋內，只剩下朱仁孝叔侄及黃輝。

朱國禮待堂叔喝了口茶，馬上開口說道：「孝叔，多少個人去救我大哥出來？」

朱仁孝道：「兩個。」

朱國禮唯恐沒有他的份，急道：「是不是我和孝叔你？」

朱仁孝點點頭。

黃輝料不到沒他份兒，急忙道：「孝叔，我也要去。」

朱仁孝看他一眼，說道：「多人去，反而礙事。又不是去打架，越多人去越好。不要你去，是要你留下來照顧翠巧及她阿爸阿媽。我們救出國武後，不能夠留在寨子內，要在外面匿藏一段日子，待查出眞正的兇手，才能回寨子露面，說不定，這一輩子也不能回寨子。你與翠巧要好，那就要你照顧四哥四嫂及翠巧了。」

黃輝聽朱仁孝那麼說，才不堅持要去。

朱國禮却想不到那麼遠，如今聽堂叔說，可能一輩子也不能夠回寨子，也就等於見不到父母。這次一別，有可能是生離，不禁悲從中來，「孝叔，我……捨不得阿爸阿媽！」

朱仁孝拍拍堂侄的肩頭，安慰他：「我不過說有可能至死也回不了寨子，但祇要他們查出眞兇，那我們就可以很快回寨子，退一萬步說，就算不能再回寨子，我們在外地找到落脚的地方，安定後，可以將你爸媽接來，那不是一樣可以見到他們嗎？」

朱國禮聽堂叔那樣說，頓時轉悲爲喜。

眞相大白　逼出兇手

老貓沒有食言，大概是爲了那十七個大洋的緣故吧，他協助潛入隊部的朱仁孝，成功地從囚室內救出朱國武！

這時候，離破曉大約只有兩刻鐘。

昨晚的夜色雖然好，但破曉前那段時間，却是最黑暗的，絕大多數的人在那個時候最好睡。

對於突然有人來救他出去，朱國武並不顯得太驚奇意外，因爲，他「賴」着不走(讓區强他們押回縣裏)，就是希望有人來救他。

而他指望會來救他的那個人，就是朱仁孝！

如今朱仁孝果然來救他，他當然不會感到太意外。

他之所以一心指望朱仁孝會來救他，是因爲他知道，朱仁孝若知道他的情形，一定不會坐視不救，他跟隨堂叔學了十多年武，對於堂叔是個怎樣的人，清楚得很。

他不甘心被區强他們冤枉害死！

他更不甘心揹上姦殺龍玉廷一家五口的罪名，無故被無良的區强他們冤死，令父母蒙羞，家聲受損，活着的家人在寨子內抬不起頭做人，所以，他不甘心就這樣被害死，他要活下去，只有活着，才有機會替自己洗脫罪名，查出眞兇。

果然沒有令他失望，堂叔朱仁孝這晚來救他。

這兩日，由於區强他們想快些押他回縣裏，所以，不但替他搽藥酒，還給他服藥，以致身上的傷好了很多。

隊部內靜悄悄，黑沉沉的，老貓苗五棟比朱仁孝叔侄還要心急，頻頻催促兩人快點從梯子上攀上牆頭。

國武的傷勢雖說好了很多，但行動仍有點不便，原因是他的關節也受了傷，爬梯子時，只能一步一步往上爬。

站在下面的老貓急得直跳脚，巴不得一把將國武拋出墻外，好不容易

看着國武爬上牆頭，由朱仁孝幫忙，牆外等着的國禮接應，終於翻落牆外地上，頓時鬆口大氣，有如一頭夜貓一樣，三下五落二，便從梯子上竄上牆頭，縱身跳落牆外地上。

不等他開口，緊緊地摟着兄長的國禮從身上拿出一包大洋，遞給老貓。

朱仁孝壓低聲音道：「十七個大洋，一個不多，一個不少。」

老貓想點算一下，朱仁孝生氣地在他耳邊道：「老貓，你不信我？弄出聲響來，被人發現，怎麼辦？」

老貓看到朱仁孝目光灼灼地瞪着自己，心頭一寒，急忙將大洋放入衣袋內，伸高雙手，作勢往牆上攀。

朱仁孝與國武立刻左右抓起他的雙脚往上舉，讓老貓雙手抓住牆頭，再往上一送，老貓便翻了上去。

朱仁孝與國禮不再理會老貓，急忙從地上撿起一支獵鎗，一袋乾糧，兩個水壺，由國禮扶着國武，往隊部的後面奔去。

從那個方向，可以很快便奔出寨外。

三個人一口氣奔到寨子的邊沿，都禁不住透口大氣，停下來，往後張望。

這一走，不知還能不能夠回來，三個人的心裏不免有點依依不捨。

這裏是他們世代居住的地方，有他們的父母親人，也有他們的朋友，還有在這裏生活的記憶，這些都教他們難捨難離。

天邊已泛白，天亮了。

一聲嘹亮的雄鷄啼聲驀然響起，三人雖然心頭驚跳了一下，但驀地使他們感到，那一聲鷄啼帶出一份親切的感覺。

國武兄弟緊緊地握着手，眼中盡是依依難捨的情意。

「天快亮了，走吧！」朱仁孝壓抑着心中那股鄉土之情，催促國武兄弟。「天亮了，便不好走。」

國武兄弟齊聲道：「阿爸、阿媽，我們很快便會回來的！」眼中淚光閃閃，兄弟倆相扶着往前走。

朱仁孝聽着，看着，鼻子一陣發酸。

三人才奔出不遠，驀地，後面響起一陣嘈雜的吆喝聲，跟着是驚天動地的狗吠聲。

本來仍是一片沉寂的寨子，一下子「醒」過來了。

三人大吃一驚，急忙扭頭回望，只見從來路那邊，影影綽綽的，有人往這邊奔來，朱仁孝吸口氣，疾聲道：「快跑！」

三人拚命往前跑。

國武這時已忘了身上的傷痛，一個勁往前奔跑。

後面不時傳來一聲聲呼喝：「快追，無論如何也要捉到他們！」

「那邊好像有人跑，快追啊！」

朱家叔侄三人不敢稍停，落荒而逃。

也不知跑了多久，國武終於支持不住，跌倒下去。

朱仁孝與國禮忙停下來，扶起他，竄入一片半人高的野草地中。

在竄入野草地時，他們發覺不到有人追來，放心不少。

「國武，你怎樣了？」朱仁孝焦急地問。

國武直喘氣。「沒甚麼……我們跑吧！」

朱仁孝看着國武那上氣不接下氣、臉青唇白的樣子，知道他由於傷勢尚未恢復的關係，才會支持不住，當下說道：「國武，他們暫時沒有追來，你歇歇吧，喝口水，然後再跑。」

說完，將一個水壺遞給國武。

國武接過水壺，喝了幾口，臉色好了點。

「大哥，你支持得住嗎？」國禮擔心地看着兄長。

國武用力吸口氣。「支持得住，我們跑吧！」

朱仁孝看着國武，語重心長地道：「國武，爲了你自己，也爲了你爸媽，你一定要支持下去，知道嗎？」

國武挺挺胸。「孝叔，我知道。」

說完，第一個站起來。

朱仁孝站起來，拍拍國武的肩頭。「不愧是咱們朱家的子孫！」

跟着往四下裏張望一眼，看不到有人追來，一揮手，「跑！」當先向西北面跑去。

西北面便是他們要跑去的山裏。

這時候，天已微亮。

＊　＊　＊

三人跑跑停停，躲躲閃閃的，終於跑到入山的地方。

本來，朱仁孝是想繞路進入山裏的，由於國武支持不了，只好從入山的那條路進入山裏。

朱仁孝不敢大意，讓國武兄弟躲起來，他隻身到前面去瞧一下，是否安全。

從路邊的樹側往前望去，路上空蕩蕩的，一個人影也沒有，他順着路往前竄，察看了一會，沒有任何發現，便返身往回溜。

找到國武兄弟，急急道：「快跑，入山的路上沒有人！」幫國禮扶着國武，急急往入山的那條路跑去。

入山的路上果然沒有人。

三人急急往前奔，只要進入山裏，那就安全了。

山裏，確是他們的避難所。

快到山口了。

驀地，後面響起一下鎗聲。

跟着，鎗聲連續響起，子彈從三人的身邊、頭上掠過，嚇得三人急忙撲倒在地上。

扭頭往後一望，只見一伙人從左邊衝出路上，一邊開鎗射擊，一邊飛奔上來，還聽到聲聲呼喝：「快追上去

，截住他們，不要讓他們跑了！」

朱仁孝吸口氣，急促地對國武兄弟道：「快跑，我阻擋他們！」猛地轉身，拿起獵鎗，朝追上來的人開了一鎗。

獵鎗的子彈大多是用火藥鐵砂做成的，射擊的時候，鐵砂從鎗嘴中成扇面形射出來，射擊的範圍很廣，但殺傷力却不太强。

那些追上來的人只是停了停，又繼續追上來，不斷地向朱仁孝三人射擊。

朱仁孝在裝火藥的時候，扭頭回望，只見國武兄弟仍然伏在地上，沒有逃跑，不由又急又氣，喝道：「跑啊！快跑呀，你們找死嗎？」

國武兄弟仍然猶豫不決。

朱仁孝怒道：「再不跑，我揍你兩個！」

國武兄弟看到堂叔怒沖沖的樣子，不敢再猶豫，齊齊叫一聲：「孝叔，你小心啊！」從地上竄起來，往山口奔去。

那伙人越追越近，朱仁孝終於清楚地望到，追上來的人，不但有自衛隊的人，也有縣裏的人，其中包括了區强與程安平、江海三人。

咬着牙，朱仁孝向追來的人開了一鎗。

區强等人由於追近的關係，感受到朱仁孝那一鎗的威力强了很多，慌不迭趴在地上，但很快又竄起來，往前追。

朱仁孝的身後忽然響起一下鎗聲，繼續追前來的區强等人，嚇得慌忙撲倒地上。

朱仁孝扭頭看一下，原來是國禮在後面開鎗。朱仁孝忙往後揮揮手，示意國禮兄弟不要理會他，繼續往前跑。

國禮不敢違拗，只好扶起兄長，往山口跑去。

「開鎗！不要被他們跑入山裏！」區强扯着喉嚨喝叫。

鎗聲響得更猛烈。

朱仁孝被鎗火壓得抬不起頭來。

突然，國禮發出一聲痛叫，朱仁孝吃了一驚，急忙轉首向後望，只見國禮兩兄弟倒在地上，忙叫道：「國禮，你們怎樣呀？」

只見國禮在地上掙扎了一下，大聲回道：「孝叔，不要緊，只是擦傷一點皮肉，不礙事的，我會照顧大哥的。」

朱仁孝稍爲放下心，轉回頭，看到有幾個人從地上跳起來，往前跑，咬着牙哼了一聲，狠狠地開了一鎗！

鎗聲中，響起兩下慘叫，其他的人急不迭撲倒地上。

大概有人被鐵砂射中，所以，其他人才不敢追上來。

區强眼中噴火，厲聲喝叫：「他媽的，一支獵鎗也害怕！氣死人，快往兩邊散開來，追上去！」

朱仁孝開了一鎗後，立刻從地上竄起來，往山口跑去。

而國武兄弟已經跑到山口前。

區强看着，吼道：「開鎗射擊呀，決不能讓他們跑入山裏！」

鎗聲頓時又爆響起來。

朱仁孝急忙往地上撲倒下去。

但是，已經遲了，只見他口裏發出一聲悶叫，重重地跌倒落地。

國禮兄弟亦被橫飛激掠的鎗火壓得不能往前跑，伏倒在地上。聽到堂叔的悶哼聲，心慌地叫道：「孝叔，你受傷了？」

朱仁孝確是受了傷——大腿側被鎗彈射穿，血流如注。

忍不住又哼了一聲，稍爲抬起頭，向國武兄弟叫道：「別理會我，快跑入山裏，我擋着他們！」扭轉身，朝從左邊路旁跑前來的幾個人開了一鎗。

國禮也朝從右邊追上來的人開鎗射擊。

總算將從左右兩邊追上的人暫時阻截住。

國禮大叫：「孝叔，快跑上來啊！」

朱仁孝扭頭喝道：「你們跑吧，不用理會我，我會追上你們的。」

國武却對弟弟道：「快去扶孝叔跑上來，我們不能丟下孝叔的呀！」

國禮點點頭，咬着嘴唇，從地上竄起來，弓着身，往朱仁孝奔去。

朱仁孝看到國禮不顧危險，往他跑來，又驚又急。「國禮，快伏在地上，你想死嗎？」

國禮在鎗彈亂飛中，險象環生。

終於跑到朱仁孝的面前，朝他扮個鬼臉，咧嘴一笑。

朱仁孝又好氣又好笑，罵道：「你想死！」

驀地，國禮身子猛地一震，張口發出一聲慘叫，猛撲跌落地上，腦袋與朱仁孝的腦袋相對。

朱仁孝在國禮身子大震時，看到他的胸上血花洩現，不由狂叫一聲：「國禮！」

國禮伏在地上，雙眼大睜着，一點反應也沒有。

那一刹間，朱仁孝腦門「轟」地一響，幾乎昏倒過去。

陡地，他從地上虎跳起來，朝追上來的人轟了一鎗。

那邊的國武看得眞切，知道其弟兇多吉少，悲憤莫名，亦跳起來，朝區强他們開了一鎗。

獵鎗的威力雖然不强猛，但射擊的面積很廣，正因爲這樣，將追上來的區强等人嚇得全趴在地上，不敢再追上去。

「他媽的王八蛋！我跟你們拚了！」朱仁孝從身上取出一個葫蘆般的瓶子，擦着一支洋火，點着了從瓶口伸出來的一根布條，扔向伏在地上，欲跳起身來的區强等人的身上。

區强他們乍見之下，嚇得膽破魂

飛，急忙往外滾開去。

那個瓶子跌落在地上，發出一下爆炸聲，鐵砂四洩爆射，烟土飛揚，有兩個人被鐵砂射中，痛得直叫。

原來，朱仁孝扔出去的那個瓶子，是自製的土炸彈，威力雖然不及手榴彈，但也頗爲嚇人，區强等人驚魂甫定，趴在地上不敢往前追。

朱仁孝似乎被國禮的死刺激得失去了理智，扔出瓶子後，嘶吼着衝向區强等人。

「孝叔，快伏下，你拚不過他們的！」國武急忙呼叫。

朱仁孝心頭一震，被國武那一聲呼叫從狂怒悲憤中驚醒過來，回身後跑。

國武掙扎着迎上去，朝區强等人轟了一鎗。

區强等人雖然不敢追，却趴在地上不停開鎗射去。

驀地，朱仁孝痛叫一聲，身子一歪，跌倒下去。

國武大驚失色，搶到仁孝的面前，驚惶地問：「孝叔，你受了傷？」

朱仁孝確是受了傷，左腰上鮮血湧流。

原來，他被一顆鎗彈射中。

「國武，不要理會我了，快往山裏跑！」朱仁孝咬着牙用手去推國武。

國武却不肯走。「孝叔，我要是扔下你，還是人嗎？」

朱仁孝胸膛起伏着，額上青筋暴現。「國武，聽我說，孝叔叫你走，是不想你陪我死，更不會怪你，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啊！要是我們都死了，你不但無法洗脫罪名，也不能替我與國禮報仇。」

國武將嘴唇咬出血來，倔强地道：「孝叔，我不能扔下你一個逃去，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說完，從身上取出國禮在路上交給他的一個土炸彈，點燃了，奮力扔向蠢蠢欲動的區强等人。

區强等人慌不迭閃避開去。

「轟」一聲，那個土炸彈落地爆炸，烟塵飛揚。

國武在扔出炸彈後，馬上奮力將堂叔扶起來，拚命往山口跑去。

他沒有忘記抓起地上的獵鎗。

朱仁孝連聲喝叫，要國武將他放下，但國武咬着牙，硬是不聽。

就這樣，國武扶着堂叔，連跑帶爬，終於跑到山口。

區强他們窮追不捨，呼喝連聲，但却無法阻止朱仁孝兩人跑入山口內。

區强看到朱國武叔侄跑入山口內，不禁氣急敗壞，恨不得一鎗便將朱國武斃了。

追到山口前，朱仁孝叔侄已經不見了踪影。

區强吼道：「追！一定要追到他們，捉到他們，每人賞五個大洋。」

所謂有錢使得鬼推磨，江海與程安平及那些自衛隊員頓時精神一振，起勁地追入山口，四下搜索。

別以爲區强會那麼慷慨，自掏腰包賞獎手下，其實，他是慷他人之慨，若眞的捉到朱仁孝叔侄，那他會向劉貴卿拿這筆錢，他肯定劉貴卿不敢拒絕。

在偵緝隊幹了這麼些年，雖然只是幹上隊目這個職位，但却令到他「經驗」豐富，劉貴卿那晚請他吃飯，雖然說的話並沒有表明是賄賂他，但他却猜到，劉貴卿必是與那件命案有關連，要不，怎會白白拿出一大筆錢收買他們，因此，他早已打算在押朱國武回縣裏的時候，再敲他一筆。

由於朱仁孝受了傷，自不免會流血，留下血漬，因此在山口內搜索的江海等人，很快便發現了滴在地上的點點血漬。

程安平帶頭，與幾個自衛隊沿着地上的血漬追下去。

入了山口後，除了一條大道通往山裏外，還有幾條小道通往山裏。那些血漬沿着其中一條小道斷斷續續地伸延下去。

由於朱仁孝叔侄手上有獵鎗，所以，程安平等人都小心翼翼，恐怕中冷鎗。

不經不覺，他們已走至山脚。

血漬就在那條小道左邊的一塊石旁中斷了。

那塊大石的旁邊，是一大片茂密的野樹叢，密痲痲的，看不透裏面的情形。

程安平與客人停下來，半蹲着身子，往那片野樹叢望去，每個人手上的鎗都指着那裏。

半晌，誰也看不出甚麼端倪來，一個叫阿坦的自衛隊員忍不住開口問：「程長官，他們是不是躲在裏面？」

程安平以肯定的語氣道：「肯定躲在裏面，我們小心點走過去，將他們逼出來。」

程安平雖然那麼說，那幾個自衛隊員却不往那片野樹叢走去。

程安平知道自己若不領頭走過去，那幾個自衛隊是不會走過去的，只好帶頭往那片野樹叢走去。

那幾個自衛隊員互相望了一眼，才慢慢地跟着走前去。

程安平走到那片野樹叢前，停下來，不敢往裏面走去，閃在一棵樹下吆喝：「朱國武，快走出來，你躲不了，也跑不了，若自動走出來，我們不難爲你。」

野樹叢內沒有一點聲息。

程安平張口吐出一句髒話，一下鎗聲就在那刹那驟然響起。

程安平站着的那棵樹上應聲響起一下炸響聲。

站在樹下的程安平怪嚎着亂跳脚，頭面及身上鮮血點點暴現。

站在附近的自衛隊員嚇得急忙趴在地上，縮起脖子抱着頭。

程安平從枝斷葉落的樹下竄出來，身上滿是血，痛叫連聲，那模樣好像厲鬼一樣。

那些自衛隊員都暗自慶幸，沒有站在樹下，要不，一樣會遭殃。

原來，那一下鎗聲是從七八丈外的一塊石後响起的，但却不是射向任何人，而是射向程安平站着的那棵樹上。

而那棵樹上的枝椏上，綁着一個自製的土炸彈，鎗火射在土彈上，便引起爆炸，爆射激飛的鐵砂射在程安平的頭臉及身上，密痲痲的，雖然殺傷力不會太大，但那些鐵砂子射在他的身上，也夠他受的。

嚎叫着的程安平向那些自衛隊員吼道：「快去捉朱國武那兩個混蛋啊，他媽的！快去捉啊！」

那些自衛隊員閃閃縮縮地往那塊大石掩去。

他們都不想去捉朱仁孝叔侄，說到底，他們與朱家叔侄都是一個寨子的人，他們大都不相信朱國武是兇手，要不是劉長富要他們跟着區强他們來追捕朱仁孝叔侄，他們才不會來。

爆炸聲與鎗聲將正在附近搜索的區强、江海數人引來，區、江兩人看到程安平像個血人一樣，都吃了一驚，急忙問：「老程，發生了甚麼事？怎會傷成這樣的？」

程安平咬牙切齒地道：「朱國武那兩個混蛋暗算我，將一個土製炸彈藏在樹上，開鎗打爆那個土炸彈，爆射的鐵砂射在我身上，將我傷成這個樣子。」

「老江，你替老程包紮一下，我去看看！」區强說着便向那些閃閃縮縮地掩逼向那塊大石的自衛隊員跑去。

跑到那些自衛隊員的身後，區强不敢逞英雄，跟在那些自衛隊員的後面，小心翼翼地向大石逼近過去。

他們終於掩到那塊石前。

自兩邊包抄到石後一看，那裏沒有人，只有幾滴血漬。

「追，他們跑不遠的，快追呀！」區强揮舞着手鎗，厲聲喝叫。

那些自衛隊員只好追下去。

追上山腰，他們發現了朱國武叔侄。

區强有如獵人發現獵物似的，兇狠地叫道：「快追上去，他們跑不了，一定要捉住他們。」

這時候，朱國武叔侄已發現區强他們追上來，叔侄兩人突然抱着縱身一跳，從一塊凸出的山石上跳下去。

那塊凸出的山石下面，是陡峭的山崖，不要說是人，就是石頭從那上面掉下去，只怕也要跌得粉碎。

那些自衛隊員不由張口發出驚叫。

區强臉上露出一抹獰笑，自言自語道：「好，跳得好，他媽的，不摔死才怪，這一跳，眞是一了百了，我們也好返縣裏領功。」

一個自衛隊員定定神，對區强道：「長官，要不要跑下去看看？」

區强打量一眼朱國武叔侄跳下去的地方，距這裏大約二三十丈，那面的山勢頗崎嶇，不容易走，遲疑了一會，說道：「看不看也一樣，從這兒跳下去，不摔死才怪，算了，收隊回去吧！」

那些自衛隊員都不想去看，其實是不忍心看，聞言之下，急匆匆往回路走。

區强又望了望朱仁孝叔侄跳下去的地方，才轉身離去。

區强若是走上朱仁孝叔侄跳下去的那塊石上往下一下，他一定大呼上當。

原來，山崖的下面，是一條溪流，雖然從那裏跳下去，約有三十多丈高，但跳落溪中，不大可能會摔死，若是不諳水性，就可能會淹死了。

朱國武叔侄經常入山打獵，對山裏的形勢瞭如指掌，兩人從那裏跳下去，當然知道那下面是一條溪流，不會摔死，才跳下去。

這一着，總算瞞過了區强等人。

他們要是不死，總算暫時安全了。

不過，國禮却死了，這個代價實在太大！

* * *

蕭原又再追上佘榮。

佘榮這一次絕對逃不了。

因爲，他已無路可逃。

蕭原將佘榮逼到一處山壁下，佘榮躲在一塊石後，負隅頑抗。

蕭原匿在對面的一塊山石後，雙方相距約六七丈遠，那山壁下光秃秃的，無論佘榮從石後那邊竄出來，都逃不過蕭原的射擊。

但是，佘榮若是一直匿在石後，蕭原也奈何他不得，因爲，兩石相距的那片空地，同樣寸草不生，找不到可以遮蔽的東西，蕭原要是硬衝過去，只會自討「彈」吃。

兩人在這裏已耗了差不多一個上午。

雙方都射擊了一匣子彈有多。

眼前的情形，蕭原根本無法可想，奈何不了佘榮。

佘榮的耐性似乎很好，而且，也不打算冒險竄逃。

蕭原却猜到，佘榮定是想耗到天黑後，再找機會溜走。

天黑後，確是對佘榮比較有利。

兩人一直從石隙間向對方窺視，又不時向對方射擊一鎗，誰也不可能射中對方，所以開鎗射擊，是想知道對方仍在。

時間一點一滴地溜走，間歇响起的鎗聲，打破了附近的沉寂，雀鳥野獸都避得遠遠的，不敢在附近出現。

當空的太陽，教人察覺不到地偷偷往西移動。

驀地，躲在石後的佘榮有如一頭

狡狐般，迅疾、無聲地從左邊竄出來，飛快地向前竄去。

蕭原立刻發覺，向佘榮連開三鎗。

三鎗都射不中佘榮。

因爲，佘榮的動作不但快，也很敏捷，左閃右竄的，就算鎗法再好的人，也不易射中他。

蕭原再開兩鎗。

第五鎗終於射中佘榮，只聽到他慘叫一聲，重重地跌落地上，手上的鎗也跌飛出去。

在他倒地後，便沒了動靜，不知是死了，還是昏過去。

他的左背上有殷紅的血漬。

蕭原看着佘榮中鎗栽倒，並沒有立刻從石後衝出去，匿在石後看了足有一刻鐘，佘榮依然一動不動，他才慢慢地走出。

對付佘榮這種人，千萬不能粗心大意，要不，吃虧的只會是你自己。

佘榮若是那麼容易對付，他也不用在這個山區裏，追了這些日子，才追上他，將他逼到絕路。

幹了這些年的追捕生涯，什麼樣的艱險沒有遭遇過，也見識過各種各樣狡詐兇殘的逃匪，所以，蕭原從來不敢大意粗心，要不，他也不能活到現在。

因此，佘榮雖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他仍然不敢大意，而謹愼小心地走出去。

他沒有忘記，佘榮的外號叫金脚帶。

金脚帶是一種毒蛇，會咬死人，從佘榮的外號，便知他是個怎樣的人。

緊握着鎗，蕭原慢慢地從石後走出去，一步步走向躺在地上的佘榮。

手上的鎗一直指着佘榮，雙眼也不眨一下地注視着佘榮是不是有動靜。

佘榮一直聲息俱無。

蕭原走到佘榮的面前，站住，用脚踢踢佘榮的身體。

就在他一脚踢起的刹那，地上的佘榮突然動了——驀地從蕭原的脚下一滾，曲膝撞向蕭原的另一隻脚。

蕭原在冷不防之下，欲避已無從，被佘榮一膝撞在那隻脚上，身子一仰，倒跌下去，那隻被撞的脚劇痛難當。

佘榮的動作好快，立刻從地上跳起來，但蕭原的動作也不慢，又一脚踢出，將佘榮踢得跌倒在地。

緊接着，兩人幾乎是同時挺起身，同聲喝叫：「不要動！」同時用手上的鎗指着對方。

佘榮那支鎗不是在受傷跌倒時，跌飛了的麼？怎麼手上又有鎗？莫非他會變戲法不成？

那當然不是，原來，他身上一直藏着另一支鎗，一支左輪！在被踢跌出去的時候，立刻將身上的左輪拔出來。

而他左肩上傷勢雖重，但却要不了他的命。

他拚着受傷，也要引蕭原現身，乃是破釜沉舟之計，與其對峙下去，始終逃不過被捕或鎗殺的命運，那何不冒險搏一搏，說不定，可以殺死蕭原，那他就可以逃之夭夭！

他這一着看來奏效。

兩人互相用鎗指着對方，誰也不敢首先開鎗。

因爲，雙方都知道，無論是誰先開鎗，他們都會同歸于盡。

誰也無法避得過對方鎗嘴中射出來的鎗彈。

兩人互相注視對方，誰也不敢眨一下眼。

兩人握鎗的手很穩定。

不，佘榮的鎗嘴似乎有點顫動。

不過，這不會影响眼前的形勢，但時間長一點，那就很難說了。

因爲，佘榮的手在發顫，肯定是受了左肩上的傷口的影响，時間一長，他未必支持得住。

蕭原却一點也不感到高興，反而有點擔心，擔心佘榮在支持不住的刹那，不顧一切地向他開鎗，來個同歸於盡。

他肯定佘榮會那樣做。

換轉是他，也會那樣做。

橫豎是死，怎不找對方相陪，却便宜對方？

「佘榮，放下鎗吧！」蕭原想令到佘榮分神，找機會向他下手。「你受了傷，支持不了多久的！」

佘榮咬着嘴唇，眼中兇光閃閃。

「你他媽的！要我放下鎗？讓你捉回去受審，法辦？你憑什麼要老子這樣便宜你？嘿嘿嘿……要是支持不住，我會開鎗，來個同歸於盡。」

蕭原聽他那麼說，表面上很鎮定，心裏却有點着慌。

因爲，眼前的情形，誰也奈何不了誰，根本不可能制住對方，除非有奇跡出現。

眼前這種情形，蕭原還是第一次遭遇到。

他無法可施。

佘榮握鎗的手開始抖起來。

蕭原的一顆心跟着收緊。

佘榮乾笑一聲：「你最好求神保祐我支持得久一點，要不，咱們肯定同歸於盡……」

蕭原咧嘴一笑：「佘榮，這樣吧，我慢慢退開去，退到石旁，扔掉鎗，然後你走，好嗎？」

佘榮咬咬嘴唇，「嘿嘿，我受了傷，走不遠的，遲早會被你追上……除非，你自己向自己的雙腿開鎗，你兩條腿都傷了，走不動，不能再追我，我才答應。」

這個辦法無異是要蕭原自殺，因爲，兩條腿都傷了，等於不能行動，那時候，佘榮要殺他那就容易了。

所以，蕭原不答應。

兩人又無聲地對峙着。

佘榮的手抖動得越來越厲害。

蕭原的心也越收越緊。

突然，佘榮乾笑起來。「朋友，我快支持不住了，我這個人死有餘辜，犯案累累，兩手血腥，殺的人沒有十五個，也有十個，死也值得！但你，一定不想死吧？你現在一定很恐慌了？嘿嘿，眞替你可惜，年紀這麼輕便要與我這個大惡人、悍匪一起死，你一定不甘心吧？你現在一定很後悔，窮追不捨，要捉我回去坐牢吧？」

蕭原雙眼一直注視着佘榮手上的鎗及臉上的眼神變化，臉上卻裝出輕鬆的樣子。「佘榮，何必這樣呢？說不定，他們不會判你死罪，在監牢內坐幾年，出來後，又是一條好漢！」

佘榮冷笑連聲：「你別想騙倒我，白痴才相信你的話，我自己明白自己的事，若被捉回去，肯定判死刑。」

「死」字才出口，突然「砰」地響了一下鎗聲。

蕭原的心頭那刹那劇跳了一下，疾快地往左邊一歪身子，朝佘榮開了一鎗。

佘榮身子一震，手上的鎗比蕭原快一點點閃射出鎗火。

蕭原陡覺手臂上一熱一痛，只見佘榮身子一軟，歪倒在地上，頭臉上滲湧出如蜂巢般的點點鮮血，睜大一雙眼，瞳孔定住不動。

這情形，蕭原憑經驗知道佘榮已咽了氣。

他馬上尋找剛才突然響起鎗聲的地方，並向那地方望去。

鎗聲乍響的刹那，他已知道那一鎗不是佘榮開的，因爲，他聽出，那是獵鎗射出時發出的聲響。

他看到五六丈外的一塊長滿了荊草的石旁，躺着一個人，還有一枝獵鎗。

毫無疑問，是那個人救了他。

蕭原朝那人叫道：「喂，你是誰？」

那人在地上動了一下，艱難地道：「我……叫朱國武……不是壞人。」

蕭原不禁莞爾，心裏暗道：「你要是壞人，剛才那一鎗就不是射佘榮，而是我了。」口裏說道：「朋友我叫蕭原……你好像受了傷？」跳起身，急急跑向那個人。

那人確是朱國武，與朱仁孝從山腰上跳下那條溪流後果然沒有摔死，也沒有淹死——他與朱仁孝都會游泳。

朱國武掙扎着爬起來：「朋友我……我……不要緊……阿叔……暈過去……」

蕭原跑到朱國武的身前，看到石後還躺着一個人，一個身上的衣服還有點濕，臉色蒼白，身上有兩處傷口的中年人。

那人就是朱仁孝。

蕭原看一眼朱國武，急急道：「朋友，你還支持得住嗎？」

朱國武無力地點點頭：「請你……救救我阿叔。」

蕭原點點頭，走到朱仁孝的身前，蹲下來，先伸手探探他的鼻息——還有，頓時鬆口氣，急忙從身上拿出自製的刀傷藥，敷在朱仁孝腿上及腰上的傷口上，再撕開自己身上那件外衣，撕成幾條布條，將朱仁孝身上的傷口包紮起來。

跟着，他又捏開朱仁孝的嘴巴，將藥末倒在他的口裏，再往他口裏慢慢倒水。

朱國武看着，待蕭原弄妥後，擔心地問：「朋友，我阿叔……救得活嗎？」

蕭原吁口氣：「你阿叔雖然傷得很重，流了很多血，但他的身體很强壯，他吃了我的藥，傷口再敷上藥，一定活得了，你放心吧！」

朱國武感激地道：「謝謝你！」

蕭原笑笑：「說謝的，該是我。剛才要不是你向那個逃匪開鎗，我可能會與他同歸於盡。」

跟着又道：「你的腿上受了傷，來，待我替你敷點藥，包紮起來。」

朱國武點點頭，讓蕭原替他敷藥。

蕭原在替朱國武敷藥時，看到他身上有不少瘀黑的傷處，不禁好奇地問道：「朋友，你身上怎會這麼多傷處的？你是附近的人吧？是不是遇上土匪，被打傷了？」

朱國武被蕭原的話勾起心裏的憤恨與悲痛，臉上的皮肉一陣搐動，顯得很激動，用力咬着嘴唇，不吭聲。

蕭原看到他不說話，奇怪地看他一眼，看到他臉上悲憤激動的神情，不由怔了一下。「朋友，你遭遇了什麼事？」他已看出，朱國武兩人大概不是如他所說的，遭到土匪的襲擊，肯定另有內情。

朱國武極力抑壓住自己激動的情緒，仍然不吭聲。

蕭原識趣地不再問。替他包紮好，蕭原從身上取出乾糧。「朋友，你一定餓了，要不要吃一點？」

朱國武吞吞口水，點點頭。

蕭原自己也餓了，拿了一塊乾糧遞給朱國武，自己也拿了一塊，吃起來。

朱國武幾乎是將那塊乾糧吞下肚。

蕭原看出他餓極了，將那袋乾糧遞給朱國武。

朱國武也不客氣，伸手接過，拿了一塊，兩口便將那塊乾糧吃下肚，跟着拿第三塊，將手上那袋乾糧遞還給蕭原。

蕭原沒有接。「你吃吧，打死了那個逃匪，不用再在山裏追逐他，這些乾糧我用不着了，我很快便會出山。」

朱國武仍然將那袋乾糧交還給蕭原，好奇地問：「你是當差吃餉的？」眼中閃過一抹戒色。

蕭原搖搖頭。「我像嗎？告訴你吧，我是一個追捕手。」看到朱國武眼中露出不解之色，馬上加以解釋。「追捕手就是專門靠追捕那些被官府通緝的逃犯，領取那些懸賞的奬金過活的人，並不是官府的人。」

朱國武並沒有因爲蕭原的解釋而消除戒備之意，蕭原誤會他仍不明白，再說道：「那個被你一鎗轟得滿頭滿臉都是血孔的傢伙，是一個土匪，在田林縣犯了案，殺了人，官府因而懸賞通緝他，我追捕他，不但要將他捉回去受到法辦，也受領那筆奬金，你明白嗎？」

朱國武點點頭，遲疑一下，問道：「朋友，你會爲了……錢，不管那人是不是寃枉的，也幫官府捉那人回去嗎？」

蕭原深深地看了朱國武一眼，「不會，我還會幫他洗脫罪名，老實告訴你，我不是那種爲了錢，便什麼事也幹的人，希望你相信我！」

跟着又道：「我叫蕭原，剛才已告訴你，你還記得嗎？」

朱國武點點頭，怔怔地看着蕭原。

「你叫什麼名字？」蕭原含笑問。

他已看出，朱國武那樣問他，極可能另有隱情，所以他盡量裝得友善，以取得朱國武的信任。

「我叫朱國武。」朱國武跟着指一下仍然昏迷未醒的堂叔。「他是我阿叔，叫朱仁孝。」

「朱朋友，你要是信得過我，便請坦白告訴我，你與令叔遭遇了什麼事情？要是我幫得上忙的，一定幫忙。」

朱國武定定地瞧着蕭原，半晌，咬咬牙，說道：「蕭朋友……你眞的會幫我們忙？」

蕭原眞誠地點點頭。「一定！」

跟着又道：「你救了我一命，我好想報答你！」

朱國武雙手絞扭了一會，似乎下了決心。「好，我告訴你……」

驀地，一聲呻吟將他下面的話截住，急忙往堂叔望去，只見朱仁孝的身子微微動了一下，跟着，又發出一聲呻吟。

朱國武驚喜地叫一聲：「我阿叔醒了，他醒了！」欣喜之情，溢於言表，急不迭搶到朱仁孝的身前。

蕭原也跟着走過去，高興地道：「你阿叔終於活過來了，快些讓他喝口水。」

朱國武忙拿起水壺，再將堂叔的頭抬起，往他口裏倒水。

＊　＊　＊

朱仁孝醒過來了。

睜開雙眼，當他看到朱國武時，不相信地道：「國武，我們……不是死了吧？」

朱國武用力搖了頭，「孝叔，我們都活着，你看看，我不是活生生的嗎？」

朱仁孝眨了眼，虛弱地道：「國武，我還以爲死了……居然還活着，眞不敢相信。」

「孝叔，是這個大哥救了你的。」朱國武用手指着蕭原。

朱仁孝眼睛一轉，微微扭頭看着蕭原。「他是誰，怎會在這裏的？」眼中射出敵意。

朱國武道：「孝叔，他叫蕭原，是外地人，一個追捕手……是他替你敷上傷藥，並餵你吃了一點藥，救醒你的，要不是他替你敷藥，恐怕……你活不成了。」

聽姪兒那麼說，朱仁孝眼中的敵意才消散，「追捕手是幹什麼的？」

朱國武只將蕭原對他說的一番話，向朱仁孝照說一遍。

朱仁孝蒼白的臉上有了一點笑意。「蕭朋友，謝謝你救了我。」

蕭原忙道：「是我要謝你姪兒才是，其實，應該說是你姪兒救了你，要不是他先救了我，我根本無機會救你。」

朱仁孝拿眼望着姪兒。

朱國武明白堂叔的意思，便將他拚盡一口氣，開鎗打倒佘榮，解救了蕭原可能有喪命之危的經過，對朱仁孝說一遍。

朱仁孝咧開嘴、笑笑。「國武，你是個好孩子！」

蕭原看到朱仁孝說話時有氣無力的樣子，說道：「朱老哥，你才醒過來，傷得太重，躺着歇歇，養養精神吧。」

朱仁孝道：「國武，我想喝點水。」

朱國武忙拿起水壺，餵朱仁孝喝水。

朱仁孝喝了幾口水，又道：「我想吃點東西。」

蕭原忙拿出乾糧，交給朱國武。「慢慢餵你阿叔吃吧。」

朱國武點點頭，接過乾糧，一點一點慢慢地餵朱仁孝吃。

喝過水、吃過乾糧後，朱仁孝的精神好了點，臉色也不那麼蒼白難看，朱國武將他放在地上，對他說道：「孝叔，好不好將我們的事說給蕭大哥聽？」

朱仁孝閃了蕭原一眼，點點頭。

朱國武於是將他的遭遇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地對蕭原說出來。

蕭原靜靜地聽着，待朱國武說完，氣憤地道：「豈有此理，那幾個縣裏偵緝隊的人分明知道你不是兇手，卻硬要寃枉你，逼你招認，簡直喪盡天良，不是人，朱兄弟，其中只怕有內情。」

朱國武悲憤地道：「官家兩個口，雖然明知他們顚倒黑白，又能怎樣？最無辜是我兄弟，爲了救我……被他

們打死了。」悲從中來，忍不住哭起來。

蕭原心裏一陣難過。「朱兄弟，你打算怎樣？」

朱國武抹了眼淚。「能够怎樣，他是官，我是百姓，怎鬥得過他？要不！我也不會逃到山裏來……」

「朱兄弟，這不是辦法。」蕭原忿忿不平地道。「你一定要想辦法洗脫罪名！要不！你永遠都會揹着殺人的罪名，是一個逃犯，永遠回不了家，見不到你的父母親人！」

朱國武被挑起傷心事，忍不住又哭起來。

一直躺着的朱仁孝道：「蕭朋友，我傷得這麼重，國武身上的傷又未痊癒，就算我們想找他們拚命，也不能够。」

朱國武憤然道：「要不是顧着阿爸阿媽還有一個妹子在寨子內，我一定會跟他們拚命。」

蕭原搖搖頭。「拚命不能解決問題，朱兄弟你說得不錯，那可能還會連累你父母及妹妹……」

朱仁孝咬着牙道：「除了與他們拚命，還有什麼辦法？我們鬥得過他們嗎？他媽的，殺了那幾個狗種，替國禮報了仇，大不了叫國武帶了他父母妹子遠走高飛！」

朱仁孝揑着拳頭往地上撞一下，恨恨地道：「要不，我怎也吞不下這口氣！」

朱國武也被堂叔的話挑起心裏的憤怒仇恨。「他們殺死了國禮，我要是不找他們報仇，怎對得住死去的兄弟？」

叔姪兩人都顯得很激憤。

蕭原很同情他們的遭遇，亦忿恨區強等人的所爲，加上朱國武曾救過他，所以，他已暗中決定，盡他所能，幫朱國武洗脫罪名。

但是，他却不同意朱仁孝叔姪的激憤行爲，認爲報仇並不能眞正洗脫罪名。

「朱老哥，朱兄弟，殺人只能够洩憤，却不能洗脫罪名。我的看法是，你們要洗脫罪名，便要想辦法查出眞兇……」

「他們都查不出，我們怎去查？」朱仁孝不以爲然地打斷蕭原的話。「他們有意冤枉國武，好回縣裏交差領功，他們才不會讓我們去查！」

朱國武却道：「孝叔，你且聽蕭大哥怎麼說，或者，他有辦法也說不定。」

朱仁孝想想，覺得姪兒說的也是，閉上嘴巴。

蕭原想一下，說道：「剛才我聽朱兄弟從頭到尾將事情說了一遍，我覺得，他們既然本來想放你，但後來又硬指你是兇手，逼你招認，這其中一定有蹊蹺，有可能他們知道眞正的內情，或從中受了別人的好處，所以，昧着良心逼你招認是兇手，若要查明眞相，從那幾個縣裏來的人身上，一定可以查出眞相，再從中查出眞兇。」

「有道理！」朱仁孝豎起拇指，興奮得想坐起來，才挺身，便牽動了傷口，痛得他哼一聲，上身重重地跌回地上。

朱國武慌忙撲到堂叔的身前，着急地問：「孝叔，你怎麼了？」

朱仁孝咧嘴一笑，吸口氣，說道：「別緊張，牽動了傷口，有點痛吧了。」

朱國武聽他那樣說，才放下心來。

朱仁孝向蕭原笑笑。「蕭朋友，你眞了不起，我們都想不到的，你却想到了，不簡單。」

朱國武却皺着眉頭道：「孝叔，他們是縣裏偵緝隊的人，我們如今又被他們追捕，我們怎能去動他們？而且，也不敢呀。」

朱仁孝被堂姪說得呆了一呆。「是呀！我怎麼沒想到，我們連寨子也不敢回，憑什麼敢去找他們，查眞相？」

蕭原笑笑，看着兩人道：「你們不能去查，還有我呀！」

朱仁孝一拍大腿，「對！……唷！」突然皺鼻咧嘴，哀聲呼痛。

原來，他又忘了腿上受了傷，一掌拍在傷口附近，痛得他眼冒金星。

朱國武急忙問：「孝叔，你又弄痛了那裏？」

朱仁孝連吸了幾口氣，疼痛稍減，馬上說道：「國武，你別擔心我，我死不了的。要是死了，那不是便宜了區強那幾個人？他媽的，他們打死國禮，我不會放過他們！」

提起國禮，國武不由想起父母及妹妹，擔憂地道：「孝叔，不知阿爸阿媽知道國禮被打死……會傷心成什麼樣子……那些喪盡天良的人又不知會怎樣爲難阿爸他們。」

朱仁孝用力揑着拳頭。「他們要是敢爲難你阿爸他們，我拚了這條命，也要找他們算賬！」

蕭原在山裏十多天，睡不好，吃不好，很想出山外去，一來可以好好地洗個澡，換套乾淨的衣服，二來可以到龍珠寨了解一下眞實的情形，並替朱國武打探一下他父母家人的情形，於是，他說道：「朱兄弟，不用擔心，我想出山到你們的寨子走走，暗中通知你父母，你們在山裏很安全，順便也看一下，那些人有沒有爲難你父母，好嗎？」

朱國武馬上說道：「好啊，蕭大哥，拜托你了！」

朱仁孝也不反對。「蕭朋友，你是外地人，凡事小心啊！」

蕭原點點頭。「放心吧，我不會出事的，龍珠寨在那個方向？」

朱國武道：「你出山後，往東南方向，大約走十二里路，便到寨子。」

頓一下，又道：「你若是到寨子裏，可以去找我的好朋友黃輝，你要打

聽什麼，只管問他，他對我的事情知道得十分清楚，他住在寨子的東面……」將黃輝的住地及長相詳細地說給蕭原聽。

蕭原看看天色，時候還不太晚，大概可以在天黑前趕到龍珠寨，便對朱仁孝叔姪道：「我想馬上出山，你們可否指點一下，從那裏走出山較近？」

朱國武道：「這一帶山路我非常熟悉，幾乎閉着眼睛也可以走出去，我帶你走上那邊的山頭，再指點你怎樣出山。」

蕭原看一眼躺在地上的朱仁孝。

「朱老哥受了傷，他留在這裏，不大……」

朱仁孝打斷蕭原的話。「蕭朋友，不要緊的，我的傷雖然很重，有什麼事，還可以照顧自己。國武，快帶蕭朋友走吧。」

朱國武猶豫一下，才對蕭原道：「蕭大哥，走吧。」

蕭原點點頭，將乾糧留下，再走到死了的佘榮躺着的地方，撿起佘榮的鎗，走回朱國武的身邊，將鎗遞給他。「這把鎗你拿着，有什麼事，也可以應付。」

朱國武將鎗接過。「蕭朋友，你是一個好人。」

蕭原笑了，拍拍朱國武的肩頭，朱國武馬上往那個山頭走去。

蕭原跟着朱國武。

* * *

蕭原在天黑下來的時候，才走到龍珠寨。

寨內的人都在吃晚飯。

本來，蕭原想走入寨子的，想一下，認爲還是晚一些再進寨子較方便，這個時候進入寨子，難免會被人遇到，而寨子內發生了朱國武被救走的事情，區強他們一定會對他這個不速之客盤根問底，雖然並不怕被盤查，但却免不了被躭誤不少時間，所以，他決定還是待寨內的人大都睡了後，才摸入寨子。

雖然他又餓又累，仍然忍受着。

終於等到寨子內差不多沒有燈火亮起，蕭原才從寨子的東面摸入去。

他清楚地記得，朱國武對他說，黃輝的屋子在寨東面第三個巷口頭，屋子旁邊有一棵大龍眼樹的便是。

寨子內黑沉沉、靜寂寂的，蕭原很快便找到黃輝的屋子。

附近每一間屋子都是黑燈瞎火的，不聞一點聲息，不用說，都睡了。

蕭原在附近張望了一眼，才閃到那間屋子前，輕輕地敲門。

屋內一點聲息也沒有。

蕭原心裏很着急，繼續敲門，兩眼不停地留意附近的動靜。

門內終於有了聲响——是脚步聲，來到門前停下，有人在屋內低聲問：「誰呀？」

蕭原也壓着聲道：「我找黃輝，他在嗎？」

「不在，你是誰呀？」屋內那人再問。

「我是朱家兩叔侄的朋友，朱國武要我找他。」蕭原只好說出他的身份。「我叫蕭原。」

一扇門立刻無聲地打開來，屋內的人急促地道：「快進來。」

蕭原一下子閃入屋內。

那扇門立時關上。

在閃入屋內的刹那，屋內雖然黑暗，蕭原仍然瞥到，屋內那個人是一個上了年紀的男人。

「到屋裏再說話。」那上了年紀的人才將門關上，馬上往裏面走去。

蕭原跟着那人走。

那人走到桌前，點亮了一盞燈，屋內頓時光亮起來，那人一眼看到蕭原衣衫破爛，髮亂鬍子長的樣子，嚇了一跳。「你……是什麼人？」瞪大一雙眼，看着蕭原。

蕭原忙道：「大叔，我不是告訴你了嗎？我叫蕭原，是朱國武叔侄的朋友，剛從山裏出來，是他們叫我來找黃輝的。」

那上了年紀的人眼中露出驚詫之色：「你說什麼？縣裏偵緝隊的長官說……仁孝與國武不是跳崖死了嗎？你怎會見到他們？」

蕭原笑道：「他們沒有死，我聽他們說，他們跳下去的地方，是一條河溪，偵緝隊的人不知道，以爲他們摔死了。」

「眞的？」那上了年紀的人驚喜地問。

「他們要是死了，我怎會在山裏遇上他們？」蕭原道：「朱國武還救了我一命，不過，朱仁孝受了很重的傷，他們爲免家裏人擔心，所以，我才出山找黃輝，是他們要我來這裏找黃輝的。」

那上了年紀的人慶幸地雙手合什，微微閉起眼睛，喃喃道：「仁孝叔侄沒有死，太好了，眞是上天庇佑，天公有眼。」

蕭原不知那上了年紀的人是誰，但却猜測可能是黃輝的父親。「大叔，你是黃輝的貴親。」

那上了年紀的人道：「我是他阿爸。」跟着省覺地道：「蕭先生，快請坐，你一定渴了，我倒碗水給你。」

說着，去拿碗倒水。

蕭原其實又餓又渴，却不好意思說出來，接過那碗水，一口氣喝光，透口氣，問道：「大叔，黃輝不在家嗎？」

進入屋子這一會也不見黃輝露面，蕭原猜測他可能不在家，要不，早出來見他了。

黃輝父親點頭道：「阿輝今早便去了朱家，這時候還未回來。」

跟着嘆口氣，難過地道：「他們家不知犯了什麼煞，先是國武被冤枉是殺人兇手，跟着國禮爲了救兄長被打死，昨日，國禮的屍體被抬回去，順

嫂受不了……她本就爲了大兒子的事病倒，眼見二兒子被打死……唉，她暈倒後，便沒有醒過來，就那樣咽了氣，國武阿爸眼見兒死妻亡，也暈了過去……只剩下哭得像個淚人一樣的翠巧，阿輝只好幫忙料理喪事。」

蕭原聽着，心裏很難過，對朱家的遭遇，更感同情。同時，也激起了他的義憤，更堅定了他幫忙朱國武伸冤的決心。

兩人沉默了一會，黃輝父親用手抹抹眼(原來他眼中有淚)，突然醒覺地道：「我眞糊塗，你從山裏出來，這時候才來找我，一定還未吃飯，我去弄些吃的給你。」說完，便急急往灶間走去。

但馬上又走回來。「蕭先生，要不要到朱家叫阿輝回來?」

蕭原想一下，搖搖頭道：「這麼晚了，還是不要去叫他回來，萬一偵緝隊的人在朱家附近暗中監視，一定會引起他們的懷疑，那就不妙了。」

黃輝父親聽蕭原那麼說，連連點頭。「蕭先生你說得是，我還是到灶間弄點吃的。」掉頭往灶間走去。

蕭原確實餓得很厲害，也不客氣，但却說道：「黃叔，別太張羅，有吃剩的飯菜拿來便成。」

黃輝父親應了一聲，走入灶間。

大約一刻鐘左右，黃輝父親從灶間拿出一大碗飯菜來，抱歉地對蕭原道：「蕭先生，這麼晚了，不好生火煮飯，這些飯菜本來是留給阿輝回來吃的，還有點熱，將就一下吧。」

蕭原連聲道：「黃叔，別客氣，我打擾你，眞不好意思!」

黃輝父親催蕭原快吃。「你很餓的了，快吃吧。」

蕭原不再客氣，拿起那碗飯，大口大口地吃起來。

這一晚，黃輝沒有回家，蕭原就在黃家睡一晚。

翌日大清早，黃輝終於回家，知道蕭原是朱仁孝叔侄着他來找他的，顧不了一夜沒有闔過眼，與蕭原談了半天話。

從黃輝的口中，蕭原知道區强等人因爲程安平受了傷，暫時留在寨子內養傷，連帶他們也要留下來，待程安平的傷勢稍好，才返回縣裏交差。

由於區强他們以爲朱仁孝叔侄跳崖摔死了，所以，他們便當龍玉廷全家被害的命案結了案，返回縣裏向上頭那樣報告。

翌日，天還未亮，蕭原便摸黑離開龍珠寨，趕返山裏。

* * *

蕭原在約定的地方找到朱仁孝叔侄，朱國武劈頭便問：「蕭大哥，你見到阿輝嗎?我阿爸阿媽他們好嗎?」

朱仁孝的精神看來比前天好了很多，看到朱國武連珠炮般問蕭原，不由笑笑道：「國武，你就算心急，也要讓蕭朋友緩過一口氣，再問啊!」

朱國武不好意思地抓抓頭，不敢說話，看着蕭原。

蕭原長長地透口氣，在一塊石上坐下來，半晌也沒有說話。

他是不知該怎樣對朱國武說。

朱國武眼中盡含焦切之神色看着蕭原。

蕭原看到朱國武那樣，只好硬着頭皮道：「朱兄弟，我不敢瞞你……你阿爸與妹妹都好，但你阿媽……」

「我阿媽怎麼了?」朱國武緊張地伸手抓住蕭原的手臂。

朱仁孝也吃力地抬起頭。「蕭朋友，我四嫂怎麼了?」

蕭原沉重地道：「朱兄弟他母親抵受不了……兩個兒子都死了……暈過去後，便……沒有醒……過來。」

朱國武身子震動了一下，驚震地道：「我阿媽死了?」

蕭原難過地點點頭。

「阿媽!」朱國武狂叫一聲，失聲痛哭起來。

蕭原不知如何安慰朱國武，只好不吭聲，讓他哭個痛快的。

朱仁孝一雙眼圓睜，渾身抖顫，雙手握拳，半晌，才從牙縫中迸出一句話：「這個仇，拚了這條命，也要報，我要殺死那幾個狗種，替四嫂與國禮報仇!」

蕭原忙對朱仁孝道：「朱老哥，你別動氣，小心傷口。」

朱仁孝霍地坐起來，却痛得他「唷」地叫了一聲，抽搐着口鼻眼眉，一下子倒跌回地上。

蕭原忙搶到朱仁孝身前，着急地道：「沒有跌着吧?」

朱仁孝搖搖頭。「我一定要找那幾個狗種，替四嫂及國禮報仇，要不，咽不下那口氣!」

蕭原看到朱國武哭得聲也啞了，便勸慰他。「朱兄弟，別太傷心了，人死不能復生，你若想洗脫冤屈，替你母親兄弟報仇，便要節哀順變，要不，若傷心過度，病倒了，怎樣去找那幾個偵緝隊的人算賬?」

最後那句話，比靈丹妙藥還有效，朱國武馬上强抑住悲哭，抽泣着道：「蕭大哥，你見到阿輝嗎?」

蕭原點點頭。「與他談了半天，他叫你放心，他會幫忙料理你母親及兄弟的身後事。還有，聽他說，由於有一個傢伙被炸傷，那三個偵緝隊的人暫時留在寨子內，待那個傢伙的傷好點，才返回縣城。」

「我去找他們算賬，替阿媽國禮報仇!」朱國武怒憤地拿起獵鎗，便要出山。

蕭原忙攔住他。「朱兄弟，別這樣衝動，你這樣去找他們，不但報不了仇，你也會自投羅網。聽我說，我在趕回來的路上，已想到一個辦法，不但可以替你洗清冤情，也可以查出眞兇，替你母親及兄弟報仇。」

朱仁孝這時已沒有那麼激動悲痛，聽蕭原那麼說，忙對侄兒道：「國武，蕭朋友說得對，你先聽聽他怎樣說，別亂來。」

朱國武這才坐下來。「蕭大哥，將你的辦法說來聽聽。」

蕭原也坐下來。「在路上，我將整件事情想過了，你若要洗脫罪名，一定要向那幾個偵緝隊的人下手，正所謂解鈴還須繫鈴人。他們硬是冤枉你是兇手，其中一定有內情，只要從他們身上查出內情，那就查到眞兇是什麼人。」

朱仁孝待蕭原說完，馬上一拳捶在地上，與奮地道：「蕭朋友，你眞了不起，一下子便說到骨節眼上，直截了當。」

朱國武抹抹眼淚。「蕭大哥，你這個主意確是好，但……我們怎去查?」

「國武，你怎麼了?這樣簡單的事也想不到!」朱仁孝責怪地截斷侄兒的話。「他媽的，將他們抓起來，他們敢不說?」

朱國武被堂叔一言點醒，用力拍一下大腿。「對呀!將他們抓起來，還怕他們不將內情說出來。」

跟着霍地站起來：「孝叔，我馬上出山，偸回寨子，將他們抓起來。」

朱仁孝忙道：「國武，別性急，憑你一個人，不容易捉到他們……待我傷勢好一點，我跟你一起去捉他們。」

蕭原道：「朱老哥，若等你的傷養好，他們已返回縣城，想動他們，只怕不容易。」

朱國武一聽，着急地道：「孝叔，蕭大哥說得對，讓我一個人去吧。」

蕭原笑笑：「朱兄弟，你怎麼忘了，還有我?」

朱國武急忙道：「蕭大哥，這是我的事，怎好將你拖下水?」

蕭原認眞地道：「朱兄弟，不要說你救過我，就算是朋友，也該拔刀相助。我相信，反過來你是我，也一樣會挺身相助的吧?」

朱國武用力點點頭。「嗯!」

蕭原拍拍朱國武的肩膊。「那我們安頓好你叔叔後，馬上出山!」

朱國武又用力點點頭。「蕭大哥，你眞是一個好人!」

朱仁孝眨眨眼。「國武，有蕭……兄弟幫忙，我就放心了。」

跟着又道：「國武，蕭兄弟見多識廣，出山後，你聽蕭兄弟的話，不可自作主張，意氣用事!」

朱國武點點頭。「孝叔，你放心，我會聽蕭大哥的話去做。」

「嗯，你們不用理會我，快出山吧。」朱仁孝道。

蕭原與朱國武怎能放心就這麼出山!他們先找了個安全的地方，安頓好朱仁孝，留下獵鎗及乾糧水袋，兩人才出山。

原來，蕭原在黃輝那裏換過一套衣服，再拿了兩套，還有一大包乾糧，返回山裏的。

朱國武帶了佘榮那支鎗在身上。

* * *

區强準備明天便返回縣城。

原來，程安平的頭臉及身上雖然被炸得滿是血孔(寨子裏那個跌打郎中足足花了半天功夫，才將他身上的鐵砂挑清)，傷得並不重，經過兩日養息，好了很多，不怎麼痛了，所以，區强才決定返回縣城。

這一晚，劉貴卿在隊部弄了幾桌酒菜，說是替區强四人餞行。

由於破了案，朱家叔侄三人都死了，朱家沒有人敢出頭說話，沒了後患，因此，區强他們都開懷暢飲。

結果，不但區强四人喝醉了，劉貴卿叔侄也幾乎醉倒。

這一頓酒飯，可說是吃得很開心，個個酩酊大醉，唯一令到劉貴卿感到心痛的是，區强又敲了他二十個大洋，合共被區强他們敲了一百大洋。

酒闌人散，劉貴卿與劉長富帶着醉意，返家睡覺。

區强四人躺在床上後，便不知人事。

隊部內，先一刻還是喧嘈熱鬧的，這時候已烏燈黑火，一片沉寂，除了當值的，所有的人都睡着了。

寨子內也是一片黑沉沉的，這時候夜已深，所有的人家都已睡了，只有偶爾响起的一兩聲狗吠聲，打破夜之沉寂，聽來份外驚心動魄。

三條人影有如夜貓子一樣，無聲無息地竄到自衛隊部的側牆下，停了下來。

跟着，其中一個蹲下來，讓另一個踏在自己的肩膊上，然後扶着牆站起來，肩膊上那個人雙手往上抓，剛剛抓住牆頭，吸口氣，脚尖在他的肩膊上一點，身子往上一聳，雙手同時發力上引，而底下的人再擧起手向往上攀的人的脚板上一托，那人便翻上了牆頭。

跟着，那人將身子橫擱在牆頭上，上半身向下垂，左手往下伸，那個將他托上牆頭的人跳起來，伸手一把抓住牆頭上那人伸下來的手。

牆頭上那個人用力往上拉，將下面那個人拉上牆頭，跟着朝第三個人打個手勢，與才翻上牆頭的那個人翻跳落牆內地上。

第三個人蹲在牆外地上，一動不動。

那兩個人翻落牆內地上，躡足往左邊一排幾間屋子竄去。

兩人竄到第一間屋子前，將身子貼在牆面下，側耳傾聽了一下，其中一個人閃到門前，伸手輕輕一推。

那扇門無聲地推開來，那人略爲傾聽了一下，跟着輕捷地閃入門內。

另一個留在門外看着。

閃入屋內的那個人竄到床前，黑暗中，看到床上橫七豎八地躺着三個人，像死猪一樣，立刻手起掌落，擊在其中兩個人的頭側大脈上，那兩個

人哼也沒有哼一聲，便暈了過去。

跟着，他用手捏住繼續扯鼾的第三個人的鼻子，那人透不過氣，猛地驚醒過來，嘴巴一張。

那個人的動作好快，手上的鎗一下子戳入正醒過來的那人的口裏，那人悶哼了一聲，叫不出聲來。

「別叫，要不，一鎗打死你。」那個人壓着聲低喝。

床上那人瞪大一雙眼，驚恐地望着那個人，從喉嚨中發出嗯嗯的聲音。

那個人將鎗嘴從那個人的口中抽出來。「偵緝隊那幾個人睡在那裏？」

聽聲音，原來是蕭原。

床上那人果然不敢叫。「睡……在對面那排房間的左手第三間。

「眞的？」蕭原用鎗抵在那人的眉心。

那人渾身抖顫了一下。「我……怎敢騙……你。」

蕭原一掌砍在那人的太陽穴上，那人哼也沒有哼一聲，雙眼一闔，暈了過去。

蕭原馬上竄出房間外面，對守在外面黃輝打了個手勢，向對面那排房間竄過去。

兩人的動作都異常快捷，蕭原當先竄到第三間房間前，聽到房內响起一陣彼落此起的鼻鼾聲，他回身對黃輝打個手勢，跟着伸手推門。

房間的門沒有閂上，一推便開。

蕭原閃身竄入裏面。

黃輝這一次沒有留在外面，跟着閃入去，那扇門隨即輕輕掩上。

蕭原這一次要黃輝跟他潛入房間，是想要他認一下，那一個是區强。

房間內有兩張床，分別躺着兩個人，都熟睡如死猪！

蕭原走到左邊那張床前，頓時嗅到一陣衝鼻的酒臭，他本想先將床上的人擊暈，再叫黃輝認人的，但眼前的情形，這四個人顯然都喝醉了，就算不將他們擊暈，這四個人也不會被驚醒。於是，他划着了一根洋火，照着床上那兩個死猪一樣的人，黃輝仔細地看了一眼，搖搖頭。

蕭原將那根快要燒盡的洋火扔在地上，走到對面那張床前，划着了一根洋火。

昏黃的火光下，黃輝一眼便認出躺在床上的那個人是區强。

蕭原手起掌落，擊在區强的太陽穴上，黃輝跟着將他拉出來，蕭原幫忙將區强揹在背上，跟着往外走。

一切都很順利。

由於揹着一個人，不能翻牆出外面，兩人便往後面走去。

黃輝知道後面有一道後門。

兩人揹着區强，飛快地走到後門前，蕭原立刻將後門打開。

「誰？」驀地，有人帶着睡意喝問。

蕭原扭頭望去，只見一個人一手揪揪褲頭，站在一處房角下，他沒有理會那人的喝問，急忙閃開身子，讓揹着區强的黃輝衝出後門，跟着，他亦衝出去。

「有賊呀！捉賊啊！」那人大叫起來。

隊部內立時起了一陣騷動。

守在牆外的朱國武正等得心焦，突然聽聞裏面有人大叫，心知蕭原他們被人發現，忙依照事先商議好的應變之法，從身上拿出兩個瓶子，划着一根洋火，點燃瓶子上的布條，擲入裏面。

裏面跟着响起兩下爆响聲，接着火光閃冒。

原來，朱國武拋入裏面的，是兩個自製的煤油火彈。

「起火啊，快救火呀！」裏面立刻有人叫。

狗吠聲响成一片。

朱國武拔脚往後面奔去，一眼便看到有兩個人，其中一人揹着一個人，正向他奔來，他忙迎上去，與蕭、黃兩人會合，跟着三人便往事前商議好的路綫跑去。

隊部內亂成一片，由於不少人喝醉了酒，所以，不少人沒有醒過來。

被驚醒的人有的忙着救人，有的急急跑出後門「追賊」，直到這個時候，他們還弄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

爛醉如泥的程安平三人都沒有被驚醒，懵然不知區强已失了踪。

也因此，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區强出了事。

全寨子的人家都被驚動了，紛紛跑出屋外，看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附近的人家知道是什麼事後，紛紛趕去隊部幫忙救火。

追出隊部外面的幾個自衛隊員發覺不見那兩個「賊」逃往那裏去了，都怔住，不知往那裏追下去，猶豫了一會，胡亂地追下去。

蕭原與黃輝輪流揹着區强，有驚無險地溜出寨子，黃輝馬上跟蕭、朱兩人分手，溜回家中。

蕭原揹着區强，與朱國武一直往北面奔去。

身後，龍珠寨內像一鍋煮沸了的開水般，沸沸揚揚的，狗吠聲與人叫聲混成一片。

*　　*　　*

區强被兜頭淋了一潑冷水，猛地打了個冷顫，從酒醉中醒過來，還以爲身在自衛隊部，躺在床上。

朱國武狠狠地踢了他一脚，痛得他張口痛叫一聲，雙眼猛睜，這才發現自己不是躺在床上，而是躺在地上，身前站着兩個人，一個不認識，另一個却是跑了的朱國武，頓時臉色驚變，霍然挺起身來。「你……是你？」

朱國武眼中噴出火來，氣恨恨地踢了區强一脚，痛得他直叫。「想不到吧？今日，我要你嚐嚐被人毒打的滋

味！」怒吼聲中，像瘋了一樣，向區强拳脚交加，痛毆起來。

區强被揍得在地上慘嚎打滾，蕭原站在一旁看着，沒有阻止。

以區强的所作所爲，他認爲該打，不但該打，也該死，而朱國武滿腔寃屈之氣，若不讓他發洩一下，他可能會發瘋，所以，蕭原才沒有阻止朱國武痛毆區强。

區强由慘叫變成呻吟，也不再滾動，蕭原看看差不多了，若再打下去，說不定會將區强打死，便上前將經已打得筋疲力竭，氣息咻咻的朱國武拉開。

朱國武仍然意猶未盡，蕭原說道：「算了，你若再揍他，會將他打死的，那何必費這麼大勁，將他弄來這裏？」

蕭原口裏說的這裏，也就是他們如今所在的地方，那是山林中的一座破敗的山神廟，朱國武提議將區强捉到這裏來的。

聽蕭原那麼說，朱國武才罷休。

區强被揍得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躺在地上直呻吟，眼中露出驚恐之色。

歇了一會，朱國武怒視着區强。「說，爲什麼要寃枉我是殺人兇手！」

區强心驚嘴巴硬。「我……沒有寃……枉你，是……查出……你也招認……是兇手的。」

「啪啪」兩聲，朱國武狠狠地摑了區强兩巴掌。「他媽的，你還胡說八道，我打死你！」又一陣拳打脚踢。

區强被踢打得慘叫連聲，朱國武突然停下手脚，惡狠狠地問：「我再問一次，若不說眞話，我先閹了你，再慢慢炮製你。」

區强驚駭欲絕，呻吟着道：「我說……不要打我！」

朱國武眼中滿是駭人的煞光，盯着區强。

區强喘口氣，急急說道：「是……劉鄉長……的意思……要我……們這樣……寃枉你……」

「你別胡亂找個人來抵塞。」朱國武厲聲道：「我不相信！」

區强驚急地道：「是……眞的……他給了我們……一百大洋……好處……」

「他爲什麼要收買你們？」朱國武怒叫。

區强忍着痛道：「不知道……不過，我猜他可能……牽連在那件命案內，或是替人……疏通……」

「你他媽的，爲了一百個大洋，竟然要害死我，你們還是人嗎？還有良心嗎？」朱國武忿恨得眼中冒火，狠命連踢區强兩脚。

朱國武慘叫道：「不要打我呀，求你停手啊。」

朱國武咬着牙道：「你手下痛打我的時候，爲何沒有想到，被打的人有多痛楚？今日，你也會被人打！你們打人的時候，有多狠心？如今却求人別打你，眞好笑。」

區强驚恐地看着朱國武。「我……知錯了……你不要再打我。」

朱國武咬着牙道：「你要我不要打你，我兄弟被你們打死那筆賬怎麼算？」

區强無言以對，閉上嘴巴。

朱國武突然拔出鎗，指着區强，「殺人償命，你們殺了我兄弟，我要你們償命。」

區强駭叫一聲，雙眼一翻，昏倒過去。

蕭原忙上前勸阻朱國武。「別打死他，他若死了，便不能作証那個劉鄉長收買他們，就無法洗清你的罪名！」

朱國武苦笑一聲，將鎗插回褲頭上，「蕭大哥，我知道，不過嚇嚇他吧了。」

「快將他救醒，我們押他回去找劉鄉長對証。」蕭原道：「最好能召集寨子裏的人，讓他與劉鄉長當面對証。」

「嗯！」朱國武應一聲，馬上弄醒區强。

*　　*　　*

當劉貴卿知道區强失踪後，又驚又急又怕，不知如何是好。

程、江、侯三人也不知所措，只好四出找尋。

由於不知區强是被人捉走，還是自己醒來後，追出去捉賊，所以，劉貴卿拿不準主意該如何做。

寨子內的人都在議論隊部失火及區强失踪的事，大多數人都認爲，是朱家叔侄所爲。

原來，他們都聽到消息，朱仁孝與朱國武並沒有摔死，他們才會那樣猜測。

正當寨子內的人在議論紛紛的時候，有人看到朱國武與一個陌生人，押着失踪的區强走入寨子，那人立刻走告其他人，剎時間引起了鄉人的哄動，擁向寨口瞧看。

沒有錯，剛好走入寨口內的三個人，其中一個正是朱國武，另一個臉腫鼻青，嘴角沾着血漬，垂頭喪氣的人，不就是失了踪的區强，第三個人確是一個陌生人，相貌不俗，手上拿着鎗。

朱國武的手上也拿着一支鎗，抵着區强的後腰。

「國武，你果然沒有死！」有人高與地叫。

「是你捉了……這個長官？」有人問。

圍堵在前面的鄉人聲音此起彼落，响成一片。

蕭原忙向朱國武打個眼色。

朱國武馬上開口大聲說道：「各位叔伯鄉親，你們想知道誰是兇手，請到劉氏祠堂前面……」

「朱國武，原來你沒死？」驀地，一聲厲喝傳來，打斷了朱國武的話。

「你好大膽，原來是你捉了區長官，還

敢回來，長富，快叫人將他捉住。」

衆人轉頭望去，原來是鄉長劉貴卿，他的侄兒劉長富與十多個自衛隊員跟在他身後。

那些鄉人馬上讓開來。

劉長富朝手下吆喝：「快上去將那個殺人兇犯捉住！」

那十幾個隊員馬上用鎗指着朱國武，但却沒有人敢走前去。

原來，他們都看到，朱國武與另一個陌生人手上都有鎗，他們都沒有那個膽量，上前去繳鎗捉人。

「他媽的，快去捉住他們。」劉長富看到手下不聽他的，氣得七竅生烟。

那些自衛隊員面面相覷，誰也沒有動。

劉貴卿氣得連連頓脚，「長富，你去捉住他們！」

劉長富應一聲，却也沒有動。

那些鄉人看着，發出一陣嘲笑聲。

朱國武用鎗指着一直垂着頭的區强。「說話呀，快說啊！」

區强身子動了動，抬起頭，啞聲道：「劉長富，我如今當衆宣佈，朱國武不是兇手，是我們冤枉他的，劉鄉長，我說，不能捉他！」

頓一下，又道：「眞兇其實另有其人！」

劉貴卿的臉色開始發白。

那些鄉人立刻哄動起來，議論紛紛。「我早就說國武是冤枉的……」

「……國武原來不是兇手，是他們冤枉他的，眞是沒良心，差點害死他！」

蕭原突然大聲道：「各位鄉親靜一靜，聽聽區長官說出他是受什麼人收買，冤枉朱兄弟的！」

那些鄉民頓時靜下來，百十道目光齊射在區强身上。

區强猶豫一下，看一眼劉貴卿，硬着頭皮開口說道：「是劉鄉長要我那樣做的，我不該貪錢，被他用一百個大洋收買了！」

「哄」地一聲，所有的鄉民都沸動起來，將目光投向臉色灰敗的劉貴卿。

他們都感到震驚意外！

而那些自衛隊員也不例外！

「他爲什麼要那樣做？」

「原來是他指使偵緝隊的人冤枉國武的！」

「一百個大洋，他花一百個大洋收買他，這可是一個大數目，他一定與龍老闆全家被害的案子有關連！」

「他媽的，一百個大洋收買一條人命，好狠毒啊！」

那些鄉民七口八舌，顯得很激動。

驀地，有人發出驚叫聲：「小心，劉鄉長搶鎗呀！」

人羣立刻起了一陣騷動，紛紛閃避開去。

蕭原一直留意着劉貴卿叔侄的動靜，只要他們一有異動，他便毫不猶豫地先發制人，驟然聽聞驚叫聲，他立刻抬手用鎗指着劉貴卿。「不要動，否則開鎗！」

但劉貴卿却不聽他的呼喝，搶過劉長富身上的駁殼鎗，「砰」地開了一鎗。

驚慌閃避的鄉民頓時更慌亂，發出一片驚叫聲。

蕭原與朱國武都很鎮定，因爲他們看到，劉貴卿開的那一鎗，是射向自己的頭部，身子一軟，跌倒下去。

區强却嚇得軟倒地上。

原來，他以爲劉貴卿恨自己供出他，奪鎗殺他洩恨，鎗聲一响，嚇得雙脚發軟，癱倒下去。

待到衆人發覺劉貴卿原來是向自己開鎗，中彈倒地，立時又發出一陣驚詫的叫聲。

劉長富看着叔父自殺身亡，驚嚇得呆若木鷄。

「大哥！」突然人羣中有人發出驚喜的叫聲。

朱國武往叫聲處望去，頓時激動地往前撲去。「阿爸，翠巧！」

人羣中，翠巧與黃輝扶着朱仁順，一臉驚喜激動地往前擠。

蕭原看着，心裏既感動，又高興。

但他沒有忘倒在地上的區强。

這種人一定要好好地懲戒，要不，可能還會有人受其誣害。

朱國武含着眼淚，緊緊地將父親與妹妹摟着。

* * *

劉貴卿突然自殺身亡，雖然沒有供認他幹了什麼，但從他自殺身亡這一點，衆人已經明白，他是畏罪自殺！

換言之，劉貴卿是殺死龍玉廷一家的兇手！

至於他爲何要殺死龍玉廷一家大小，還姦了龍妻，那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就連劉長富也不知道叔父殺害龍玉廷一家的意圖。

發生了這命案，劉長富再也當不成自衛隊長這個職務！

劉貴卿因何要殺害龍玉廷一家的原因，也就永遠成了一個謎！

朱仁孝被朱國武與黃輝從山裏接回家中，當他知道劉貴卿畏罪自殺的消息後，亦感到很驚詫意外。

對於這一次能够洗脫冤枉，朱國武與家人都很感激蕭原的幫忙。

看到朱家團聚，蕭原替他一家感到高興。

至於區强與程、侯、江三人，事後被自衛隊押返縣裏偵緝隊，受到應得的懲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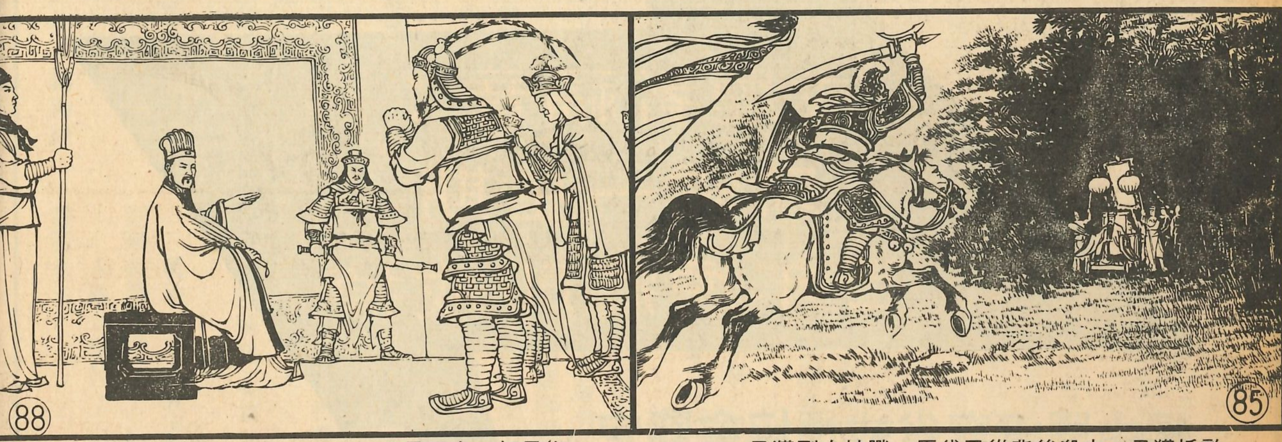
蕭原在龍珠寨住了兩天，才告別朱國武等人，趕返田林縣，領取應得的獎金。

（本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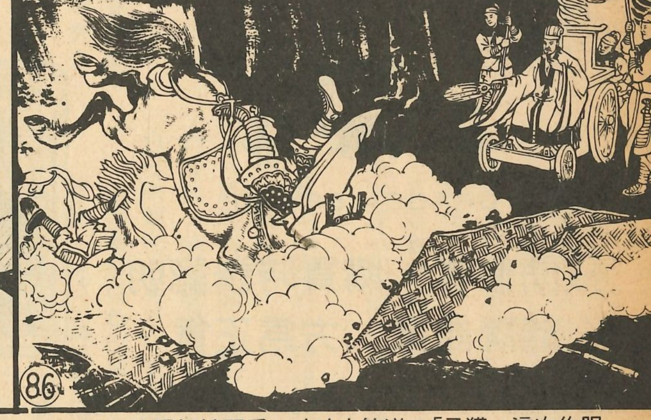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卅四

諸葛亮渡瀘水（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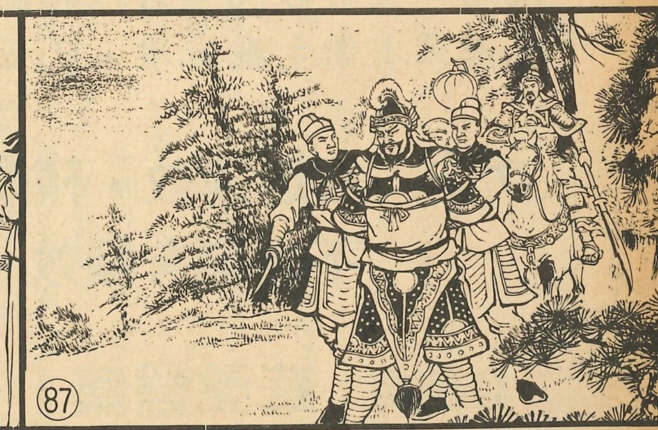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85　孟獲剛在接戰，馬岱又從背後殺來。孟獲抵敵不住，棄了軍馬，只帶幾十個心腹，逃進山谷。前面忽然出現一輛四輪車，車上端坐孔明。



86　孔明輕搖羽扇，哈哈大笑道：「孟獲，這次你服了嗎？」孟獲大怒，飛馬來殺孔明，忽然天旋地轉，連人帶馬落進了陷坑中。



87　樹林裏轉出魏延，從陷坑中捉起孟獲，向大寨押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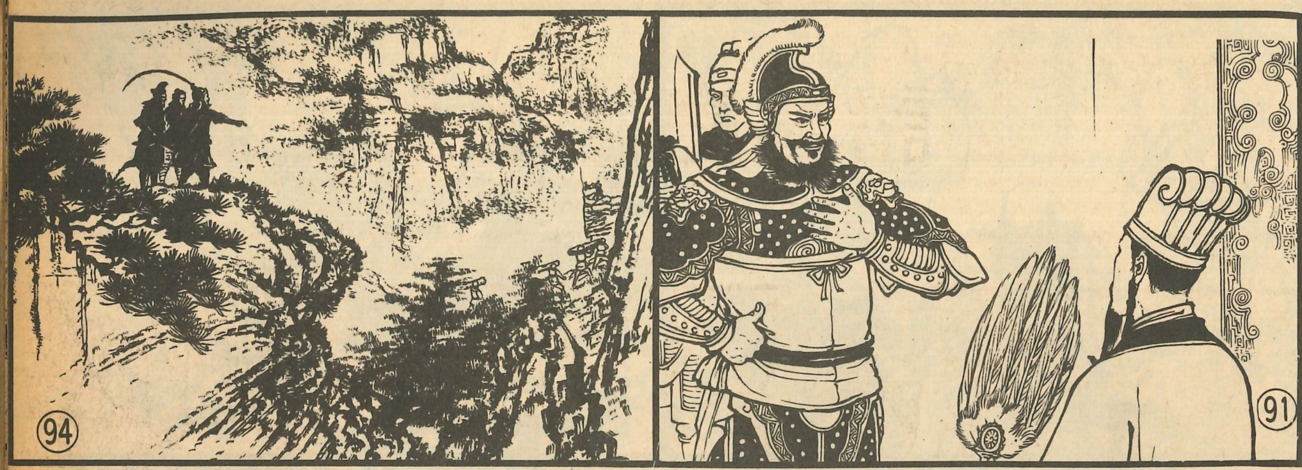
88　孔明把俘虜的八番九十三甸酋長召來，好言撫慰了一番，都放走了。銀冶洞酋長楊鋒拜謝道：「這番活命回去，永遠記得丞相的大恩。」



89　孔明喚進孟獲，問道：「這番你又被我擒了，還有甚麼話說？」孟獲答道：「你用詭計捉了我，我死也不服。」孔明怒氣冲冲，喚過武士，教把他推出斬首。



90　孟獲毫不懼怕，回頭道：「你敢再放我回去，才算有膽量！」孔明大笑，吩咐把他帶回來。



91　孔明令他上帳，問他爲何不服。孟獲道：「我們南人鬥勇不鬥智，丞相使用詭計，我如何肯服。」孔明說：「我再放你一次，好好整頓軍馬，再來交戰！」傳令把他放了。



92　孟獲會見了孟優，商議抵敵之策。孟優道：「兵都潰散了，如何能戰，還是去禿龍洞投奔朵思大王，設法報仇雪恨。」



93　弟兄兩人來到禿龍洞，見了朵思大王，訴說情形。朵思大王道：「大王放心，我把東北路攔斷，蜀軍只能從西北路進來，進來以後，使他一人一馬都不得回鄉。」

94　朵思大王領了孟獲弟兄來看山形地勢，指點着說：「東北路已經塞斷了，西北路上到處都是烟瘴，只有毒泉，沒有飲水。蜀軍再多，也教他們來得去不得！」



95　再說孔明領兵前進，那時是六月天氣，十分炎熱。探馬報來：「孟獲逃往禿龍洞，山深林密，無路可通。」孔明忙請呂凱來計議。呂凱道：「禿龍洞在萬山中間，不易進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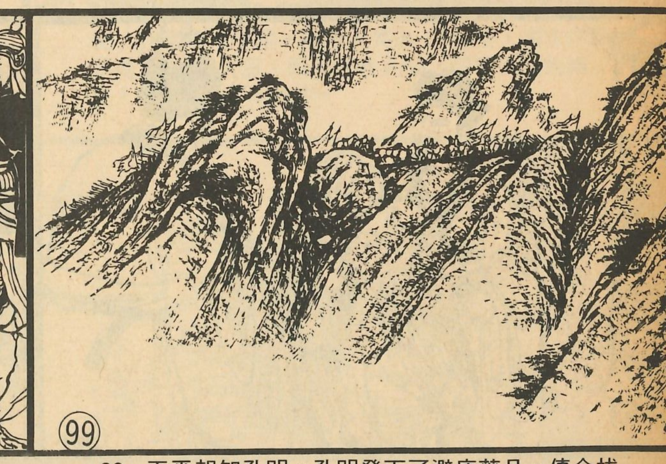
96　參軍蔣琬道：「天氣炎熱，人馬疲乏，不如班師回去，待秋涼再行出兵。」孔明道：「平了孟獲，才能北伐，哪有班師之理。」便令王平帶兵前去探路。



97　王平帶了幾百軍馬，從早晨尋到下午，才在西北的山叢中探得一條小路。走了數里，山道裏一陣陣熱風吹得人頭腦昏沉，有些兵士還嘔吐起來。



98　王平慌忙退回，尋了土人詢問。土人道：「山裏到處是瘴氣，也沒有水喝。想要進山，只有乘未、申、酉三個時辰，快奔快跑，才能趕到禿龍洞。」



99　王平報知孔明。孔明發下了避瘴藥品，傳令拔寨前進，在未、申、酉三個時辰內通過山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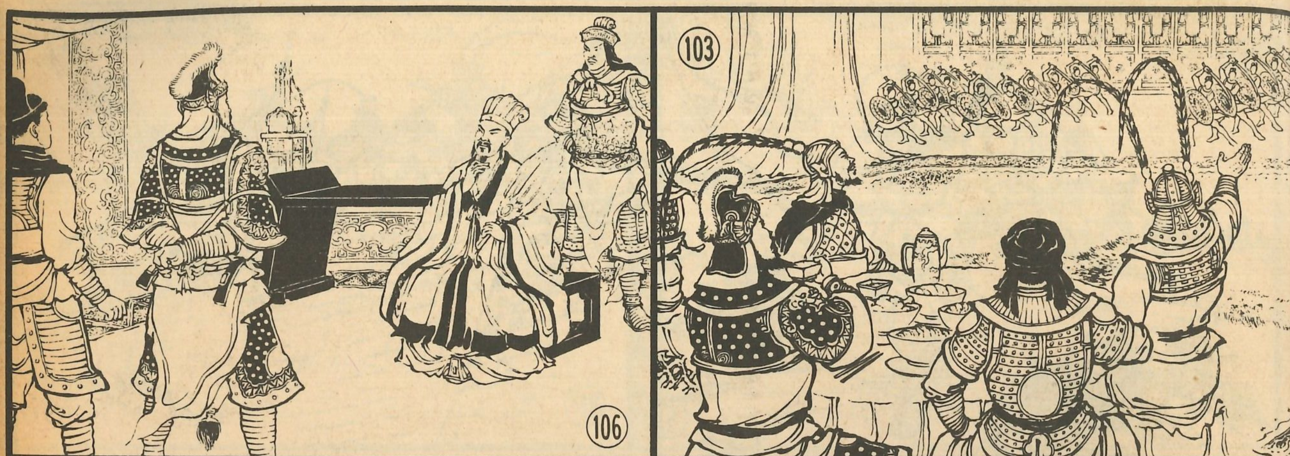
100 大軍過了山路，一面紮寨，一面掘井。朵思大王接到探報，和孟獲、孟優慌忙來看，只見蜀兵就在洞前紮下一片寨帳，正在大桶小擔，搬運井水。



101 朵思大王嚷道：「兵來將擋，我教他們片甲不回！」回到洞中，便命兵士飽餐一頓，準備出戰。正在這時，兵丁來報：「銀冶洞主楊鋒前來助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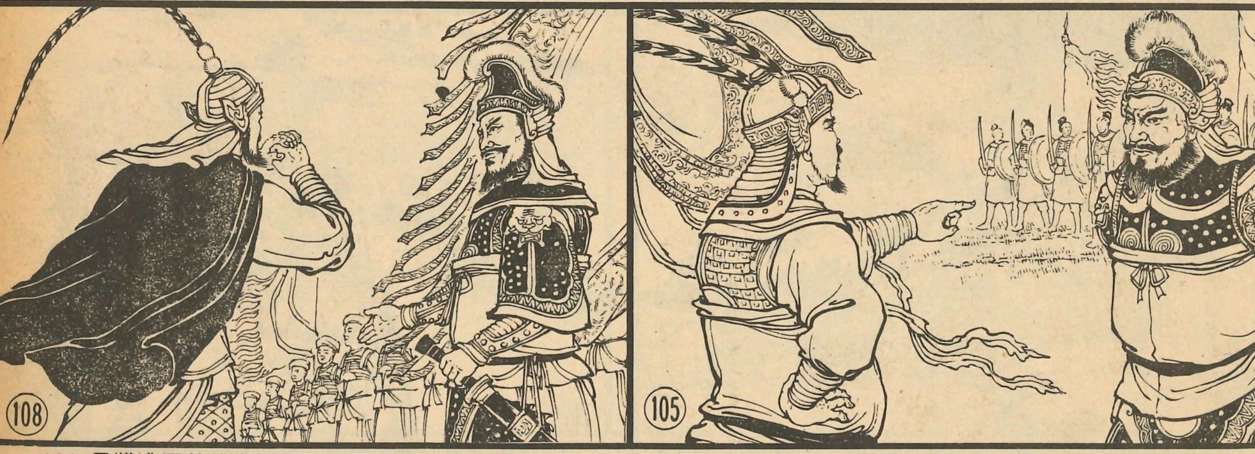
102 朵思大王大喜，接進楊鋒。楊鋒命五個兒子上前拜見孟獲，並說：「我有三萬鐵甲兵，能夠飛山越嶺，帶來幫助大王，打退蜀軍。」



103 朵思大王擺酒款待楊鋒。喝了一會，楊鋒說：「鐵甲軍中有能作盾牌舞的女軍，讓她們舞一陣，助助酒興好嗎？」孟獲等大喜，楊鋒便叫人喚進幾十個姑娘，在堂前舞了起來。



104 正在舞得人眼花撩亂的時候，忽聽得楊鋒大喝一聲：「拿下！」他的五個兒子一擁而上，把孟獲、孟優擒下座來。朵思大王抽身要走，爲女軍們橫刀攔阻，也被捉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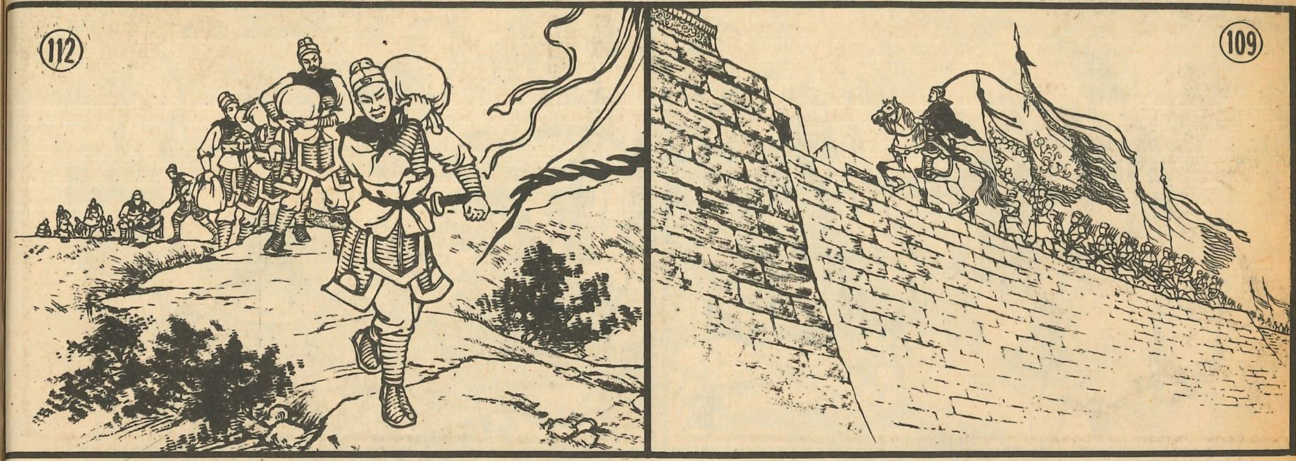


105 孟獲大喊道：「我和你無寃無仇，你爲甚麼要害我？」楊鋒道：「你侵犯蜀境，引起戰爭。我把你獻給諸葛丞相，免了我南方百姓的災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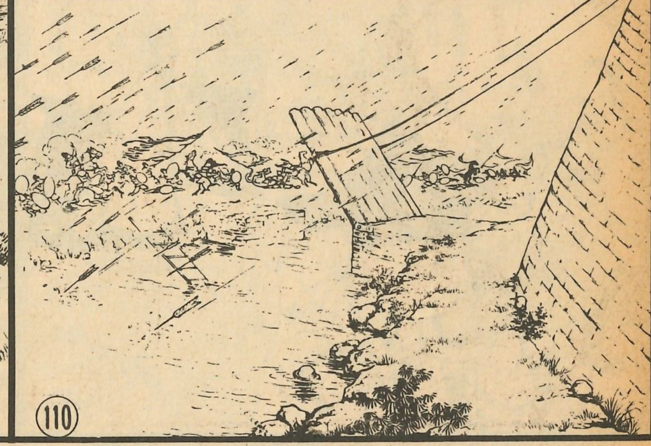
106 楊鋒把孟獲等送到蜀寨。孔明大喜，對孟獲道：「烟瘴毒水都擋不住我軍，勝負已定，你不要執迷不悟了！」孟獲道：「這次又是我們自相殘害，不是你的本領，我爲甚麼服你？」

107 孔明沉思了一會，說：「我再放你一次，好好整兵來戰。那時被擒，再要不服，你也休想活命了。」便吩咐把他們一齊放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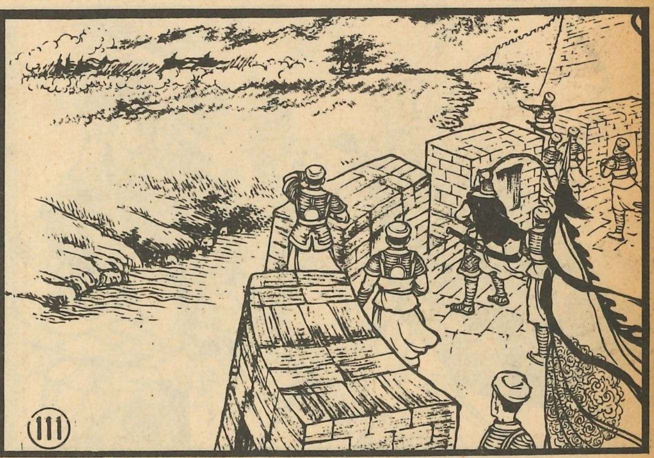
108 孟獲逃回他的家鄉銀坑洞，召集族人，在洞前築起一座三江城，就請朵思大王帶兵防守。



109 朵思大王製出一種毒箭，訓練了一萬個弓弩手。一弩能夠同時射出十支毒箭，中箭的無藥可救。他們把三江城嚴密地守住了。



110 過了幾天，蜀將趙雲、魏延，帶兵前來攻城。城上弓弩齊發，把蜀軍打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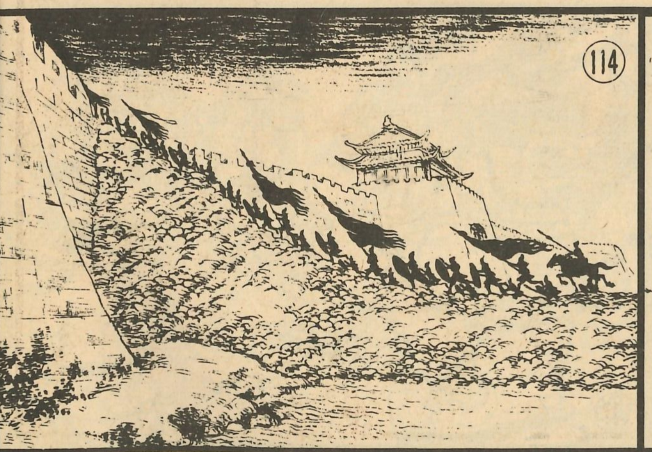


111 孔明親到城下看了，吩咐拔寨退兵。一連五日，蜀兵不曾攻城。朵思大王只道蜀軍懼怕毒箭，防守就懈怠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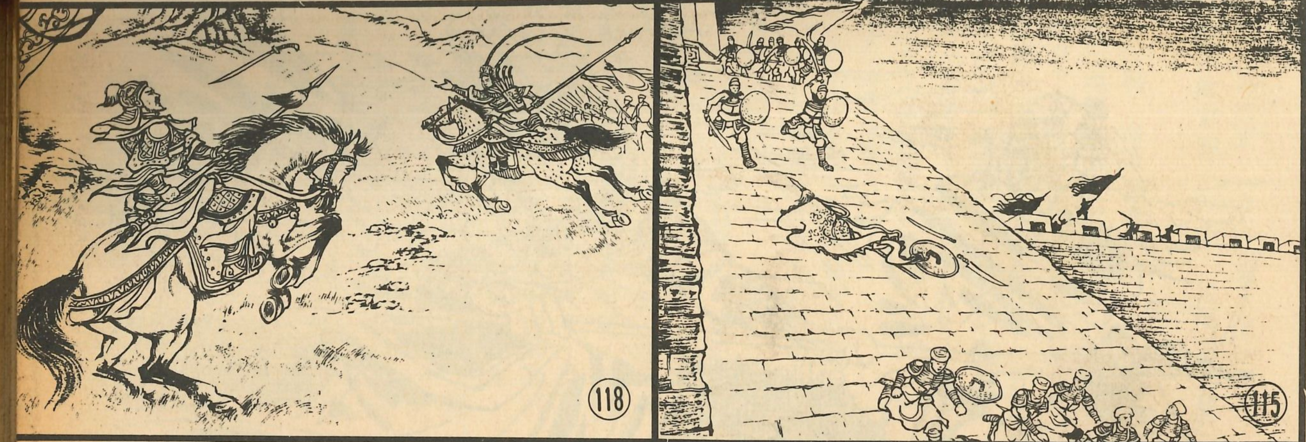
112 第六天黃昏時分，孔明發下將令，要每人在二更以前，準備泥土一包，聽候檢點。兵士們不知要泥土做甚麼用，却遵令準備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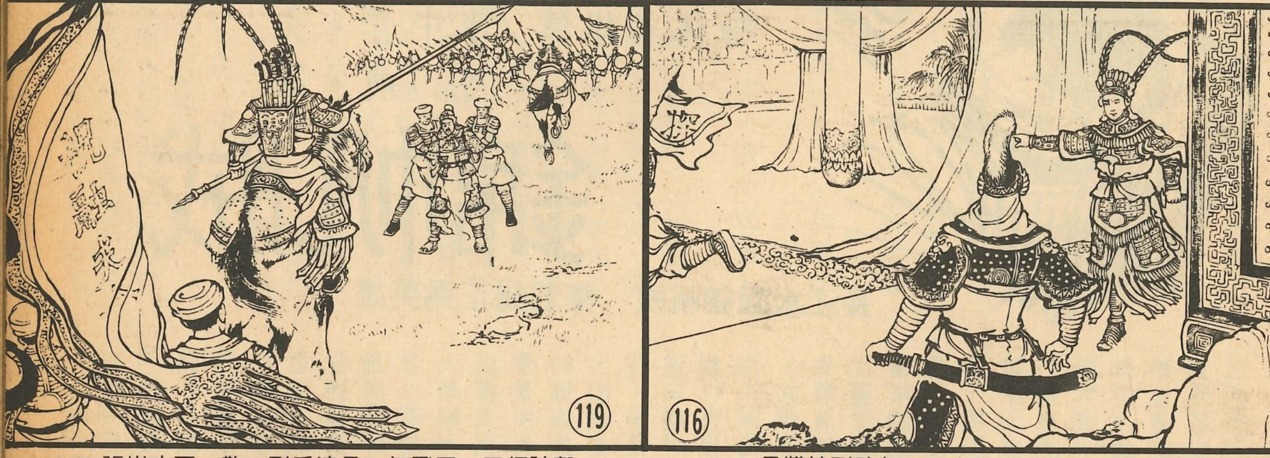
113 二更時候，衆軍士都已準備齊全。孔明又傳令道：「土包都在三江城下交割，不得驚動敵軍，先到有賞。」衆兵丁背的背，搬的搬，都悄悄地向三江城下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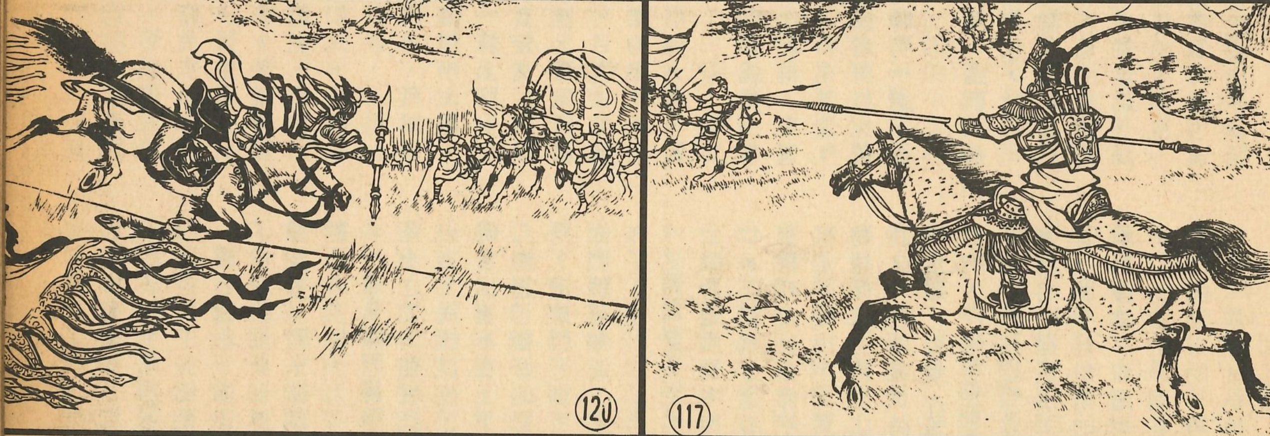
114 蜀兵在城下放下土包，頓時堆成了一條上城大路。這時傳來了將令：「限三更進入三江城！」兵士們沿着坡路，衝上了城頭。



115 弓弩手在夢中驚醒，要待放箭，蜀兵已經湧到，大半被擒，小半棄城逃走。朵思大王衝不出重圍，死在亂軍之中。



116 孟獲接到敗報，正在驚慌，屏風後轉出他的妻子祝融夫人，大聲說：「洞中還有五萬精兵，何必驚慌！待我領兵出戰，殺退蜀軍。」



117 祝融夫人背插五口飛刀，手挺丈八長標，帶了五萬精兵，殺出洞口，正遇蜀將張嶷。

118 戰不數合，夫人撥馬便走。張嶷趕去，只見夫人回身揚一揚手，就有一道寒光飛來。

119 張嶷吃了一驚，剛看清是一把飛刀，已經被擊中了左臂，一陣疼痛，翻身落馬。祝融夫人長標一揮，衆兵丁上前擒住了張嶷。

120 蜀將馬忠飛馬來救，不料踏上了絆馬索，連人帶馬跌倒在地。(待續)

綠林英雄傳／麥中青・文　可飛・圖

錦帆賊

長江水面錦帆賊　棄邪歸正為英雄

長江乃是我國有名的大江，從崑崙山、星宿海發源，與黃河分道揚鑣，蜿蜒而下，灌溉數省，形成著名的長江流域。歷來，這兩條大水系，就是我國兩首歷史的長詩，發生過多少的壯烈事蹟，也孕育了多少英雄豪傑之士，文化因此而分佈傳化，武功因此而發揚光大，黃河是如此，長江也是這般而來的。

這是水路，由宜昌而上，可以進入巫峽，往下，可以抵達荊州，再可以折入湘南的洞庭。這一條水路上，全是由長江為主幹，或者分支，兩岸的城鎮林立，看水流急湍，豪氣迸發，山城在望，歌嘯自如。目下世亂飢荒，干戈擾攘，眞是英傑的年代，而這一路，也就不得不發生些大事，當然也有小事。

這是一篇小文，應該叙述些小事，其中或提出件大事以作收科。不過先看清楚了這地理環境，再來看看年代歷史背景，那麼，這或者可以比較清晰的認識，這英雄是時勢所造，還是英雄造成時勢。

地理環境已略有所述，這就回過筆來，提一提這歷史的年代，此時，乃是東漢的末年，羣雄割據的形勢已漸形成，這荊、襄九郡，也由所謂八俊之一的漢室宗親——也就是說是漢朝皇帝的本家，一脈相傳的子孫——劉表所座鎮，但是，在這個時間，這巴郡地方(按：巴郡是古巴國地，秦始皇併吞天下後，滅了巴國，改稱為巴郡，所有地盤，為現在四川東部地方，治江州，江州即現代的江北縣)，昭江地方出了一個豪傑，此人輕財仗義，饒有膽色，為了救一受難小民，殺了當地的土豪，搏得極大的聲譽，風聞其名，願來結識而聽其號令的就有數百人。

這豪傑因得罪了地方，又有這些死士之力，他就此豁然的出去，棄家出走，從此以後，在這一段水路上就時常出事，在上下游的地方，不時為人撈起了極好的蜀錦的碎片，如果看見了這東西，立可發現失事的船隻，你們就可知道，這就是此位豪傑的傑作了。

作買賣，走水路的，因為這一帶水路乃是由蜀中出鄂，由鄂入川的要口，不能為了這些海賊——就這樣的來稱呼這位豪傑吧——而斷了買賣，事是一樣出，買賣依然作，不過，得聘些保鏢，連湘江沿岸的武師也都被請來，在這亂世時代，作生意賣買也眞是難，可是，難也得要想辦法來應付的，你說是也不是？

一長列的船及貨物，吃水極深，由巫峽那裡竄出，為首那隻船上，站着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手執鐵槍，威風凜凜，在這大漢身後，站着八個帶刀的壯士，而各手執一盾，看來也是作保鏢來的，再後面是船隊，一過石壁，前面就是楠木園，就算進入了湘北，再過去，就是巴東，這一路上江水比較寧靜，不過，也更有些躭心。

因為，海賊出沒無常，可能是在這裡出現，或者在巴東發作，最遠，也難過了西陵峽。因此，這船隊一到了這裡，大隊中就有八隻小船，分兩邊的划出，這兩邊的小船，全都是有武裝人物出現，最後面，還有一隻大船，看來是殿後的武師，這樣的陣勢，眞是有些氣概。

貨船在當中，周圍都有武裝的保鏢，江面上，偶然也有漁船的往來，看來却是很寧靜。

第一艘船上，就發出一聲悠長的呼叫聲：「前……路……平……安……」八個左右護衛的小船，就見有彩旗飛揚，大概是打甚麼暗號，這一幫船隻才算透了一口氣，本來，他們飛越那巫峽，已是吃盡了千辛萬苦，也花了不少力量，僥倖來到了此地，一直在躭心，海賊趁此時機而來，這就大費週折了，既然能使他們喘一口氣，那麼，就算出現了海賊，在抵擋方面，却可放開手脚了。

天將傍晚，這一幫船隊就在楠木園下了碇。為了酬謝工作人員出力，該有些酒肉的賞勞，船老大，船伕們大家都開懷暢飲，不過，這十幾個保鏢的，還不敢狂大，吃是吃得個飽，酒可不敢喝，為的是怕有海賊來夜襲。

酒宴已撤過，有些人是安息了，有人還在談論着沿路的見聞，至於這幾個護船的還在往來巡哨。

夜深了，今夜月色甚佳，四外靜悄悄，偶然飛來了幾隻夜梟，在草中傳出幾聲秋虫之鳴叫聲，點綴着美景月色。

突然，遠處有一陣鈴鐺之聲，「叮鈴……鈴鈴……」由遠而近，而船艙中就有人在談論，這語氣顯見有些驚惶，「來了……來了……」

「該請度老鏢師傳令，加緊防範……」

「不好了……唉，眞的給碰上了……」

當下，就聞水聲響動，一隻隻小船划出，這幾個勁裝紮束的武士，個個手挽盾牌，有的挾了弓箭，首先出發探視，前面，大江上飛來幾隻船，月光照耀之下，但見這批船隻之帆，乃是一色蜀錦，沒燈沒火，不過，蜀錦在月光下發出耀眼的閃光，可是不見人，當這四隻護鏢的船隻駛近之時，只聞得一聲鈴響，當首一船上，立有勁箭射出，而後面的錦帆船已分兩股突出，江面上，好似射出兩股極長極勁的水箭，水聲劈啪中，就見有四隻錦帆船駛出老遠，突然一合一圍，將首先來探哨的小船圍住了。

鈴聲還在響，並且由單調的叮鈴聲，變成了急速的叮叮噹噹連響，此起彼落，江面上，就為這鈴聲所佈滿，四方八面都全有鈴聲響動，錦帆船一隻又一隻，共有十二隻之多，除首先四隻圍住了護鏢四船之外，又見一股股水浪激起，但見六隻船飛出，向那大隊船撞到，當下，就有一隻大船，由船隊中央突出，那個手執鐵槍的大漢獨立船頭，把手一招，又帶了四隻小船飛出，突然，為首一隻錦帆船上，出現一個年約二十三四的少年壯士，錦袍軟甲，彎弓搭箭，一聲怒喝：「颯」的一聲，勁箭向手執鐵槍大漢射到。

那大漢正在回頭招呼同伴，這支箭來勢極勁，若不是一個壯士手挽盾牌，身形一起，搶先擋了一擋，那麼，這個執鐵槍大漢就能為這一箭所傷了，可是，這壯士雖說救了這大漢，自己却為這一箭射穿盾牌，直中左肩，壯士大叫一聲，鮮血迸流中，倒在甲板上，而第二、第三支勁箭已挾無比勁風而至。那執鐵槍大漢也已發覺，不由也大喝出聲，舞動手中鐵槍，奮力將射來長箭架開，不料，錦帆船已呼嘯而來，又是人影飛落，一道白光抖起，這少年已挾利刃，向這大漢當頭劈到，那大漢一聲怪叫，用槍一架，一聲響，這執槍大漢，差些被震得雙臂發痲，大船上，尚有七個保鏢的，早已一擁而上，各舉長刀，向這來犯者砍到，少年壯士一手挽盾，身形一動，一架一阻，寶刀翻飛，就聞一聲慘叫，紅光迸現中，一個保鏢的已中了此人一刀，墮落江中，一聲聲鈴響又起，一條條長大人影竄落船上，這一來，長槍大刀，光影翻飛，保鏢的那面救兵也到，為首的一個年約五十開外的老者，正是保鏢中的老大度和甫，他是身形一動，雙鞭出手，身法如風，向那少年壯士撲到。

少年壯士指揮若定，聞得他一聲大叫道：「周賢弟，率衆攻大隊；梁賢弟，快抄出後面，將這些船隻切斷；胡賢弟，放前……」

果然，錦帆飛揚，鈴聲如潮，一隻隻的快船往來穿梭，這六隻錦帆船已有二隻封住了退路，而另兩隻船，已向大隊襲到，祇剩兩隻錦帆船，與六隻護鏢船激鬥。

少年壯士刀法如神，身形如風，與度和甫等人交手，而一支支勁箭射來，就專門照顧了保鏢的，何況，這批錦帆船賊人也已跳上了船，他們個個是久經陣仗，殺法厲害，再加上這一支支長箭勁射飛來，因此使保鏢的頭疼，度和甫雙鞭勢猛力沉，可是心神已分，他還得躭心後面的大隊，雖然也有幾個武師守護，不過，這批海賊看來是十分的俐落，而且船多人少，極難照顧，度老鏢師這就有了分心，再加上這少年賊徒，殺法厲害，行動如兔，一個個保鏢的，不是為其長刀所劈，就是讓他引到了危險之地，不知甚麼的，飛來一支支長箭，將鏢師不是射傷，就是射落江中，這樣的

打法，眞是令人防不勝防！

由於這支支利箭乘虛而入，令度和甫不得不左右竄跳，希冀能憑仗自己的雙鞭，阻架攔截，也可保住手下。可是這批錦帆賊已在那爲首的少年壯士指揮下，越打越定，越殺越勇，一交鋒，已有數名鏢師受了傷而墮江，當然也損失了一二個人。更可慮的是，後面又傳來了一聲慘呼之聲，度和甫心如刀割，看來，這一趟鏢勢難保得住了，滿以爲錦帆賊雖厲害，但自己手下，個個精通武藝，並且饒有膽色，曾經退過巨寇，殺過大盜，人數又多，勢力也不弱，自己的佈置調度，可算是面面俱到，不料，還是讓這些賊徒鬧了個四面皆敵，困守一邊，既與大隊失了聯絡，又被賊徒乘虛而入，搗亂了大隊，這樣看來，能保得命在，已是僥天之幸了，還想保住貨物，却是絕無可能的了。

度和甫發覺大勢不妙，一面招呼同伴，又大喝一聲道：「賊徒留下名來，老夫也可記得你們的好處！」

這少年壯士哈哈一笑道：「錦帆爲記，金鈴爲號，錦帆賊是我，金鈴盜也是我，在下臨江甘寧是也。」

度和甫聞言，於是微哼一聲道：「侯鐵槍，咱們走！」

這個執槍大漢，本已用槍擊退一賊，聞言應了一聲，不料這甘寧大笑一聲，道：「想脫身也可以，甘某並不想多費手脚，你們與我放下兵器，再喝住了手下，不必再鬥，我們祇是劫財，並非要命，你們就自己斟酌了吧！」

度和甫早已看清形勢，目下自己手下已變成了甕中之鱉，船隊已被截爲三段，這批海賊，分明是精通水性，配備亦佳，部署周密，打下去，僅是多死幾個人吧了，何不大方些，收令息戰認輸了，死掙面子的，又有甚麼用？故而他哈哈一笑道：「想不到海賊之中，也有你這樣的豪傑，老夫認輸了，只是可惜！」

甘寧微微一笑道：「你說甚麼？」

「我說你是可惜，有了這麼好的本領，又是一表人材，不想自甘墮落，作了江面上的英雄，江賊中的豪傑，目下世情紊亂，正是豪傑出世之日，爲何如此作賤自己，這豈不可惜！」

甘寧身後一個沉傲相貌漢子，一聲怒吼，拔出長刀，想突出砍殺度和甫，可是度和甫也是江湖上的強者，不是個畏刀避劍的孬種，見刀往自己頭頂劈落，他是面不改容，依然嘴角微帶冷笑，一臉鄙夷的狠狠的注視這個漢子，突然，一聲巨震，光影翻飛中，只見甘寧已手起一刀，將這同伴的兵刃架過，又聞得甘寧一聲大笑道：「人各有志，何必發這麼大的脾性？」

漢子恨恨的說道：「這老狗打不過大哥，却用了這說詞想侮辱你，我就忍不住……」

甘寧把他一推道：「這也不是甚麼侮辱之詞，總是人各有志……」

度和甫長嘆了一聲，早已傳令放下兵刃，又出面到前面將尚有被包圍的四船人士喝住，甘寧是大獲全勝，這一列船隊的貨物財帛，就由十二隻錦帆船載走。甘寧獨立後船，對衆人道聲：「對不住！」就聞鈴聲叮噹一響，錦帆飛揚駛向前面而去，一晃無踪了。

這就是橫行長江一帶的錦帆賊，這一夥賊人中，不想却出現了一個英傑，這乃是上文說過的甘寧。

原來甘寧，字興霸，後來，爲東吳名將，曾經以百騎突闖曹營，令這個一世奸雄，深以用兵如神自誇的老賊，聞其名而喪膽，不想，却是個攔江的劫賊出身，列位須問，這甘寧是個海賊，可是在東吳名將傳中，都是屢見其有極大的貢獻，乃是個智勇雙全人物，那麼，作海賊的，也眞的能具有此大將之才來的？如此，一個海賊，不務正業，那有這樣尖銳的眼光，而能得到偌大的成就？看來，眞個是時勢造英雄來的了，這話却是不錯，不過，也應適得有這樣的機緣而已！

且不提這些，再說那甘寧，在江面行劫，威震長江，提起錦帆賊，個個是心驚膽裂，祇要聽見金鈴響，一見錦帆船，那些貨船就得乖乖的放下貨物，任其索取，自從打敗了個度和甫後，這長江一帶，就算是他的天下了！不過，甘寧却也爲度和甫的話語感動了，此人說得可是實話，老實說，這樣的打家劫舍，揚威江面，眞不是個長久之計，爲了這個啓示，甘寧有了新的打算。

本來，這幾年來的水上買賣，他也着實發了財，故而有了些遠圖。由於他是個殺人劫貨的海賊，聲威極盛，郡中人士，全聞其大名。甘寧是個性慷慨，好交友，待部下如兄弟，不過難受人白眼，爲了要求有個出身，也曾收斂過一個時期。在他的交朋結友，往來推薦之下，郡守聞名，當時國家多事之秋，再說力不足與敵，這就與甘寧有了些少往來，甘寧游走數郡，以結友爲名，拜會各處官吏，來則數百人，全是他的部下，在水路，全是用蜀錦爲帆的大船，並且，一到步後，時常將錦帆斷了，抛棄於水中，以示其奢豪；而陸路，則馬匹全用金銀羽毛爲掛錦，頸下掛金鈴，至於他的手下，一個個衣錦着綉，一路行來，這批人全是發光的一般，這路上人見了，無不側目驚視。

但是，他總是有賊名之嫌，那些郡守官吏，總有些輕視之意，甘寧當時不發作，過後，可能是過一日，也可能是當夜，他就傳令部下，來個夜襲，殺人放火，搶劫財物，全能做得出來，這在甘寧的心中，爲是揚名顯聲，要其地方官吏，對他有個認識，

甘寧就是這樣的去闖盪，而令到這些地方郡守，每次見了他面，就得好好的奉承他，當面是不敢奚落了，但是在背後，還是將他當作錦帆賊看待。

該想辦法來對付他呀，這你該知道，東漢末年，災禍連年，地方之兵力不强，而甘寧的部下，竟有數百人之多，個個是走慣江湖，饒有勇力，甘寧又是個中翹楚，勇猛好鬥，何況，他善於照顧部下，並且，一路行來，有不少地方的豪梁，與他全有來往，這就有牽一絲而動全身之危險，打草能驚蛇，畫虎不成反類犬哩。

甘寧這一路行來，事實上，也有些人物對其有了剿滅之心，但不是爲其先得風聲，就是爲其擊破，因此提到「剿滅」，誰還有這麼大的膽？這樣强悍兵力？坐大的割據者，只是在自固地盤上動腦筋，對甘寧這一股勢力，也當是地方豪門來辦。說眞的，東漢末年，盜賊四起，有不少豪門，就自己組織了武裝，一則是保衛家鄉，另則也算是擁兵自用，甘寧只是其中一個而已，就是曹操手下大將許褚，又何嘗不是這樣的出身？

這一天，甘寧帶領手下來到了歸州，在回程之時，甘寧祇帶了十來個從人，因爲飲了些酒，有些興趣，他是疾馬而奔，算是與從人比賽脚力，這一來，個個是躍馬爭先，甘寧一騎上馬，先行來到了江邊，後望從人，落後極多，他哈哈一笑，看了這蜿蜒長江，又見了一隻隻的木船，在江面往來，他不禁有些感嘆，自己出道到現在，也算是得到了極大的聲譽，也着實有些資財，要用，也眞難用得完。當然，沒有時，他還可出手撈一票，自己這樣往來，無非是因爲度和甫的一言提醒，希望能找個出身而已，不想現下這批地方官吏，全是有眼無珠，只以「海賊」相待，自己並非不知道，只是，這確是無法抹煞的事，蹉跎迄今，不知誰又是自己的主人？依這局面看來，總得有個大變動，空負一身所學，眞是想來不值！想到這裡，他不禁仰天長嘆，怒喝出聲道：「難道我甘興霸甘心就這樣的落拓一生？」

「海賊終歸是個海賊，這樣能過一生，還是你的幸運，依我看，想這樣過下去也不容易呢！」

甘寧正在自我興嘆之際，突然聞得這一番話，不由一怔，循聲探視，只見那邊草叢中，走出了個老漁夫來，手執長竿，背了個竹籮，滿面鄙夷之色，瞟了甘寧一眼，然後回身就走。

甘寧正在煩惱之際，聽得這樣奚落，他那能忍得住，便怒喝一聲道：「老兒……，你與我站住！」

可也奇怪，這老漁夫却毫不停步，反而回過頭來，對他斜視了一眼道：「你算甚麼？水路上的賊頭，也能如此的吆喝人來的？」

甘寧更是憤怒，一抖馬韁，向這老人撲來，老人哈哈一笑道：「賊性不改……」

甘寧也不理會，他是身形一動，人已飛下馬背，只一躍，阻在老人的面前，戟指怒斥道：「老兒，你口出讕言，得罪了咱家，難道我就這樣的放過你走嗎？」

「甚麼？路是官家路，我是老漁夫，難道你就能把我奈何？」

甘寧聽了，怒斥一聲，身軀急前，一掌就向那老漁夫面前打到，老漁夫哼聲一笑道：「講打啦！呵呀，救命……」

甘寧莫名其妙的一怔，而一掌已出，發覺手腕被抓，一股大力飛來，將他直摔出去，甘寧一生也不知經過多少事故，動刀動槍，撲打跳擊的，可算是家常便飯，從沒遇過對手，更不要說是一出手就爲人抓住，一抓住就讓人摔了出去，這……該是從那裡說起，甘寧仍想穩住重心，不使傾跌，却一脚已踏着一片草葦，耳邊又聞一聲救命，一股大力又來，祇一撞一推，甘寧一個踉蹌，就此跌下長江，尚幸他深諳水性，在江中還不至於送命，可是，這一口晦氣却是大了。

甘寧吸了一口氣，身子由水中竄起，祇見這老漁夫仍在跌足道：「唉！我是忘了，這是個海賊，見水不怕，眞是老糊塗了。」

甘寧這一來可眞是啼笑皆非也，本以爲這「救命」是老人自己在求救，不想，這老傢伙刁得可以說是厲害，說甚麼代自己叫救命，還說甚麼老糊塗，將自己摔了一跤，又挖苦了一個够，現在，他再也不理這一身水跡，身形一動，怒喝一聲，道：「小老兒，我與你拚了！」

「犯不上，老夫還想多活幾年，拚命的事，您去找別人，開個玩笑，打個輕鬆架，散散老骨頭，我還能奉陪，拚命，死了老頭子，沒有人能打漁，死了你，却少了些鈴鐺聲，太乏味……」

嘿！這老頭子眞是貧嘴薄舌，甘寧幾乎給他氣死了。

打開了架，是英雄，就不能服輸，甘寧就是這個性格，他那肯受這樣的被人奚落，也可以說從出道至今，還沒有撞見過這樣的事，吃過這樣的虧，因此，他是一手拔出腰刀，一抖一揮，一股勁風起處，刀光如虹，向老漁夫身上劈到，只見老人身形一動，早已讓過一刀，口中哇哇大叫道：「小子，你這是嚇老頭子來啦，眞刀眞槍的，算甚麼着……」邊說邊已見他身形轉動，突然，他大叫一聲道：「不好！來了不少人，這可不是耍的，好漢不敵人多，老頭子給你們這批沒頭沒腦的傢伙分屍了，犯不上，再見！」

甘寧已聞有馬蹄聲響，知道是自己的從騎已趕到來，他更是憤怒，而老漁夫已一連幾跳，向前面的一個山

坳中奔去，甘寧還想再追，而後面已有人聲傳到來：「大哥，你是幹甚麼？」

甘寧回頭一看，果然是從人趕來，他是怒發如狂，手一揮，刀一指前面，厲聲喝道：「追……」

這十來個人莫名其妙，問了一聲：「追甚麼？」

「追這個老傢伙！」

「那裡來的甚麼老傢伙？」

甘寧聞言，不由一怔，再看看前面，空蕩蕩，人影不見，這老兒已不見了。

甘寧連連跺脚，一面怒色道：「好個老兒……」邊說邊已騎上馬背，一抖轠繩，對從人道：「跟我走！」

十來個人莫明其妙，跟在甘寧馬後向前飛馳，甘寧是一騎馬，先來到了山坳之中，幾個盤旋，却已走入了一個叢林之中，他是一味的直闖，滿以為這老漁夫定是在山坳之中躲藏不出，一入山中，乃是極難走的小徑，草木怪石，阻阻扳扳，甘寧發了狠，又再跳下馬背，單手執刀，披荊斬棘的前進，直忙亂了好一大會兒，也流了不少的汗，甘寧才悻然長嘆一聲，道：「好可惡的老兒！」

從人見甘寧如此模樣，全是面面相覷，出聲不得，其中有個周紀，走上前來，對甘寧問了個訊，道：「大哥，到底是為了何事？你發這麼大脾氣，我們可全蒙在鼓裡！」

甘寧定了定神，這才說出前情，這十多個從人，個個是面面相覷，突然，甘寧忽的一聲驚呼道：「不好，這老兒不若與官府中人有來往，將我們引入這個絕地之中，來個乘機而襲，這個大有可能，速退……」說到這裡，眾人也有一些寒意，各牽馬而出，又擾攘了好一會兒，才算走出山坳，四處靜蕩蕩，極目遠處，江面依然平靜，時見船隻往來，甘寧不由的噓了一口氣道：「幸運！」不料，在後面傳來一聲冷笑道：「幸運！」

這一聲幸運，在場人人都聽得到，本能的回過頭去看視，不見有人影，甘寧面上變色，他是聽得清楚，這一聲幸運，的的確確真是那個可惡的老頭兒所說，剛想喝罵幾句，而又有一聲怪笑道：「不錯了吧，唉！海賊總歸是個賊來的，老夫如果要取你的性命，還不是易如反掌？」

這一句話，說得這些從人全都有些怒意，這周紀首先罵了一聲：「老狗，吹甚麼大氣，有本領，就現個樣兒來見見……」語話還未畢，眾人突感一陣勁風襲來，一條人影，其疾如箭的飛落，一陣驚叫聲中，又聞一聲馬嘶，一條人影，向這匹馬直摔下馬背，這傢伙因靴踏在馬踏盞上，為踏盞圈住，馬一直立後就此向前直奔，帶了個周紀在地面上擦去。

若不是一條光影抖出，將馬束住，那麼，周紀就能給馬拖了個遍體鱗傷了，甚或送命也說不定了，這一光影可算是將他的命保住，至少，這傷疼總得好了不少。

甘寧看清楚那光影是釣魚用的魚絲時，心中已是一動，而老漁夫却已一抖魚釣桿，將魚絲收回，周紀早已脫身而出，他也是恨極了這偷襲的傢伙，因此，一起身，就已撲了過來，刀光一閃，向老人攔腰砍下，老人哈哈一笑：「跌不怕？還想打個够數不成？好，成全你！」

就聞「啪」的一響，周紀臉上早已中了老人一巴掌，打得他直向馬羣中撞去。甘寧到此地步，再也不能忍耐，他怒吼一聲，身形已落，單刀出手，與周紀雙雙夾攻那老漁夫，其他的同伴見到甘寧出手，又見老漁夫打了周紀，這就不能再看好戲，紛紛發聲喊，腰刀出手，十二個人，十二柄刀，將個老漁夫狠狠的困住厮殺。

老漁夫哈哈一笑道：「真拚命啦！我可是沒甚空呢！」

邊說邊見他身形晃動，其疾如箭，正如旋風的轉了一轉，就聞得一聲呼叫聲，不是抛刀，就是捧腹，再不，摸住了屁股在擠眉弄眼，原來，這老漁夫不知怎麼樣出手？這個打一拳，那個踢一脚，有幾個，更讓他在屁股上最多肉的地方，扭了這麼一下，出手快，落手可重，痛得這些江湖好漢直淌淚水，應了那句話，真是啼笑皆非，老漁夫越打越古怪，招式越出越新鮮，竟然又是一個轉身下來，聞得笑聲四起，這個嘻嘻，那個哈哈，活如撞見了鬼那般。

甘寧是比較好些，可是，見了這個模樣，心中不由升起了一陣寒意，想他雖然好勇鬥狠，到底也是個具心計的人，本來是火遮眼，又加走慣了順風，因為吃了虧，這才有如此莽撞表現，目下的情況，令他有了另一個念頭，這老人莫非是有為而來？

甘寧想到這裡，他首先抛下了長刀，仆拜在地上，對老漁夫叩了一個頭道：「興霸有眼無珠，誤將老丈當凡人，老丈，你若有誅我之意，就請下手，興霸一人身受，請放了這些手下，如若不然，興霸這廂陪禮了。」

叫疼聲、嘻笑聲還在此起彼落，可是，一見甘寧這樣，他們立即全部跪下，雖說是依然有疼，有癢，而且疼癢難熬，祇是大哥已跪，他們全是有紀律來的，跪得極是勉強的，咬牙忍住疼癢，拜伏在地上，老人一見這個情景，他不禁掀鬚微笑，道：「你呀，真是應了那句話：『前倨而後恭』，本來，開口老兒，閉口老兒，甚至還有人罵我老狗，現在，是老丈！哈哈！老丈是不敢當，老漁夫却是我的慣稱。」

「嘿！還說我要殺你？放屁放屁！老早我已說過了，我是老漁夫，不是吃官家飯，當然，也不是甚麼海賊，你放心，我還不能與你爭生意來的，故而，你也不必這樣大量，捉了你，放了他們的，讓你稱英雄。告訴你，我是見你蠢得可憐，並且，也真有些料子，這才出面與你見一見，總以為可以點化一個强人，是一件功德無量的好事，可是，你啊，自以為自己了不起，動不動就拚了吧，動刀吧，持搶吧，弄棒吧，這就是匹夫之勇，濟得了甚麼事？想棄暗投明，照你這樣胡亂撞撲，依我看來，非但得落拓一生，說句實話，一個不巧，連個善終也得不到，那並不出奇吶，稱英雄，當好漢，又有個屁用？」

甘寧為這個老人如此斥責，令他萬分慚愧，再回心一想，可真也是實情，他是膝行幾步，對那老人叩了一個頭，道：「願聞老丈指教！」

老人微微一笑道：「人貴自立，事在人為，老夫避世已久，根本不想再找麻煩，一切事，你自己作打算便了！」

老人一邊說，一邊代其手下止了疼癢，然後，哈哈一笑，背了竹籮，挽了釣竿，欲飄然而去。

甘寧明知那老人大有來歷，並且知其有能耐，那肯如此失諸交臂之理，連忙趕上一步，阻住老人去路，諄諄請教，老人又是微微一笑道：「難道還想打？」

「小子就算有眼無珠，狂妄不才，也無此大膽，受老丈之揍而來的，祇是，老丈既然以正言相規，定當有所指撥，目下，我是存身黑霧之中，就請老丈明杖相指，明燈相照，老丈！你就大發慈悲，指點這個……」

老人這才縱聲大笑道：「好！今夜，你再來此地，不可帶人，老夫再囑咐你幾句。」說畢，身形一晃，就此飄然而去！

甘寧聞言，就此打下主意，一回身，與眾人相聚，然後飛馬而去，在路上，甘寧大為興奮，看來自己得遇明師，這以後，就可有個準則，作個錦帆賊，為個山大王，這實不是個豪傑所該為也！

故而，他催馬回到自己的居所，今夜，甘寧是老早用了晚膳，然後，單人匹馬，手執長刀，來到了這個江邊，守侍這個老人。

甘寧來到了江邊，天才黑，江水嘩嘩作响，他是左右遙望，四外靜悄悄，一陣陣夜風吹來，這一片江山，看來令人萬分舒暢，甘寧勒馬而待，時間在過去，而老人却不見現身，他不由有些焦急，天越來越黑，這江邊本來是冷僻，現在更形寂寞，甘寧單人守伺，心中却有些焦灼，看看天色，該是起更時分，而老人依然不見來到，甘寧心中一動，莫非這老人因有別事，不能來到，或者他是故意哄騙自己？不像，甘寧這兩個念頭，立即由自己來譬如而壓下去，江聲如潮，而甘寧之心事也如江水一般的起伏。

又是好一段時間過去，此地不聞

更鼓之聲，也不知是二更，抑或三更，憑天色的指示，也得憑自己的經驗來判斷，甘寧抬頭望了望滿天星斗，不禁又有點失敗之心意泛起，突然，甘寧想到了圯橋納履的張良，他想起了大丈夫應以守信爲本，再說，寧可他人無信，不可自己不守。對！該守下去！

終於，那邊來了一條黑影，走得如此之慢，也是如此的飄忽，甘寧目光本强，早已看出，眞是那個老漁夫，他不禁狂喜，剛想催馬而迎，突然，他想到何必急此一時，因此，立即翻身下馬，一手執韁，慢慢的牽馬迎上。

老人一見甘寧，哈哈一笑道：「甘興霸，難道不怕老夫誆了你來，然後伏兵將你擒住！」

甘寧作了一個揖，道：「老丈不是這種人，即使要擒興霸，在你祇是擧手之勞，何必多費手段，興霸待人以信，焉能以疑相待？」

老人點點頭道：「老夫也算沒有看錯了人。」邊說邊已指指地下，然後與他對面坐定，老人對甘寧道：「目下，你如此的招搖，無非是希望有人引薦而已，可不知這辦法是適得其反，本來，你是具有膽勇，也算稍有機智，不過，爲將之道，不能不讀書，不能不明形勢，所謂不能知己，如何知人，你待人有恩，故人人皆樂於爲你效死，這是不錯，可是，不知料己，未免有失，試想你身負賊名，郡守聞之已色變，所以與你交好者，祇是虛僞客套而已，想仗此作進身之階，却是難的了……我已說過，事在人爲，不過，第一，須記得，有膽有勇，匹夫之力，不折節讀書，不謙抑自遜，一將之才不足，殺身取禍有餘，你可理會得麼？」

甘寧聞言，不由大驚失色，老人這一番金石良言，眞個是頓開茅塞，剖分極清的至聖名言，他不由拜倒在地道：「老丈所敎，興霸銘記不忘。」

老人又繼續說道：「你天性好鬥，也須戒之，須知爲將者，不輕易發怒，怒則有威，斷事不明，見勢不清，全沒用，處身矢石交戰之中，談笑行陣之間，這才是眞正大將之風，所謂『不驕不狂，能剛能柔』，泰山崩於前面色不變，微言能益利，也須低頭，切記我言，可以有成，切戒輕身好鬥，切戒躁急事，言盡於此了！」

甘寧再拜受敎，老人就由身後取出一卷兵書，交給甘寧道：「好好去鑽研，一切事，會當有成，不可輕於自顯，也不可昧於求生，看得準，分得明，最爲重要。依你目下本領，已足够臨陣馳騁，不必再來學我身手，這種乃是游俠所爲，非作大將的所學，再見了……」

甘寧感激流涕，臨走請問老人姓名來歷，老人微微一笑道：「我乃避世之人，早已不用姓氏，不必動問，好自爲之，我去也！」語畢，老人飄然而去，甘寧待其沒入遠處，這才牽馬而回。

從此以後，甘寧折節讀書，眞的聽了老人之敎，刻苦用功，終於，爲了要投効行伍，帶同家人五百，聞得劉表有八俊之譽，他是率部投誠，終以爲憑劉表之力，代其作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不想劉表乃是個虛有其表的人物，世俗之見極深，因爲知道甘寧是錦帆賊出身，對其不敢重用，將他撥歸黃祖部下，那黃祖更是混蛋，見了甘寧，還要輕視，這一來，甘寧更加想到，老人之言，自己還是昧於擇主，這樣下去，看來難有出息。

尚幸黃祖部將蘇飛對甘寧極爲看重，屢次向黃祖推薦甘寧之才幹，黃祖却口口聲聲稱其爲錦帆賊，屢加侮辱，最後，甘寧在無法之中，投順了東吳孫權。

孫權不愧爲英雄，也祇有英雄才能賞識甘寧這樣的豪傑，一見甘寧，立加重用，結果，甘寧代孫權伐黃祖，而這個混蛋大將，却死在甘寧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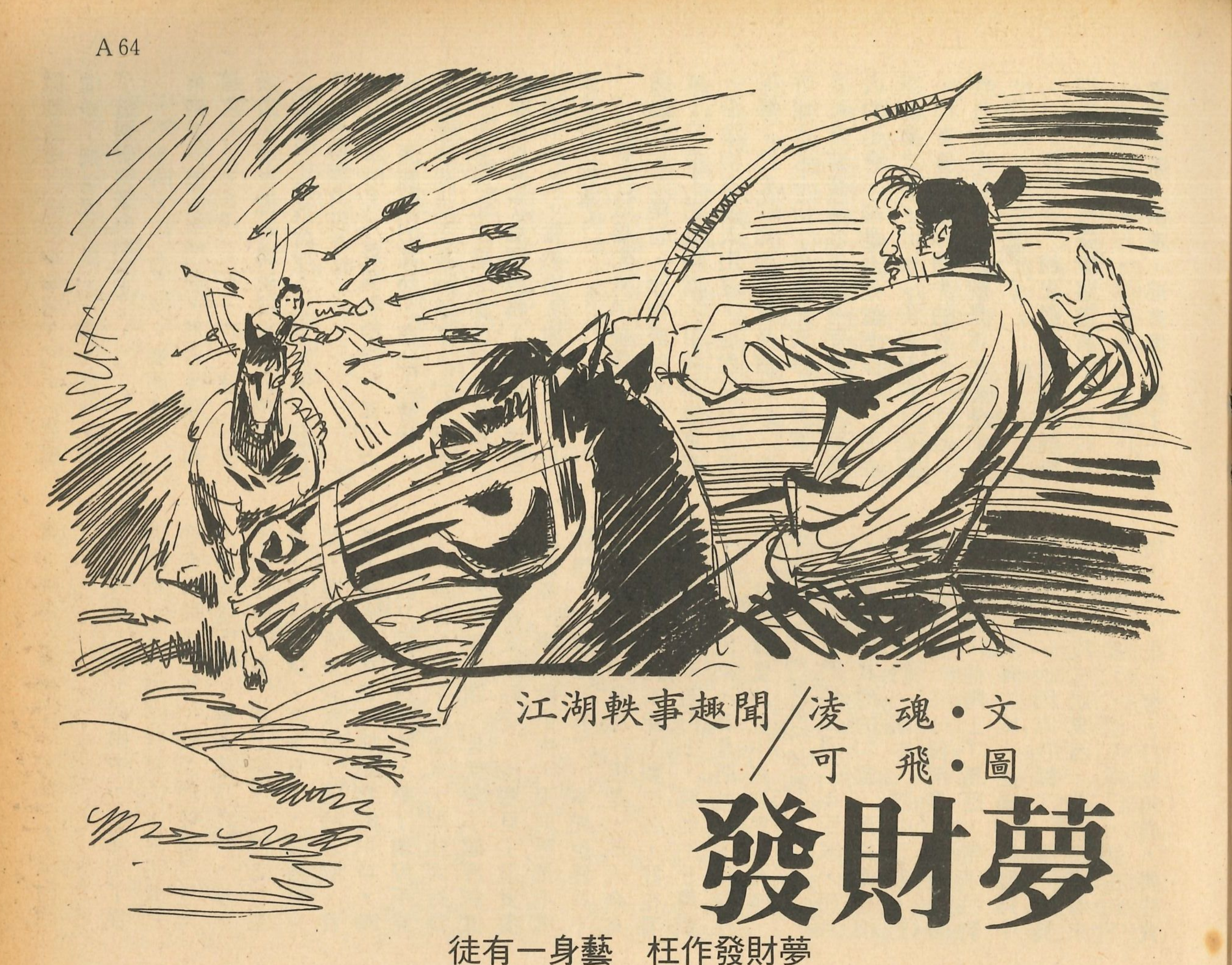
錦帆賊却成了他的對頭尅星，這就可見爲主將者，不帶眼識人，眞是件十分危險的事。

甘寧以後在東吳，大爲顯赫，也眞正的讓他有了個極好的發展，尤其在大戰合肥時，魏將張遼威震逍遙陣，而甘興霸就有了百騎襲曹營的壯學，令曹操聽見了甘寧的名字，也得心驚膽跳，一個錦帆賊却有這樣的成就，是時勢造成這個英雄？還是英雄造成時勢呢？這就只好由讀者來加以評定了。

這一段俾史，是集合了父老傳說，再由筆者參閱了甘寧本傳，敷衍而成，不一定有這樣的事，但是，却處處有個照應，寫歷史小說極難，尤其是在三國時代的英雄人物，雖然有三國誌……晋陳壽所著，還有魏書，蜀書，吳書，江表傳，英雄傳等紀錄，但是，三國演義這一部巨著，是滙合了這些資料，也加入了不少野志傳說，因此，弄得寫這故事的人更難下手了，不過在父老口傳之中，還是有不少是前人所未記的，當然，我認爲是有不少天才的發明，不過，這對正史沒有甚麼出入，看了也不見得有壞處，這樣的寫出來，或者，也可以有所補於不足的，故而，我寫了這一篇小文。

本來，應該將甘寧百騎劫曹營，用白話文寫一寫，但是，有了三國演義，未免有了些抄襲之嫌，可能看了也不覺得有甚麼新發現，這就從略了。本故事就到此爲止。

（完）



江湖軼事趣聞／凌魂・文　可飛・圖

發財夢

徒有一身藝　枉作發財夢

天色才明，連農夫也未起床吶，可是，在這所小磚屋的天井中，一個身材魁梧的大漢，在那裡舞刀，這傢伙的刀法，看來也眞有些門路，但見他，「攢心刀」，刀出如箭，「撩陰刀」，刀身矯捷，左一刀，刀生勁風，右一刀，刀光如虹，端的是刀形如虎，虎行生風，出手如猛虎下山，反招則虎踞山崗，這一路刀法，使得精彩萬分，舞動得神妙無窮，一路刀法使完，就聞他一聲呼喝，又是一個翻身騰跳，刀托在左手，雙脚不丁不八，右手圈在刀背，面不紅，氣不喘，眞是個英雄人物。

這英雄生相不俗，粗眉大眼，面色紫紅，眞有些軒昂的情態，可惜這一身打扮，却是寒酸萬分，一件大褂，左肩有個洞，連那背部也打了幾個補洞，一條褲子，屁股上貼了一大方雜布，就像朝官的補鶴一般，這那像是英雄的打扮，簡直是乞兒的裝束，看見了眞有些難過了。

壯士是收刀停式，剛才那使弄刀法時的神氣一散，他不由一聲浩嘆，一取鋼刀，對鋼刀看了一眼，沉聲道：「邢奇偉呀，邢奇偉，想你一身好功夫，却不想如此落拓，既不能養家活口，還時時得借貸過日！咳，難道是時運不濟……」

原來這個壯士名叫邢奇偉，現在他已不再練武了，身形一動，向他的小屋中走去，這是個單堂，大概是沒有人收拾吧，因此是零亂不堪，一隻竹榻，榻上有一副破被褥，一張破桌子，總算有幾隻粗碗粗杯，兩張椅，看來也不甚舒服，那邊墻上，掛了一張鐵弓，也有一個箭壺，壺中有箭，不過，看來總有些孤零零的感覺。

邢奇偉看了這鐵弓一眼，又是一聲長歎道：「想我憑了這張弓，也曾在太行山下，連珠箭射殺五個强人，深得樂老丈的欽敬，一口刀，也退過數十强人於太岳山中，可是，我雖有滿身本領，却只是如此的窮困潦倒，想起來，還是當個强人的好？」

邢奇偉長吁短歎了一陣，天色已是辰刻時分，才見他從床底下拖出一隻破箱子來，開了箱子，取出一件較新的長袍，又看了看箱中還有二錠銀子，他不由面露苦笑，立即一陣沉吟道：「這廿兩紋銀，算是我僅有的財產，唉，坐食山崩，這該如何是好！」

邊說邊見他將箱蓋蓋上，推回了原處，剛想出門之際，却聞得外面有敲門之聲，他不由一怔，連忙踏出天井，來到門前，去了門閂。門開處，只見外面站了兩個大管家，一見邢奇偉，打了聲招呼，邢奇偉認得來人，正是城中大商客趙先的手下，邢奇偉心中即是一樂，連忙讓兩管家入門，可是，這兩個管家却說道：「邢先生，家主翁有要事，我們也不想多事逗留，就請跟我們走吧！」

邢奇偉還想請問何事之時，這兩

個管家早已代邢奇偉關了門，一連聲催走，邢奇偉於是上了鎖，然後，跟了這兩個管家向前走去。

不多時，已入了城，幾個轉折，來到了一個大宅門前，邢奇偉隨了兩個家人入了宅門，不一時，進入一個大廳，邢奇偉耳邊就聞得有人招呼道：「哈哈，這就好了，邢君來到，我們可以有個護身符了！」

說話的人乃是個年約四十五、六歲的，面圓圓的富商，在此人身後，另有幾個相差不多的商客，一見邢奇偉，全是神色恭敬的向他打恭作揖，邢奇偉即作了個羅圈揖，然後爲這主人迎入大廳，當然有人獻上香茶，然後才談正經事。

原來，這趙先來了幾個朋友，預備趁此十月尾旬，預備販些年貨入京城，可是，在這時期，由澤州至京都，沿途均有強人出沒，他們又不想請保鏢，趙先深知邢奇偉身懷絕技，就叫他也入一份，雖說是同夥，其實，這也無非是讓邢奇偉有個藉口，而最大的用意，却是請他當個保鏢。而在這盈餘之中，分出一份乾薪與他而已，邢奇偉也深知趙先的意思，而且，他日常所恃者，也就是這些差使而已，因此，滿口答應。

不多幾日，趙先與那幾個行商就押貨起程，邢奇偉將僅有的廿兩紋銀，算是做了一份，這沿途的食用，就讓趙先等人供應，邢奇偉也騎了一匹馬，將這些貨押住，向那京都進發去了。

可是，在五迴嶺中，一連下了幾天的雨，這些趕路行商的，並不像那邢奇偉那樣焦急，故而就躭擱了幾天，待雨過天晴，重新趕路之時，却又不知這麼一來，迷了路徑，總之，在這一帶就痲煩了許多日子，待趕到京都，這年貨差些就變了過時之物，就算有趙先與那些行商相熟的戶口，却也是打了個七折八扣，虧了個母不見子，還得貼了不少血本，那些大行商，當然是無所謂，苦就苦了個邢奇偉，他是當面在點交，也看見了這貨價在低降，還算脫手快，否則更是不堪設想，利錢是沒有了，本兒也差些不見，趙先不好意思，但是，商人余有一把算盤，就不能不顧住些，好在看在邢奇偉的辛苦份上，將他的廿兩銀子是列了出來，算是將他的本給保住了，邢奇偉當然也不好意思再多爭。

不過，心中却是萬分懊喪的了。

趙先他們預備過了年回家，而且，他們還有其他的勾當，邢奇偉是沒法再混在他們一羣中，腰中乏金，更滿不是味道。在一個清晨，還有些霧濛的時分，他跨上了馬匹，帶了弓箭、腰刀，飛奔出城，經過一個臨路中的小店中，他因昨夜睡了一覺，清晨起來，又沒吃過東西，再說這霧看來也越發的濃了，他不得已，就在此下馬入店，歇一會，打幾角酒，要些食物，也算擋個寒冷及填肚餓。

新春才過，小店吃客稀少，這樣正是有些冷清清的感覺，邢奇偉本就萬分不樂意，爲這凄清情景，更引起了股愁滋味，幾杯酒下肚，撩起了他不平之意，一拳打在桌子上，直打得那些盃碟兒有些跳動，他長嘆了一聲道：「作買賣虧本，有本領沒處用，嘿，又碰上這樣的鳥天時，眞悶得老子滿不是個味兒……」

他鼓囔了幾句，又挾了塊牛肉往大口中一送，心中一個主意又昇了起來：「唉！還是幹强盜的好，刀子上來，能過得舒舒服服，再不，聚多了幾個子兒，就像這些人一樣，能夠圖個太平的日子，有多好，省得受這些鳥氣……」

邢奇偉在發牢騷，突然他眼前一亮，只見一隻黃澄澄的金鐲在眼前晃動，邢奇俠定眼一看，原來是那小酒店的掌櫃老婆，伸手讓客，這袖口一起，金鐲子太大了，就此溜下了臂彎，在那腕間晃呀晃呀的，邢奇偉看在眼裡，不免又勾起了心事，「唉！一個村店的婦人，也能打這些飾物，咱邢奇偉可是連個老婆也養不起，眞個是他媽的倒霉！」

「唷！這位相公，這面坐，三位，就這裡吧！」掌櫃老婆在招呼客人，邢奇偉那有心情打量來人，只是低頭在吃東西喝酒，耳邊響起了一陣讓座聲，又有碗筷擺座的響聲，只聽得一聲蒼老的語音：「老大，你先替我點幾個菜吧！小店子，看來也沒有甚麼精緻的東西可吃，隨便些，白酒牛肉，加幾個雞子豆乾的，將就也可過去了，錢，却不能少給……」

「是啦，太公！」

「老二，你去看看，黃髮兒招呼小黑，別出甚麼錯！」

「太公，黃髮兒已來啦！」

「哦！這就算了，黃髮兒，小黑沒鬧甚麼脾氣吧！」

「太公，牠挺安寧，您放心！」

邢奇偉爲這一連串的說話引起了興趣，抬眼一看，原來在他對面靠窗口的一張桌子，坐了三個人，旁邊，還有一個是站在那兒，像是服侍的小僮。

這坐着的三個人，一個是年約七十來歲的老翁，一片山羊白鬍，面上皺紋重疊，一對小眼睛，配了個大鼻子，看來有些討厭，更奇怪的是，這老兒的一對眼睛，像在那裏打瞌睡，故而看起來眼開眼閉，就更加的小得沒個樣子，但穿得極闊氣，一件紫貂皮的，紫醬緞面長袍，貂毛直透出緞面子外，看來值許多錢。

而還有兩個，分左右坐定，這兩人生得挺英俊，氣度不凡，不過，對這個不太討人歡喜的老頭兒，却是恭敬萬分，喝口酒，挾件菜，全得恭恭敬敬，揖讓有禮，至於站在一旁的小僮兒，黃髮蓬鬆，手中執了把酒壺，

見到三人杯空，他就很小心的斟上了，而那老人却是微笑的在說話。

「老大，這一次你也算是辛苦啦，老二又孝敬了我這許多，眞不太好意思啦，其實，我這次來，也是閑得發慌，又加你大妹出了嫁，一個孤老兒，早年也走慣了外路，在家享這些福，有些乏味，所以，乘了個年節，來你們那兒開開心的，你們這樣的招待，弄得我可不好意思了，這才要吵着回家去，你們又如此的客氣，還送到了這裡，沒辦法，就叫你倆在這兒歇歇腿，借幾杯酒，咱們就此別過，別再送下去了，啊……」

這左邊一個少年公子，一聞此言，他是站起身來，對老人作了個揖，沉聲說道：「太公，說那裏話來，咱兄弟受了您這麼多好處，這區區之數，算得甚麼來的，您放在口邊，眞叫人難爲情吶！至於您老要咱們別再送下去，兄弟也不敢多違您老的意旨，不過……」

老人又是微微一笑，道：「這小數麼？就由老頭子作一次東啦，你們再掏腰包，也太不給些面子我啦，哈哈……」

就在此時，小僮又替老人斟了一杯酒，不料老人說得高興，不提防爲老人的手肘一撞，這酒壺中的酒就潑出了不少，將老人那件紫貂醬緞面的袍子，濺汚了一大片，那右邊的少年一見如此情形霍的站起，面色憤然，來到那小僮面前，抖手就是一個耳光，又是一聲怒叱道：「小鬼，你的魂在那兒，如此粗心大意的，有甚麼用？」邊說邊又一把將小僮的耳朵揪住，往那牆上直撞。

當時，那些店伙計，連那個掌櫃的老婆也忙了，急忙的遞過手巾白布的，少年一手接過，親手替老人揩抹酒汚，老人只是笑了笑，一面起身抖了抖長袍，連聲說不妨事，少年還想責打那小僮，小僮早已放下了酒壺，雙手護住了面門，而邢奇偉又是眼前一亮，就是這小僮的雙手拇指上，全戴有金環，每一環厚達半寸强，估這份量，每隻至少二兩有餘，這一來邢奇偉之心更是一陣難過，暗嘆一聲道：「一個當小厮的，做僮兒的，手上也有這些値錢的東西，咱邢某人就連個小僕役也不如，豈不羞煞了人……」

那邊算是安靜了些，這老人却命那少年取來一革囊，這囊脹得鼓鼓的，分量不輕，老人伸手入內，一撈就取出一錠大元寶，約重五十兩，老人搖了搖頭，又一伸手，取出個更大的赤金元寶，這一錠該有百兩的，老人不知作甚麼的，一隻一隻的取出，邢奇偉看得眼中出火，這金銀元寶，堆了一桌子，還疊得高高的，怕不有百來錠，邢奇偉心中可給這一大堆金銀，引得蠢蠢欲動。

而那老人則在最後，取出一錠較小的元寶，是銀的，也有二兩來重，老人掂了掂份量，口中沉吟了一句道：「夠了！」然後，就見他慢斯條理的，將堆在桌上的元寶，一隻一隻的放回革囊中。

然後，老人又是喝了些酒，又吃了些菜，然後喚來店家，付了賬，那些店中伙計連聲道謝，神態恭敬的送了那幾個人出門，邢奇偉再也不能忍耐了，他暗中打下了主意，「作强盜！就作這一次吧！老實說，搶得這一筆金銀，足夠自己一生的用度，對！就走！」好，他是說走就走，身形一起，也不理帳目多少，匆匆抛下了幾錢散銀，人就立即向店門外衝了出去。

霧已散了，太陽也掛在天空，發出不太熱的光芒，邢奇偉身形一動，人已跨上自己的馬背上，一解韁繩，就手一抖，緊緊追出。

邢奇偉飛馬而去，只見前面有幾騎馬在行走，他看得清楚，一個是老翁，騎了一匹小黑驢，走起路有些跛脚的模樣，而那個黃髮僮兒也騎了一匹瘦馬，不過，這兩個少年公子都是身跨駿騎，萬分精神，到現在，邢奇偉這才算看出，這兩個少年全是腰掛長劍，邢之心中，不免有些嘀咕，看來這兩個傢伙，有些手脚，可是，他腦中又突然想起了那黃澄澄的金元寶，白雪雪的銀元寶，貪念又起，一面摸摸鐵弓、箭壺，一面又按按自己那柄腰刀，心中想道：「强，還能强得過太行山下五個兇徒，狠，又怎能狠得太岳中的强人，咱邢奇偉能怕了你們嗎？」

現在，他是死死的跟在後面，不料前面形勢突變，原來，行行重行行，不經不覺來到了一個三岔路口，風聲傳來老人與少年的話聲，起初聽不眞切，當邢奇偉走近之時，才聽得兩少年在打招呼：「太公，再見啦！恕咱們兄弟不送了！」

「好說，好說，再見，再見！」

邢奇偉眼前又是一花，祇見兩個少年，已催馬向左邊一條路飛馳而過，而老人與小僮，却向右邊那條路跑，邢奇偉心中不由一喜，暗道：「此乃天助我也！」他就此把馬頭一帶，就向那斜道疾馳而下，他對於這種路徑極熟悉，深知祇要自己的馬兒一發力，照自己的估計，這老人的瘦驢又蹩又慢，小僮的老馬也沒甚麼力，自己這一趕，在那三峽口的狹道上，就準能將他扣住，嘿！想到這裡，邢奇偉面上掠過了一些笑意，眼前彷彿看見金光銀芒在跳舞，他仰天大笑一聲道：「還不是手到拿來，我邢某人也發了財啦！」

邢奇偉催馬來到了一條狹路之處，他就勢一個轉折，人就往來路看視，極遠處，有兩個黑影在移動，他本來是眼神不錯，今日心中有事，更加努力的前視，果然是那話兒來了，邢奇偉不由一聲大笑，手一動，將他那張鐵胎弓解下，順手就抽出一支利箭

，試了試勁，也作勢瞄了瞄準頭，心中滿意了，他是狠狠的盯視這老人與小僮的來臨。

「發財了，就能發財了……」邢奇偉暗暗的在對自己打氣了。眞的有這麼多金銀元寶，只要一出聲，一作勢，一個老的，一個少的，還不是乖乖的將金銀元寶獻上。哈哈……

「呔！兀那老頭兒，快快放下你的行囊，還可放你一條老命，如若有半點支吾，我那神箭，就不能對你客氣了！」

邢奇偉的一聲大喝，原來，這老人與小僮已來到了離邢奇偉不到百步之遙的地頭，邢奇偉首先來個警告，一面，故意張弓搭箭，作勢欲射。

不料這老頭兒一見邢奇偉，對他這樣的威嚇，他却是好整以暇的，對邢奇偉笑了一笑道：「啊呀呀，這位英雄，何必如此大火氣，老朽也是道中人！」

邢奇偉實在是第一次作賊，根本不知這道中人又是什麼意思，看了老人的打恭作揖，他還以爲是與他討價還價來的，故而一聲怒吼道：「什麼道中人，道外人，快快將那革囊放下，全部都放下……」

老人聞言哈哈一笑道：「朋友，你難道不知道這一行中，有句口語，『勿逢老饕，莫碰三小』，可知這句話的意思？」

邢奇偉那有這好心思與他嚕嚕嗦嗦，他又一聲怒吼道：「老兒，你嚕嚕嗦嗦些什麼！是你討死，莫怪老子手狠！」語音才畢，就聞得「蹦」的一聲弓弦響，一支鵰翎長箭，疾如星火，向那老人當頭射來。

這老人在與邢奇偉對答之時，早已不知怎麼一來，將他的右足鞋脫了，現在邢之一箭射來，就見他在驢背上，一個翻身，就見一隻脚飛起，向天搖晃，而邢之長箭飛來，嘿，這老兒的大脚指與第二指一開一合，就如柄鐵鉗般的，好，將這支長箭狠狠的扣住了。

邢奇偉不由大吃一驚，他是一聲怒吼，手一動，又抽出二支長箭，他想展開他的殺手絕招了，可是，眼前一花，只見這個老人又是一個翻身，人已安安穩穩坐在驢背上，而一手將脚接的長箭抛下。對邢看了一眼，冷笑一聲道：「這點本領，也學人作强盜，還差得遠呢！好好回去吧！」

邢奇偉發財之念甚切，那肯就此罷手，一聲怒斥，弓弦再响，就見一箭飛出，而第二箭疾如連珠，循踪而上，老人與邢在說話呢，不防這一手，尚算他功夫不錯，手一動，駢起雙指就將當先一箭挾住，可是，邢奇偉這一次用的是他的絕技，「連珠神箭」術，老實說，他用這一招，曾經將太行山中最兇悍的强人射殺，這一箭來勢又是極快，誰也不能想到有這一招，而老人做夢也想不到這連珠箭，就此眞爲一箭射中，翻身落下了驢背。

那小僮一見老者跌落驢背，他是滿面怒容的，飛身跳下馬背，迅去看視老人，而邢奇偉却是大喜，立即馳馬而來，一到老人僵臥，他跳下馬來，一手挽弓，一手牽，來看視老人，不料，眼前一花，又聞得「噗」的一聲，一支長箭，帶着一陣勁風，向邢飛來，邢奇偉不由大吃一驚，一手揮弓格過，而手却一鬆，那匹馬受了驚，一聲長嘶，掙脫了邢的手，向左側跑去。

邢奇偉回身去追他的馬兒，耳聞一聲乾笑道：「朋友，第一次見面吶，你就與我老頭子開了這麼個大的玩笑，唉！」

邢奇偉心中又羞又急，又氣又恨，羞的是，受這老頭子如此的奚落，急的是，照老頭子這般身手，假如有什麼殺手反擊，自己就算不死，可也得誤了追馬大事，氣的是，明明見財，却無福享受，恨的是，自己這身本領，以爲是天下無敵，不想實在是這般不爭氣……他思潮如湧，一面飛步追趕，總算這馬兒只是吃了一驚，尚有些戀主之情，走了幾步就停了下來，邢奇偉也不理身後如何，他一個騰身，飛上馬背，脚一踏蹬，一抖韁繩，飛也似的向前疾馳而去，再也不敢回頭看，因爲，他怕看見這張討厭的面孔，還有，他有些傷心，傷心這許多元寶，不能到自己手中來，唉！財神爺太不幫忙啦！

邢奇偉策馬奔了好一回，才收住了韁繩，回頭又看了看，見沒有人追來，他是比較的心定了些，不過，他拚命的打自己腦袋，直罵自己飯桶，有財不會發，算是什麼種，但是，回心一想，他又嘆了一口氣道：「尚幸這老人沒有追來，如果他不肯放手，就算不是給他打死，若是給他抓住了往衙門中一送，這……」想到這裡，他不由一陣寒戰，總是自己命大，不過，一摸腰間，只有十來兩銀子，他忍不住又嘆了一口氣道：「還是這個窮光蛋，算什麼來的，白費一大把勁，白開心了一陣子，結果，吃了一驚，嚇了一大跳，連一點銀星子也撈不到，眞洩氣……」

邢奇偉在馬背上自怨自艾，眼前又想起了那一堆金元寶，並且，還記起那掌柜老婆的金手鐲，當然，更想到自己的窮，他仰天長嘯了一聲道：「邢奇偉，你是生來個窮人命！」

一騎馬馱了他，漫無目的在山道中兜轉，突然，在那邊樹林中，傳出了幾聲說話，很清晰！「老許，你得留心啦，這一千兩金子可不是一個小數，老爺要交給夫人作元宵節，他太公作生日用的，失了一錠，就不太好玩了！」

「放心，我是沒什麼，只是你，該當心，別讓那些强人給瞧上了，出一手，好，保護不了我是事小，連你的

腦袋也給丟了，這才好玩呢！」

「去你媽的，說這種喪氣話，看我揍你！」

「別鬧玩笑了，老朱，你也眞是，這麼大聲叫嚷，眞的給强人聽見了，就算看不見，也給你提醒了他們，出了麻煩，又得多費了手脚，何苦來呢……」

邢奇偉對這三人的說話，全沒有多大的用心，可是，「這一千兩黃金……」六個字，對他就像有股極大的吸引力，吸住了他的靈魂，他現在獨坐在馬背，反覆的在研究，這一千兩黃金該如何？出手還是不出手，經過三番四次的推敲，他又想起這個窮字的難挨，反正自己已經當過一次强盜，就算是和尚偷狗肉，一次穢，二次也是個穢，再說：第一次出手，碰了個糟老頭，可就不相信，他碰上的全是那些有本領的？邢奇偉是哼了一聲道：「一千兩黃金，他奶奶的，也是筆不少的財富，就作這一次吧！」邢奇偉決定了再來一次，不過，他却在禱告，別再讓自己失了手。

這匹馬又給催得發力狂奔，循了這幾人的語聲追踪，不一時，邢奇偉就看見在那前面的驛道上，有三個人在走動，一個是年約四十來歲，大戶人家的總管打扮，背了一個長布包袱，有些累贅，邢奇偉看在眼裡，心中就是一動，這不能錯，是放了一千兩黃金的包袱，不過，在這總管的身後，却有兩個家將打扮的壯士，每人腰跨鋼刀，神態極爲威猛，邢奇偉實是窮昏了心，眼中祇看見金元寶在跳舞，是如此的可愛，也是如此的令人垂涎，因此，他一聲大喝：「呔，兀那肥羊，快快將錢財放下，免得你家大爺多費手脚……」

前行三人，聞言全是向後一回頭，看見邢奇偉聲勢洶洶而來，三人全是面色微變，那兩個家將各將腰刀解下，其中一個怒斥了一聲：「大膽强徒，竟敢看上了中堂大人的財物，你有幾個腦袋……」語聲未畢，人已撲了上來，手起一刀，向邢奇偉迎頭頂砍下，可是，邢奇偉就用了他的鐵胎弓一架，刀貼弓背，邢奇偉急的一伸手，鐵胎弓就勢順住刀口一滑，直進中門，這家將發覺强人出手極快，也是一驚，再加鐵弓已入門，自己鋼刀被封，無法回招，這下不由有了手忙脚亂之感。

尚幸同伴趕到，向左側又砍了一刀，邢奇偉一招出手，心中就是一定，這兩人的功夫却是相差太遠了，他是挺有把握的將兩人擊倒，而這一千兩黃金嘛……想到這裡，邢奇偉直覺得自己已是個小富翁一般的了，這一千兩黃金就像放在自己的腰帶中那麼的舒服，他差些就笑了出來，當第二人的出手襲到，邢奇偉一扭身軀，在馬上略一的移動，立即將此人的出手閃過，右手的鐵胎弓順勢一挺一抖，就聞得「啊呀！」一聲，這首先出手的，就爲他一鐵弓直刺咽喉，雖說弓不如劍，不能要了此人的性命，可是這一戳之力，也是極大，差些就令個家將無法透氣，一個跟蹌，仰天一交，摔翻之後，直是無喉乾咳，無法起身。

尚有一人，見到同伴一出手，就挨了一下重的，心中也是一震，他是拚命的一收刀，身形一跳，由左邊跳往了後邊，向邢之馬屁股上狠狠的又是一刀，邢奇偉一招見功，心神大定，發覺背後有勁風襲來，他是一扭回身，鐵弓一揮，架得好，與此人的鋼刀相擊，「蹌」的一聲，那家將立覺手臂發瘦，暗道一聲：「這傢伙好大的氣力……」

但是，邢奇偉一抖馬韁，脚下蹬又一挑，那匹馬打了個轉彎，本來是以背對敵，招架須扭轉回身，現在就成了個面對面，鐵弓一領，向此人揮了一下狠的，那家將雖說功夫不太好，但是，這轉身靈活，並且又看見邢奇偉出手傷了同伴，心中有了幾分警惕之心，出手發招，進退騰跳，全都比較謹慎，邢奇偉到底得照顧一匹馬，故而，一時間就難得了手。

這總管已嚇呆了，初時，他倚仗有兩人護身，但是，一個傢伙一出手，就挨了一下狠的，摔翻在地，只是轉來滾去的唱曲子，他不由沒了主意，尚幸還有一人，在竄東跳西的與强人交手，一時間還可不受波及，他可是有些情義，連忙走了過去，扶起那挨打的同伴，不過，這傢伙因氣管被窒，咳嗽連連，但是，還掙扎的說出幾個字：「速走……快……走……」

那總管爲其一言提醒，暗道：「是呀，我呆在這兒幹甚麼？找個地方躲了起來，這千兩黃金要緊。」

想到這裡，他低聲向此人說了句話：「老紀，恕我不能照顧你啦，再見……我在前面林家鋪子等你……」說畢，他立即放下同伴，拔開雙腿，飛也似的向那林子中鑽去。

但是，這總管才一拔脚，後面却已傳來一聲大喝道：「往哪裡走？」

又是一陣馬蹄聲，那個邢奇偉是金子要緊，也不理這家將的糾纏，連忙催馬趕來，總管給他一嚇，脚下一頓，跑沒幾步，後領已爲人一把抓住，他剛哀叫一聲：「大王饒命！」

後面又有勁風襲來，正是那個家將，跳過來解救總管，拚命砍了一刀，邢奇偉左手已抓了總管，就像已抓住了千兩黃金一般，心中一陣高興，這出手也就更爲有力，他是鐵胎弓一領，一架鋼刀，就手一翻一鞭，家將因見總管被劫，心中一急，拚命發招，難免失了分寸，再說他的能耐比邢奇偉就相差可多了，這一此消彼長，那家將就爲邢之一絞之力，將手中鋼刀絞脫了手，邢奇偉於是就手一揮，「吧」的一聲，將那家將一鐵弓擊翻倒

在地上。

好了，兩個會武功的都給解決了，剩下那個沒用的總管老爺，邢奇偉笑得見牙不見眼的，對總管看了一眼道：「快拿出來吧！別客氣啦，哈哈……」

總管是被嚇得面無人色，混身抖戰，口訥訥的連句話也說不出來，邢奇偉也不理會，一手將鐵弓掛好，就用這隻手，一扯這布條色，「刷」的一聲響，裡面的金錠發出耀眼的金光，邢奇偉看了不由心花怒放，他老實不客氣，將這二十來個金元寶，來個照單全收，放在自己的軟鐵腰帶中，然後，將那總管推落馬背，道聲得罪，一聲大笑，策馬疾馳，上了驛道而去。

邢奇偉現在是洋洋自得，腰中沉甸甸的，他不時情不自禁的去摸它一把，直覺得有些趣味，抬頭望了望天色，太陽還未下山，他不由哼着家鄉的小曲子，就感到這天也美，地也美，太陽也美啦，這眞是個美好的日子。

突然，背後傳來一陣鸞鈴聲，邢奇偉不由一陣奇怪，他總有些作賊心虛的感覺，回頭看了看，不想這一看，令他心中一跳，不過，詳細看了看清楚，不免有些心定，你道爲何？原來，後面來的是個黃髮蓬鬆的小僮——正是那個挨打的小鬼——卻騎了匹黑驢，邢奇偉這一跳是怕這老傢伙也趕了來，現在，只是小子一個人，他就此一定，但是，這小僮已揚聲大叫道：「喂！你發了財啦，大家分分……」

邢奇偉不由大怒，暗道：「放你娘的屁，這個乳臭未乾的小兒，也來學人作强盜伯伯，哼！」故而，他是不理不睬，依然策馬前進，他明白這匹黑驢有些蹩脚，難趕得上自己的馬，就此一走了之，也就算了。

可是，這匹小黑驢却是怪，老人騎的時候，牠走得慢，而且不穩，現在跑得飛也似的快，直盯緊了邢奇偉，小僮還在大叫，道：「不識相的傢伙，現在咱可全部要了。」

邢奇偉怒斥一聲道：「放你媽的屁，你不認得咱是連珠箭邢某嗎？」

小僮更是怪，對他笑了笑道：「剛才已經領教過啦，沒有甚麼大不了！」

邢奇偉聞言，心中更是發火，心想這小傢伙，竟敢小看我，好小子，得給些厲害與你瞧瞧。

於是，他一手抽出了幾支利箭，一手挽弓，他是手法一動，就聞得一聲弓弦響聲，這連珠箭一支連一支的向那小僮射到，想不到這小傢伙也是厲害，眼快手又不慢，這樣快的「流星趕月」連珠神箭，爲他一手一支，一架一抖，接連幾支箭，全都爲其收的收，架的架，其中有一支，直入中門，向小僮面門射到，這小僮兒把口一張，這支箭就此給他咬住了，小僮拿下口中箭，哈哈一笑道：「沒用的傢伙，眞是飯桶，仗了這些臭屁箭，還敢自稱是英雄……」

邢奇偉又是一驚，接下來是一陣心疼，驚的是，這小子有這好的身手，痛的是，這小子口口聲聲要平分，要全份，這腰中的黃金，看來又難保全啦，這有多寃……

小僮還在說話呢。「邢小子，這幾支臭屁箭是沒有用的，還給你吧！」說罷，他一手脫下了手指上的金環，將這枚金環作了甩手箭器具用，就見他一彎長箭，穿過金環，一擲一彈，一陣嗚嗚厲嘯，一點星光，向邢奇偉當面射到，邢奇偉用手中的鐵弓，只一擋，突聞「嗆」的一聲響，他不由瞠目結舌，心中亂跳，原來，這一箭之力，竟有如此的强勁，將邢奇偉之鐵胎弓，弓背射了個對穿，就在此時，又有一陣勁風飛來，邢奇偉嚇破了膽，一偏頭回身，可是，耳上一疼，這隻耳朵吃了一下狠的，爲其甩手箭射了個對穿，血流如注。

邢奇偉這時心中亂如痲，他不能白白的將費了這麼大的精神所得來的金元寶拱手讓人的，這是自己發的財，無論如何也得設法保住，雖然，自己本領不及人家，可是，也得設法脫身，因此，他不理會這耳上傷疼，一抖韁繩，催開坐騎向前急馳而去，可是，後面的小僮也將那匹黑驢一催，緊緊的追趕，邢奇偉見這小僮兀自如此的不肯放鬆，心中更是煩惱，就在此時，身邊有勁風掠過，背後又是一緊，分明是爲人抓住後衣領，他不由一個肘鎚，想將後面對頭撞落，不想他這一肘鎚，就像擊中了敗絮一樣，虛軟軟的毫不着力，耳邊聞得一聲冷笑道：「還不與我下馬？」大力突然而來，將邢奇偉直拖下了馬背，又有一股勁力抖來，就聞「叭」的一聲，可憐他就此給摔了個滿天星斗，兩眼發黑。

但是，邢奇偉到底也是學過十來年的功夫，加上身體結實，初時的昏暈，一身也是給氣的，當其身一着地，腰中一疼，立即想起了這千兩黃金，他就是一股勇氣，使他清醒不少，人就是這樣的爲「財」所用，邢奇偉一直都是在想發財，故勿論腰中黃金從何而來，總之，現在乃是他的東西，他就不肯輕易脫手，明知有危險，常言道：「困獸猶鬥」，何況爲了這財帛之物，因此，他就此一個翻身，避過了小僮的糾纏。

非但如此，邢奇偉還用手中的鐵胎弓突地一個「朝天一炷香」，突起發難，反襲小僮，可是，這小僮別看他是個貌不驚人，並且在酒店中受人吆喝，供人服役，這出手却是快疾，當他一手將邢奇偉抖出，就乘勢竄上，當這鐵胎弓揮來，他是微喝一聲，立駢雙指，只一點，邢奇偉立感一陣勁力傳向弓背，這一陣力大得驚人，連勁

邢奇偉自稱爲神力無比的人，也是不克抵制，手一酸痲，虎口發燙，再也無法抓握，這一張鐵胎弓立即爲那小僮這一點之力脫了手。

邢奇偉却趁此時機，再一個翻身，一手抽出鋼刀，向小僮的脚部砍到，小僮面色微變，厲斥一聲道：「狂徒，你眞是打不怕……」就見他身形一起，避過這一砍之勢，邢奇偉眼前一花，只見小僮的雙脚下墮。

將近未近之時，快得出奇的突然一連環雙跳，這一來，邢奇偉只覺手一沉，而手腕又是一陣劇痛，當他看清楚之時，自己執刀之手，已爲小僮一脚踏住鋼刀，而另一隻脚則緊緊的踏住了他的手腕。

這一來，邢奇偉仰面朝天，與小僮可以面對面的相視，小僮滿面卑夷之色道：「還有甚麼技倆？嘿！」

這小僮就此一彎身，手一抄，將剛才爲其擊落的鐵胎弓執取在手。邢奇偉暗叫一聲：「吾命休矣……」

而小僮却猙獰一笑道：「你是連珠箭？有個名望！嘿！還不是仗了這張烏弓，嘿！」他邊說邊已雙手用力，就聞得「崩」的一聲響，這張鐵胎弓便爲其一抝之力，折成兩段，小僮就將二段弓一併，再一抝，分爲四個小節，這是鑌鐵打成的弓背，堅韌無比，別說連抝兩抝，就是一折，也是難斷，這小僮却毫不費吹灰之力，就此將張鐵胎弓解決，這份神力就非有一二千斤之力不可了。

邢奇偉看在眼中，現在他是心痛自己的鐵胎弓了，這張弓曾仗他發箭射迫太行山强人……爲了一念發財，嘿！財是發不成了，反賠了一張弓，這就是應了那句老話：「偸鷄不着，還蝕了一把米。」他那能不必痛，而這小僮一手拋了這四截斷弓，身一彎，一手將邢奇偉左腿一提，邢奇偉現在就像待宰的羔羊一般，毫無反抗之力，爲小僮倒提而起，又一擲，成了個面地背天，背上重力壓來，小僮用一膝抓住，一手將邢奇偉的左腿及左手捲住，邢奇偉就像被人裹了隻大粽子般，毫無轉動之力了。

小僮則一手掏出邢奇偉腰中那條軟鐵腰帶，爲他雙指一夾一扭，立即扭成三段，小僮也是老實不客氣，將這些黃金元寶一隻一隻的收起，然後手一鬆，對其笑了一笑道：「得罪了！」又見他手一揚，邢奇偉之眼前只見金光一亮，一隻重約廿两重的金錠落在他面前，一陣蹄聲響處，風聲中傳來一句清脆的語聲，「見者有份，這些就算賠償你的鐵弓，餘下的，當作盤費，回家去，安安穩穩的過日子吧！別再打算發財了……」

邢奇偉全身宛如拆開了一般，頭就像被劈的一般難過，奮力支起身來，只見前面灰塵中，那小僮已騎了那匹黑驢，飛也似的直馳而去，漸漸的沒了踪跡。

邢奇偉太眼中滾下了淚水，他一聲長嘆，原來，這綠林生涯也是不容易過，還有，自己這一身本領，嘿，眞的還是差得遠吶，所謂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今日他是碰上了，還算大幸，照這小子的出手，要是他要自己的性命，還不是輕而易舉之事，不殺自己，還拋下一顆金錠，實在是僥天之幸，總之，自己是不行，以後，還是老老實實的做個平凡人，依仗武藝的，根本是行不通的，打不過老人，又敵不過一個小僮，還稱甚麼英雄好漢？

邢奇偉發財夢破了，他再也不敢自詡甚麼武藝超羣，就靠了身上的餘銀，再加上這一錠黃金，趕回澤州故鄉，以後，他就像個平常村農一般，有人上門要他作甚麼護行的，他都全是一口謝絕，老老實實的租了幾畝田，做他的莊稼人了，闖江湖，作賣買，從此以後是絕口不提了。

（本文完）

湖海秘辛錄／逍遙客・文
可飛・圖

飛天大俠

麻瘋兩乞丐　激戰樟樹鎮

春寒料峭，細雨紛飛，夜色濃重，伸手不見五指。

江南藥都樟樹古鎮陷入一片死寂之中，偶爾傳來幾聲夜鳥啼叫，更使人感到幾分恐怖。

三皇宮是樟樹藥界人士向歷代醫藥學家致祭，並招商四方進行藥材交易的地方。可是，今天卻一反常態，黑燈瞎火，沓無動靜，那黑洞洞的大門，就像一頭巨獸，張開大口，要把這黑暗一口吞噬。

忽然，街上的麻石板上，傳來了陣陣的腳步聲。不一會，只見大門口晃晃悠悠飄進一個黑影。

說時遲，那時快，從大門後竄出兩個人來，用冰涼的利刃頂住來人的左右腋間，低聲喝道：「不許動！」

來人一驚，「嘿嘿」一笑，只聽到「啪啪」兩個清脆的巴掌打在那兩人臉上。敢是這兩下份量不輕，便聽得殺猪似的叫了起來。

驀地，迎面亮起了兩盞燈籠，只見進門來的那人雙腳一蹬，兩團黑呼呼的東西直朝燈籠砸去，持燈籠的人一側身，正好，那團東西「啪」的一聲打在臉上，看時，原來是隻破草鞋。

只見人羣中亮起了好幾個火摺子。一個瘦長的身影飄到來人身邊，冷冷地說：「朋友，好身手！」

「啊哈哈哈！啊哈哈哈哈！」

來人突地狂笑，笑聲迴蕩在三皇宮內，懾人心魄。

眾人吃了一驚，定睛看時，但見來人頭如芭斗，髮似亂草，一雙鈴鐺眼，滿臉絡腮鬍，一件破衣衫，上上下下打了幾十個零零吊吊的結，腰上繫着一根草繩，打着一雙赤足，幾個流着膿水的瘡癤，散發出一股又腥又臭的味道。手裡握着一根五尺來長的打狗棍，不是流落在街頭巷尾人稱瘋乞丐的嗎？

「晦氣！」

瘦長個子啐了一口，正要轉身離去，猛聽得神龕悉悉嗦嗦有聲響，心中大疑，一個箭步縱上神龕前的香案，伸手便將那黃色的帳幔一掀，厲聲喝道：「出來！」

下面幾個人見狀，將燈籠照向神龕上，只聽得骨碌碌一陣響，說也奇怪，那尊泥塑金身的藥王菩薩竟站了起來，怒目圓睜，直挺挺地向瘦長個子撲了下來。

眾人一陣驚呼，嚇得毛骨悚然，膽小的便往門外跑。

瘦長個子倒是臨危不懼，一個觔斗便往神案側面翻了下去，只聽得「轟」地一聲，那菩薩倒了下來，栽在香案上又翻倒地下，剎時間，粉骨碎屍，騰起一片灰塵。

又見一條黑影從神龕內飛了出來，趁着大亂，逕往後殿奔去。瘦長個子見狀，大喝一聲：「往後面跑了，快追！」

一伙人心有餘悸地往後殿追去。

這三皇宮前後殿之間，有一條卵石通道，因年代久遠，早已長滿了青苔，天黑路滑，確是難走。瘦長個子邀功心切，領先往前追去。

忽然，他腳下一滑，「通」的一聲跌倒在地，緊跟在後面的一伙人猛然間收勢不住，接二連三地栽倒在他身後，好一會才爬起來，瘦長個子心頭直冒火，亮起火摺子一照，咦，眼前又是一個乞丐，橫躺在甬道上。

霏霏細雨，打濕了他的衣衫，他躺在泥水裡，渾然不覺，看他模樣：瘌痢頭，幾根頭髮東倒西歪，麻子臉，大坑小坑密密麻麻，汗臭尿騷，奇味難聞。

瘦長個子這一氣可非同小可，心想，今天眞是撞到了鬼，闖進叫化子窩裡來了。

他罵着那乞丐，再加上一腳，那乞丐早已被驚醒，見一伙人兇神惡煞般站在身邊，知道今天這一伕是逃不掉了。

瘦長個子這一腳踢過去，見他就地十八滾，早滾開了，正想追過去毆打一番，忽聽得身後「哎喲」一聲，一個同伙肩上中了一鏢，鮮血直流，他大吃一驚，回頭一看，斷定這一鏢是從外面那棵大樟樹上射來的，心頭不由一震，喝道：「快！往外撤！」

一伙人湧出了三皇宮。這乞丐慢慢地爬起來，一瘸一拐地進了內殿。

過了一會，四周恢復了死一般的寂靜。

瘦長個子一伙人忙忙碌碌，折騰了半夜，一無所獲，垂頭喪氣回到了縣衙捕房，只見捕頭吳楚仁房間內燈火通明，他戰戰兢兢來到門口道：「稟大哥，小弟回來了。」

「唔。」吳楚仁坐在太師椅上，抬了一下頭。

「大哥，小弟帶着弟兄們在三皇宮內一無所獲。」

「曉得了，你去歇息吧！」

「是！」

瘦長個子正要退出去，又聽得一聲喚道：「黃山！」

「在！」

「今日接到撫台大人手諭，石達開已陷吉州。目前按兵不動，皆因傷者甚衆，急需療傷治病。樟樹乃自古以來藥材聚散之地，長毛肯定要來採購藥物，以作軍需。撫台嚴令我等控制藥物出境，違者以通逆論處，明日起，你多帶弟兄，小心查訪！」

「是！」

吳楚仁揮了揮手，黃山退了出去。

吳楚仁心緒煩悶，坐立不寧，他深知自己的處境，太平天國翼王石達開素以勇悍機智著稱，目前已攻下了吉州，說不定那日就兵發樟樹，要自己擔負堵截藥物出境，談何容易。

正在閉目沉思，猛聽「篤」的一聲，一支飛鏢帶着一張紙條釘在窗欞上，他大吃一驚，一個身形搶出門外，只見夜色蒼茫，哪裡有半個人影？

他呆立了一會，回到窗前，拔下飛鏢，取下紙條，展開一看，不由得魂飛魄散！

* * *

吳楚仁從窗欞上撥下一支燕尾形的鐵鏢，展開穿在鏢尖上的紙條一看，但見上面寫着：「叛逆已派人潛入藥都覓藥，嚴密監視各藥店行號。天狗。」

吳楚仁知道這個化名天狗的人物是撫台大人眼前的大紅人。

據傳他武藝高超，尤長輕功，飛檐走壁，來去無踪，沒有幾個人識得他的廬山眞面目。

這次，爲了封鎖藥材出境，撫台特命他前來協助，想不到他早已潛來此地。吳楚仁不敢大意，立即作了佈置，待一切安排就緒，東方已露出了魚肚白。

藥都樟樹鎮上大大小小有二百家藥店行號，其中有家聚仁堂藥店，座落在藥市街上，老闆姓金，名善，字聚仁，乃本縣閣皂山人氏。

這閣皂山在藥都東南隅，羣峯環繞，竹樹葱蘢，史稱清江「碧嶂」，漢張道陵、葛孝光，晋丁令威等曾修煉在此，爲著名道教勝地之一，列爲第三十三福地。

這金聚仁祖上曾得異人傳授，獨創「九轉生肌敗毒散」，專治刀槍紅傷，瘡癤毒瘡，藥到之處，立見神效，在藥都享有盛譽。

這天，聚仁堂藥店伙計牛仔和往日一樣，早早起來，當他打開店舖大門，一股寒風挾着細雨捲了進來，他不由的打了個冷戰，心中詛咒着這鬼天氣，一面慢吞吞地卸門板。

突然，他呆呆地盯着屋檐下，原來，這裡像條狗似地蜷臥着一個人。

牛仔壯起膽走了過去，彎下腰看時，認得這人正是每天在街上高歌狂哭的瘋乞丐，一陣腥臭味直往鼻子裡鑽，他不禁用手掩住鼻子，正想走開，又見瘋乞丐在寒風細雨中凍得發抖，心中十分不忍，便喚道：「喂！喂！」

那乞丐一個翻身坐了起來，用黑呼呼的大手揉了揉眼睛，懶洋洋地問道：「做甚麼？」

「這裡會冷死你的，找個避風的地方去睡吧！」牛仔關懷地說。

「哼！」那乞丐鼻子裡重重地哼了一聲，毫不理會，倒下身子又睡了。

牛仔熱心腸碰到冷面孔，只好轉身去掃地，自言自語地說：「這個瘋子眞是瘋得出奇。」

正在這時，裡面走出一位老者來，但見他年過半百，精神旺健，身材瘦削卻透着精悍，戴一頂瓜皮小帽，身穿長袍馬褂，目光炯炯，腳穿圓口布鞋，一手執水煙筒，一手執紙煤，問道：「牛仔，你在說甚麼？」

牛仔見是老闆來了，便回道：「金先生，你看這店門睡了個叫化子，趕都趕不走，等下怎麼做生意？」

「啊？」金聚仁看去，果然不假，他久歷江湖，知道此事有些古怪，他來到這乞丐身邊，輕輕地用手推了推，喚道：「老兄，老兄！」

那乞丐翻了個身，睜開眼，口中說：「他媽的，擾人清夢，我和你到天王老子面前說公道！」

一伸手，竟拽住了金聚仁的脚。金聚仁不慌不忙，微微一笑，使了個「千斤墜」的功夫，那乞丐竟沒法移動，「咦」了一聲鬆開手，坐了起來。金聚仁和顏悅色地說：「你睡在屋檐下會凍病的，快起來到後面廚下去烤火吧！」

那乞丐站了起來，定睛看了看金聚仁，突然昂天大笑，牛仔看得莫名其妙，道：「我家先生一片好意，你笑甚麼？」

那乞丐並不理睬他，伸出一隻正在流着膿水的爛脚，盯着金聚仁道：「我不討錢，不討米，討點藥可以嗎？」

金聚仁微微一笑，說：「神農世家，普濟世民，有何不可？」轉身對牛仔說：「扶他進去。」

牛仔答應一聲，正要過去扶他，那乞丐却已一瘸一拐地進店了，一屁股坐在店裡的板凳上，兩眼一溜，已把店堂看得一清二楚。這店舖面不大，迎面是一個神龕，供奉着菩薩和祖宗，神龕前是一個楠木香几，上面擺着香爐等物件，香几下是張八仙桌，上面放着鎮紙、筆、硯等物，是先生坐堂治病的地方。

有道門通往後面。東面是櫃台，靠墻是一排藥櫥，大小藥罐藥瓶擺設得整整齊齊，也有一道門通向裡面，却是用布幔遮着，想必是卧室。

這時，牛仔已經打來了一盆清水，要幫助那乞丐洗淨脚上的污泥，好讓先生給他醫治。誰知，那乞丐卻一把將牛仔推開，自己又不動手，兩眼盯着金聚仁說：「他不會洗，我要你幫我洗。」

金聚仁毫不在意，挽起衣袖，彎下腰去，顧不得腥臭難聞，便給他洗將起來。

這乞丐也不知有多少時日沒有洗過這隻爛脚，端的是膿血結痂，污泥成塊。

金聚仁小心翼翼地先用水浸透，然後用竹夾子輕輕地鉗下一小塊一小塊的污垢。好不容易才將乞丐左脚這塊碗口大的爛瘡疤周圍洗乾淨，看那盆水時，早已變成了黑呼呼，粘稠稠的稀糊了。

金聚仁吩咐牛仔說：「去換一盆水來，放點鹽。」

牛仔答應一聲，端起木盆往後院去了。

金聚仁目光炯炯，盯着乞丐說：「朋友，你這傷可不輕呀！」

乞丐只是嘿嘿嘿地傻笑，金聚仁壓低聲音說：「你不要裝了，你這是做的傷！」

那乞丐先是一楞，隨即哈哈哈哈地狂笑起來。

金聚仁不動聲色地說：「朋友，我不管你是那條道上的，你做的這傷可當心，據我所知，能使傷口潰爛得這麼大，必是用了『七毒粉』，萬一不慎，落個終身殘疾也未可知。如是要試我的丹藥，三天後再來換一次藥，便知眞假。」

那乞丐眼睛一亮，隨即又瘋瘋顛顛地笑了起來。

這時，牛仔已端來一盆清水，金聚仁沒再說甚麼，便又給他洗淨創口，雖然鹽水侵到創口上疼痛異常，那乞丐倒也是條漢子，咬緊牙關一聲不哼，硬挺了過來。

金聚仁轉身從櫃台裡拿出一個小巧精緻，形如葫蘆的小瓷瓶，從中倒出少許褐黃色的粉末，說：「這是我家祖傳的『九轉生肌敗毒散』，敷上兩次，包你全好。」

那乞丐只覺得這藥末一敷上去，原先火辣辣的創口感到異常清涼。金聚仁敷好藥，又用一條白布帶將創口包紮好，說：「行了。」

那乞丐跪下去，磕了一個頭，說：「多謝先生！」

說完，站了起來，便往外走，剛到店門口只見瘋瘋顛顛闖進一個人來，「咚」的一聲，那乞丐被撞得跌坐在地，金聚仁師徒定睛一看，咦，又進來一個乞丐，只見他高聲喚道：「先生救命！先生救命！」

先前進來的那個乞丐，摸了摸跌得生疼的屁股，眞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邊生，爬將起來，口中罵道：「你這個痳小子」，對着後來的乞丐就是一記打狗棍，只聽得「哎喲」一聲驚叫，不知打到哪個身上。

* * *

那瘸乞丐被痳乞丐撞倒在地，怒火陡起，呼的一記打狗棍掃了過去，誰知那痳乞丐腿脚俐索，一閃便到了牛仔身後，順手把牛仔朝前一推，結結實實代挨了一棍，疼得牛仔哎喲大叫，用手一摸，那腦門上已起了一個鵝蛋包。

瘸乞丐見這一棍沒打着對頭，氣衝衝地罵道：「大痳子不得好死！」

痳乞丐並不生氣，笑嘻嘻地回道：「瘸小子早上西天！」

眼看他倆又要打鬧起來，金聚仁搶上一步說：「朋友，看在敝人份上，不要打了。」

瘸乞丐氣衝衝地朝痳乞丐一翻白眼，說：「大痳子！記着這頓打。」便出店去了。

牛仔揉了揉頭上鼓起的大包，正要發作，只見痳乞丐衝着金聚仁作了一揖，說：「先生，請你也幫我治一治

傷。」

金聚仁點了點頭。

痳乞丐把爛衣袖一捋，只見左手臂上生了一個酒盅般的大瘡，又紅又腫。金聚仁用兩個指頭一按，覺得又熱又軟，好似那熟透了的柿子，便吩咐牛仔取來刀盤等物，叫痳乞丐在桌旁坐下，先用鹽水洗淨四周，然後操起一把長約五寸的小匕首，說：「你把臉別過去。」

痳乞丐咬牙一笑，說：「我不怕！」

「啊？」

說話間，已是一刀劃了下去。

黃澄澄的膿水頓時流了出來，好一股腥臭味道。

金聚仁乾淨俐落地擠乾了膿水，又取出幾根寸把長的紙捻，紙捻沾滿了藥末，塞進瘡口裡面，然後用白布條給他紮好，說：「行了，三天後再來換藥。」

痳乞丐覺得手臂上腫痛頓然若失，心中甚是佩服，深深一揖，說：「多謝先生賜醫賜藥！」

「不用謝！」金聚仁毫不在意地說。轉身在牛仔端來的清水中洗了手，便端起水煙筒，坐在桌旁吸起水煙來了。

痳乞丐道謝後，出得店來，只見幾個捕快走進店，不由一怔，加快脚步走了。

進店來的正是鐵尺黃山，他沙啞着嗓子說：「金老闆，生意好啊！」

金聚仁見是公差來了，不敢怠慢，站起身來，笑臉相迎：「黃大爺駕臨小店，有何吩咐？」

「嘿嘿，隨便走走。」

一屁股便坐下來，架起二郎腿，說：「金老闆，你眞是菩薩心腸，連叫化子的傷都治啊！」

「嘿嘿，這也是行善積德嘛！」

金聚仁靠近黃山，悄聲問道：「不知黃大爺有何見教？」

黃山放低聲音，神秘地說：「金老闆，你可知道官軍在吉州與叛逆大戰，長毛潰不成軍，據說有不少散匪混進藥都求藥治傷，你們可不要發財了！」

金聚仁滿臉惶惑地，連連擺手，說：「大爺，這話可說不得，敝人可是安份守已的。」

黃山奸詐地一笑，說：「金老闆可別多心。我也知道你的爲人，所以特地先來打個招呼。」

說罷，眯着眼，仰在椅子上不做聲了。

金聚仁眉頭一皺，從身上掏出一塊銀子，遞了過去，說：「承蒙黃大爺關照，敝人感激不盡，請先去喝杯茶吧。」

黃山假意推辭道：「怎好又勞老闆破費。」

「好說！好說！」金聚仁陪笑道。

黃山站了起來，一揮手，帶着二個隨從出去了。

金聚仁望着他們的背影，怔在那兒，好久沒有做聲。

* * *

滔滔贛江，浩浩東流，沿着江邊的一條土堤上，走過來一老一少兩個女人。

那老的年紀有五十來歲，慈眉善目，左手挽着一隻小香籃，裡面放着香燭等物。

少的年約十八九歲，眉清目秀，上身穿件月白鑲邊小襖，下穿士林布褲，她們便是金聚仁的獨生女兒金桂芳和佣人李嬸。

原來，金聚仁夫人早逝，更未續弦，帶大這個女兒，自是分外疼愛。前些時候，金聚仁身患重病，在通慧寺立下誓願，如今病體已痊，故此令女兒前來還願。

這通慧寺地處藥都東南隅，建於唐代。

高大巍峨的殿宇，雄踞贛江之濱。寺院前，幾棵五六人才合抱得過的古樟枝幹崢嶸，狀如華蓋，翠柏迎風，曲徑通幽，綠瓦紅墻，若隱若現。

寺中歷代出過不少有德行的高僧，所以香火經久不衰，終日裡鐘磬聲震蕩四野，木魚聲響徹江畔，這通慧寺既然香火旺盛，自然就有那擺小食攤的，賣香燭紙錢的，算命看相的，測字占卦的，還有那街頭賣藝的，賣狗皮膏藥的在寺前廣場上招攬生意，眞是三教九流，應有盡有。這時正是日上三竿時分，但見人羣如蟻，熙熙攘攘，熱鬧非凡。

金桂芳和李嬸好不容易擠過人叢，進得大殿，來到觀音菩薩面前，李嬸取出香燭點燃，執禮之後，便插在香爐上。金桂芳雙手合十，跪倒在蒲團之上，喃喃祝願。李嬸也在旁邊跪下禮拜，口中說道：「大慈大悲的觀音娘娘，保佑我家老爺早日康復，保佑小姐早擇佳婿，老身情願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爐香。」

一席話，把個金桂芳羞得粉臉通紅，站了起來，說：「李媽別胡說了，走吧！」

李嬸又趴下磕了幾個頭，方站起來，說：「小姐，這裡的觀音娘娘可是最靈驗的！」

金桂芳微微一笑，轉身出了觀音堂，李嬸連忙跟了出來。

兩人出了寺門，金桂芳說：「李媽，我好久沒吃包麵了，平常總聽人說，通慧寺的包麵最好吃，今天嘗嘗吧。」

李嬸笑了笑，說：「小姐要吃包麵，我們回去做一鍋，保你吃個夠。」

金桂芳小嘴一撇，說：「不！我就要在這裡吃。」

李嬸知道她的脾氣，今天不讓她吃一碗，是不會回去的，便無可奈何地同意了。

這包麵是甚麼食品？其實，它就是北方人說的餛飩，江西人叫包麵或清湯。俗語說，臨江府、汀江縣、三歲伢子做包麵。而民謠曰：「竹膜紙、包丁香，一投投進揚子江，風吹滿泿起，趕緊用碗裝。」足以說明樟樹的這一風味小吃的特色了。

金桂芳與李嫿來到一家包麵攤子前坐下，不一會便端來兩碗熱氣騰騰的包麵，眞個是皮薄透明，看得見殷紅的肉餡，湯鮮味正，清香四溢，令人垂涎欲滴，兩人用湯匙慢慢地舀着吃了起來。

突然，傳來一陣嘻嘻哈哈的哄笑聲。

金桂芳抬頭一看，原來相距不到五尺遠的墻角下坐着幾個乞丐在曬太陽，其中一個正在翻開破棉襖捉虱子，他眞是眼明手快，一隻一隻捉住就往口裡丟，竟好像吃瓜子一樣卜卜作響。

旁邊一個乞丐笑道：「狗子，你今日不用去乞討了，瞧你吃得多有勁。」

「不錯，這味道賽過天上的鷓鴣地上的兔，不信你也來嘗嘗。」

被叫做狗子的乞丐做出要扔虱子過來的架勢，先前那個乞丐連忙避開了，幾個乞丐不禁也笑了起來。

金桂芳見這些乞丐，一個個衣衫襤褸，面帶饑色，卻是苦中取樂，便忍俊不禁，噗嗤一笑，驚動了那羣乞丐，順着笑聲望去，見是一個妙齡女郎，便議論了起來：

「咦，兄弟，那個俏妹子在笑我們哩。」

「嘿嘿，好俊俏的盤子！」

就有一個瘦長瘦長的乞丐站了起來，緊了緊腰間的草繩，瞇着眼，走了過去，伸出一隻又黑又髒的手，說：「小姐，行行善吧！」

金桂芳一驚，連忙避開身子，李嫿見了，斥道：「休得無禮！」

那乞丐毫不在乎，淫笑着說：「不給銀子也行，把妳的臉蛋兒讓我摸一下！」

說着便伸過手去。

金桂芳又羞又怕，慌忙躲開，卻又被乞丐擋住去路，李嫿見狀不好，上前一步，攔在金桂芳面前，卻被那乞丐一推，便跌倒在地。

金桂芳驚叫一聲，顧不得許多，便去扶她，那乞丐趁機朝她臉上一摸，雪白的瓜子臉上便留下了幾道烏黑的手印。

金桂芳長到這麼大，何曾受過這等污辱，登時便脹紅了臉，眼眶裡溢滿了淚水，更顯得楚楚動人。那伙乞丐見狀，樂不可支，怪聲叫好，紛紛嚷道：

「痳杆，好運氣，快摸摸妹子的奶子！」

這伙乞丐一起哄，周圍竟沒有一個人敢上前勸解的。

金桂芳正處於孤立無援的危急之際，忽聽的哈哈哈一陣狂笑，眼前飄來一個人，用根短竹竿一撥，那個被叫做痳杆的乞丐便栽了個狗啃屎。

痳杆大吃一驚，抬頭一看，乖乖，眼前站着一個人，只見他身高五尺，頭上披散亂髮，上面沾滿草屑，一臉的油泥足有銅錢厚，穿一身白不白、藍不藍，黃不黃的破衣衫，上面綴滿了各色補丁，腰中繫根草繩，赤着一雙腳，左脚上一個瘡疤還在流着黃水，手持一根打狗棍，活脫脫是個乞丐們的祖師爺。

痳杆吃驚道：「你？」

「嘿嘿，小子你不是手癢嗎？來呀！」

他這一叫陣，痳杆可吃不住勁了，俗話說人要臉，樹要皮嘛，他怪眼一睜，撲了上來，就要拚命。

誰知人還未近前，被那個乞丐用打狗棍一撥，又栽了個觔斗。

痳杆這才知道今日是遇到了尅星，便不敢再動手，那幾個在旁起哄的乞丐見狀不妙，便圍了上來，給痳杆求情，這癟乞丐冷冷一笑，說：

「滾！」

一伙乞丐連大氣都不敢喘，一個個抱頭鼠竄而去。

金桂芳心中十分感激，上前對着癟乞丐施了一禮，說：「多蒙大哥相助，小女子十分感激。我家乃是聚仁堂藥店，大哥如不嫌棄，請隨我回去，讓家父爲你治好傷，不知尊意如何？」

癟乞丐眼神一亮，隨即又暗淡了，爆發出一陣大笑，不置可否，掉頭便走。

金桂芳見他一癟一拐地消失在人叢中，竟自發怔。

李嫿說：「小姐，我們回家呢。」

「嗯！」

金桂芳掏出手絹，擦了擦臉。兩人沒走幾步，忽然聽得一聲喊：「可找到你們了。」

金桂芳見是牛仔滿頭大汗的，忙問道：「甚麼事？」

「快回去吧！家中出事了。」

「啊？」

* * *

原來，縣衙接到公文，官兵不日要迎戰太平軍，爲此責令籌集一批藥物以充軍用，特別是治療外傷的膏丹丸散均爲重點徵用。

吳楚仁不敢怠慢，立即率領三班衙役及捕快們在全城各藥店行號强行徵斂藥品。

聚仁堂是藥都治療紅傷的名家，「九轉生肌敗毒散」更是在武林中享有盛譽的名藥，因而更是首當其衝由黃山親自上門徵收。

黃山一行人來到聚仁堂藥店，對金聚仁說明了來意，並出示了縣衙公文，金聚仁不敢違抗，唯唯喏喏，連聲答應，說道：「請黃大爺稍候，敝人就去取藥。」

黃山答允了，便坐在店堂上等

候。金聚仁匆匆往後院去了。

誰知這一去已有三盞茶的功夫了，還不見金聚仁出來，黃山心下焦燥，吩咐兩名手下去後院看看，只見牛仔慌慌張張跑將出來，顏色大變，結結巴巴地說：「黃……黃大爺，不，不好了！」

黃山渾身一震，站了起來，問：

「出了甚麼事？」

「快，快，我家先生，他……他……」

「帶路！」

黃山一揮手，三個差役便跟着牛仔一同朝後院奔去。穿過一個天井，幾間廂房和一條小巷，便來到金聚仁的藥庫，只見門開着，裡面甚暗，依稀可見一個人倒臥在地，牛仔驚恐地說：「那……那就是金先生。」

黃山也不敢上前，便令二個差役先進去。那兩個傢伙戰戰兢兢，剛邁進大門，便聞到一陣異香撲鼻，「咕咚！咕咚！」兩人就頭重脚輕地栽倒了。

黃山大吃一驚，一閃身，靠在門邊，伸過頭去探看裡面的動靜，突然，他也聞到一陣異香，身不由主地栽倒在地。

另一個差役和牛仔大吃一驚，嚇得三魂走了二魂，剛要轉身逃走，猛見屋頂上人影一閃，「噗」的一個紙團砸在他頭上。牛仔覺得奇怪，連忙拾起來，展開一看，上面寫着：「半個時辰後方可進去，將涼水噴面可醒。」兩人面面相覷，做聲不得，牛仔說：「寧可信其眞，不可說其假，我們就在此等候吧！」

「嗯！」

約莫過了大半個時辰，牛仔和差役從井裡提來一桶清冽的井水，放在藥庫門口，然後小心翼翼地把幾個人都抬了出來，將冰涼的井水逐個噴在他們臉上。

好一陣，幾個人才悠悠醒來，黃山進去的最晚，醒得最早，金聚仁卻是最後才醒來，此時，藥庫內已無那股異香味了。

衆人都是大惑不解，黃山問道：

「金先生，這是怎麼一回事？」

只見金聚仁長嘆了一口氣，說：

「黃大爺，這就是江湖上罕見的『玉舞雞鳴迷魂香』啊！」

「啊？誰幹的？」

「不知道。金某向來施醫贈藥，講究醫德，更未得罪過江湖上的朋友，不知爲何對我下此毒手。」

黃山一拍大腿，腦中一轉，驚叫道：「壞了！金老闆，快去看你的藥！」

金聚仁被他提醒，三步並作二步進內看時，只聽他叫得一聲苦也。

那原先裝有配置好的幾種丸散，包括「九轉生肌敗毒散」的幾口罈子均空空如也，不翼而飛了。黃山見此情景，這一驚非同小可，隨即在庫房內四處查勘，希冀有所發現。

只見那門、窗，均是完好無損。牛仔突然想起一事，便說：「剛才有人從屋脊上丟下個紙團。」

「啊？在那裡？」

「喏！」

牛仔遞上那張紙條，黃山接過，看了半晌，才說：「呀，這個人可眞奇怪，又放藥，又救人，到底是何等樣人？」

突然，一個差役指着屋樑上說：

「你們看！」

衆人看時，只見橫樑上釘着一張紙條。牛仔取下來一看，上面寫着：「天兵天將膽氣豪，爲救衆生取藥草，莫與店家找煩惱，有種前來找長毛！」

衆人看罷，一個個目瞪口呆，做聲不得。金聚仁臉色蒼白，險些暈倒，牛仔連忙扶住，說：「請各位到店堂去坐吧。」

「嗯！」

一行人離開庫房，來到店堂內坐下，黃山陰沉着臉，冷冷地說：「金老闆，你看這事怎麼辦？」

金聚仁手足無措：「這……這……」

「嘿嘿，只怕金老闆難脫這通匪之嫌呀！」

金聚仁臉色灰白，顫聲說：

「我……我從來都是安分守己的。」

黃山臉色一變，兇相畢露，說：

「對不起，我們只好到吳爺面前交代了，金老闆，請吧！」

「我……我……」

黃山一呶嘴，差役們架起金聚仁便走了。

金桂芳聽到這個消息，嚇得六神無主，說：「牛哥，這可怎麼辦哪？」

牛仔思索了一下，說：「小姐不要心焦，待我前去打探一下消息，你不要出去，在家等候。」

牛仔正要出去，卻見前日來治傷的那個痳乞丐又來了，進門便問：「伙計，金先生呢？」

「唉，他被抓到縣衙去了。」

「啊？出了甚麼事？」

「出大事了。昨天夜裡，藥庫被盜，今天黃班頭又來徵藥，交不出藥，就把人捉走了。」

「啊？那我這傷……」

牛仔沒好氣地說：「你的傷？我家先生死活都不知，還管得你的傷？」

說着，便往外走，痳乞丐正要跟出去，金桂芳喊道：「等一等。」

兩人停住脚步，不解地看着她。

金桂芳抹了一把眼淚，說：「我幫你換藥。」

「你？」

「嗯！」

痳乞丐喜出望外，轉了回來，牛仔看了他一眼，匆匆出去了。

金桂芳取來用具，細心地給痳乞丐手臂上的瘡換了藥，說：「你多加小心，我家的藥就剩這一點點了，不過

，用不着再換，這次就會好的。」

「妹子，這藥很珍貴嗎？」

「說不上珍貴，都是草藥，可是很難採。」

「那你也曉得藥方囉？」

「我不曉得，這藥都是家父一人配的，我家祖傳是傳男不傳女的。」

「噢！看得出，妹子的心腸蠻好哩。」

金桂芳苦笑一聲，說：「你走吧！我要關門了。」

「唔！好，好，好！」

痳乞丐望了金桂芳一眼，便出門去了。

黃山押着金聚仁來到捕快房，吳楚仁正在清點徵來的藥品，見他們來了，便起身相迎，問道：「不知金先生有何貴幹？」

「這……」

金聚仁了看了看黃山，欲言又止。

黃山近前一步，說：「稟大哥，金先生家藥庫失盜，特來面呈。」

「啊！有這等事？」

金聚仁點了點頭。

「可曾尋到盜藥人的綫索？」

「大哥，盜藥人賊膽包天，竟留字相告。」

「唔？呈上來。」

「是！」

黃山將紙條遞上去，吳楚仁接過看了看，放在桌子上，臉上毫無表情地說：「你先帶人到各處去催藥品，不得超過今天！」

「是！」

黃山抹了一把汗，退出去了。

金聚仁如坐針毡，惶惶不安。吳楚仁站了起來，倒了杯茶，和顏悅色地說：「金先生，久聞你老醫術高超，令嬡才貌雙全，眞是可欽可敬！」

「不敢！不敢！」

「不知先生配製『九轉生肌敗毒散』需要幾多時日？」

「實不相瞞，這藥雖是不貴，但有幾味藥須到深山採集，所以短時間內是無法配製的。」

「啊！」

沉默了一會。金聚仁終是心中有事，便試探着問：「吳爺，這失藥之事……」

吳楚仁把手一揮，說：「小事一件，到此爲止，先生不必過慮了。」

金聚仁心中一塊石頭落了地，便說：「承蒙吳爺關照，敝人感激不盡。吳爺如蒙不棄，請得便時屈駕寒舍，聊表謝意！」

「好說，好說！」

「如此告辭了！」

「恕不相送！」

金聚仁又作了一揖，便出衙門去了。

這天夜裡，陰雲密佈，伸手不見五指。吳楚仁獨坐燈前，思量着白天發生的一系列怪事，苦苦思量着對策。忽然，門無聲無息地開了，閃進一個人來，吳楚仁一驚，飛身掠起，手上已多了一把長劍，低聲叱道：「來者何人？」

來人嘿嘿一笑，說：「自己人！」竟大模大樣地在桌旁椅子上坐下。

吳楚仁定睛看時，來人一身黑衣緊裝，黑布蒙面，唯有兩眼可見精光。

吳楚仁微微一楞，問道：「閣下是？」

「不用多問，看這個。」

來人手掌上攤着一件東西，乃是碧玉雕成的一隻脅生雙翅的天狗。

吳楚仁驚得失聲喊道：「你就是……」

「噓！」

天狗問道。「吳兄，這徵集藥品之事……」

「唉！實不相瞞，一夜之間，十幾家藥店庫房失盜，竟無一點綫索。」

「你不覺得奇怪嗎？」

「當然覺得奇怪，你看！」

吳楚仁遞上那張留言條。天狗接過一看，冷冷地說：「果然是光明磊落，盜走藥品還留下紙條，吳兄，你認爲該怎麼辦呢？」

「我是毫無辦法，總不能把店家全部抓來。」

「可是，你要明白，耽誤軍務，是要嚴厲處置的！」

「我明白，老兄能否賜教？」

「哼！我正是爲此事來的，據我所知，這批藥品已全部由叛逆偷運出境了。當今之計，只有嚴令各藥店行號，火速加工，日夜趕製，違者，殺無赦！」

「妙！妙！老兄高見！」

「還有，聚仁堂的『九轉生肌敗毒散』是治療紅傷的特效藥，一定要搞到手。」

「可是，他已經一無所有了！」

「老兄，你眞不聰明，藥是死的，人是活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哦，你是說，把金聚仁抓來，逼他馬上配製？」

「不！要以禮相待，搞到秘方，還怕沒有藥嗎？」

吳楚仁如夢初醒，恍然大悟。

「要小心，據我觀察，長毛也在打他的主意，如有洩漏，人財兩空，你就死無葬身之地了。」

恍如一桶冷水澆下，吳楚仁不禁打了個寒戰，連連點頭。

「我走了！」

天狗話音剛落，一個身形就不見了。

吳楚仁不敢怠慢，立即佈置行動了。

* * *

這聚仁堂的丸藥是誰盜去的呢？不錯，就是太平軍潛入藥都的高手飛天俠所爲。

這飛天俠原來是樟樹仁義堂藥店的學徒，自幼在閣皂山崇眞觀葛仙翁門下習武，後來，由葛仙翁推薦，與師弟一同到仁義堂習醫學徒。十六歲那年，店主被仇家所害，只逃出他師兄弟兩人。

在一個月黑風高之夜，他和師弟摸進仇家，手刃仇人，被官府通緝。師兄弟揮淚相別，一奔湖南，一赴湖北。

在途中，他加入了石達開率領的太平軍，由於他藝高人膽大，加上善於易容術、輕功頗高，所以獲得了飛天俠的名頭。

這次，他潛入藥都後，很快便和當地秘密反清組織蕭公會接上了頭，這聚仁堂的藥，便是在蕭公會的牛仔配合下取走的，與此同時，城內的蕭公會徒衆一同動手，幾乎把全城各藥店的貴重藥材偷盜一空，盡數運往吉城了。爲了不使店家受連累，飛天俠還隱藏在城內。

金聚仁回到店中，金桂芳這才放心，問道：「爹，他們沒有怪罪你吧？」

「沒有。只是吳總班頭熱情過份，令人生疑。」金聚仁憂憂忡忡地說。

牛仔看了看他的臉色，道：「先生，如今店中無藥，若有病人前來，怎麼辦呢？」

「是呀！這些天，城裡不太平，我想明天就去閣皂山採藥，你在家照看。」

「嗯！」

「桂芳，你去收拾一下，明天和我一道進山。」

「是！」金桂芳答應一聲，進內去了。

「牛仔，把店門關上，我要歇息一會。」

「是！」

牛仔正要上店門，只見黃山興衝衝地走了進來，牛仔不覺心中一沉，不知又爲何事。

黃山滿面春風，進得店來，對金聚仁說：「恭喜先生，賀喜先生！」

金聚仁莫名其妙，問道：「黃大爺，何喜之有呀？」

「金先生，我們吳爺早就耳聞令嬡才貌雙全，特命我前來做個紅媒，願與小姐結爲秦晋之好，你說，這不是天大的喜事麼？」

金聚仁吃了一驚說：「小女年幼，這婚姻之事，實難從命！」

黃山把臉一沉，說：「金先生，你不要敬酒不飲飲罰酒，我們吳爺你是知道的，他說一不二，武藝超羣，看上了你女兒，是抬舉你。再說，你將藥品送給叛逆，若不是吳爺擔待，恐怕你此刻已經到奈何橋上了！」

「這……」

「話已說明，允與不允，金先生，你可要三思而行啊！」

牛仔見狀，上前一步說：「黃大爺，這兒女婚姻大事，總得讓金先生全家商量商量吧，等會再回信行麼？」

「不行！吳爺說了，這門親事，允也要允，不允也要允，三天之後，過門成親！」

說完，從懷中掏出一張大紅燙金的聘書往桌子上一放，便起身告辭了。

黃山剛走，金桂芳和李嬸就從裡間出來了。她眼含悲淚，撲到父親懷中，說：

「爹，這可怎麼辦哪？」

「兒呀，你都聽見了？」

「嗯！」

牛仔在一旁說：「先生，我看小姐是一刻都不能停留了，快讓她逃走吧！」

這句話提醒了金聚仁，他果斷地說：「桂芳，你即刻與李媽乘船到南昌你姑姑家暫避一時。」

「你呢？」

「我？已經是土埋半截的人了，你就不用管我了。」

「不！爹，我們一起走吧！」

「不行！此時恐怕都已走不脫了。我且在此應付，倘有三長兩短，我兒可千萬不要回來，自己保重，遠走高飛吧！」

說罷，禁不住老淚縱橫。金桂芳更是大放悲聲，一旁急壞了牛仔和李嬸。李嬸勸道：「小姐不要哭了，恐怕驚動了旁人，那就眞是走不脫了。菩薩保佑，老爺會平安無事的。」

金聚仁抹了一把淚，說：「李媽，你給芳兒收拾一下，陪她走吧。」

「嗯！」

李嬸拖着金桂芳往裡屋收拾東西去了。

牛仔說：「先生，我送她們出城。」

「好，諸事多加小心。」

「我曉得。」

不一會，李嬸和金桂芳收拾好一個小包袱，告辭了金聚仁，由牛仔領着，悄悄從後門出去了。

金聚仁送走女兒，靜下心來想了一下自己的處境：女兒拒婚出走，藥庫失盜，幾件事湊在一起，自己就是渾身是嘴也說不清楚，弄得不好，還會把性命搭上，不如就此潛往閣皂山隱居起來。

主意一定，頓覺渾身有了精神，便站了起來，準備把門關上，收拾一下東西，等牛仔回來，一同上山。

已是黃昏時候了。

金聚仁剛收拾好東西，準備門門，忽然，一個乞丐跌跌撞撞地闖進店來，定睛一看，正是前日上門討藥的那個癘乞丐，只見他低聲說道：「門外有狗！」

隨即又大聲叱呼起來。「哎喲，哎喲，先生快救命。」

金聚仁會意地說：「朋友，不要驚慌，待我看來。」

瘸乞丐悄聲道：「情況危急趕快逃命。」

「哦？」

「黃山已帶人來搶親了。」

「你怎得知？」

「花子的消息千眞萬確，先生你多保重。」

「多蒙相助，敝人感激不盡，請問朋友尊姓大名？」

「嘿嘿，瘸子！」

說完，便轉身出店了。

金聚仁掩好店門，上了門，便往後院走去，好在已有預備，倒也不十分緊張，他點上燈，裝好一筒煙，咕嚕咕嚕地吸了起來，只見牛仔鼻青臉腫地回來了，不由一驚，問道：「她們呢？」

「一言難盡。先生，我們也快走吧。」

「這……」

「情況十分緊急了，剛才我從後門進來的時候，已發現有人盯梢，肯定是衙門鷹犬！」

「前門也有狗！」

「那怎麼辦？」

「不要緊，你隨我來。」

金聚仁冷靜地說。牛仔跟着他來到卧室，將一個小包袱背在身上繫緊，又拿起一根齊眉短棍，走到壁櫥前，用脚一蹬，那壁櫥便向左滑開，現出一個暗門，兩人鑽了進去，金聚仁扭了一下機關，那壁櫥仍舊回到原來的位置上，便把暗門遮住了。這暗門進去便是一道夾墻，僅容身過，順着夾墻七彎八拐，走了許久，前面又是一道暗門，金聚仁悄聲說：「到了！」

一扭機關，兩人鑽出門去，但見頭上繁星點點，原來是一個荒蕪的院子，只見野草沒徑，殘墻碎瓦，牛仔認得這已到了芭茅巷了，這才鬆了口氣。卻不敢怠慢，走偏街、穿冷巷，在夜色的掩蔽下，好不容易出了東門，走上了前往閣皂山的大路。金聚仁問道：「牛仔，桂芳她們怎麼樣了？」

牛仔這才從頭說起：原來，牛仔護送金桂芳和李嬸從後門出走後，順着小巷，徑直朝江邊走去，想尋條便船直下南昌。

湊巧就有一條雙桅帆船停在江邊，牛仔喜出望外，下得堤去找到船老闆講妥了價錢，正要呼喚她們下船，卻見堤上傳來呼救之聲。

牛仔大吃一驚，只見土堤上幾個人，正架着金桂芳和李嬸往回走。

牛仔大吼一聲，撲上前去，便與他們厮打起來，只可惜武藝不精，未得三拳兩脚，便被揍得鼻青眼腫。正在危急之間，忽然從堤邊的草叢中跳出一個人來，攔住去路，衆人看時，原來是滿臉痲子的乞丐，只見他手持一根打狗棍，像個大王那樣，口中叫道：「此樹是我栽，此路是我開，若要從此過，留下賣路財！」

爲首的强徒哈哈大笑，罵道：「死乞丐，也不睜開狗眼瞧瞧爺們是做甚麼的，快讓開！」

痲乞丐冷笑一聲說：「不是叫化爺討飯給你們吃，哪裡長有這麼大的龜兒子呀！」

四個强徒聽得他罵自己是龜兒子，氣得哇哇直叫，撲上前去，揮拳就打。痲乞丐毫不在乎，把個打狗棍使得團團轉，指東打西，橫掃直戳，眨眼間就把這伙强徒打得趴倒在地。痲乞丐哈哈笑道：「下三濫的東西，也敢來劫道！叫我三聲叫化爺爺，便饒了你等狗命，如若不然，哼！」

便舉起棍來，嚇得那幾個傢伙「叫化爺爺」地大喊不停，把個金桂芳、李嬸和牛仔都逗樂了。痲乞丐繃着臉，喝一聲：「滾！」

那幾個傢伙連滾帶爬，鼠竄而去。

牛仔上前道謝，那痲乞丐卻將眼睛一翻，說：「一報還一報，謝甚麼？」

金桂芳和李嬸上前施了一禮，說：「多蒙壯士相救，此恩沒齒不忘！」

痲乞丐把打狗棍往地上一戳，說：「快走吧！囉嗦甚麼！」

說罷，徑自進城去了。

牛仔這才送金桂芳和李嬸上了船，看到船開了才回來。

聽牛仔說完經過，金聚仁長嘆一聲，說：「近日之事，都和這兩個乞丐有關，只不知他倆是惡是善，眞叫人捉摸不定。」

牛仔說：「看他們雖是乞丐，但所作所爲又都是正人君子，確實叫人難以猜測。」

「風塵之中多有高人奇士，江湖之上，更有不露相的眞人，說不定，我們還會遇到些稀奇古怪之事呢。」金聚仁感慨地說。

一陣晚風吹來，更添幾分寒意，一鈎殘月掛在天幕，散發出昏黃滲淡的光。眼前，正是一片亂墳地，一個個墳墓像饅頭一樣，幾株古樟樹的濃蔭在月光下更顯得陰森森的。

金聚仁告誡說：「這是亂葬崗，乃多事之地，你要小心了。」

牛仔嗯了一聲，緊緊靠着金聚仁身邊走。

只聽得「嗚哇——」一聲凄厲的怪叫，在路旁一座孤墳的枯樹上，現出一個高達七八尺穿白衣的人來，血紅的大口中伸出一尺多長的舌頭，披頭散髮，正是那傳說中的吊死鬼。

牛仔大吃一驚，往後便退。只見金聚仁毫不驚慌，退後一步，站穩脚跟，雙手抱拳，朗聲說道：「金某在此有禮了！何方朋友，請當面賜教！」

只聽得孤墳後哈哈哈哈一陣狂笑，閃出一個人來。

* * *

隨着一陣令人毛骨悚然的狂笑，孤墳後面閃出一個人來，師徒倆定睛一看，認得正是那個痲乞丐，心中不

覺納悶：他爲何在此做這營生呢？只見痲乞丐走上前來，拱手爲禮，說：「金先生別來無恙？」

「不敢！在下今日有要事在身，容他日相叙，告辭了！」

說罷，便欲前行。

痲乞丐把打狗棍一攔，冷冷地說：「金先生，還有一、二個熟人在此，你不想見見面？」

「啊？是誰？」

痲乞丐掉過頭去，喝叫一聲：「帶出來！」

只見孤墳後面，兩個捕快推出被反綁着手的金桂芳和李嬸。

金聚仁這一驚非同小可，顫聲問道：「芳兒，果眞是你？」

金桂芳一見父親大放悲聲：「爹爹，快救救我！」

金聚仁心如刀絞，問道：「朋友，這是怎麼一回事？」

「金先生，不要裝佯了，我勸你還是回去的好！」

「回去？回到哪裡去？」

「回——藥——都！」痲乞丐冷冰冰地說。

「若是不回去呢？」

「那可由不得你了！」

「照打！」

此時，金聚仁已明白了自己的處境，愛女被俘，已證明中了賊人奸計，只有將對方制服才有一絲生機。

因此，一出手，便兇猛異常，使開武功：走三角，踏四門，打六點，開八卦，上打「雪花卷頂」，下打「蝴蝶撲地」，中打「五虎開檔」，眞個是：身如搖風擺柳，脚似古樹盤根，吞如靈猴接物，吐似猛虎奔山，浮如游龍擺尾，沉似水底掏石。

痲乞丐不敢怠慢，打狗棍一揮，舞起一團棍花，兩人便酣鬥起來。

就在這時，從孤墳後一丈多遠的古樟樹上飛下一個人來，他身着夜行衣，疾無聲息地落在那兩個捕快身後，伸出雙手一拍那兩人的後頸上，兩人便咕咚一聲倒下。

牛仔看得眞切，差點叫出聲來，原來那人正是瘸乞丐，只見他迅速解開繩索，囑咐金桂芳和李嬸道：「你們躲到墳後去。」

說完又對牛仔齜牙一笑，便專注地看着正在酣鬥的兩人。

牛仔向墳後繞去，不久便和她們會合了。牛仔看了一眼樹上的吊死鬼，原來是用幅白布畫的，不禁啞然失笑。

突然，瘸乞丐叫聲不好，一個身形突起，飛至兩人中間，用手中的打狗棍一撥，那股力道奇重，痲乞丐只覺手中一痲，那根打狗棍竟震飛出手，心中甚是驚恐，喝道：「你是何人？」

瘸乞丐嘿嘿一笑，說：「大痲子，不認得我了？」

痲乞丐這才看清來人，恨道：「瘸小子誤我大事！」

一揚手，便是三支飛鏢分上中下三路齊向瘸乞丐打去。

瘸乞丐不慌不忙，一個「旱地拔葱」縱上墳邊的枯樹，痲乞丐那肯示弱，一個「雄鷹展翅」竟也躍上了枯樹，兩人都暗自欽佩對方的輕功了得。

未等痲乞丐靠攏，瘸乞丐卻又躍下地面，冷笑一聲說：「你敢不敢露出廬山眞面目？」

痲乞丐躍下地面，恨恨地說：「你敢不敢與我在拳上見個高低？」

瘸乞丐冷冷地說：「我會怕你不成！」

一揚手，把根打狗棍擲向枯樹，卡察一聲撞斷一根枯枝。金聚仁站在一旁見了，不禁暗暗咋舌，眞是長江後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勝舊人了！

只見瘸、痲兩丐，對面而立，各自聚精斂神，兩人的起勢都一樣，均是用的弓步虎爪手。

金聚仁識得，這兩人都是練的法門拳，這法門拳是江西拳之一。它在技擊上要求以靜制動，以守爲攻，講究以柔克剛，借力打人，兼加點穴，連消帶打，引前動後，逼勢取逆，掛角踩邊，左右連環，出手有度，進退有方，殺機四伏，鬼神也爲之發愁。

當下兩人蓄勢已久，猛聽得一聲叱喝，兩條人影已纏鬥在一起，刹時間，只聽得拳聲如風，携雲挾電。不多時，勝負已分，只見痲乞丐臉色慘白，癱倒在地，原來已被瘸乞丐一拳擊碎了琵琶骨，武功盡失。

瘸乞丐上前一步，伸出手去抓住痲乞丐的頭皮往下一撕，竟剝下了一副假面具，現出了一個清秀的面孔。

瘸乞丐嘆了一口氣，說：「果眞是你！」

痲乞丐顫抖着身子，說：「你？是你？師兄？」

「嗯！」

「飛天俠就是你？」

「不錯！」

瘸乞丐用手在臉上一抹，也除下了一層假面具，但見月光下，一個俊俏後生，劍眉入鬢，兩眼炯炯有神。

痲乞丐不敢仰視，嘆了一口氣，低下頭，悄悄在衣領上咬了一口。

飛天俠說：「想不到你竟違背師訓，充當朝廷鷹犬，你武功已廢，從今之後，須改惡爲善，重新做人！你走吧！」

話剛說完，不見回音。飛天俠低頭一看，心知不妙，彎下腰去用手一撥，只見痲乞丐手中捏着一隻玉石「天狗」，早已是七竅流血，服毒自殺了！

金聚仁和牛仔他們眼看着這一情景，竟然不敢相信是眞的，好半晌才回過神來，連連感謝，飛天俠笑了笑，說：「金先生不必太客氣了！」

這時，牛仔也問金桂芳：「小姐，我不是看着你們上船走了嗎！怎麼又會來到此地？」

金桂芳眼圈一紅，說：「你走後，我們就上了船，沒走幾里路，就被他們捉回來了，船老大是衙門的人假裝的。」

「啊，原來如此！」

金桂芳好奇地問：「壯士，你怎麼知道我們被抓到這裡來了呢？」

飛天俠微微一笑，說：「這就靠那些叫花子。你們一被捉上岸，就有人告訴我了。我知道我師弟的脾氣，他既然從無台處親自到藥都來，一定和我一樣易容化粧，而乞丐則是最方便的。他好大喜功，也心狠手辣，小心眼也多，他知道金先生一定會連夜逃往閣皂山，所以，就在這裡演出了這齣戲。」

聽他這麼一說，眾人才恍然大悟。

飛天俠和眾人一起動手，掩埋了這三具屍體，然後問：「金先生，你打算今後怎麼辦？」

「這……唉！如今我是有家不能回了，還不是浪跡天涯，了此殘生！」

金聚仁言畢，不勝傷感。

「金先生，有一個朋友，不知你認不認識？」

「誰？」

「吉州城同仁堂的楊草民先生。」

「豈止認識，我們還是八拜之交呢。」

「金先生，實不相瞞，他如今也投奔天朝了。」

「啊？此事當真？」

「豈能騙你，我這次來藥都，就是他告訴我有你這位享譽四方的朋友呢。」

「他怎麼也投軍了？」

「還不是被貪官汚吏逼得無處安身。金先生，想我天朝將士、赤膽忠心，爲的是解救普天下的困苦百姓，所作所爲，百姓有口皆碑，金先生深明大義，還望三思！」

沉吟了一會，金聚仁說：「想我金某，枉有一身醫術，只想濟世醫人，誰知卻被官府逼得走投無路，這眞是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大俠，金某願跟你走！」

飛天俠臉上露出了笑容。此刻，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候，一行人在暗中摸索着，朝着河邊奔去。（全文完）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辛棄疾·文　可飛·圖

廢園刀聲

啞女出聲成黃鶯　十郎暗戀母憂心

上文提要： 湯十郎爲了要維持生活及贖回玉佩，於是便在河邊柳林教人學鳥語，其實他只是以「氣功指」擺弄得鳥兒東歪西倒，博取人們深信不疑。而新入住廢園的母女兩人，一直都沉默無言，十郎還以爲她們都是啞巴，其後那姑娘母親生病，十郎在出城找藥途中，發現小河附近搭起草棚，作爲野店，店東狄氏兄弟，目的是來監視廢園動靜，十郎更發現其中一人與兩女子鬼混……

湯十郎撮唇吹了幾聲八哥叫。

突然，院子裡野鳥朝天冲去，嚇了湯十郎一跳。

他回到小廂房，湯大娘已在等他了。

湯大娘見兒子回來，便低聲的道：「走，今晚我也下去吧，有幾天沒下去了。」

湯十郎道：「娘，我下去也一樣，下面陰森森的，妳身子骨這幾天不大好。」

湯大娘揮揮手，道：「別多說了，快走吧。」

湯十郎攔不住他的娘，只好舉着燈往前面走，直到後廂內的一道牆邊上。

湯十郎伸手推開那道假牆，回頭舉燈對他娘，道：「娘，妳慢慢的下石階，下過雨濕氣重，小心石滑。」

他伸手扶住湯大娘，一步一階的到了地下室。

湯大娘走到那一大堆枯骨前面，她的臉上一片麻木，光景是該哭的也流過不少眼淚了，該傷心的也早已經傷心過了，餘下的只有爲這些死去的做些什麼了。

枯骨一堆，分不清誰是誰，只因爲枯骨大多分開了，想是在被殺的時候十分慘烈，人頭與身子分了家。

湯十郎把燈放一旁，匆忙的燃上一炷香，他把香交在他娘手上，便尊敬的站一旁。

湯大娘雙手舉着香，她口中唸唸有詞，只有幾句話她說得還清楚。

「十郎的爹呀，你赤膽忠心老遠從關外來赴會，就這麼一去再也不回頭，你盡了忠，也全了義，可也就撇下俺母子在這濁濁江湖流浪，十郎同我不甘心，一定要找老爺子的大仇家，忠義門完了，咱們湯家沒完，你呀，百里呀，顯個靈吧，我們再等多久呀。」

當然，她還叨唸了不少，只是未大聲……

湯大娘把香插上，跪在地上的時候，湯十郎也跟着跪在地上。

母子二人行過禮叩過頭，湯大娘站起身來，她看看那一堆枯骨，對湯十郎道：「沒有被單蓋着，不好看呀。」

湯十郎安慰他娘：「娘，前面那對母女一走之後，我便立刻把被單再拿回來爲他們蓋上去。」

於是，湯大娘帶着傷感的指着那一堆枯骨，道：「不知那些骨頭是你爹的。」

湯十郎道：「娘，妳每一回下來，總是說這句話，有什麼用？都已攪在一塊了呀。」

湯大娘指指上面。

她的眼中有異樣眼光。

湯十郎的雙眉一挑，輕點點頭。

於是，母子二人走到石階邊，湯十郎「咻」的一聲拔身起，直往上面的

假牆外面撲去。

湯大娘也跟着上來了，她手上拿着油燈。

湯十郎奔到大廳外，他發覺後院野草發出响聲，等到湯大娘也追出去，忽然一物撞來。

湯大娘頭偏手揮，「叭」的一聲把來物擊落，她趕上去一看，一隻野鳥被她打死了。

湯大娘剛走到後廊上，湯十郎已自房上落下來了。

「娘，沒發現甚麼。」

「也許是那隻鳥在亂飛吧！」

湯十郎好像忽然想到甚麼，他拔身就往前面奔去。

湯大娘却帶着幾分失望的樣子，慢慢往小廂房走着。

她又在自言自語着甚麼。

* * *

湯十郎似一頭野豹，直往門樓下面撲去。

「姑娘！」湯十郎低聲的在門外叫着。

「呀」的一聲，門自裡面拉開了，姑娘把頭一歪，帶着木然的看着門外站的湯十郎。

她仍然不開口，也依然很迷人。

湯十郎就覺得眞像個月下佳人。

「姑娘，可發現甚麼？」

姑娘的大眼睛瞪得溜圓，她就是不開口。

裡面床上的婦人開口了：「湯公子還未睡嗎？」

湯十郎立刻低聲恭敬的道：「伯母，吵醒妳了。」

床上婦人道：「剛喝了你這湯藥，就要睡了，湯公子，你剛才說甚麼？」

湯十郎道：「伯母，我因爲怕有惡人闖進來，打擾了賢母女，我是來請妳們把門閂好的。」

那婦人嘆口氣，道：「已是落難人了，還有甚麼人來打我母女主意，湯公子好意，老身生受了。」

湯十郎道：「伯母千萬別客氣，在下告辭了。」

湯十郎看看門後的姑娘，那姑娘仍然是一副冷漠的樣子，令湯十郎想再說的話，到了唇邊又嚥回去了。

他對姑娘只輕輕點頭，便轉身回後面去了。

湯十郎心中在想，他們已經知道我姓湯了，這一定是娘告訴她們的，但是她們又姓甚麼呢？

湯十郎又想着，如果明天那婦人的病好了，也許她們就會走了。

對於這對母女的離開，湯十郎不知是喜是憂。

* * *

一大早，湯十郎先是烙了幾片麵餅，又弄了一鍋稀飯，切了些滷菜，侍候着湯大娘吃，然後又送了許多到前面的門樓下面小房去。

他很樂意這麼做，因爲這樣才能跟那姑娘見一面。

他那種心情，正是一般年輕人的心情，但求見上一面，就算是苦一點也樂意。

只不過那姑娘雖然讓他入」，却仍是不開口。

湯十郎已經認定她是個啞巴了，即使她是個啞巴，大概也是世上最漂亮的啞巴。

湯十郎就以爲，啞巴有甚麼不好？

女人如果都是啞巴，這世上便也安靜多了，偏偏女人的話最多，如果能討個啞巴的女人做妻子，未嘗不快樂。

湯十郎眞的被那位姑娘迷住了。

* * *

湯十郎一切收拾妥當，便又繞道往順天府城走去了。

他必須盡快趕往府城，因爲他現在有了臨時職業。

他的工作便是教人學鳥語。

同鳥說話，那當然是愚弄人的，只不過這世上太多的人喜歡被人愚弄，那些被愚弄的人還自以爲自己聰明而十分高興。

湯十郎無心愚弄人，他只是從小在林中長大，荒林中學會鳥叫聲，他只是教人們學鳥叫。

如果他只解說教人學鳥叫，他就賺不到銀子了，所以他說教人學鳥語。

能和鳥兒對話，那是多麼令人高興的事呀。

千百年來，也只有一個人會和鳥對話，那個叫公冶長的傢伙，只不過公冶長的心太黑了，他最後還是上了鳥兒的當。

那故事，湯十郎也聽過。

有一回，公冶長在家中坐，有隻烏鴉飛來了，烏鴉尖聲叫着：「公冶長，公冶長，南山有隻虎馱羊，你吃肉我吃腸。」

公冶長一聽起身便往南山跑，只見山中獵戶在追虎，山溝裡被咬死一頭羊，公冶長揹了就走，只不過公冶長未把腸子拋給烏鴉。

不久，那烏鴉又在叫：「公冶長，公冶長，南山又有虎馱羊，你吃肉，拜託這一回我吃腸。」

公冶長大樂，馬上又奔向南山，他見有人圍着死羊，便大叫，那是我打的羊。」

不料羊主火大了，因爲那羊是被人用棍打死的，不是被虎狼咬死，於是，把公冶長拉到衙門去了。

湯十郎想着這故事就發笑。

他怎會甚麼鳥語呀？

他現在又站在樹林下，手中舉着鳥籠，籠中是八哥，八哥是會人語的，只要下功夫，八哥說叫還眞像人語。

湯十郎也發現昨日五位學畫眉鳥叫聲的人，其中就有那位大夫。

那大夫對着鳥籠叫，湯十郎笑道

：「別叫得太久，牠會不耐煩罵人的。」

大夫哈哈笑了。

當然，畫眉鳥叫聲與八哥的不一樣，八哥的叫聲高吭、有力，聲音帶剛。

湯十郎學八哥叫得更像。

也可以說比眞的八哥叫的還好聽，因爲湯十郎運氣丹田，他的功夫也用上了。

他教每一個提八哥的人站在河邊高聲學鳥叫，當然，湯十郎又露了一手絕活。

他暗中利用「氣功指」，撥弄得籠中的八哥東倒西歪，自然引得人們大爲讚嘆不已。

湯十郎這麼一捉弄，所有在場玩鳥的，都深信湯十郎會鳥語。

湯十郎今天又收了十五兩銀子，他現在已有力量去贖回他的玉珮了，只不過他要多賺幾個，因爲左家廢園中又多了那母女二人，還不知這母女二人甚麼時候才會離開。

湯十郎打從心裡不希望那對母女離開，如果問他爲甚麼，便他自己也不明白。

湯十郎決定再過一天，才去順天當舖贖回他的玉珮，那時候他口袋足有五十多兩銀子了。

湯十郎仍然買了許多好吃的帶回左家廢園，這一回他分了一半往門樓下面的小房中送去。

那姑娘很大方，開了門讓湯十郎進去，還拉開櫈子叫湯十郎坐下。

湯十郎很激動，也高興極了。

「伯母，你的病……」

「好多了，謝謝你。」

「別客氣，我們都是客居他鄉的人，大家彼此照顧也是應該的。」

「你是個好青年呀。」

湯十郎靦覥的搓了一下面頰。

床上的婦人又道：「等我完全好了，到你母子住的地方，當面致謝。」

湯十郎笑笑，道：「很歡迎伯母常與家母促膝聊天，只是這左家廢園實在荒凉，而且……」

那婦人道：「而且這兒曾死了許多人，是嗎？」

湯十郎雙眉一揚，道：「伯母也知道了？」

婦人道：「死了那麼多人，幾百里內誰會不知呀？」

湯十郎點點頭，道：「百口人，唉，手段眞毒。」

婦人道：「眞是雞犬不留，斬草除根的手法。」

湯十郎面上突然冷厲，他咬咬牙，起身道：「伯母，妳們歇着吧，我回後面去了。」

他拉開門就走，一句話也不多說。

這一回，姑娘也走出門來了。

姑娘跟在湯十郎後面，直到湯十郎轉向正廳前廊，才發現姑娘跟上來。

她的動作像幽靈，如果是在半夜，湯十郎會嚇一跳。

湯十郎站住，驚訝的問：「姑娘，妳……」

那姑娘不說話，她一直也是這樣的。

湯十郎十分相信，如果這姑娘會說話，聲音一定很悅耳，甚至比那些鳥兒唱歌還好聽。

姑娘錯身往大廳上走，她不回頭，一直走到大廳後，第二道院子的右迴廊處，姑娘才停住了。

一迴身，幾乎與湯十郎碰個滿懷。

湯十郎心有不甘的退了半步，道：「姑娘你這是……」

那姑娘雙目忽然一亮，伸出雙手。

湯十郎發覺她的雙手好美，纖纖十指春葱般樣，嫩白柔荑惹人愛，他不由得也伸出手去握。

他握住她的雙手，她的雙目由亮轉暗，緩緩的半垂眼瞼。

湯十郎道：「姑娘，妳這是……」

姑娘雙目又閃亮，她終於啓齒了。

「我知道你喜歡我。」

湯十郎道：「那和我幫你們是兩回事。」

他心中十分高興，那不只是他回答得巧妙，而且也間接承認他眞的喜歡她。

那姑娘的聲音眞好聽，酷似出谷的黃鶯，聽得湯十郎如沐春風，如果此刻那姑娘求他辦任何事情，他都會答應，當然，如說叫他赴湯蹈火，自是太甚了。

姑娘俏生生微微一笑，道：「我却認爲那是一件事。」

湯十郎道：「怎見得？」

姑娘道：「如果我很醜陋，你會如此熱心嗎？」

湯十郎道：「會，因爲我在幫助需要我濟助的人，我會很樂意的。」

姑娘不開口了。

她把身子往湯十郎胸前靠去，她仍然被湯十郎雙手握住她的玉手。

「湯公子……」

湯十郎突然鬆開雙手，環臂把她抱住了。

姑娘宛似一頭小綿羊似的投入在湯十郎那有力的臂彎中，她似是閉上雙目了。

湯十郎舒臂抱起姑娘，他轉而走入第二座大廳樓下的左面。

左面有一張長椅，雖然長椅上蒙着灰塵，湯十郎大袖連揮，然後抱着姑娘便坐在長椅上。

姑娘仍然閉着雙目，她的雙臂也環抱着湯十郎的腰，就那麼任憑湯十郎摟抱在腿上。

湯十郎低頭看着姑娘，那美麗的面頰上帶着嬌羞與淡紅，俏鼻下面的

小嘴巴，說是櫻桃也不爲過，却正微微上翹，彷彿在渴求着甚麼。

湯十郎的厚厚雙唇，就要低下去印上了，他突然把姑娘扶正。

他的一手幾乎不是揉面頰，而是打在自己的嘴巴上。

「我該打。」

姑娘一怔，道：「你……爲甚麼？」

湯十郎道：「姑娘，我自覺好卑鄙，我怎可以乘人之危？你們在苦難中我只不過幫了你們一個小忙，却想在姑娘身上佔便宜，我……太無恥了。」

他又要伸手打自己了。

姑娘伸手攔住，「是我心甘情願的，你何必自責？湯公子，我不會怪你的，因爲……因爲……」

湯十郎雙目一瞪，道：「因爲甚麼？」

姑娘道：「因爲我不會把我的身子給你，湯公子，兩情相悅不一定把身子奉獻，是嗎？」

湯十郎道：「在下也不敢有此企圖。」

姑娘道：「那麼，我們這樣，是不會有甚麼的，你何必自責？」

姑娘雙臂環抱住湯十郎的脖子了。

湯十郎先是挺一下脖子，突然緊緊的擁住姑娘，把一張嘴巴印上去了。

姑娘十分自然也合作，她回吻，看上去就好像是兩個熱戀的情人在幽會。

湯十郎再也不會說她是個啞巴了。

湯十郎慢慢的有些另外動作出現了。

他伸出一手去撫摸着，先是撫摸姑娘的秀髮，然後順着秀髮摸向她的背後。

湯十郎把伸出的手停在姑娘的衣衫裡面，摸着，揉着，就好像他習慣於揉他的面頰一樣，輕輕的揉動着，揉動着姑娘胸前的堅挺乳峯。

姑娘不迴避，她要湯十郎得到滿足。

湯十郎早就迷惑了，他以爲自己在做夢，因爲他這個夢做得太久了。

湯十郎二十歲，這種年紀的人是奔放的，到了這個時候，是很容易喪失理智的。

這種喪失理智，也是極其自然的事。

湯十郎不要望梅止渴，他要眞正吃到梅子。

於是，他把手改道往下撫摸，他摸向姑娘的那個禁地，就快接觸了。

猛古丁，姑娘彈身而起，倒也叫湯十郎吃一驚。

「你忘了我對你說的話了。」

「對……不起……」

「湯公子，我的身子已屬另一個人了，所以我不能再把我的身子送給你。」

湯十郎嘆口氣，道：「那個人眞幸運。」

姑娘道：「別這麼說，一切都是造化弄人。」

湯十郎道：「姑娘，妳已經給我最好的了，我不應該得寸進尺，是我忘了……我……」

姑娘一笑，眞是美極了，湯十郎從未見過女人笑起來這麼甜的。

他的眼又睜大了。

姑娘道：「湯公子，我只能這樣回報，我們……」

湯十郎吃驚的道：「姑娘，聽你這麼說，你們打算明天要走？」

姑娘道：「不，我們打算多住些時日。」

湯十郎又高興起來了。

他這一高興，忘情似的又抱住姑娘了。

姑娘沒有再掙扎，她任湯十郎抱住她。

湯十郎道：「姑娘，我們已經相抱在一起了，但我還不知道姑娘的姓氏，我眞是糊塗！」

姑娘道：「人，有時候應該活得糊塗一點，人生並非是百分之百眞實，太認眞了反而痛苦。」

湯十郎道：「至少我應該知道妳姓甚麼吧，就像你母女二人已知道我們姓湯一樣。」

姑娘道：「我不想欺騙你。」

湯十郎道：「這話怎麼說？」

姑娘道：「我不能把眞實姓名相告，如果隨便說個姓氏，不是欺騙你嗎？」

湯十郎道：「你有難言之隱？」

姑娘道：「也許是吧！」

她緩緩的推開湯十郎，又變得木然的樣子。

她如果保持剛才的動作，是很美的。

她一定是個快樂的姑娘，也許遇上甚麼悲慘的事情，才變成這樣。

湯十郎見她轉身往廳外走，忙上前道：「妳要回前面了？」

姑娘道：「再辛苦你幾天了。」

湯十郎道：「我樂意，也應該做的。」

他殷勤的上前，又道：「我送你回前面去，天快黑了。」

姑娘回頭一笑，道：「不用了，快回去弄晚飯吧！」

湯十郎這才拾起買來的東西，笑道：「都有了，再燒一鍋稀飯就成了。」

姑娘站在那裏，她看着湯十郎匆匆的往後面走去，面上流露着十分複雜的心情。

＊　＊　＊

湯十郎走進小廂房，只見湯大娘已把稀飯做好了。

湯大娘見兒子回來，安慰的道：

「今天怎麼去了那麼久，等不及，我自己動手煮。」

湯十郎不好說在二大廳與姑娘之事，他只笑笑，把一應吃的擺上桌，然後滿滿盛了一大碗稀飯，就要往前面送去了。

湯大娘道：「怎不把菜與滷味也送些？」

湯十郎道：「娘，回來的時候我已分了一半給她母女二人了。」

湯大娘一把扣住湯十郎的腕門，沉聲道：「兒呀，你告訴娘實話，你是不是被前面的姑娘迷住了。」

湯十郎吃力的道：「我……不知道。」

湯大娘面無表情的道：「休忘了，你爹早爲你訂過親，你可不能亂來。」

湯十郎道：「怎麼會呢？娘放心吧。」

湯大娘直直的盯着湯十郎，沉聲道：「淞花江畔湯百里，一生只守個信義二字，你休砸了你爹的招牌。」

湯十郎道：「娘，你多慮了。」

湯大娘緩緩鬆開手，道：「快送去吧，她們大概也快離開了。」

湯十郎道：「娘，妳先吃，別等我，我馬上就回來的。」

他匆忙的端着滿滿一碗稀飯往前面走，他的心中可也不平靜了。

湯大娘的話，就好像一顆顆大石頭，硬生生的塞進湯十郎的肚子裡似的，令湯十郎好不舒服。

湯十郎想到姑娘的一句話，「造化弄人」。

他以爲他就是被造化作弄的人。

現在，他又站在門樓下的小屋門口，姑娘已拉開門對他點點頭。

湯十郎進去，小心翼翼的把稀飯放在桌上，對床上的婦人笑笑，道：「伯母，妳吃些喝些，要不要再熬藥？」

床上的婦人低聲道：「眞是勞累你了，湯公子是個十分熱心的人，唉，如今江湖上似湯公子這種人，實在太少太少了，我們母女眞幸運……」

湯十郎揉了一下面頰，道：「千萬別客氣，我只不過順手之勞。」

他看看空碗，又問：「藥……」

那婦人道：「我不用再吃藥了，安靜的住幾日就完全好了，到時候……」

湯十郎道：「對，多住幾日，把身子養好再說。」

他轉而看了姑娘，點點頭便出去了。

姑娘又把小門掩上了。

湯十郎回頭看，姑娘沒有跟出來。

他還帶點失望的樣子，怎麼會有這種感覺？便他自己也弄不清楚。

＊　＊　＊

湯十郎迂迂的走回小廂房中，湯大娘沒有吃，她等着湯十郎一道吃。

「娘，你怎不先吃？」

「娘跟你一齊吃。」

湯十郎坐下來，他只是低頭吃着，一句話也不說。

他心中在說話，而且盡是一肚皮煩惱話。

他是訂過親，可是那姑娘是個甚麼樣？

湯十郎從來未見過他的未婚妻，因爲他十歲那年入山習武，便由他爹爲他訂了親，這十年間的變化有多大呀！

湯十郎的爹，忠義門的死黨，已在五年前爲忠義門流出最後一滴血，那時候湯十郎才十五歲。

他不但無法爲他爹找出仇家，甚至還得逃命，因爲仇人的殺手羣已找上淞花江畔湯家。

這十年的日子，對湯十郎而言，夠凶險的了。

現在，母女二人住進左家廢園，當然他們也憑藉着甚麼，也許，這正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手法吧！

＊　＊　＊

湯十郎吃過晚飯，他對湯大娘道：「娘，妳躺着，別再去了，我去上了香立刻回來。」

湯大娘道：「別往前面去，唉，娘怕你用情在那位姑娘身上。」

她嘆了一口氣，又道：「一旦用上情，那便痛苦了，孩子呀，用情得當，一生幸福，用情不當，一生痛苦，娘看的聽的多了，當年，左門主就在情字上痛苦過，這事還是你爹對我說的。」

湯十郎道：「我怎會亂用情？那姑娘冷若冰霜呀！」

湯大娘道：「冷若冰霜的姑娘，往往也會熱情如火，甚至更甚，你還不懂。」

湯十郎立刻想到姑娘的動作，是的，她在擁抱的時候，是毫不拖泥帶水的，也是十分坦蕩的。

湯十郎心中好甜。

當他想到與姑娘接吻的樣子，他笑了。

他笑着往後廳內走進去。

湯大娘還以爲兒子明白她說的話了呢。

＊　＊　＊

湯十郎又進入地下室中了。

他十分愼重的上香，這一回他雙膝也跪下去了。

他跪在那一堆枯骨前面，因爲這一堆枯骨中有他爹湯百里的骨頭。

這一堆枯骨完全是忠義門人的……

湯十郎叩頭，然後看着那一堆枯骨……

半晌，他喃喃的道：「爹，你爲甚麼要爲兒子訂親？如今兒子連一次也未見過她，就憑一件信物嗎？我又怎麼才能找到她？」

他戟指一堆枯骨，又道：「也許……也許她也早已死了，也許她的骨頭就在這裡面……」

湯十郎相當懊惱與無奈的樣子。面對一堆枯骨說着無奈的話，他當然懊惱萬分。

他不只用一隻手去揉面頰，而且雙手用力揉，又道：「爹，她甚至姓甚麼我也不知道，媽也不知道，因爲那年我太小，娘問你，你說還早，只是哈哈笑，你就騎着你的『胭脂兒』便進關了，這以後……你只是要我長大驚喜一下，我如今怎麼驚喜呀，爹，你的玩笑開大了！」

原來湯十郎的婚姻是這麼一回事。

他爹當年爲甚麼不告訴他，女方是何人？

他爹湯百里甚至也不把女方姓甚麼告訴湯大娘知道，顯然這裡面有問題。

如今湯百里已死，湯十郎怎麼會知道未婚妻的姓名？他眞的以爲這枯骨堆中也許就有他未婚妻子的。

他有理由相信，因爲他爹湯百里與忠義門主的交情，比之叩頭兄弟還熱乎，否則，淞花江畔湯家，又怎麼會是左太斗的死黨？

* * *

湯十郎無奈何，舉起油燈往石階上走去，他不時的回頭，也口中喃喃，這光景他過去是不會有的。

他現在認識前面姑娘，他就有這種抱怨了。

湯十郎走回廂房，湯大娘道：「十郎，你是怎麼了，神不守舍的去了這麼久。」

湯十郎却故意笑笑，道：「娘，是妳多慮了。」

湯大娘道：「你瞞不了娘的一雙眼睛。」

湯大娘的話帶着幾分調侃的又道：「莫非那姑娘攝走了你的小魂？」

湯十郎忙笑道：「娘把我當成色鬼了，我像嗎？」

湯大娘拍拍床鋪，道：「早些睡吧，唉，十郎呀，那個姑娘確實很美，她是啞巴？」

湯十郎道：「娘，她不是啞巴。」

「你知道？」

「她曾對我說話。」

湯大娘哈哈笑道：「她對你有好感了。」

湯十郎不想再提姑娘的事，他把話題岔開。

「娘，明天下午，我就把玉珮贖回來。」

湯大娘道：「你已賺足夠銀子了？」

湯十郎道：「等到明天，我就有近六十兩銀子了。」

湯大娘道：「銀子不用太多，夠花用就行了，別再逗那些玩鳥的人了！」

湯十郎笑笑，道：「那些有銀子的大爺們，還等着我指導他們撥弄鳥兒呢，哈，他們一輩子也學不會。」

湯大娘道：「你便也不斷的在他們的身上弄銀子？」

湯十郎道：「那點銀子，對他們這些人又算得了甚麼，我們却能過日子。」

湯大娘道：「夠了，咱們喝稀飯沒關係，明天一過，別再去了。」

湯十郎道：「我會找個理由對他們說的。」

湯大娘翻轉身子睡下了。

她微微發出鼾聲，睡得很安詳。

湯十郎不安詳，他瞪着兩眼看小窗。

他在心中直翻騰，因爲他想着前面的大姑娘。

那姑娘對他說過，她的身子已經許給一個人了，那最後一道防綫，她一定要爲那個人守着。

那個人，那個傢伙，那個渾蛋東西，他是何許人也，如果他出現在自己面前非教訓他不可，爲甚麼叫這麼溫柔而美麗的姑娘受這種苦難？

她們母子承受着風吹雨打之苦，在江湖上跑東到西，忍飢挨餓，而那個人……他知道姑娘還在這種困苦之中，能爲他守身如玉嗎？

這些苦難，應該是男子漢大丈夫承擔的呀，如果是我湯十郎，我把姑娘早就寶貝起來了。

湯十郎不由得駡了一聲：「媽拉巴子！」

他這一聲關外駡人話一出口，湯大娘一挺而起，低沉的道：「十郎！」

湯十郎不敢答應，他打鼾，那樣子就好像他在夢中，他在夢中駡人罷了。

果然，湯大娘輕輕拍拍湯十郎，嘆口氣又睡了。

湯十郎再也不敢吭聲了。

他慢慢地睡着了。

他怎麼會知道，前面門樓下的姑娘比他還苦。

姑娘一樣未睡着。

她也落淚了，她的枕頭是個小包袱，早已濕了一大片，眞是受盡委屈了。

* * *

湯十郎一大早便又把吃的弄妥當了。

他當然要送一些往前面門樓下，只是他想對姑娘說甚麼，那姑娘亦和以前一樣不開口。

姑娘甚至還帶些冷漠的樣子。

湯十郎向床上的婦人問過安，便轉回後院了。

他必須盡快的往順天府城走，因爲今天他要把他送進當舖的玉珮贖回來了。

今天也是他教人學百靈鳥的一天，他只會學鳥叫，他當然不會和鳥對話。

湯十郎想着那些玩鳥玩得癡狂的有錢人，他就想笑。

他也曾想過，有銀子的人求的是快活，雖然花些銀子，他仍一樣的哈

哈笑了。

賺銀子不就是爲了快樂？至少他們也笑了。

江湖上有太多的人，花了銀子還是痛苦不堪，玩鳥的人只要不知道被他小小的捉弄，他們的銀子便花得愉快，也值得。

湯十郎想着，坦然的哈哈笑了。

* * *

他把身子隱入林中，繞道出了竹林，現在，他又到大路上了。

湯十郎剛剛發現遠處的小河，附近路邊的大茅棚裡，匆匆走出一個大漢。

湯十郎只一看便認出這人姓狄。

他是不會忘記那天夜裡，他登上房子掀瓦片，偷窺到這大漢跟那兩間屋子裡的女人「斯殺」的情景，男女之間的戰爭，被他們那種野蠻的動作，渲染得怪嚇人的。

湯十郎站住了，因爲姓狄的把路擋住了。

「朋友，你又路過此地了，進去吃點東西吧，我們這兒做不出滿漢筵席來，但合時應景的東西都不缺，你要吃滷的，分葷素兩種，這葷的有……」

湯十郎已聽過一遍了，他擺擺手，笑道：「對不起，我已吃過了。」

「吃過你也再吃些。」

「爲甚麼？」

「因爲你朋友是我們今天第一個路過的客人，你若不進去照顧，今天我們的生意一定不會好。」

湯十郎道：「還有此一說的？」

姓狄的道：「是呀。」

湯十郎道：「我吃過早飯了，不過，你既然這麼說，我就替你買二十個滷蛋，等過午我回來再取。」

姓狄的哈哈笑道：「眞是好客人，就這麼說定了，我們給你滷新鮮的鷄蛋二十個。」

湯十郎道：「多少錢？」

姓狄的撥動指頭來仔細一算，立刻哈哈一笑，道：「一共整一兩，不算多吧！」

湯十郎道：「一兩銀子我可買五十個蛋，你這滷蛋太貴了。」

姓狄的道：「朋友想一想，雞蛋滷蛋不一樣，滷蛋還得人工火候調料，吃起來有味道，雞蛋就……」

湯十郎道：「別說了，這是一兩銀子，過午我來取就是，再見了。」

姓狄的看湯十郎匆匆走遠，拋着銀子進了店，他對另一個大漢道：「大哥，這小子不像，他頂多二十歲，當年那件事，他怕是穿開襠褲子的娃兒。」

那大漢思索着，道：「可是這小子打從那兒來的？他總得有個落脚地方吧？」

姓狄的道：「附近除了那鬼地方之外，沒有人家呀，難道這小子住在鬼宅？」

另一大漢陰冷的道：「咱們按兵不動，咱們等上面下來指示再行動，別惹老爺子不高興。」

姓狄的不開口了，他抱了一盆雞蛋往鍋裡煮，光景是要滷蛋了。

* * *

湯十郎像個帶隊的軍官，可神氣吶！

他大步朝前走着，他的後面，至少跟了近二十個穿着闊氣而手提鳥籠子的人。

沒有吹鼓手敲打，但近二十隻鳥叫聲，也足以稱得上壯觀的了。

這年頭有銀子的人就喜歡這調調兒，有銀子的人物也最會擺架子。

玩鳥，那是時髦玩意兒，如果再會鳥語，那當然更令人愉快。

湯十郎便爲這些人製造愉快，雖然，多多少少的帶着幾分欺騙，也就無可厚非了。

* * *

現在，湯十郎又站在河岸邊上了。

他取過一隻鳥籠，對着金翅百靈鳥吱吱一陣叫。

說也奇怪，籠中的百靈鳥對他叫得更凶。

湯十郎心中樂了，他學得更維妙維肖，逗得那鳥兒一上一下的跳，最後好像要翻臉的樣子。

湯十郎裝作生氣的樣子，突然以人語駡了一句：「你才是不要臉的王八蛋！」

站在一邊的鳥主人忙問：「怎麼啦？」

湯十郎道：「牠駡我，我只是對牠說，要聽話，以後有好東西吃，牠說我騙牠，便駡起我來了。」

鳥主人道：「牠駡你甚麼？」

湯十郎道：「駡我混帳王八蛋！」

他此言一出，大夥立刻哈哈大笑起來。湯十郎當然也笑了。

他得意的當然也笑，這些人才是糊塗蛋。

只不過，他仍然收了銀子，也教幾個提百靈鳥的人如何學鳥叫。

他雖然帶點欺騙，但他教人學鳥叫，却是不會錯的，百靈鳥叫起來像二八佳人的笑聲，八哥的叫聲與畫眉的叫聲也各有特色，只此一點，也値個三幾兩銀子了。

湯十郎對這些玩鳥的人宣佈，如果在半個月之內，他們的學鳥叫難分眞假，他便開始教他們如何指揮鳥兒了。

衆人見湯十郎要走，有人叫他再露一手如何叫鳥兒聽他的指揮。

湯十郎當然不好拒絕，他接過一個大鳥籠，對衆人道：「各位，你們看這隻百靈鳥，我叫牠往東偏，牠一定不會往西歪，啊，往東啊！」

緊接着，他先學了幾聲百靈鳥叫，手指頭往右揮着，籠中的百靈鳥叫着往東偏，然後又表演了幾項，引得玩鳥的都樂歪了嘴。

（未完・三）

上文提要：菩薩壽誕的正日，堡前車馬絡繹不絕，六大門派、兩大幫的掌門人都來了，還有雙環鏢局的晏長江，代接客的表親荊雲台，在筵席上曹鳳台提出改選盟主，經過議決，公推槐翁暫代武林盟主，重九之後，因萬盟主中風不能辦事，任期已滿，便正式當爲盟主，首先解決的是八卦、形意兩派之事，由代理盟主調停，派人趕往馬頭寺，先命雙方停止約戰……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馬頭寺佈下陷阱　迴風子收拾兇僧

事情就這樣決定，總管勞乃通因八卦、形意二門可能已有接觸，急須趕去，傳達代理盟主的命令，要雙方的人停止互相攻擊，因此當天下午就走了。

九里堡總管、副總管(金奇，護送萬盟主回轉黃山)因事出差，例由五名管事之首的周新亭暫代總管。

各大門派的人也在下午陸續向菩薩辭行，離開九里堡而去。

被推爲代表的華鳳藻、徐子桐、荊雲台，因勞乃通已經先行趕去，遂決定第二天啓程。

* * *

馬頭寺，在安徽亳縣東北，河南夏邑西南，是兩省交界處。

江湖上傳言八卦、形意二門，約在馬頭寺決鬥，日期是七月十五。

以華山掌門人華鳳藻爲首，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和荊雲台、程明山、荊一鳳一行五人，從徐州動身，一路西行，再由蕭縣向西，就進入河南地界，經薛家、會亭，趕到馬頭寺，已是七月十四日的中午時光。

據華鳳藻預計，勞乃通先自己等人一日起程，自然也可早日抵達，他帶有代理盟主菩薩的親筆函，要二派立即停止比鬥，靜候自己三人到後，調查是非曲直，目前雙方應該已經休戰了。

一行五人，到達馬頭寺，但見廟外一片靜寂，沒看到八卦、形意兩派的人，想必是封自清(八卦掌門人)、祝南山(形意門掌門人)各自約束門下，不准外出，靜候自己等人前來調查了。

馬頭寺是出名的大寺院，屋宇廣袤，兩派的人約束不出，自然看不到人了。

跨進山門，裏面一片鐃鈸聲中，雜以梵唱，因爲適當中元普渡，廟中僧人正在做着佛事。

華鳳藻含笑道：「若非勞總管早到一步，兩派一經開釁，必然傷亡慘重，不知要添多少新鬼呢！」

徐子桐笑道：「武林盟主，平日看不出它的權威來，但一旦有事，武林各大門派就得一體遵照，就顯出它的一言九鼎來了。」

荊雲台道：「這因爲它代表的是整個武林的正義。」

五人越過大天井，因爲廟中和尚正忙着做佛事，因此也沒人出來招呼。

荊一鳳道：「勞總管明知我們今天會到，怎麼不出來迎接我們呢？」

荊雲台含笑道：「勞乃通在九里堡雖然只是一名總管，但在江湖上，就算十五年以前，他也是響噹噹的風雲人物，出外辦事，總是代表堡主身份，和各大門派掌門平起平坐。」

荊一鳳道：「不管他身份有多高，我們來了，他即使自己不來，也總該派個人來接我們呀！」

說話之時，已經跨上大殿石階。

這時才有一名身穿灰布僧衲的中年和尚雙手合什，迎了出來，說道：「諸位施主光臨，貧僧迎接來遲，請到左廂客堂奉茶。」

華鳳藻道：「大師父不用客氣，在下想請問一聲，八卦門和形意門的人，落脚在貴寺甚麼地方，還請大師父指引。」

「八卦門、形意門的人？」那中年和尚愕然合掌道：「敝寺客房之中，住了幾位遠處來的香客；但並無八卦門、形意門的人，施主莫要弄錯了？」

華鳳藻一怔道：「不會弄錯，夏邑西南、亳縣東北、馬頭寺，只有這裏一個寺院吧？」

中年和尚道：「施主說得極是，附近百里之內，馬頭寺只有敝寺一座，別無分出。」

「這就是了。」華鳳藻點頭道：「江湖上已經到處傳聞，八卦、形意二門，約在七月十五，在貴寺決鬥，大師父總聽說了？」

中年和尚驚奇的道：「這就奇了，貧僧從未聽說過甚麼決鬥之事。」

華鳳藻聽得大奇，不禁撚鬚道：「這……」

徐子桐問道：「那麼昨天從徐州九里堡趕來的勞總管，不知可曾來過？」

「好像沒有。」中年和尚想了想道：「有許多事，貧僧也不大清楚，諸位施主最好請到方丈室，問問敝寺當家，也許會知道。」

華鳳藻點頭道：「那就麻煩大師父領路了。」

中年和尚躬身道：「諸位施主請隨貧僧來。」

說着，就合什一禮，轉身朝內進走去。

華鳳藻一行人跟在他身後，穿行長廊，經過兩座大殿，直到第三進才是方丈室。

中年和尚把五人領到左首一間佈置雅潔的客堂之中，合什道：「諸位施主且請寬坐，容貧僧進去稟報當家一聲。」

華鳳藻道：「大師父請。」

中年和尚再合什行了一禮，才退出身去。

五人剛剛落座，一名身穿鵝黃僧衣的和尚端上了五盞香茗。

過不一會，那中年和尚領着一個五十來歲的肥胖灰衲僧人走了進來，一面合什道：「諸位施主，敝寺當家師父來了。」

那肥胖僧人剛跨進客堂，就連連合什道：「貧僧智遠，忝爲敝寺住持，諸位施主光臨敝寺，貧僧有失迎迓，實在罪過。」

華鳳藻連忙拱手道：「在下等人不速而來，有擾大師清修，眞是不好意思。」

「好說，好說。」智遠和尚連連抬手道：「諸位施主請坐，先請用茶。」

大家分賓主落坐，中年和尚就悄然退了出去。

智遠和尚合什道：「貧衲還未請教諸位施主貴姓大名？」

華鳳藻道：「在下等人是從徐州九里堡而來……」

智遠和尚連連合掌道：「九里堡威堡主名聞天下，樂善好施，還是敝寺的大檀越呢！」

華鳳藻接着就給大家一一引介。

智遠和尚聽得不覺肅然起敬，站了起來，合什道：「原來三位施主都是大有來歷的人，貧僧失敬得很，只不知華施主幾位遠莅敝寺，有何見教？」

華鳳藻道：「在下等人，是因八卦、形意二門約在明日，在貴寺決鬥……」

「會有這種事？」智遠和尚吃驚的道：「貧僧怎麼會一點都不知道呢？」

華鳳藻道：「那麼昨天九里堡勞總管不知可曾來過？」

「沒有。」智遠和尚愕然道：「勞總管若是經過這裏，一定會來，但昨天並沒有來。」

「這就奇了！」華鳳藻道：「勞總管先我們一天動身，明明是到這裏來的。」

智遠和尚陪笑道：「勞總管交遊廣闊，也許路上遇上朋友，躭誤上一天半日，也是常有之事，諸位不妨在敝寺稍事盤桓，勞總管也許就會趕來了。」

荊雲台道：「大師說得也是，我們那就在這裏等一會吧！」

華鳳藻攢攢眉道：「明日就是兩派決鬥之期，怎麼不見人呢？」

荊一鳳道：「會不會江湖傳言有誤，不在這裏呢？」

徐子桐道：「那天勞總管明明說是這裏的馬頭寺，地點決不會錯，就算兩派臨時改了地點，無論如何，勞總管也總該趕來通知才是。」

程明山心中暗自思量：「這會不會是他們弄的詭計呢？」

但這話也不好說出來。

智遠和尚陪笑道：「徐掌門人說得是，也許勞總管已經知道八卦、形意二門因某種關係，臨時改了地點，他先要趕去制止他們決鬥，才會再趕來通知諸位施主，所以貧僧認爲諸位施主不妨且在敝寺稍候，以免雙方錯過，等勞總管趕來，又找不到諸位了。」

正說之間，只見剛才那中年和尚又走了進來，朝智遠和尚合什一禮，道：「啓稟方丈，素齋已備，請諸位施主入席了。」

智遠和尚起身合什道：「諸位施主遠莅敝寺，想必尚未用膳，貧僧命廚下敬備素齋，聊表微意，諸位施主請到右廂用些素齋吧！」

華鳳藻道：「怎好如此打擾？」

智遠和尚道：「諸位施主都是一流高人，名聞天下，若在平日，只怕請都請不到呢！」

說着，就連連抬手，引着五人穿

過中間一間佛堂，進入右廂。

只見廂房中一張八仙桌上，早已擺好了一席素筵。

智遠和尚請五人入席，自己則在下首作陪。

雖是素齋，却做得色香味俱佳，擺滿了一桌。

席上有酒，但只是給來賓準備的，智遠和尚面前却是一杯清茶。

他舉起茶盅，起身道：「這酒乃是敝寺用山泉水菓釀製的素酒，專供進香貴賓飲用，貧僧以茶代酒，敬諸位施主一杯。」

大家看那酒色稍呈淺青，試飲一口，果然甜中微酸，入口清香，稍有酒味而已。

華鳳藻原是洪量之人，喝了一口，讚不絕口，說道：「貴寺這酒，入口清醇，果然好酒，大概已窖藏多年了吧？」

智遠和尚含笑道：「華掌門人說得是，敝寺四周種的都是果樹，每因寺中僧侶都不喝酒，所以每年只做四、五缸，窖藏均在十年以上，方取出敬客。」

六合掌門徐子桐也是好酒的人，乾了一杯，問道：「貴寺這酒，色香甚佳，不知可有名稱？」

智遠和尚合什道：「本來並無名稱，十年前，有一位京中相閣告老還鄉，途經敝寺，喝了此酒，也問貧僧可有名稱，貧僧就請那位老大人賜名，那老大人大笑道：『酒出佛門，不是最好用佛頭青嗎？』他當場還題了一首詩，從此這佛頭青一字却出了名，不知徐掌門人覺得如何？」

徐子桐笑道：「這三字題得不錯，頗能切合此酒，正是酒符其名。」

荆一鳳道：「這酒好像酒味很淡。」

華鳳藻含笑道：「這是十年以上的陳酒，酒味雖醇，却有後力呢！」

幾名伺候的和尚不斷送上菜餚，雖是素菜，却做得花式繁多，十分豐富。

大家喝了幾杯，便自用飯，飯後又由智遠和尚陪同，回到了右廂落座。

一名小和尚給大家重新泡上了香茗。

只見那中年和尚走了進來，朝智遠和尚合掌說道：「外面有一位施主要見方丈，不知方丈見是不見？」

智遠和尚問道：「你可曾問他姓名，見我何事麼？」

「小僧問了。」中年和尚恭敬的回道：「但那施主不肯說，說要和方丈面晤。」

荆雲台心中一動，暗道：「莫非來的是勞總管？」

智遠和尚又道：「他人在那裏？」

中年和尚道：「小僧把他請到前廳客室奉茶。」

智遠和尚點點頭道：「好，你先出去，我就來。」

中年和尚合什一禮，退出身去。

智遠和尚也跟着站起，合掌道：「諸位施主請寬坐，貧僧暫且告退。」

華鳳藻道：「大師不用客氣，只管請便，來人若是勞總管，或是八卦、形意兩派的人，大師就請他到這裏來。」

「勞總管貧僧認識。」智遠和尚點頭道：「若是八卦、形意兩派的人，就是華掌門人沒有交代，貧僧也會把他請來的了。」

接着又行了一禮，才匆匆出去。

大家喝着茶，等了一會，還不見智遠和尚回來。

荆一鳳只喝了一杯酒，此時臉上漸漸泛起紅霞，微見酒暈，坐在程明山下首，覺得有些口乾，端起茶盞，想要喝一口茶，那知左手微顫，竟潑出幾點茶水來，濺在衣裙之上。

程明山笑道：「表妹，妳好像有些喝醉了。」

荆一鳳一放下茶盞，說道：「我只喝了一小杯酒，怎麼會醉？不信，你可以問爹，平常我可以喝上七八杯呢！」說到這裏，忽然以手支額，「啊」了一聲：「不對，我……有些兒頭暈……」

話聲未落，上身搖晃，似乎有坐不住的樣子。

程明山急忙伸手把她扶住，問道：「表妹，妳怎麼了？」

荆一鳳口中模模糊糊道：「我頭好暈……」

人已昏昏欲睡，撲倒在程明山的肩頭。

荆雲台不禁臉色微變，知女莫若父，他自然知道女兒的酒量，這一小杯酒，決不會使她醉得如此厲害，除非這酒中有人做了手脚。

因爲這酒顏色甚清，智遠和尚是出家人，是戒酒的，他以茶代酒，大家認爲理所當然，那時也不疑有他，但如今想來，這其中就有問題，而且飯後他又藉故離開，一直沒有進來。

心念一動，立即暗自運氣檢查，這一運氣，頓時感覺不對，一口眞氣竟然已有渙散之象，心頭方自一驚。

華鳳藻在一瞬間也已發覺，低聲道：「徐兄、荆兄，咱們着了這賊禿的道兒了，大家快盤膝坐下，看看是否能把酒中毒藥逼出體外？」

一面已席地坐下，閉目運起功來。

徐子桐、荆雲台也相繼席地盤膝坐下，各自運功逼毒。

程明山看他們都已盤膝坐下，但他手中抱着荆一鳳，她此時已經神智昏迷，整個嬌軀都倚在自己懷裏了，一時不知如何是好？

一時只好抱着荆一鳳不動，一面立即凝神運氣，暗自檢查了一遍，竟然絲毫不覺有異，心中不禁大爲驚奇，暗想：「自己也喝了兩杯酒，吃的菜

餚，和他們毫無分別，何以會沒有事呢？」

正在驚疑之際，忽聽「嘶」的一縷風聲，從窗外朝自己射來，似是一種極小的暗器，不覺本能的左手一探。

接到手中，低頭看去，掌心接到的竟是一個小紙團，雙手細心打開，只見紙上寫着一行小字：「衆醉不可獨醒，此時救人不易，宜隨遇而安，先求自保。」

下面並無具名，且字迹潦草，顯係臨時草草書就。

程明山看得一楞，這紙條上的語氣，他自然懂，這人是要自己也假裝昏迷，才能和華鳳藻等人在一起，等有機會，才能救人，不可逞一時之勇，看來這投擲紙團的人，應該是友非敵了。

當下雙手一搓，把紙團搓成粉末，然後把荆一鳳輕輕放下，自己也學着華鳳藻三人模樣，席地盤膝坐好，閉上眼睛，裝作運功逼毒，心中却只是想着：這馬頭寺的僧人，爲甚麼要在酒中下毒？莫非眞是和老神仙、勞乃通是一夥的人？他們迷倒自己等人，用意何在呢？

莫非八卦門和形意門這場糾紛，也是他們有意製造出來的？眞要如此，這問題就不簡單了。

自己這一路上，應該把九里堡所見所聞，告訴他們的(這他們是指華鳳藻、徐子桐、荆雲台三人)，但自己却要荆一鳳暫時不可告訴她爹。

因爲這一路上有華鳳藻和徐子桐二人同行，菩薩是否眞是劉二廍子，目前尚無確實證據，這件事只有自己和荆一鳳知道，也希望合自己兩人之力，先在暗中查勘。

但這回自己兩人都隨着她爹來了，那自然要等八卦、形意二門的糾紛解決了之後，回轉九里堡再作打算，因此就沒有說出來。

但如今想來，如果這幾天把原委告訴了華鳳藻等三人，以他們的豐富江湖經驗，也許會聯想到八卦、形意二派糾紛，是勞乃通等人故意製造出來的，那麼一路上飲食起居，就會加倍小心，今日之事也許就不致發生了。

就在他心念轉動之時，耳中忽然聽到外面走廊傳來了一陣輕快而雜沓的脚步聲，走到方丈室門口，便自止步。

接着只聽到一個人躡手躡脚的走了進來，他先前似乎還有顧忌，不敢走得太近，但等了一會，看看大家沒有動靜，又走近了一些，看了一陣，才輕手輕脚的退了出去。

程明山從他脚步聲推測，這進來的可能是那中年和尚。

過不一會，就有幾個人的脚步聲一同走入。

程明山閉着眼睛，不敢稍睜，但他眼睛雖然閉着，用心凝聽，仍可分辨得出進來的共有四個人，在進入客室之後，立即倏然分開，似乎在等甚麼人。

接着又有兩個人從外走入，前面脚步沉穩的，一聞即知是方丈智遠和尚，他身後一個，則是方才第一次進來的中年和尚了。

程明山心中暗自盤算，那投擲字條給自己的人，不知是誰？他要自己「隨遇而安」，若是對方要向自己等人下手，自己就非出手不可了。

正在心念轉動之時，只聽智遠和尚深沉的道：「了悟，你上去看看，他們是否全已昏過去了？」

了悟(中年和尚)應了聲「是」，走近過來，舉手輕輕一推，「砰」然一聲，有一個人應手而倒。

程明山聽位置，這倒下去的該是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

了悟又依次用手推着，荆雲台、華鳳藻也相繼倒下，最後推到程明山身上，程明山自然也故作昏迷，隨着往地上倒下。

智遠和尚哈哈一笑道：「迷迭香果然神效得很，勞總管這一着，他們做夢也是想不到之事，三個堂堂一派掌門居然會栽在咱們這裏！」

程明山心頭暗「哦」一聲，忖道：「果然是勞乃通勾結外人使的詭計，聽他口氣，好像使的是甚麼『迷迭香』，那就不是下在酒菜中的迷香了。對了，這客室上首，燃着一爐香煙，莫非就是那爐香出了毛病？」

只聽了悟請示道：「方丈，這幾個人該如何處置呢？」

智遠和尚道：「聞了『迷迭香』，可以昏睡三天，沒有解藥，醒來之後，功力盡失，不足爲慮，你把他們送去後面密室，派幾個人看守就好了。」

了悟應了聲「是」。

了悟等方丈走後，就朝四個和尚一揮手道：「咱們一人一個，把他們弄到密室裏去。」

他話聲一落，立即就近挾起荆雲台，舉步先行，其餘四人也一人一個挾起華鳳藻、徐子桐、荆一鳳、程明山四人，魚貫退出客室。

程明山被人挾起，等他們退出客室之後，就悄悄睜開了一條眼縫，只見他們從中間佛堂(方丈室中間的一間)進入屏後，經過一個放着許多精緻盆栽花木的小天井，折入右首一條走廊，來至一間禪房，再推開一道暗門，裏面是一間黝黑的房間，才把自己幾人放到地上，依次退出。

了悟走在最後，他敢情是方丈的心腹，辦事十分仔細，在四個和尚退出之後，他還從各人身邊解下隨身兵刃。

程明山心中暗想：「這間密室出入只有一道暗門，如果他在外面下了鍵，自己就被關在裏面，無法出去了，何況又被他搜去了兵刃，豈非成了赤手空拳？那個投擲字條的人，自己既

不知道他是誰，如果不來相救，或是孤掌難鳴，或是找不到這裏來，自己聽了他的話，豈非坐失良機？依賴別人之事，未必可靠。」

想到這裏，正好那了悟走近前來，俯下身來解他腰間長劍。

程明山左肘輕輕一抬，這一記不露絲毫形迹。

了悟只覺右肘「捉觔」穴上似乎被甚麼東西碰了一下，整條右臂立時痲木不仁，垂了下去，他本來正在解劍，手臂這一痲之間，劍鞘下垂，又無巧不巧碰在他右脚「血海」穴上，右膝一彎，口中「啊唷」一聲，一個人不由自主的跪倒地上，動彈不得，心頭一急，急忙叫道：「你們快進來兩個人，我被劍鞘碰到了穴道！」

程明山在他說話之時，迅快抬手點出一指，人已一挺身飛躍而起，掠到門後。

那四個和尚剛退出密室，就聽到了悟的叫聲，他只要他們進來兩個人，他們就只進來了兩個。

程明山等兩個和尚跨進門，走了兩三步，才振腕發指，點了兩人身後穴道，然後舉步朝門外走去。

門外兩個和尚驟覩程明山飄然跨出門來，不禁猛然一驚，口中驚「啊」出聲，不約而同疾快的後退一步，正待出手。

程明山那會容他們有出手的機會，臉上瀟洒一笑，雙手同發，已經閃電般拂出，一下就制住了他們的脈穴。

他雖不費吹灰之力，一下就制住了五個和尚，但一時之間，心中着實感到躊躇，一行五人之中，有四個中了「迷迭香」。

只有自己一人清醒，這「迷迭香」解藥，看來只有智遠和尚才有，自己若是去找智遠，這裏就沒人守護。

他略爲沉吟，就決定冒險一試，當下把兩個被制的和尚，一手一個挾入密室之中，方才幸好看清了悟推啓暗門之法，回身退出，就推上了暗門，走出禪房，又把房門帶上，迅速穿出走廊。

剛走到天井中間，突聽有人高聲叫道：「有奸細。」

叫聲甫起，兩邊走廊上立時奔出四個手持戒刀的灰衣僧人，從天井四角圍了上來。

程明山這才想起這座院子，是在方丈室後面，自然有人守護，自己不該如此大意，此時既已被人發現，那就只好硬闖了。

一念及此，「嗆」的一聲，掣劍在手，那四個僧人也正好搶到。

那和尚毫不避讓，右手戒刀一揮，迎着程明山劍上磕來。他出手硬接程明山的劍勢，其餘三人的戒刀，也已出手，朝程明山夾擊而至。

程明山大笑一聲，長劍斜引，使了一招「移山塡海」，「叮」的一聲，劍尖擊在右首僧人迎來的刀背上，身形輕轉，把他刀勢，推向右後方，然後劍向左撥，又是「叮」的一聲，壓住了對面僧人的刀勢身形再轉，左手一記「船頭拍浪」，一掌向左拍出。

左首僧人戒刀橫斫程明山左腰，但程明山這一轉身，戒刀就落了空，一掌正好朝他執刀左腕拍去。左首僧人急忙往後躍退了一步。

程明山出劍、拍掌，幾乎是一氣呵成，瞬息間事，對面僧人戒刀被他劍尖壓住，怕他反擊，也自躍退了一步。

只有右首僧人迎劈的刀勢，被程明山一招「移山塡海」推向右後方，正好和朝程明山身後僧人的刀上撞去，那時程明山已經轉了出去，因此這一招上，兩個僧人的戒刀就變成自己人和自己硬接了一招，發出「噹」的一聲金鐵交鳴，兩人各自被震得退了一步。

四個僧人在第一招上，就被人家逼退了兩個，自己人又硬接了一招，自然心有未甘，一聲呼嘯，四條人影、四柄戒刀，又同時猛撲而上。

程明山道：「你們四個當眞不知進退。」

喝聲出口，右腕一振，身子一個飛旋，連發四劍，分攻四人。這四劍，看去幾乎是同時發的一般，劍光閃動，人已轉了一圈，竟然把四個僧人逼得各自連退兩步，方避開劍鋒，手中空自握着戒刀，竟是無法招架。

四人和程明山交手過兩招之後，已知這年輕人劍招凌厲無匹，自己四人決非他的敵手，心中不禁有了怯意，一時不敢再行搶攻，只是遠遠的把程明山圍在中間。

程明山理也沒理，自顧自朝通往外面的一道門前走去。

這道門外，就是方丈室了，四個僧人一急，身形連閃，一齊搶着來攔程明山的路。

程明山脚下微停，喝道：「在下不願傷人，你們還不讓開？」

就在他說話之時，目光一抬，只見智遠和尚手持禪杖急匆匆行了進來，他身後緊跟着八個手持禪杖的灰衲僧人，簇擁着走入。

四個僧人看到方丈來了，立即持刀後退。

程明山一見智遠和尚帶着人趕來，心中暗道：「自己正要找他，他來了自然最好不過，自己眞還不敢離開密室太遠呢。」

智遠和尚趕來之時，甚是匆忙，但看到天井中只有程明山一個人，心頭不覺放了一半，脚下也自緩了下來，方丈是一寺之長，自然要擺出些架勢來，一手提着禪杖，目注程明山，冷笑道：「小施主放下兵刃來，貧僧有話問你。」

「大師父好像把在下看成甕中之鼈。」程明山微笑道：「可惜的是『迷迭香』縱然厲害，咱們事前早已有備，你這詭計無法得逞了。」

智遠和尚聽得臉色大變，問道：「他們人呢？」

程明山道：「華掌門人他們已經走了，在下走在最後，是奉華掌門人之命，向大師道謝你的『迷迭香』來的，現在話已說完，在下也要告辭了。」

說畢，故意裝作準備朝東首圍牆頓足躍起之狀。

智遠和尚大喝一聲：「你們還不給我拏下。」

他喝聲出口，站在他身後的八個灰衲僧人，手提鑌鐵禪杖，迅速的閃身而出，朝程明山圍了上來。

那知程明山作出朝東首圍牆躍起之狀是假，但他却當眞縱身撲了起來，那是搶在八個灰衲僧人搶出之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身法，奇快無比朝智遠和尚撲去。

擒賊擒王，這主意當然不錯。

智遠和尚看他凌空撲到，口中「嘿」了一聲，舉手一掌，凌空劈出。

他使的居然是劈空掌，一道掌風勁直有如匹練，程明山身在半空，不敢和他硬接，身形一側，斜飄落地。

他這一飄落地面，刹那之間，杖風如山，從四面八方壓頂而來。

不用說，這是那八個灰衲僧人揮杖攻來，程明山幾乎連轉念頭的時間都沒有，身子急忙一側，左足斜跨一步，已從交織的杖影中脫身而出。

八個灰衲僧人杖勢出手，那還容你脫身，口中連聲叱喝，揮起禪杖，交擊而至。

這八個僧人一身武功甚是了得，他們按八門方位圍着程明山忽然遊走起來，此去彼來，運杖如飛，八個人中一攻一守，禪杖直遞橫擊，嘯風如濤，攻勢猛惡無比。

不僅使你還手無地，甚至連對方身法難以捉摸。

程明山心中暗暗一怔，忖道：「這八人使的莫非是什麼陣法不成？」

一念及此，立即施展「醉仙步」，一個人像喝醉了酒一般，脚下跟蹌舉步，上身東搖西晃。

說也奇怪，那八個僧人，八支禪杖，人影往來，杖勢交織，明明已把程明山左右前後全已封死。但見程明山時而前俯，時而後仰，時而左晃，時而右擺，一記記杖影正好從他忽左忽右，忽俯忽仰之時，擦身而過，好像是八個僧人的杖勢預先就給他留下了空隙一般，就是一記也擊不上他。

程明山也有困難，他使的「醉仙步」，只能在一丈方圓，趨避攻擊，却無法突圍而出，他雖是徒手穿行，(劍已收起)要閃避八支禪杖也十分吃力，心中暗道：「看來自己若不先把這八個和尚制住，就無法擒得住智遠和尚了。」

一念及此，脚步斜跨之際，左手也隨勢揮出，正好避開左首僧人揮來杖勢，左手一下反拍在他肩頭之上。

程明山這一記使的正是「神仙手」截脈手法，那僧人口中「啊」了一聲，半身突感痲木，一支鑌鐵禪杖砰然一聲，跌落地上。

要知程明山自幼跟隨無名道長學藝，他師父有兩位方外至友，一是黃山黃公度，人稱矮仙，一是嵩山游一瓢，人稱酒仙，乃是武林前輩高人，被武林中尊之爲「嵩黃二友」。

這嵩黃二友一生從未收徒，却把他們得意絕技，傳給了程明山，那就是矮仙黃公度的「神仙手」截脈手法，醉仙游一瓢的「迴風子」和「醉仙步」了。

程明山此時施展出嵩黃二友的絕藝來，自可應付裕餘，得心應手了。

他出手一招，就制住了一個僧人，精神登時爲之一振，身子往右斜傾，避開迎面劈來的一杖，右手閃電劃出，又拂中了右首一個僧人的執杖右臂。

那僧人正待舉杖，右臂一痲若廢，一支禪杖也「噹」的一聲落到了地上。

程明山得理不饒人，身形閃動，雙手齊揚，似拂似拍，朝欺來的僧人拍出。

對方八人因陣勢展開，此去彼來，游走搶攻，因此毋須程明山欺上去，他們就會自然送上門來，前後不過是轉瞬之間，已被他「神仙手」接連制住了四個僧人。

八個人被制住了四個，圍着他游走的陣勢，豈非已經癱瘓了一半？其餘四人自然無法再循陣勢游走了。那四個僧人根本連程明山如何制住他們同伴的，都沒看清楚，只是看到四個同伴禪杖脫手，兀立不動，呆若木鷄，一時不由得又氣又怒，八個人聯手的陣勢已破，各自後退了一步，不敢再攻，但却依然遠遠的把程明山圍在中間。

程明山抬目看去，這一陣工夫，本來站在門口的智遠和尚已經走得不知去向。

就在他目光一瞥的時間，耳中只聽一陣「噗」「噗」連響，從兩邊圍牆上飛縱下一羣灰衲僧人來。

這一羣灰衲僧人，竟有十八個之多，每人手持戒刀，看去極爲慓悍。

那四個手持禪杖的僧人，一見他們從牆頭躍落，立即各人挾起一個被制了脈穴的僧人，迅捷朝門外退出，放下同伴，四個人又回身走入，四枝禪杖一橫，在門內一字排開，封鎖住了出口。

從牆頭躍落的十八個僧人，身手矯捷，一望而知是久經訓練之人，一下就圍了上來，居然各就位置，絲毫不亂，又把程明山困在中間。

不，他們又列下了一座陣勢。

程明山看得暗暗攢眉，心想：「寺中僧人不在少數，這樣一批又一批的

調來增援，如何得了？」

心念轉動之際，突聽北首屋脊上傳來了一個清冷的聲音喝道：「這是少林『羅漢陣』，你還不快走？」

「少林羅漢陣」這幾個字傳入程明山的耳中，不由又是一怔，忖道：「莫非這馬頭寺，會和少林寺有關？」

這一遲疑，那十八個灰衲僧人口喧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十八個人異口同聲唱出來的佛號，自然聲達雲霄。

佛號甫起，十八柄戒刀已經一齊出手，但見一片刀光往脚下席捲而來，有如波濤般貼地洶湧，來勢奇猛。

程明山一驚，不待思索，雙足一點，身子凌空躍起。

那知道「羅漢刀陣」一經發動，刀光既已鋪地，落在陣中的人，自然會騰空躍起，這一着，也自然早已在他們預算之中。

程明山堪堪躍起，突覺寒風起自脚下，本來滚滚遍地的刀光，忽然間也隨着向空湧起，有如一座刀山，朝上湧起。

人，可不是飛鳥，鳥展翅飛起，就可以往横裏飛，人縱身躍起，不管你武功有多高，還得筆直落下來。

程明山提氣一躍，縱起了三丈來高，這一座湧起來的刀山，却不過兩丈左右，中間雖有丈許距離，但等你落下去，豈非就落到刀山上了？

程明山心頭一驚，此時就是拔劍護身，也已不及，就在千鈞一髮身子將落未落之際，耳中只聽有人喝了聲：「快接住！」

一縷黑影，迎面飛了過來。

程明山還算臨危不亂，目光一瞥，看到飛來的黑影極似一條繩索，右手一探，就迅速撈在手中，一把抓住。

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程明山繩索入手，突覺手上一震，似有向空拋起之勢，他輕功原是不弱，心中立時明白對方用意，這就一吸眞氣，借勢騰空飛起，隨着繩索丢來的方向，朝北凌空飛去。

等到雙脚落實，人已在北首屋脊之上，只見一個青衣蒙面人雙手收着繩索，急急說道：「快些走。」

程明山因對方黑布蒙面，也不知他究是何人，但一想到華鳳藻等人，猶留在密室之中，自己如何能走？

這一猶豫，那十八個灰衲僧人「羅漢刀陣」剛一發動，程明山已經到了北首屋脊之上，不覺叱喝甫起，已有六七個人當先縱身躍上屋簷。

青衣人看他不走，急忙催道：「你這人……再不走就來不及了。」

程明山道：「多謝閣下相救，在下不能走。」

話聲甫出，左手已經從衣袋中摸出七八粒「迴風子」，往下撒去。

酒仙游一瓢的暗器手法獨步武林，他這七八粒「迴風子」堪堪出手，躍上屋來的六七個僧人全被擊中穴道，一齊仰身跌落下去。

程明山更不怠慢，左手又掏了一把，回過身去往下打出。

這一把約莫有十來粒之多，「迴風子」出手，就把天井中剩下來的十一個僧人全制住了。

青衣蒙面人看得一呆，不覺讚道：「好手法，只是馬頭寺僧侶不下數十人之多，你能把他們制住麼？」

程明山道：「在下並無把握，但也只好一試了。」

「好！」青衣蒙面人道：「那就衝出去，不過擒賊要擒王，你要制住智遠，才能取得解藥。」

程明山道：「在下省得。」

右手抽出長劍，左手又從袋中掏了一把「迴風子」，飛身落地。

這一瞬工夫，天井中除了被「迴風子」制住穴道的十八個灰衲僧人，依然定在那裏，本來封住門口的四個僧人業已不見。

程明山仗劍走在前面，青衣蒙面人也緊隨他身後，穿過方丈室。

只見第三進大天井中，肅靜無聲，站着二十幾個灰衲僧人，當前一個手持鑌鐵禪杖，臉色凝重、巍然而立的正是馬頭寺方丈智遠和尚。

他身邊一左一右站着的是個俗家裝束的中年人，這兩人手中並沒兵刃，但面目冷肅，太陽穴鼓得很高，一望而知是內外兼修的高手。

智遠和尚目光一抬，點頭道：「程小施主連破我座下八護法，和十八『羅漢刀陣』，果然英雄出少年，這位施主是誰，怎麼不敢以眞面目示人？」

青衣蒙面人冷聲道：「我一向如此。」

智遠和尚嘿然微笑，又朝程明山道：「程小施主，依貧僧好言相勸，你們兩個還是放下長劍，束手就縛的好。」

程明山道：「你座下八護法、十八『羅漢刀陣』，猶困不住在下，你以爲這點陣仗，就能把在下怎樣了麼？」

智遠和尚冷哂道：「貧僧自有要你放下武器的原因。」

程明山道：「你倒說說看？」

智遠和尚沒有說話，只舉手拍了兩掌。

只見八個手持雪亮戒刀的灰衣僧人，押着仍然昏迷不醒的華鳳藻、徐子桐、和荊雲台父女，在天井對面的遠處屋簷下出現。

程明山不由一怔，他可以想得到，他們是在自己被困在陣中之際，把華鳳藻等四人運出去的，心頭一急，不覺大聲道：「你待如何？」

智遠和尚道：「這要問程小施主了，你們二位肯不肯放下兵刃來？」

程明山左手往後一甩，把掌中扣着的十顆「迴風子」，往身後打出去了八顆。

原來所謂「迴風子」，其實只是大

小如黃豆相同的石子而已，取名「迴風子」者，是因爲酒仙游一瓢的暗器手法特殊，可以從左右上下前後打出，而這顆石子會繞一個圈襲擊正面的目標，使人防不勝防，所以叫做「迴風子」。

程明山打出了八顆「迴風子」，才冷聲道：「問我什麼？」

智遠和尚道：「難道你還沒看見？只要貧道一聲令下，華掌門人四位可以立作刀下之鬼。」

「哈哈！大師父是在威脅我麼？」程明山大笑着微微搖頭道：「可惜大師父計算錯誤了。」

智遠和尚道：「貧僧如何錯了？」

程明山目光一掠四人，徐徐說道：「因爲他們威脅不了在下。」

智遠和尚一怔道：「難道他們不是你同伴嗎？」

「是同伴。」程明山道：「但在下和他們非親非故，只是爲了同伴，就要放下兵刃，陪他們作階下囚，劃得來麼？」

智遠和尚道：「荊雲台不是你姨父？」

「當然是。」程明山道：「那也只是遠親罷了。」

智遠和尚又道：「你那表妹不是和你青梅竹馬的情侶麼？」

「不錯。」程明山淡淡一笑道：「就算是我妻子，妻子如衣服，脫下再換一件，又有何妨？」

左首一個漢子道：「大師不用和他說了。」

程明山道：「在下也確實覺得是多費唇舌。」

右首漢子嘿然道：「你大概是活得不耐煩了。」

「你說對了。」程明山笑了，笑得很蕭洒，接道：「我看二位似乎有出手之意，那很好。」

他目光朝兩人看了一眼，問道：「二位不是馬頭寺的人，總該有個萬兒吧？」

右首漢子身軀離地飄起，像鬼魅似的撲向程明山，身形離地之時，才陰聲道：「你去問閻老二吧。」

他這一擊，他們兄弟兩個都很有把握。

因爲他身法快疾如電，一閃就撲到了程明山身前，出手也同樣快疾，不但快，而且招式毒辣，直取程明山的要害。

那知他招式出手，竟然撲了個空，在他撲到之時，程明山明明就在他面前，舉手可及，不知怎的一瞬間沒了程明山的蹤影。

程明山却已在他身後說道：「在下一向不和無名小卒動手，你們不報萬兒，在下恕不奉陪。」

那右首漢子也是成名多年的人物，對敵經驗極爲豐富，招式遞出，敵人忽然不見，不用說是躲閃到自己身後去了，他嘿了一聲，右手化爪，身形一個急旋，朝程明山抓去。

程明山故意朝他左首閃出，他手爪和程明山的衣衫只是毫釐之差，竟然沒有抓到。

程明山已經到了他左側，說道：「在下說過，你們不亮萬兒，我決不和你們動手，你還要發招，好意思嗎？」

右首漢子兩招落空，似已被他激怒，厲聲道：「小子，你不動手，老子也非要你的命不可。」

身形左轉，雙手齊揚，急撲過來。

程明山道：「事不過三，閣下糾纏不休，實是討厭，你給我休息吧。」

這回他在身形閃動之際，雙手同時斜拂而出。

右首漢子忽然悶哼一聲，身子已經停住，雙手垂下，雙目似要冒出火來，一臉俱是驚怒神色。

這情形，極爲明顯，他在這一招上，已被程明山制住了。

青衣蒙面人站在一旁，看得目中異采連閃。

左首漢子不由一驚，厲聲道：「你敢傷我兄弟。」

「在下只是要他休息一會。」程明山淡淡一笑道：「他不肯亮萬兒，在下就不想和他動手，你總看見了，他還一而再，再而三的出手，在下豈非太吃虧了，所以叫他停下來休息休息。」

左首漢子怒聲道：「江湖上還沒有人能在一招之間，制住我們兄弟的，你小子果然有些門道，那就試試我的了。」

「且慢！」程明山搖手道：「你不報萬兒，在下還是不和你動手的。」

左首漢子聽得氣怒已極，兩眼兇光一閃，厲聲道：「好，你聽着了，咱們兄弟人稱淮北雙煞，這樣夠了吧？」

話聲出口，右手探掌隔空朝程明山抓來。

他這一抓看似輕飄飄不着力道，但程明山清晰的覺出隨着他一抓之勢，有一股森冷的爪風迎面襲來。

只聽青衣蒙面人叫道：「五鬼爪，程相公小心！」

「你們早該說了，早說了，在下也可以早些出手了。」

程明山早已一步跨了出去，他脚下顯得有些踉蹌，但聲到人到，人影一晃而至，右手朝對方抓出的右腕上拂去。

淮北雙煞老大右手還未收回，就突覺整條右臂一麻，半身若廢，心頭急怒交迸，口中怒喝一聲，左爪箕張，朝程明山當頭疾落。

程明山輕笑道：「你兩條手臂全不想要了？」

拂出右手朝上一抬，又正好拂在淮北雙煞老大的左腕之上。

淮北雙煞老大一隻左手又軟軟的垂了下去，身子也同時僵在那裏，再也轉動不得。

（未完・九）

上文提要：耶律玉對余顧南未忘舊情，給其兒子取名爲懷南與懷雁，更欲將兩兒子拜在余顧南門下，因她深知遼國滅亡之期不遠，後來知道余顧南師父等人攻糧倉被困，甘願以自己作人質，命余顧南脅持她來逼使遼兵撤退，救出其師等衆人，並以此來要求齊雲高答應收其兩兒子入「鍾鼎門」，作余顧南之徒，於是齊雲高便帶懷南與懷雁回山教授，余顧南獨留下來追踪嚴氏昆仲下落……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狹路相逢　得報大仇

近千里路，余顧南以五天之時間趕到，不可謂不快，饒得他武功蓋世，亦頗疲乏。至雲中大同府城外，一片荒涼，似無大軍，但他記起耶律玉之言，未敢貿貿然進城。在城外，找到一間空舍，好好地睡一覺，以養精神。翌日，余顧南刻意化了裝才進城，奇怪的是城門洞開，居然沒有守衛，而城內亦不見有遼兵，街上來往的人，臉上都有倉皇之色，大同府乃遼國西京，按說應頗繁盛，更不該如此凋零。

余顧南終於找到一間小麵店，他在路上吃的全是乾糧，忍不住跑了進去，叫了一大盤麵，順便打探消息。這賣麵的是一家人，老婦人是漢人，捧麵上來時，余顧南趕緊問道：「大嬸，借問一聲，西京爲何如此蕭條？」

老婦人望一望左右，因無其他食客，是以壓低聲音道：「客官是由外地來的？前些時，金國統帥斜也出青嶺，大將粘罕出瓢嶺，似欲會師於羊城濼，皇上以爲他們要攻打西京。北府宰相蕭奉先，認爲他們不敢遠離巢穴，勸帝安心。及至粘罕輕率精兵六千殺至，帝方大驚而遁，聽說逃入夾山(今之內蒙古)。」

老婦人似讀過書，說話條理分明又簡潔，把情況交代得清清楚楚，只是令人奇怪的是此事耶律玉居然不知道。

卻不知嚴謹之及嚴愼之昆仲是否也跟着走去夾山，是則又要費許多工夫了，而且耶律延禧到處逃亡，恐居無定所，待自己趕去夾山，可能他又逃往別處了，想至此不由猶疑起來。

老婦人見狀誤會，安慰道：「客官放心，金兵知道帝逃逸，搜掠一番便退兵，目前西京倒還安全。」

余顧南吸了一口氣，問道：「帝逃往夾山已多久了？」

老婦人道：「快三個月了。」

余顧南暗中計算一下，其實耶律延禧出走雲中之後，耶律淳方登基的，而耶律淳一家居然不知耶律延禧之行踪，可見斯時遼已被金兵四處分隔，亡國之期，只在彈指間，難怪耶律玉要爲子女鋪退路。

他謝了老婦人，準備在雲中住一天，若找不到嚴氏昆仲，便先回中原再作打算，至於金兵會否掩殺至，他倒不擔心。斜也是阿骨打及幹帶的弟弟，年紀與己差不多，以前在女眞完顏部時，常混在一起，感情不錯。

他吃了麵，付帳時老婦又道：「客官你如欲投店，對面那條小巷內有家客棧，是全城最乾淨的了，而且掌櫃也是漢人。」

余顧南謝了一番，依言去找客棧，果然十分乾淨，余顧南用楊易的名登記，他草草梳洗一下，便出店在城內到處閑逛，希望上天保佑，讓他找到嚴氏昆仲。可惜他向來運氣不佳，跑了一天，只惹來了一身風塵，看看

日將落，只好回店。

他路上未曾洗過澡，遂着小二送了盆澡水到房內，躺在澡盆內，細意洗刷，忽聞外面有個漢子用遼語道：「小二，送盆澡水來。」

小二道：「客官，眞不巧，小店兩個澡盆如今都有人用，稍後再給您預備。」

那人不耐煩地道：「快取來，遲了大爺給你好看。」

余顧南這幾年常在遼宋邊界跑，又在遼住了一年，一般遼語都聽得懂，聞言暗道：「此人怎地這般霸道？難道他們是耶律延禧的餘孽？好，老子故意慢慢洗，看你能怎樣。」

他洗好了澡，披上內衣躺在床上。未幾，小二在外面問道：「客官，您洗好了麼？」

余顧南悠悠地道：「還早着呢，只洗了前胸，後背尚未洗刷。」

俄頃，又聞一個漢子用漢語罵道：「掌櫃，你們偌大的一家客棧，怎地只有兩個澡盆？再不送澡盆來，把你老婆女兒的先拿來用。」

掌櫃嘮叨道：「前些時金兵來搜掠，把許多東西都打破了，請客官稍忍耐一下。」

那漢子怒道：「金兵不好欺侮，大爺同樣不好欺侮，是誰使用澡盆？叫他們開門！」

余顧南一聽，聲音甚爲熟悉，心頭怦怦亂跳，連忙跳下床穿外衣，恰小二在拍門，余顧南匿在門後，自門縫內偷瞧，見外面站着一條漢子，看不到臉，但身材高度與嚴謹之相若，心頭又是一跳，趕緊穿好衣服，把門拉開。

小二進房，余顧南故意沙着聲道：「把澡水拿出去吧，俺在穿衣服。」

那漢子一聽是個漢人，勃然大怒，用漢語罵道：「是那個不識抬擧的雜碎，給老子滚出來。」話音未落，房門砰地一聲，被人踢開，幸好余顧南早有準備，左掌抵住門板。

那漢子遇到抵抗，一怒之下，衝了進來，忽然烏光一閃，喉頭一片凉颼颼，只見門後那人，一柄玄鐵寶刀已指着自己的喉頭，雖認不出人，却認得這柄刀，刹那間，後背湧出一陣冷汗，慢慢後退。他退一步，余顧南就進一步。「眞是踏破鐵鞋沒覓處。」

嚴謹之怪笑道：「閣下認錯人吧？在下跟本不認識你！呵呵，有話好說，請放下這傢伙。」

「嚴謹之，你化了灰，余某人也認得你！快說，方菱如今在何處？」

「方菱？」嚴謹之故意一楞。「十多年前，咱們已放她回去了，她沒去找你？這倒奇怪。」

余顧南厲聲道：「少說廢話，余某早恨不得生啖你之肉，再不老實，便教你受盡痛苦而亡，爲何我會找到方菱的墳墓？」

嚴謹之臉色一變，又强打了個哈哈。「其實咱們一共建了三四個她的墳墓，都是假的，目的是要你死心，別來纏咱們，其實她只在咱們身邊半年多……後來她殺死了舍弟，半夜便逃跑了。」

余顧南逼前一步。「你別當余某是三歲小孩，方菱若在十多年前便離開你們，因何我一點消息也打聽不到？爲何不來找我？」

嚴謹之叫了起來：「在下又不是她肚中的蛔蟲，誰知道其心意？說不定她長大了，認爲……你不大合適，是以悄悄躲起來。這個你怎能怪我？」他話剛說畢，余顧南背後那堵墻發出「蓬」地一聲響，由於嚴謹之一直面對木墻，對同伴的救援行動，看得清清楚楚，是以反應甚快，立即冒險仰身蹬腿，雙脚離地時，凌空一個翻身，滚落地上。

這幾個動作，一氣呵成，使來流暢無阻，顯示這些年來，嚴謹之在武學上亦力求精進。余顧南因受那一道巨响影响，反應稍慢，寶刀刺出，已使了個空。

說時遲，那時快，房門口衝進一條遼漢來，彎刀向余顧南急劈而下。

這一刀力雄勢猛，余顧南等了這個機會已逾十年，焉肯輕易放棄？毅然冒險，脚步不退，下身一旋，寶刀回收，剛好撞開彎刀，緊接着手腕急往下沉。

那遼漢原是位將軍，先依附耶律淳，後因未能陞職，在嚴謹之唆使下，欲投靠耶律延禧，論陣上功夫，的確不錯，但馬下功夫又如何能與余顧南比肩？余顧南那一刀看似簡單，實則運用了他十多年來的臨陣經驗，刀刃一沉，恰好砍在遼漢的馬步上。

刀刃入肉兩寸，只痛得那遼將大叫一聲，精神潰散，余顧南飛起一脚，又將他踢翻，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與此同時，嚴謹之剛長身而起，拔出劍來。

余顧南大叫一聲：「余某便掂掂你這幾年是否有長進。」他寶刀一挽，展開凌厲的攻勢，嚴謹之脚步未穩，只有招架之力。

兩人只交換了三招，門口又跑進一個遼漢來，此人使的是中土的鋼刀，但招式並不純正，夾雜着遼國刀法，余顧南哈哈失笑。「你遇到老祖宗了。」他以一敵二，夷然不懼，不過嚴謹之却因此而得到喘息之機。

這遼漢是遼國武士，嚴謹之到遼之後，爲了聯絡人心，花了不少心血指點他的武功，是以跟剛才那遼將比較，實不可同日而語，更因房內地方狹窄，平添幾分緊湊。

小二和掌櫃聽到打鬥聲，連忙跑過來，驚急地道：「二位大爺要打架，請到外面，小店本錢短缺，虧賠不起。」

在走廊紮傷的遼將喝道：「南蠻子，快滾開！再囉嗦便連你倆也殺了。」

「嘩啦啦」一聲响，原來余顧南一刀使得急，刀刃砍在桌面上，恐來不及抽拔出來，飛起一脚，將桌子踢開，那桌子撞向遼漢，余顧南寶刀一挽，挾着尖銳的風聲，向嚴謹之劈去。

嚴謹之色厲內荏地道：「余顧南，你可得放明白一點，所謂迫狗跳墻，對你可沒好處，念在彼此來自外地，你還是快快跑吧，否則稍候大量遼人趕至，悔之不及！」余顧南冷笑不已，攻勢不絕。

說時遲，那時快！那遼漢雙手把桌子向余顧南推去，將他迫至墻角，這本是嚴謹之反擊之良機，可惜他已成爲驚弓之鳥，但求活命！余顧南一退，他立即偏身一縱，「嘩啦啦」一聲，撞開窗子，跳了出去！

那遼漢猶不知死活，雙手緊抵住余顧南，余顧南長身揮刀，嚇得遼漢倉皇後退。余顧南一抬腿，把桌子踢翻，隨之縱出窗外。

他雙脚未落地，一對眼睛已四處溜，只見嚴謹之身形在屋頂上一閃即沒，他脚尖往地上一點，猛一吸氣，拔空而起，落在屋頂上，果見嚴謹之正在前面踏瓦而逃。

余顧南厲喝一聲，身子如脫韁之馬，急馳而去！三個起落，已將距離拉近在一丈左右，猛喝一聲：「嚴謹之，你今日插翅難飛，倒不如光棍一點，停下來與余某決一生死！」

嚴謹之自忖武功不如對方，焉敢停步？口中却道：「我與你無仇無寃，爲何趕盡殺絕？」

「放屁！你擄走方菱，我恨不得寢你的皮，啖你之肉，眞是仇比海深，恨比山高！」

「那是舍弟之事，而他又早已死在方姑娘劍下，所謂寃有頭，債有主，與我何關！」

余顧南冷笑道：「即使你們說的完全屬實，但當日若無你之助，令弟新創又怎能帶走方姑娘？再說余某已打聽到，你在燕京乃與嚴愼之住在一起的！」

他一句話說畢，又將雙方距離拉近幾尺，倏地一刀向嚴謹之後背扎去。恰在此時，嚴謹之也自忖逃不過去，突然回身一劍刺出！

一刀一劍幾乎同時刺及對方，雙方均吃了一驚，同時後退了一步，余顧南一退即上，猛見嚴謹之左手一揚，喝道：「看鏢！」余顧南下意識地縮縮肩，嚴謹之長劍猛刺，乘機搶佔上風。

余顧南連擋七招，見對方不逃，一顆心反而定了下來，他恐自己一反攻，對方又逃，是以故意先採取守勢，穩住對方軍心，暗中找尋機會，準備一舉將對方刺於刀下！

嚴謹之一口氣攻了三四十招，越使越順手，只道自己戰略成功，大佔上風，心中暗道：「這小子原來也不過如此！我是被嚇破了膽了！其實他這些年來，一顆心只放在方菱身上，那有精神鑽研武學？」又覺自己爲了活命，爲了能在遼國立足，練得比[illegible]何時候都刻苦，此消彼長，乃[illegible]之事，當下雄心大起，攻勢更急。

余顧南見他劍法嚴密，罕有[illegible]綻，也微微一懍。「想不到這廝武功竟有此精進，錯非這兩年我武功大成，今日要殺他，還眞不容易！」

嚴謹之如今不是爲了求活命，而是進而想殺了余顧南，當下默運「寒玉玄冰掌」，輔助右手長劍進攻，周圍立即湧起一絲寒意。

余顧南故意道：「你練成了玄冰掌？」

「哈哈，小子你知道厲害了吧！反正咱們沒有甚麼解不開之仇恨，只須你發個重誓，以後做個朋友，今日就此揭開如何？」

余顧南身上玄功運轉不息，外面雖寒，體內暖乎乎的，根本不受影響，却裝出一副寒意，嗑着牙道：「放屁……余某與你兄弟誓不兩立！」

嚴謹之冷笑一聲：「姓余的，你死到臨頭猶不自知，若有甚麼閃失，可別怪我！」當下把玄功提至七八成，每發一掌，寒意便增加一分。

兩人鬥了百多招，表面上仍是嚴謹之佔了上風，但其實余顧南已將其劍法及掌法摸熟摸透，只等良機光臨。

激鬥中，嚴謹之見余顧南右臂露出空門，他長劍直刺，同時左掌先在余顧南眼前一晃，倏地一沉，猛地印向對方之小腹！

這一掌若被他擊實，余顧南即使不死，也得躺三兩個月病床，嚴謹之嘴角已露出笑意。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余顧南微微擰腰，右手翻起，食中兩指一曲一彈，將其長劍彈開，玄鐵寶刀疾如流星曳空地斬下！

這一刀其勢之疾，一時無兩，況是余顧南蓄勢已久，力道强勁沉猛！嚴謹之一直以爲自己已完全控制住局面，絕無想到余顧南各方面都在其之上，更想不到他那一刀收得那麼快，來得那麼疾！

眼看那一掌離余顧南小腹不過三四寸，忽覺手上一輕一涼，緊接着，一股鑽心之疼痛傳來，嚴謹之忍不住發出一道鬼嚎似的慘叫！

嚴謹之左掌跌落屋瓦上，五指猶能開合，余顧南寶刀再起，刀脊撞在劍刃上，發出「噹」地一而震耳的響聲！嚴謹之因失左掌，痛入心脾，右手再也握不住長劍，拋起丈餘高，向其身後飛落！

余顧南長笑道：「如何？」他刀一直，嚴謹之臉色雪白，扶腕倉皇而退。「噗！」那長劍恰好跌下來，插進右肩，直入五六寸方止住！

這刹那，嚴謹之全身的氣力已被抽乾，勇氣全消，連雙脚也似承不住

體重般，一曲便跪在地上！

余顧南冷冷地道：「嚴謹之，你那些遼國朋友，怎地還未到？還是老實一點，答覆余某兩個問題！第一，方菱是生是死！第二令弟如今在何處？」

嚴謹之喘着氣道：「嚴某所說句句屬實，你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

「快說實話！否則教你受盡凌遲方死！」

嚴謹之突然發出一串怪笑，他本就因疼痛以致五官全扭在一起，此刻就更加難看，有如鬼魅般！「嚴某本來說的就是實話！既然你不信，嚴某便改變一下。方菱已死了好些年，舍弟如今去拜祭她！」

其實余顧南心中亦盼方菱乃殺死了嚴愼之，而逃出魔掌，只是一時難以相信，總覺得出自嚴謹之之口，有點難以置信，是以方不斷迫對方說實話。但嚴謹之改了口風，他聽了，又不由一怔！

電光石火之間，嚴謹之自地上撲上來，雙手一揑拳，另一就以斷腕，向余顧南下陰撞擊過去！

這一着，事前全無預兆，變生肘腋，余顧南大驚之餘，雙脚用力一蹬，向後倒飛，堪堪避過！

嚴謹之一擊不中，第二擊隨之而生，嘶聲喊道：「老子跟你拚了！」

余顧南站穩脚跟之後，焉還怕他？右腿一抬，膝蓋撞在其小腹上，緊接着左腿踢起，嚴謹之登時如斷線風箏般倒飛！

他身軀落地，「喀嗤」一聲响，把屋頂撞穿，人亦如殞石般墜了下去！

余顧南一怔，即時標前一步，挽刀自洞口躍下去，人在半空揮刀護住全身，落地之後，但見嚴謹之倒在瓦礫中，一身血跡，正艱辛地爬起來。

余顧南目光一掠，已知此屋主人大概避戰亂去了，當下慢慢走前，嚴謹之見他走過來，頹然坐在地上，叫聲似哭地道：「余顧南，你有種的便殺了我吧！」

余顧南語氣平靜地道：「余某再給你一次機會。」

話未說畢，嚴謹之已哈哈大笑起來。「老子爲何要告訴你？就算我被殺，也要教你遺憾終生！」

余顧南殺機頓起，凶狠地道：「余顧南今日要在你身上砍三十刀，方教你死！」

嚴謹之臉色更加難看，顫聲道：「余顧南，人稱你是大俠，你這樣做還配稱大俠？與咱們這種邪魔外道，又有何分別！」余顧南忽然「噹郎」一聲，把玄鐵寶刀拋在他身前，嚴謹之身子突然如篩米般抖動起來。

余顧南冷冷地道：「余某再給你一個機會！」嚴謹之抓起寶刀，右手抖得更厲害，而且因爲右肩受傷，每抬高一寸，便增加三分痛苦，一身上下，全爲汗珠所濕，刀抬至胸前，再也擧動不了，只能張開嘴巴喘大氣，有如離水的魚兒般。

「你不動手？若由余某動手，將更加痛苦！」

「噹郎」一聲，嚴謹之拋下寶刀，嘶聲道：「余顧南！余大俠，你是好人，請你給我一個痛快，在下永生感激你！」

余顧南嘴角肌肉牽動了一下，緩緩地搖搖頭。「嚴謹之，你今生作了不少孽，不能在中土立足，居然跑到遼國，甘心爲賊，余顧南讓你自己解快，已存慈悲！」

忽然嚴謹之大叫一聲，自地上跳了起來，向余顧南衝去。余顧南如石像般挺立，嚴謹之雙脚微微一錯，在余顧南身邊衝過去。腦袋撞在墻上，震了下來，而嚴謹之却似一堆爛泥般，倒在紅血白漿之中！

余顧南俯身拾起寶刀，回首望望嚴謹之的屍體，心中百感交集，却無一分快樂，良久他方慢慢走出廢屋，天色却已全黑了。

* * *

西北天氣已漸冷，一陣大風刮來，灰塵蔽天。一騎瘦馬，自黃土中不徐不疾地走過來，馬上的人身材結實健碩，但神情無奈，雙眉爲鬱結所鎖，似落拓的江湖漢。

馬兒來至太行山西，天色已漸黑，但馬上之漢子渾無所覺，催馬東行。由此東行，只能走刀口崖，因爲唯有此處，方能通馬匹。

馬兒艱辛地走着，馬上大漢伸手到囊中摸出一塊乾糧，往嘴巴裡一塞，這便是晚飯。再走了一個時辰，山勢越高，路途越險，漢子索性跳下馬來，牽馬而行。

此人便是剛殺死嚴謹之的余顧南，他離開雲中之後便立即回國，心中一直盤旋着一個問題，方菱是否眞的已脫離魔掌，嚴愼之是否爲其所殺，若答案是肯定的，那無疑是件大喜事，若答案是否定的，則下一步自己該何去何從，心中實無一點主意。

人在山路上漫無目的地走着，馬亦走得無精打采，月至中天，人馬方歇下來，就在樹林中休息。一人一馬在山中走了三天方離開太行山。

這天他來到趙州臨城，天已將黑，囊中之乾糧已盡，人疲馬乏之下，走進一座酒樓，準備先飽餐一番然後再找家清靜的客棧，好好地睡一覺。

他點了三個小菜，一壺燒刀子，由於客多，酒菜久久尚未送上來，余顧南不由擧目四顧，樓上的江湖客竟然不少，幸而無一個是熟人。

俄頃，樓下跑上一個漢子來，與沖沖地奔到一位蓄着三綹長髯的中年漢前。那中年漢眉頭一皺，輕責道：「四弟，甚麼事這般失態？」

漢子全沒聽到中年漢的話，與奮地道：「大哥，告訴你一個好消息，遼國皇帝已經死了！」

中年漢驚喜地問道：「是那一位皇帝？」

漢子道：「那耶律延禧早已不知逃去何處，生死難卜，小弟指的是天錫皇帝！」

天錫皇帝就是耶律淳，余顧南一聽，登時緊張起來，當然他關心的只是耶律玉的生死，是以豎起耳朵偷聽。那中年漢聞後大喜，急呼道：「小二，快拿壺酒來！」又轉頭問道：「四弟，你這消息從何而來？是否確實？」

那被稱四弟的漢子道：「小弟剛收到三哥從保定軍送來的信鴿，三哥辦事向來仔細，若非已得到証實，絕不會冒失發信鴿！」

中年漢大喜，連呼道：「好極了，今日咱兄弟不醉無歸！」

那四弟拉椅坐下，舉起酒杯來，一仰脖，便將那杯酒喝乾，呼了一口氣，道：「大哥，想當年咱們獵鷹會兄弟死在遼人刀下，不計其數……可惜今日各散東西，否則這倒是個復仇的良機！」

余顧南一聽到獵鷹會，更是精神一振，運功凝神靜聽。那大哥道：「聽說方指揮如今已開始在招兵買馬，可惜咱們不知道在何處！老四你常在外面跑，須更加留意！」

「還用大哥吩咐麼？小弟一接到消息，便到處請昔日的弟兄們打聽。」

余顧南再也忍不住，走過去行了一禮，道：「在下余顧南，向兩位打探一下，方正天方叔叔如今在何處，在下找他好幾年，一直未有他之消息。」

那兩個漢子微微一怔，同時問道：「閣下可就是齊雲高的徒弟？」

「正是，在下與方叔叔曾同患難。」

那中年漢喜道：「余大俠不必自我介紹，咱兄弟聞名已久啦，只可惜咱們也不知道他如今在何處，大俠若不嫌棄，何不過來共飲幾杯！」

余顧南正想向他倆打探耶律玉之消息，欣然答允，乃着小二把酒菜搬過去，雙方寒暄一陣，分頭坐下，余顧南即道：「尚未請教兩位高姓大名。」

那大哥原來叫羅大成，四弟姓周單名一個義字。余顧南又問：「適才聽周兄謂耶律淳已死，未知是何死因？」

「聽說是病死的，詳情因咱三哥信中沒有寫清楚，是以在下也不大了了！」

「除此之外，你三哥信中還有甚麼消息？」

周義搖搖頭。余顧南再問：「誰是新皇帝？」

「信中亦沒有提及。」周義反問：「大俠問此必有原因，可否詳告。」

余顧南沉吟了一下，坦然道：「在下只想知道小郡主耶律玉之生死耳！」

羅大成訝然問道：「大俠因何問起她？」

「因爲她對在下有恩，也對許多漢人有義！」

羅大成和周義深知余顧南之爲人，對他無所懷疑，當下又聊起方正天來，羅大成道：「羅某只聽人說他有意佔山爲王，準備東山復出。」

「嚴當家和楊指揮又如何？」

周義道：「咱們也不知道他倆之消息，不過聽說他們已意興闌珊，無意東山復出。」

羅大成嘆了一口氣，道：「嚴總當家的爲人太過剛愎，實際亦不宜再由他統率昔日舊袍！」當下邊說邊吃，不覺已吃得杯碟朝天，余顧南乃長身告辭。羅大成問道：「大俠今夜住在何處？」

「在下剛到貴境，尚未投店。」

「如此好極了，在下這幾年還賺了點錢，今年初剛建了一座院子，設有兩間客房，大俠不必再投店了，就到舍下委屈一晚吧！」

「不必了，在下明早便得趕路，不再打擾，兩位若見到方叔叔，請往丐幫分堂投個信，在下便能知道！」余顧南不欲再跟他倆糾纏下去，匆匆下樓，就到斜對面的客棧，要了一間靜室，吩咐小二打水，洗了個澡，便上床歇息。

他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不斷盤算一件事，該不該再去燕京，打探耶律玉的消息，最後他決定不去，因爲耶律淳是死於病，他一家大小料無生命之憂。

次日一早，他先備了乾糧食水，然後乘馬南行，在馬上又翻上前幾日一直未能解決的兩個疑問：方菱是否尚在人間，嚴愼之如今在何處？

假如方菱尚未死，也許她仍在嚴愼之魔掌中，若如此他更不能坐視，可是又該去何處尋找？他心亂如麻，任由胯下馬兒往南行，一路上餐風宿露，也不知走了多少天，這天來到一座陡峻的大山前，便下馬問路。

那漢子見他是位陌生客，上下望了他幾眼，道：「這是熊耳山，你是過路的，還是尋人的？」

余顧南道：「過路的，在下欲到南方，貪走小路，却不知有大山阻擋。」

漢子道：「那你還是繞路走吧，寧願多走幾里路，也萬不可貪一時之快！」

「此話怎說？」

「最近山上來了一夥强盜，攔途搶掠路人，連山下的獵戶也不放過，三五天便來洗劫一趟，弄得十室九空，俺本來是獵戶，如今也只得改爲務農了。您一個人……即使英雄，也不可逞强，他們有好幾百人馬！」原來那漢子見余顧南腰上懸刀，故有此言。

余顧南微笑道：「那些强盜可有名號？」

「他們的頭目聽說姓褚，外號『雙頭獅』，在山上立寨，稱伏虎寨，姓褚的還有兩個拜把兄弟，聽說都是武功高强之輩！」

余顧南抱拳，道：「多謝大哥指點。」言畢洒開大步上山，那漢子連聲去不得，但余顧南充耳不聞，脚步不停。心想這種事既然碰上了，又怎能不管，他立志乘機搗毀伏虎寨。

如此走了三四里路，不見動靜，余顧南也不在意，繼續行程，待至天色向晚，山徑依然人鳥絕跡，不由暗暗納悶，忖道：「莫非我走錯了路？」

如此又走了幾里路，山路越來越陡，又越來越窄，兩旁都是高逾人頭之山壁，按理在此攔劫乃最佳地點，但居然不見絲毫動靜。

余顧南實在憋不住，躍上左首那堵山壁，踮脚四顧，四周不是土石便是樹林，那裡有個人影？不問自知，必是自己走錯了路，只是此山綿延不絕，峯峯相連，一目難盡，要找座山寨，談何容易？

余顧南頹然一笑，躍回山道，心想隨其自然，遂又上馬，躑躅而行。樹上盤旋着歸巢之宿鳥，吱吱而叫，聒人耳根，看看天色已黑，馬兒又走得吃力，余顧南方下馬覓地休息，順便掏出乾糧啖之，那馬亦自個跑到一旁吃草去。

山中天氣格外寒冷，所幸余顧南內功深厚，一件薄衣已足禦寒。夜內風大，山風送來了隱隱約約之吶喊聲，余顧南甚是奇怪，一躍而下，凝神聽了一下，策馬往山上急馳。他想不通因何有吶喊聲，但心中感覺這必與伏虎寨有關，是以恨不得插翅飛去。

山徑狹窄，又在黑夜中，馬兒走得不快，余顧南忍耐不住，輕撫馬鬃，低聲道：「馬兒，你隨後來，不要跑得太遠！」言畢飛身下馬，展開輕功，向前急馳。

跑了一陣，吶喊聲及兵器碰撞聲，越來越清晰，余顧南見左首是座高山，有小路向上延伸，遂即攀爬上去。

片刻間，聲音已在頭頂上，上面且有火光透出，余顧南再兩個起落，躍上一棵大樹，攀至樹頂眺望，只見山上有塊平地，山壁之前建了一座木寨，規模還不小。平地上有兩幫人馬正在混戰，山路上亦同樣有人在惡鬥，岩石上樹幹下，躺着不少屍體。

余顧南雙目望去，隱見寨門掛着一塊木匾，上書伏虎寨，大纛上亦綉着個羅字，不由忖道：「原來有人比自己先到一步，率人襲擊伏虎寨，難怪一路上不見人影，只不知道是甚麼人！」

襲擊伏虎寨的人並不很多，雖然武功較强，訓練有素，但仰山而攻，倍增困難，是以佔不了多大的便宜，余顧南心中暗道：「理他是誰，只要他目標與我一致，便該助他，何況看這情況，獨闖伏虎寨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主意決定，余顧南猛嘯一聲，自樹上飛下去，高呼道：「在下是伏虎寨的對頭，不是伏虎寨的，請讓開一條路！」

一名嘍囉喝道：「甚麼東西敢與咱伏虎寨作對？」他話還未說畢，余顧南去勢極快，寶刀一揮，疾如閃電，那嘍囉但覺腹上一涼，隨即倒在血泊中。

余顧南去勢未盡，一路殺上空地，起初尚有人阻擋，但死了二個人之後，便再無人敢攔截，被他幾個起落，已躍上空地，猛喝一聲：「誰是姓羅的寨主！」

人叢中有人問道：「臭漢子快報上名來！」

「在下余顧南是也！姓羅的不出來，便莫怪在下大開殺戒！」

余顧南之叫聲在黑夜中响起，空地上厮殺中的人，幾乎全部住了手，全都轉頭望過去。余顧南抬步而行，眞有一派宗師之風範，全不將空地上的人放在眼中。

忽然有人問道：「你是『鐘鼎門』的余顧南？」

余顧南轉頭望去，只見一名五十多歲的漢子，手提鋼刀，正用疑惑的目光望着自己，剎那之間，覺得此人十分眼熟，半晌方猛叫一聲：「你是方叔叔！」

那漢子臉上登時綻出笑容，道：「正是方正天！」話音未落，余顧南已大步跑了過去，兩人緊緊地擁抱在一起，忘記了在龍潭虎穴。俄頃，方正天才道：「小余，這些年來，沒有你的消息，正在爲你擔心哩！」

「雁兒也到處找不到你，更無方叔叔之消息，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想不到在此能見到你。方叔叔這向可好？」

方正天苦笑道：「日子雖然不好過，但幸虧骨頭還硬……哈哈，好得很！你呢？討了媳婦兒否？」

余顧南苦笑一聲，用力地搖搖頭，道：「雁兒跟方叔叔一樣。」

「哦？原來你已成親了，恭喜恭喜！」

余顧南微微一怔道：「原來方叔叔已成親了，雁兒仍是孤家寡人一個。」

方正天哈哈笑道：「不但成了親，而且已有一個七歲的兒子，小余，要否我替你物色一個？」

余顧南尚未開腔，忽聞背後傳來一道冷笑，他忙回頭，只見一位健碩的壯漢，一臉虬髯，凶狠狠地道：「臭漢子，就是你要與本寨作對的麼？」

余顧南見他左額生了一個大肉瘤，恍然道：「原來你就是那個所謂『雙頭獅』姓羅的寨主！余某正要找你。」

「不錯，羅爺雙名勇城，正是伏虎寨的老大，報上名來，免得做個冤死鬼！」

余顧南冷冷地道：「放心，你我之間沒有半點交情，誰死都不會做冤死鬼，只是今日濺血的必是你！」

方正天道：「他便是東雁齊雲高的

得意門生余顧南，當年便力尅羣魔，在華山擊敗羣豪，一舉成名，當今更有大俠之稱，武林中人無人不知，只怕你聽後，嚇得尿流屁滾！」

羅勇城聞後果然臉色一變，雙脚不由自主地退了半步，方正天縱聲大笑。「今夜是你伏虎寨瓦解、雙頭獅伏屍之日了！」

余顧南則道：「姓羅的，如你不想伏虎寨多傷亡的，余某與你決一生死，並且先讓你三招如何？」

羅勇城一張臉忽青忽白，心中又驚又怒，久久都出不了聲。余顧南提一提手中刀。「不管你答不答應，今日伏虎寨都得瓦解！」

羅勇城高聲呼道：「弟兄們，你們聽見沒有？他們要迫咱們走上絕路！左右是個死，倒不如跟他們死戰，說不定還有一線生機！」那些嘍囉在他鼓動下，都轟然應好。

忽然寨內傳來一道尖銳的嘯聲，羅勇城臉色一變，急呼道：「咱們且先後退！」他剛開腔，雙脚便用力一蹬，向後倒飛，其他嘍囉們更如潮水般向寨內湧去。

余顧南料不到他剛說要死戰，又突然後退，加上心想有方正天之助，羅勇城不過是甕中之鱉，也不焦急。但方正天却道：「小余，快追！」隨即回頭呼道：「弟兄們，衝！」

當下羣豪衝上前，只截住了少數的嘍囉，其他嘍囉都已躲進寨內，大門緊閉，牆頭上多了許多弓箭手，張弓搭箭，穩住了陣脚。

方正天道：「先把這批人解決了再說。小袁，山坡上還有否伏虎寨的人？」他邊說邊轉頭回望，大概不見要找之人，乃問旁邊的一位小頭目，小頭目表示不見，方正天遂令他下山調查。

由於方正天帶來的人不少，而伏虎寨留在外面的人不多，實力懸殊，是故方正天及余顧南都不用動手，站在一旁訴別情。「方叔叔，早幾天我聽你以前之部屬周義他們提及你，只知你在招兵買馬，却不知在何處，想不到在此遇到你，但不知這批人馬自何處拉來？」

「方某也在熊耳山落草，不過不是這座山峯，距此還有數十里之遙哩！方某在此已有年餘，準備招收舊部訓練，再到遼國復仇！」

余顧南乃將聽來之消息告訴方正天。方正天喜道：「耶律淳一死，耶律延禧又到處躲藏，有如喪家之犬，此正是咱們之良機。雖然草率匆促一點，方某一回去便立即點齊人馬，與你一齊殺赴遼國。」

余顧南正想勸他從長計議，因爲遼國尚有能戰之兵將，誰知方正天忽然改換話題，問道：「小余，你年紀已不輕，爲何尚不成親？難道這許多年都找不到一位合意的姑娘？」

余顧南搖搖頭，嘆息道：「以前是有一位紅顏知己，但後來她被……唉，不提也罷，方叔叔因何率人來此，與伏虎寨有仇？」

方正天不答再問：「你指的是方姑娘？哎，天下間好女子多的是，既然與她無緣份，又何必强求？像方某四十多歲方成親，年紀一大把，孩子才七歲，有時想起做父親之責任，實在不是滋味。」

余顧南又嘆了一口氣，道：「方叔叔，今日咱們不談這個，大丈夫志在四海，無妻又有何打緊？這伏虎寨除了羅勇城，還有甚麼人物？」

方正天道：「羅勇城是有幾個拜把兄弟，但未聞有甚麼厲害的人物。」

余顧南眉頭一皺，道：「這就奇怪，適才那個發嘯的人，武功便不弱，最低限度，必在羅勇城之上。唔，方叔叔，你不該多殺生，否則狗急也會跳牆！」

方正天哈哈笑道：「有道理，我倒忘記，小余如今已不是小孩子！」他轉頭提高聲音道：「弟兄們，若他們肯棄械投降的，便給他們一條生路！」當下方正天帶來的人開始迫降，剎那間，伏虎寨的嘍囉跪了一地。

方正天大步走前，道：「你們若果肯加入敝寨，咱們無任歡迎，不過可得遵守敝寨的寨規，從此以後，不許攔劫過路商旅，不得胡亂殺生！」

有人問道：「你們是甚麼寨的人馬，咱們根本不知道，怎談得上加入？」

又有人問：「不攔劫商旅，咱們喝西北風呀？」

方正天旁邊有位頭目答道：「咱們是英風寨的人，不攔劫商旅善良，絕不會讓你們喝西北風，事實上咱們就沒喝過，這個諸位完全不用擔心。至於寨規以後可仔細告訴你們，總之咱們不是一般的山寨！」

這些伏虎寨的嘍囉，很多均是亡命之徒，根本沒處可走，是以絕大部份都表示願意加入英風寨。方正天甚是高興，道：「如今咱們該想辦法攻進寨內，諸位對伏虎寨的情況最清楚，該有良策教我！」

有人答道：「寨後有一條秘道可通後山，寨內的人固然可以由那裡逃走，也可以由那裡攻進去……」話未說畢，已見一條人影向後山奔去。余顧南眼角一瞥，只覺那身形背影十分眼熟，不由自主追了下去。

方正天急道：「請諸位派人帶路！」轉頭又對那位姓卜的頭目道：「卜兄弟，你帶一部分人跟着去，後山那方情況如何，須不斷聯系，前、左、右三方由本座負責！」當下又下令手下小心寨內的嘍囉突圍，但恐伏虎寨把主力放在寨後，因此又着人佯攻。

英風寨果然訓練有素，每個頭目率領一隊人馬，或伐樹紮火把，或採石當武器，向寨內拋擲；或組織人馬攻寨，一時之間，伏虎寨前光如白晝，殺聲震天，方正天更是手持鋼刀，

走在最前面。

寨內的弓箭手不斷發射長箭，寨外的英風寨人馬，則只能拋擲飛刀暗器和石塊。鬥了一陣，方正天見對方弓箭手有所傷亡，但竟無補充，於是改變主意，實行强攻，當下組織了兩隊敢死隊，自西側强行攀牆入寨，他自己亦率一隊人馬，由正面進攻。

由於伏虎寨的弓箭手絕大部分都集中在正面，因此正面難攻，但兩側一攻而破。進入寨內的英風寨人馬，立即奔殺向正門，引起寨內一陣騷亂。

方正天當機立斷，令剩下來的人，全部由兩側進內，一時間，殺聲更響。

寨內戰況激烈，引致正面的弓箭手亦無心戀戰，加上無人搬運長箭，是以長箭越來越疏，方正天頭一個越過圍牆，躍了進去，把鋼刀舞得像風車一般，六七枝長箭全被磕掉。

他一站穩陣脚，立即反躍上木架上，專攻弓箭手，眨眼間已砍倒了三四個弓箭手，另有兩個被迫跳落地上，剎那間，又有五六個英風寨的人跳了進來。

方正天高聲呼道：「先殺這些弓箭手！」他跳落地返身向內殺去，又高聲下令：「放火燒寨！」

有一點大出方正天意料的，乃伏虎寨的嘍囉，居然都無心戀戰，一經接觸即敗退。

方正天雖然奇怪，却不能不跟進，是以高聲呼道：「弟兄們進寨內時請小心，提防裡面有埋伏！」當下他一馬當先，殺了進去，他幾名舊袍，恐他有失，連忙上前，守在他左右。

一路殺進大廳，伏虎寨的嘍囉鷄飛狗走，根本不敢接戰。方正天呼道：「棄城投降不殺！」心中甚是詫異，忽然升上一個念頭：「不好，莫非伏虎寨的主力已經由後寨轉移？故而剩下的老弱，無心戀戰？」當下回頭下令：「快！一路殺去後寨，兩旁暫時放棄！」

* * *

方正天的估計沒有錯，羅勇城的確帶了心腹及精鋭由後寨溜走。但他們只走二三十人，那身材矮小的英風寨頭目已殺至，喝道：「一個也逃不掉！」

羅勇城怒道：「臭小子，就憑你一個人，能留得住咱們，上，亂刀將他砍死！」霎時間，立即有十多名嘍囉上前，把那漢子團團圍住，那漢子抽出佩劍，以寡敵衆，毫無懼色，只是十分焦慮，出招又急又亂，雖然殺了兩人，但形勢却越來越惡劣！

羅勇城站在旁邊督戰，冷笑道：「米粒之珠，也放光芒！報上名來！」

「英風寨的頭目小袁爺爺！」

「操你娘的爺爺，給我殺！」羅勇城回頭又令寨內的嘍囉，「速速上山，否則走不掉，可別怪我！」話音剛落，猛聽一道長嘯，鋪天蓋地而來，嘯聲綿實，震得人家耳朵嗡嗡作响，羅勇城吃了一驚，擧目一望，只見一人影疾如閃電般，自山下飛上來，來者似乎是尅星余顧南，心神俱顫，忙不迭催促手下！

余顧南再幾個起落，已飛上山來，衝進人叢中，揮刀一陣砍殺，幾個照面已砍倒三名嘍囉，包圍圈登時一鬆，小袁道：「余壯士，此處交給你了！」言畢突圍而去，向山上狂奔。

余顧南恐他有失，急道：「這位兄弟且稍候，不可孤身犯險！」但小袁充耳不聞，跑得更快！余顧南奮起神威，刀劈一人，脚踢一個，也衝破缺口，向上急追。

羅勇城見狀，也不顧未上山的手下了，奇怪的是他居然不乘機逃跑，反而率人追小袁及余顧南。這後山下半部陡立，但上面比較傾斜，只是樹木茂盛，又無路可走，是以小袁速度亦不快。

余顧南幾個起落已追近他，問道：「兄弟，山上尚有伏虎寨的人？」

小袁頭也不回地道：「不錯，你我分開追趕，此人十分重要，絕不能放過！」

「那人叫甚麼名字？長相如何？」

小袁沉吟道：「咱們也不知他叫甚麼名字，只知他是一名獨臂的中年漢！快，你由左面上山，有敵踪請發嘯聯絡！」他一直轉頭望着右首，一句話說畢，更轉身向右奔去，余顧南未曾見過其面，却一直覺得自己不知在何處見過他，只見小袁已向右跑去，也只好左轉上山，心想稍後到山上，還怕見不着面？

他快步而跑，一對眼睛四處張望，一直到山頂，不見有人，心想那人可能在右邊，是以又由右邊下山，奇怪的是，他不但找不到要找的人，連小袁的踪跡亦不見了！當下連忙發嘯，希望小袁聽到嘯聲後，會來與自己聯絡。

兩盞熱茶工夫過去，未見小袁，而左面那方的羅勇城他們已攀上山頂了，余顧南瞿然一醒，連忙再度跑上山，可是羅勇城等人已開始往後山溜了，余顧南自信有把握追上他們，却不知爲何提不起勁，只想找到小袁，是以他忍不住不斷高聲呼叫小袁。

空山寂寂，未聞小袁之回音，回頭一望，反而見到方正天率人由後寨上山了。「捉到人沒有？」

余顧南未等他問畢，已問：「不見小袁了！」

方正天微微一怔，反問：「他走了麼？」

「我怕他被伏虎寨的抓去！」余顧南壓低聲音問道：「方叔叔，那小袁到底是甚麼人？爲何我老是覺得很眼熟？好像在那裡見過似的！」

（未完・五）

上文提要： 白雲子力拒天蠱女進襲，天蠱女不敵，率領披麻教撤走，各人才待鬆一口氣，忽聞一陣虎嘯獅吼之聲從少林寺傳來，連忙趕回，只見枯骨如來趺坐敞轎中，身前身後簇擁着大羣門下及獸隊，正與鍾二先生等五人對峙，過了一會，廣明大師出現，要求枯骨如來留下大羣猛獸，方可進寺，枯骨如來見對方只設下兩座小羅漢陣，遂命羣獸往羅漢陣撲去……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

陳瑜·文 可飛·圖

人獸正邪大戰 景況血腥慘烈

這十頭猛虎同時分撲，來勢也着實嚇人。

但要知這兩座羅漢陣的三十六個少林弟子爲了要對付伏獸天尊久經訓練的猛獸，當然經過精選而來。

他們不但一個個武功出衆，而且這兩座羅漢陣因爲了對付猛獸，也都經過特別配合，十八人中九個使禪杖的，都精擅「伏虎杖法」，九個使戒刀的，都嫺熟「破戒刀法」，務求全陣在長短兵刃上，互收攻拒之功，尤其所用戒刀也新由蓑衣丈人淬上劇毒。

此時十頭猛獸狂吼怒撲而來，兩座羅漢陣三十六個少林弟子早有準備，立即發動陣勢，人影倏散，禪杖戒刀紛紛出手。

使杖的抖起杖花，凌空直搗，迎頭攔擊；使刀的，藍刀乍閃，直指獸腹。

霎那之間，杖影盤空，呼嘯生風，刀光匝地，藍芒閃爍，中間夾雜着龐大獸影，起落撲噬，怒吼連天。

這一場別開生面的人獸激戰，聲勢之猛，眞可歎爲觀止。

尤其是名震武林的羅漢陣，用來抗拒惡獸，恐怕還是創設羅漢陣以來，破天荒的第一次。

伏獸天尊滿以爲自己久經訓練、兇猛無比的十頭巨虎衝入陣中，足可把對方兩座陣式的少林弟子活活咬斃，那知對方陣法奇特，配合得宜，十頭巨虎除了空自咆哮發威，竟然被綿密的杖影刀光逼得只在陣中繞圈疾走，不由瞧得心頭大驚。

再看元眞子、土彌勒(廣明大師)和傅青圭三人，站在邊上，臉露微笑，連長劍都沒有出鞘。

自己方才誇下海口，又不好指揮獸羣一湧而上，心頭正在焦急，陡聽左邊羅漢陣上忽然響起兩聲淒厲大吼，緊接着噗的一聲，一條巨影被禪杖擊中，飛出陣外，倒地死去，另一條虎屍也被禪杖挑起，摔出陣外。

左邊慘嗥才起，右首羅漢陣中也接連傳出怒吼狂嘯和凌厲刺耳的哀鳴。

一頭頭虎屍從陣中連續飛出，不是頭顱碎裂，便是破肚流腸，轉眼工夫，十頭衝陣巨虎已有八頭壯烈犧牲。

這一劇變，直把伏獸天尊瞧得目瞪口呆，十分心痛。

左邊羅漢陣業已停止下來，當然五頭犯陣猛虎已被人家悉數肅清。

右邊的羅漢陣響起最後一聲慘嗥，同時另一頭猛虎，却突然以頭疾衝，逃出陣外，夾着尾巴往伏獸天尊身前奔去。

他是十頭猛虎中僅存的一頭了，總算見機得快，僥倖脫險，那知才一衝出陣外，突然一陣亂滾，倒地死去。

伏獸天尊本已心頭起疑，少林羅漢陣雖然互相配合，但自己手下猛獸

久經訓練，撲噬之中，深諳逃避兵器，比之尋常猛虎，兇猛何止倍蓰？

方才瞧他們發動陣勢，刀杖齊施，好像只不過是把獸羣逼到羅漢陣中央，何以轉眼之間就悉數授首？

而且照說，每頭猛虎即使被禪杖擊中，或者被戒刀刺腹，也應該在被擊中之時發出慘嗥，怎會慘嗥先起，杖擊刀砍反而在後？

紅影一閃，伏獸天尊一個高大身軀不見擰腰蹬脚，已倏然從虎背上原式飛起，落到那頭最後倒斃的巨虎身邊，雙目如電，在虎身一陣搜索，竟然找不到絲毫傷痕。

他濃眉剔動，口中冷笑一聲，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塊黑黝黝的東西，在虎身上擺動了幾下，接着取起一瞧，只見磁鐵上果然吸着十幾根藍汪汪的「梅花針」。

伏獸天尊臉色鐵青，雙目噴火，仰天厲笑，紅袍飄動，向廣明大師一步步逼去，口中冷冷的道：「少林寺佛門弟子，居然使出這等歹毒暗器，土彌勒，你殺我天尊十頭神獸，就得用百名少林弟子的性命抵償。」

廣明大師還沒答話，元眞子已敞笑一聲，接口道：「伏獸天尊，我們姑且撇開邪正，在武林中，你也算得是一號人物，怎會說出這等幼稚話來？」

伏獸天尊橫眉瞪眼的道：「此話怎說？」

元眞子道：「江湖較技，獨以內、輕、暗器並論，何況對付這等窮兇極惡的畜生，咱們事先既沒有約定不准使用暗青子招呼，你怪得誰來？哈哈，再說，梅花針也並不是少林僧侶們的暗器……」

伏獸天尊厲喝道：「那麼這梅花針是誰放的？」

元眞子朗聲道：「貧道武當門下。」

伏獸天尊狂吼一聲：「好一個武當掌門。」

手上金色短棒驀地向空一掄，一朵碗大的金花夾着呼嘯勁風，猛向元眞子當胸點到。

原來少林寺自從生死筆獨孤握和百草仙翁葛長庚相繼報訊，大家又重新分配任勤，由廣明大師和元眞子迎戰伏獸天尊，以阻遏他統率的猛獸，就由廣明大師挑出寺中武功最高的三十六名弟子，在山前看好地形，排列羅漢陣，再由元眞子指揮二十名武當門人和三十名少林僧侶，携帶淬毒匣弩，分別隱身路側樹上，掩護林前陣勢，不讓有一頭猛獸衝入廣場。

武當門下修道人使用暗器，多半以梅花針爲主，大家也紛紛將暗器淬了劇毒，正好十頭猛獸陷入陣中，惡鬥了一陣，人獸雙方相持不下。

因爲陣法發動，九柄戒刀、九支禪杖聯成一片網幕，兩座陣中十頭猛虎同樣被逼到中央，武當門人一見有機可乘，便紛紛出手。

戒刀、匣弩、梅花針所淬劇毒，都出於蓑衣丈人之手，他行醫苗疆數十年，對煉毒解毒原是大行家。

梅花針雖細，但針上劇毒何等厲害，十頭猛虎那裡消受得起，毒性發作，就紛紛死在少林弟子的刀杖之下。

閑言表過，却說伏獸天尊怒極而吼，金色短棒陡然劃起碗大的一個棍花，往元眞子當胸搗去。

他這根金棒，原是指揮獸羣之用，這一揮豈同小可！

但聽百獸齊吼，聲震山谷，他身後九十頭兇猛絕倫的獅虎豹吼聲如雷，數十條巨大黑影紛紛凌空急撲而來！

這一聲勢，當眞非同小可，三十六名少林弟子、兩座羅漢陣倏然合併，滙成一片如山杖林，如海刀光。

廣明大師、傅青圭、邱玉奇、公孫瑤仙也各挺兵刃，和撲近猛獸搏鬥。

隨着樹上的五十名少林、武當弟子，同時連聲大喝，淬毒匣弩軋軋響起一片，箭如飛蝗，居高臨下，紛紛出手。

除了元眞子和伏獸天尊算是人與人鬥，林前已是一片混亂，人獸不分。

餵毒匣弩的尖銳厲嘯軋軋連響，獅吼虎嘯，吆喝慘叫，聲震山谷。

九十頭猛獸久經訓練，矯捷無比，一時被匣弩射中，滾地死去的固然不少，但已有二三十頭兇性突發的縱入林中，見人即撲。

居高臨下的匣弩勢道勁急，對付較遠猛獸自然威力極强。

此時林下羅漢陣中人獸不分，一片混亂，匣弩無法逞威，何況二三十頭猛獸衝入林中，見人亂撲亂咬，五十名少林、武當門人只好收起匣弩，掣出兵刃，在林中與虎展開惡鬥。

羅漢陣外，廣明大師一柄禪杖，連挑帶砸，擊斃了兩獅一豹，緊接着，傅青圭也得了手，青鋼劍連劈兩頭雄獅。

無奈和惡獸搏鬥，與人不同，牠們狂吼怒嘯，見人就撲，有時四五頭虎豹同時向人撲噬，使人前後左右防不勝防，羅漢陣瞬息之間已被羣獸衝散，大家只好奮起全力，各自迎鬥。

被刀杖擊中的猛獸發出淒厲慘嗥，被虎豹撲倒的人，也同樣發出驚怖慘叫，此起彼落，已經分不清是人是獸。

野獸激發獸性，越發兇猛，人也起了拚命之心，如瘋如狂，如火如荼，慘烈無比。

人與獸鬥，人所憑藉的是智慧，不是體力，人爲萬物之靈，可以運用智慧，製造出匣弩强弓、食餌陷阱種種方法來對付野獸，但決不能用力氣和野獸拚鬥。

即使你武功再高，拚鬥上一兩頭

野獸固然無妨，要和無數獸羣拚鬥，終究比不上獸類力大無窮。

但此時除了力拚，人類已摒棄智慧，除非把所有猛獸一頭頭擊斃，已別無善策。

體力在猛力消耗，武功較差的已感到內力不繼，兇獅猛虎的亂噬亂撲却依然如故。

林內林外，少林、武當弟子被猛獸活活咬斃的已逐漸增多，大家全在拚命，自顧不暇，誰也無法抽身救誰。

情勢之險惡，已到了最後關頭，尤其元眞子一面接架伏獸天尊金色短棒迅猛攻勢，一面得分神留心身後亂撲亂噬的猛獸。

這樣一來，縱有非常功力，也得大打折扣，何況元眞子本非伏獸天尊的對手。

七八招下來，已鬧得手忙脚亂，接應不暇，差幸他武當「兩儀劍法」原是以靜制動，以弱敵强的內家上乘劍術，如能專心一志，靜守太極，一時倒也可保無慮。

怎奈此時四周獸勢大盛，狂吼猛撲聲中，聽到的盡是少林弟子慘呼厲叫。

事不關心，關心則亂，元眞子那裡還能收攝心神，凝神運劍，稍一疏忽，只聽「噹」的一聲大震，右腕驟痲，長劍被伏獸天尊金色短棒直盪開去，差點脫手飛出。

元眞子門戶大開，眼前一片耀眼金光長驅直入，心頭大驚，不但來不及迴劍封架，就是連閃身後退都嫌遲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元眞子只覺一陣勁急風聲自天空直瀉而下。

眼前白影一閃，連瞧也沒瞧清，伏獸天尊一聲大叫，跌跌撞撞的往後疾退，「噹！」金色短棒墮落地上，也無暇去撿。

元眞子死裡逃生，急急定睛瞧去，原來適才那道白影，竟是一隻碩大無朋的白色大鵰。

在這瞬息之間，一聲長鳴，白鵰閃電般迎着獸羣撲去。

不，另外還有一頭白鵰也引吭長鳴，像星丸墮地般俯衝而下。

莫看那羣兇猛無比、獸性大發的惡獸，此時驟然聽到兩聲鵰鳴，宛若遇到克星，現出畏縮戰慄之態，兇燄盡斂！

兩頭白鵰衝入獸陣，鐵啄亂啄，巨大鋼爪向俯首貼耳、畏縮地上的獅虎豹頭上抓落，獅虎豹登時腦袋開花，活生生被抓死。

霎那之間，但聽淒厲哀鳴，比剛才的狂吼怒嘯，還要懾人，此種聲音，極像屠夫殺豬一般，此起彼落，慘嗥哀鳴，聲震山谷。

但奇怪的却是羣獸儘管渾身發抖，却沒有一頭敢掙扎逃命。

這情形，直瞧得伏獸天尊噤若寒蟬，既驚又懼，一股涼氣從頂門直透脚底，那裡還敢逗留，趁大家沒有注意，便悄悄溜走。

只不過片刻工夫，兩頭白鵰已把幾十頭猛獸悉數抓斃，這才一聲長鳴，同時沖霄直上，瞬息不見。

廣明大師、元眞子也瞧得目瞪口呆，如果沒有這兩頭白鵰助陣，勢必全膏獸吻，誰也難逃這場浩劫。

他們目送着兩頭白鵰凌霄飛去，才如夢方醒，檢點人數，羅漢陣三十六名弟子已只剩下十名左右，而且全都負傷不輕。

隱身樹上的三十名少林弟子和二十名武當門下，在羣獸衝到近處，匣弩無法再放，紛紛下樹接應，也是傷亡過半。

遍地都是斷臂殘骸、血肉模糊的屍體，和一百頭死在毒弩、劍、杖及白鵰鋼爪下的獸屍，橫七豎八，慘不忍覩。

廣明大師指揮二十個沒有負傷的弟子，把少林武當門下遺體挖坑埋葬，一面又挑了十名武功較高的由傅青圭率領，留在林中，以防意外，一有敵蹤，立即向寺中通報，自己則和元眞子兩人帶着邱玉奇、公孫瑤仙以及少林武當兩派門下負傷弟子撤回寺去。

如今再說少林寺前一片廣場上，一百單八支火炬，照耀得如同白晝。

(由少林寺正門分三路出來的僧侶，每路三十六人，每人手上都拏着一支火把。)

左邊以神州一劍、青師太爲首的一路迎敵(黑衣幫)，和右邊靜因師太、方玉琪一路迎戰(玄黃敎)，因對方兩撥敵人尚未現身，是以停留在附近，不再向前。

在此時看來，好像是在替中間一路壓陣。

中間一路是鍾二先生、瓢浮子、獨孤握、樊太婆、樊秋雲等人爲首，主要是迎戰對方四撥人中最厲害的一撥——五台山枯骨如來。

枯骨寺來人不多，除了他師弟伏獸天尊統率百頭猛獸聲勢最盛，但已由廣明大師、元眞子率領兩派武功最强的弟子，帶了淬毒匣弩在山前攔阻其前進之外，枯骨如來只帶了枯骨寺二伽四菩提前來接收少林。

鍾二先生却把他看作四撥來犯敵人中最厲害的一撥，原因是枯骨如來在武林魔道中，一直是首屈一指的人物。

當然，像九陰夫人，只不過是最近才出現的人物，像許天君和祁連女妖七寶大士，都已有七十年不在江湖露面，又當別論。

而枯骨寺的枯骨如來雖然也有三十年從沒下過五台一步，但他却一直睥睨武林，被列爲邪道中的第一號人物，江湖上正邪各派也從沒有把他遺忘。

四撥來犯敵人，披麻敎和黑衣幫，一個遠處苗疆，一個遠處關外，實力如何，只有傳聞。

玄黃敎僅由總壇主龍步青率領，也無足輕重，這三撥人的份量，當然不如枯骨如來遠甚，是以鍾二先生只好由自己親自迎戰。

兩行少林弟子一直走到廣場前端，才分左右排開。鍾二先生、瓢浮子、獨孤握和樊太婆祖孫同時在中間站定，便已看到古木參天的一條直路上，由四個灰衣僧人抬起一乘敞轎，如飛而來，眨眼工夫已到近前！

鍾二先生走上幾步，拱手道：「大師佛駕遠臨，崑崙鍾石麟已恭候多時。」

敞轎倏然停住，四個抬轎和尚動作如一，把轎子從肩頭放下。

跟在轎後的二伽四菩提却同時趨前幾步，分左右侍立轎前，目光平視，身子直立，宛如泥塑木雕，一動不動。

端坐轎上的一尊骷髏枯骨如來，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森森寒光，臉上鷄皮牽動，張口發出洪鐘般笑聲，雙手一合，道：「老衲還當在少林寺廣場等着的是何方高人，哈哈，原來是鍾老檀樾。」

話聲中，不見他吸氣提身，但一個身子已原形不變的從敞轎坐位上緩緩升起。

四個抬轎和尚毫不怠慢，趁他升起之時，立即把轎子扛起，退到一邊。

枯骨如來身子懸空，却緩緩舒展手脚，由盤膝趺坐變成全身直立，才徐徐落到地面。

這一站定，瞧得場中只聞其名，未見其人的人大感驚奇。

原來這位名震武林、被目爲旁門第一高手的五台山枯骨寺方丈枯骨如來，不但是名副其實的一把骷骨，瘦小枯乾，身長還不滿三尺。

枯骨如來落地之後，目光瞥過全場，嘴角飛起一絲不屑冷笑，徐徐的道：「鍾老檀樾陳兵廣場，聲勢倒還不小。」

言下之意，大有廣場上這些人全不在他眼裡之概！

鍾二先生敞笑道：「鍾某風聞玄黃敎爲了要一擧殲滅咱們五大門派，今晚分四撥人馬在少林寺聚齊，人家既然分四路來犯，咱們挨打的也只好分四路抵抗。除了苗疆披麻敎已在少林東南出現，咱們走了一批人之外，這裏共有三撥，大師大概來得早了一些，才感到咱們這裡人多勢衆。」

他這一番話，明的解釋是這裡一共有三撥，乃是對付三撥來犯的人，表明自己並非倚仗人多勢衆，但骨子裡是在說憑你枯骨如來却甘心和玄黃敎、披麻敎、黑衣幫等人沆瀣一氣，不怕辱沒身份嗎？

枯骨如來自然聽得出鍾二先生話中之意，尤其他說的「玄黃敎分四撥人馬，在少林聚齊」這兩句話，好像自己受命於人，聽憑玄黃敎指揮似的，骷髏臉上也不禁微微一熱，但又不好否認，口中沉嘿了一聲，冷冷的道：「那麼你們四撥人中，算那一撥最强？」

鍾二先生哈哈一笑，答道：「鍾某自從得報之後，再三衡量，這次玄黃敎大擧發動，志在必得，當然盡出精銳，自是四路人馬中的主力，稍一應付不善，五大門派焉有完卵，因此，咱們也把全部主力放在這一路上。其次，風聞黑衣幫武功詭異，猖獗關外，所向無敵，非同小可，咱們自然不能等閒視之，所以除了主力對付玄黃敎之外，就得把黑衣幫列爲第二主要敵人。」

說到這裡，故意停了下來。

枯骨如來哼了一聲：「還有呢？」

鍾二先生續道：「披麻敎久處苗山，善於用毒，設若稍一大意，遺害無窮，也不可輕視，所幸另有能人相助，已把他們阻在山下，可說是四撥中的第三位……」

枯骨如來再也忍耐不住，厲聲喝道：「你們那一撥人算是對付老衲的？」

鍾二先生淡淡的道：「第四撥。」

枯骨如來雙目乍睜，精芒電閃，喝道：「鍾老檀樾，就請他們出來吧！」

鍾二先生拱手道：「鍾某不自量力，咱們這一撥，就是在廣場迎接大師的人了。」說到這裡，一面又道：「大師盛名久著，大家當然有個耳聞，不過大師也許和這幾位還是初見，老夫先介紹一下才是，這位是瓢浮子道友，這是生死筆獨孤握老哥，這是流星拐樊老嫂。」

枯骨如來對鍾二先生的逐位介紹，只是巍然而立，連目光都沒向這幾個人斜上一眼，大不剌剌的道：「鍾老檀樾果然沒把老衲放在眼裡，居然羅致了這些老衲從沒聽見過的人，來對付老衲？哈哈哈哈！」

這當眞是好大的口氣，連江湖上算得上一流高手的三奇瓢浮子、四惡獨孤握也居然說是從沒聽見過的人物。

尤其這一陣狂笑，簡直鏗鏘有物，聲若裂帛，震得站在他身前較近的人莫不耳鼓狂鳴，如同焦雷。

這種驚人內力，大家無不相顧失色。

枯骨如來笑聲乍歇，回頭喝道：「赤伽、寒伽，你們兩人代爲師出手，叫他們一起上就是。」

話聲一落，身形又冉冉上升。

那四個抬轎和尚睹狀，又把敞轎慌忙抬到轎中間，枯骨如來雙膝一盤，重又回到轎上，高高踞坐！

他這一擧動，當眞狂傲得無以復加，把所有在場之人全都看扁了。

鍾二先生臉色微微一變，嗆的從

肩頭撤下長劍，仰天大笑道：「大師不吝賜教，鍾石麟倒想先拜領高招。」

枯骨如來瞑目枯坐，老僧入定，不再作聲。

他門下的赤伽、寒伽兩個僵直身子，却不費半點風聲，顫巍巍的飛出轎前，翻着四道陰森目光，臉上似笑非笑，陰聲的道：「諸位就一起上吧！」

樊太婆龍頭拐一頓，緩緩走出，朝鍾二先生笑道：「兩位師傅和咱們懷玉山莊有一段樑子未淸，鍾前輩容老身打頭陣如何？」

獨孤握也從身上取下生死筆，邁步道：「老大嫂要以一敵二，未免不公，不如讓出一個來，也叫老朽見識見識枯骨寺的絕藝。」

說話聲中，已往寒伽尊者迎去。

赤伽、寒伽不知是那一個陰笑了聲，兩個僵直身軀大不剌剌地僵立當地，紋風不動，生似對眼前兩人絲毫不放在眼裏。

鍾二先生因枯骨如來妄自尊大，只叫兩個門人出場，自己身爲五大門派之尊，自然不好動手，此時眼看樊太婆、獨孤握迎着走出，自己正好借此落台，暫緩出手，這就含笑點頭，後退幾步。

樊太婆等鍾二先生退下，立即功運右腕，厲聲喝道：「你們請吧！」

赤伽尊者只望了她一眼，依然木立如故。

寒伽尊者陰惻惻的道：「要是貧衲兄弟先出手，兩位豈不立時落敗？」

「哈哈，那麼老朽就佔個便宜。」

兩丈距離一晃而至，獨孤握人隨聲出，一點筆影疾如奔雷，奇快無比的向寒伽尊者當胸叩去。

他久聞五台枯骨寺二尊者的兇名，是以一經發動，立展絕着，一點筆影才到中途，便倏然化作無數筆影，宛似天女散花，縷縷勁氣向寒伽尊者三十六處大穴同時罩落。

這一着當眞快得出奇，詭異無倫。

寒伽尊者發覺對方第一招的聲勢便自不凡，倒也不敢硬接，僵直身子連腿也沒屈一下，就向右側閃出，枯爪一掄，往獨孤握肩頭抓去。

要知凡是練成「僵屍功」的人，別看他上身僵直，粗看只是直挺挺地，要轉個身都須全身轉動，有背武功原則，太以不夠靈活，其實練「僵屍功」的人首重反應，蹦、騰、跳、躍，講究身法如風，如隨形影。

獨孤握以一支生死筆縱橫江湖，名列「四惡」，自然深知厲害。他「三十六式天花筆法」上下翻覆，每一招式都是奇快無比，同時襲取敵人三十六穴，是以一見寒伽尊者向右肩抓來，身形一矮，筆隨勢轉，縷縷筆影有如一陣雨絲，被風吹起，長短錯落，向對方雙膝掃去。

寒伽尊者沒料到獨孤握變招會有如此快法，自己一爪落空，對方飄洒筆勢也同時捲到。「僵屍功」吃虧之處，就是全身僵直，不能下彎，掃攻下盤，正是唯一克制之道。

此時即使把對方立斃爪下，自己也非受傷不可，心頭一凜，陡地雙脚一蹦，引身暴退。但就在後退之際，口中發出一聲厲笑，雙爪驟揚，十道奇寒徹骨的尖風却朝獨孤握當頭抓落。

獨孤握經驗老到，出場之後，時時刻刻都深具戒心，此時對方笑聲乍起，人已電射而起，「三十六式天花筆法」洒開漫天筆影，像一蓬急風驟雨，狂捲疾飄，聲勢倒也並不稍遜。

另一邊，樊太婆獨鬥赤伽尊者，她走的原是剛猛路子，此時拐勢展開，白髮飄動，拐影如山，把一支龍頭拐使得翻江倒海，盡是急攻招術，勁風呼嘯，居然把赤伽尊者「赤伽陽煞」的炙熱狂飆激盪得四外流散。

這一場搏鬥，不但少林弟子個個屏氣凝神，心頭緊張，就是鍾二先生、瓢浮子等人也莫不目注鬥場，心中忐忑不定。

因爲獨孤握、樊太婆雖然全力施爲，敵住寒伽、赤伽兩人，但那只是憑兩人數十年修爲和各人一套精純的招法，在人家「寒伽陰煞」和「赤伽陽煞」兩種旁門獨特功夫之下勉强支持，時間一長，絕難持久。

鍾二先生正在盤算如何把兩人替下，猛聽一聲大喝，緊接着「嘶」的一聲，寒伽尊者右手衣袖被獨孤握鐵筆掃過，撕了下來，同時兩人的左掌也對個正着！

「砰」然輕震，兩條人影倏地一分。

獨孤握仰天發出一聲大笑：「枯骨寺寒伽尊者原來也不……過……」

他敢情要說「也不過如此」，但話才說到一半，忽然打了一個寒噤，臉色蒼白，脚下接連踉蹌後退。

瓢浮子覩狀大驚，他身在切近，一時連拔劍都嫌不及，身形飄動，雙掌連環劈出，擋得一擋。

樊秋雲已閃身把獨孤握救轉。

這瞬息之間，縱橫江湖的生死筆獨孤握業已臉如白紙，冷得渾身打戰，牙關格格作響。

瓢浮子爲了心切救人，連拔劍都來不及，就和寒伽尊者動上了手，他未嘗不知對方「寒伽陰煞」的厲害，但此時實逼此處，也已無暇顧及。

仗着自己數十年潛修的純陽之體，脚下站樁，運起全身功力，一掌緊接一掌的和對方徹骨奇寒的「寒伽陰煞」硬拚硬打。

這時樊太婆也已落了下風，她和瓢浮子恰巧相反，打得汗流浹背，重衣盡濕。

赤伽尊者一雙鬼爪簡直比炭火還紅，爪風過處，炙得人奇熱難耐，連自己一支龍頭拐都好像快要燒紅，握

在手上，掌心隱隱發燙。

一個疏神，拐頭竟然被對方硬生生的抓住，兩人各執一頭，誰也不肯放手，那之間，從力拚百招進入完全靜止，雙方同時貫注內力，相持不下。

但赤伽尊者火紅鬼爪抓到的一頭，鋼拐逐漸轉紅，而且燒紅的一端在逐漸延伸，拐上的熱度，當然也在不斷上升。

這種拚戰，任何人都可看得出，樊太婆最後是非放棄不可。

樊秋雲急得一張粉臉上已滴出汗珠，緊握着長劍，恨不得一下把赤伽尊者劈成兩半。

鋼拐快要燒紅到一半了，樊太婆還在竭力苦撐，白髮飄動，頂頭上直冒熱氣，手中鋼拐還是絲毫不動。

「好，老身就送給你吧。」

她話聲發得較遲，右腕却運起平生之力，手上一抖，使了一招「順風送帆」，借對方全力奪拐之勢，陡然向赤伽尊者當胸送去。

這一下，大出赤伽尊者意料之外，燒得通紅的拐頭眞要被搗上胸口，確也非同小可。

樊太婆原是早有準備，鋼拐出手，人已倏然後退，顧不得喘息，大喝一聲，雙手連揚，但聽一片銳嘯，九條黑影已連綿電射飛出。

流星拐——樊太婆的成名暗器已悉數出籠，九支精鋼短拐才一出手，聲勢果然不凡。

九拐齊發，筆直激射，但一到赤伽尊者身前，立時散開，直直鑽去前胸，也有左右橫打，有的明明從他身前掠出，却反打後心。

赤伽尊者一聲陰笑，右爪一鬆，通體火紅的龍頭拐劃起一道紅光，直向樊太婆凌空飛來，同時雙袖拂處，把九支流星拐悉數捲向半空。

「老虔婆，妳還有甚麼拿手傑作？」

兩丈距離一晃而至，火紅鬼爪凌空向樊太婆當頭抓落。

樊太婆手無寸鐵，龍頭拐通體燒紅，像標槍般射來，那敢去接，身形急閃，堪堪避開。陡聽身後一聲慘叫，一個少林弟子已被飛來的燒紅鋼拐擊中，焦臭四溢，心中方自一怔，赤伽尊者也自凌空撲到。

「賊禿，看劍！」

樊秋雲搶在姥姥前面，一劍一拐，迎着劈出。

這下可把樊太婆驚出一身冷汗。

「秋雲快退！」可惜那還來得及。

「砰！」樊秋雲右劍左拐同時脫手，嬌軀往後就倒。

但就在樊秋雲出手的一瞬之間，鍾二先生雙脚急頓，也往瓢浮子身前掠去。

原來瓢浮子和寒伽尊者拚到三十招左右，發覺自己眞氣耗損過鉅，絲絲寒氣凍得直透肌骨，原先站樁的脚步也被逼得連連浮動。

鍾二先生眼看自己再不出手，瓢浮子已難支持，一時那還顧得自己身份，雙脚一頓，縱身往瓢浮子身前落去。

此時另有兩條奇快無比的人影也一左一右的搶在鍾二先生前面，落到赤伽和寒伽身前。

不，其中直奔赤伽尊者的一個，身在半空，已發出一縷極細銀光，勁急無儔，閃電射到。

在場之人但覺銀練橫空，寒光奪目，連人影也無法瞧淸。

這一道銀練是從山門右側射來，他正是跟隨師叔靜因師太，準備對付玄黃教總壇主的方玉琪。

他們因玄黃教這一路人始終不見，而枯骨寺的人却聲勢極盛，眼看鍾二先生、瓢浮子等人不但無法能勝，簡直敗局已定。

靜因師太心中暗暗焦急，才帶着方玉琪、姜青霓緩緩向廣場移近，俾使隨時策應。

他們這邊才一移動，那左首本來迎敵黑衣幫的神州一劍和青師太敢情也有見及此，不約而同的移近廣場。

此時正好赤伽尊者擲出龍頭拐，拂開流星拐、火紅鬼爪凌空撲到，樊秋雲竟然一劍一拐迎着擋去。

姜青霓緊靠在方玉琪身邊站着，她和樊秋雲最談得來，此時一見樊秋雲冒險出手，芳心一急，玉掌輕推着方玉琪道：「方師哥，你還是去把秋雲姐姐接下來吧！」

方玉琪本來已想出手，再經師妹這麼一推一叫，也就依言縱身掠出，但就在他身形堪堪躍起，樊秋雲已被赤伽尊者爪風掃中，兵刃脫手，身往後倒。

這一下瞧得方玉琪大驚失色，一時來不及多想，身在急掠之中，右腕一翻，掣出銀練劍，連招式也沒有，只是抖手便刺。

他縱身躍出，早已運起渾身功力，這一情急發劍，勁貫劍身，無意之中，從劍尖上透出一縷無堅不摧的劍氣，劍招出手，只見一支極細的劍尖夾着絲絲之聲，勁急無儔，往赤伽尊者當胸刺到。

赤伽尊者但覺銀練耀目，森森寒氣已貫胸而至，一時還想得出劍勢由來，縱有一身深厚功力也無法硬擋，心頭大吃一驚，連來人是誰也無暇再看，急急往後掠退。

方玉琪身形落地，樊秋雲也由她祖母樊太婆抱起，只見她臉紅如火，早已昏迷不省人事。

樊太婆只有這個孫女，眼看她身中「赤伽陽煞」，火毒攻心，不由氣得渾身顫動，放下孫女，喘息着道：「好賊禿，老身和你拚了。」

方玉琪忙道：「老前輩還是救人要緊，這兩個賊禿由晚輩打發吧！」

他說話之間，神州一劍司徒昌明

也已落到瓢浮子身前，低聲道：「瓢浮道友且請後退。」

瓢浮子正感被人家逼得步步後退，難以應付，一見神州一劍趕到，就趁機一邊說：「司徒老哥，當心他的『寒伽陰煞』！」

他自己以爲仗着本身純陽之氣和對方力拚數十招，除了後來漸感寒冷，並無大礙，那知他方才提足眞氣，揮掌和對方硬拚之時，倒也並無多大感覺，此時才一收式，陡覺一陣奇冷無比的陰寒之氣突然侵入肌膚，直透骨髓，全身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寒噤，脚下立現踉蹌。

鍾二先生瞧得大驚，趕快一把扶住，急急問道：「道友怎麼了？」

瓢浮子搖頭道聲：「不妨事……」

鍾二先生聽他說話有異，再一細瞧，只見瓢浮子雖在運功支持，但臉色灰敗，全身抖動，分明中了寒毒，和生死筆獨孤握並沒稍差。

剛把他扶到地上坐下，轉眼之間，瞥見樊太婆也臉如火燒，委頓地上，只是張口喘息。

這一陣工夫，自己這邊竟然連傷四人，不由瞧得心頭大是震驚。

正好青師太、靜因師太也同時趕到，替四人餵下藥丸，本來準備對付三路敵人的人，這回全都會合在一起了。

再向前一看，方玉琪已和枯骨寺兩尊者動上了手，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伏劍站立一邊，正在替方玉琪掠陣。

鍾二先生暗暗歎了口氣，目前自己這許多人中，只有方玉琪一人因得異人傳授，武功出衆，萬一再傷在對方「赤伽、寒伽」兩種霸道的旁門功夫之下，自己這邊那堪設想？

尤其蓑衣丈人和廣明大師兩路人馬，直到此時還不見一點消息，不知能否抵擋得住披痲教和伏獸天尊的猛獸？

他一念及此，更覺憂心忡忡，站立不定。

正當此時，戰場上已起了極大變化，原來赤伽尊者被方玉琪一劍逼退，心頭驚楞之餘，定睛一瞧，不由發出一陣陰笑，道：「小子，原來是你。」僵直身軀一挺，雙爪作勢，直迎向方玉琪抓到。

方玉琪身形才落，眼看對方奮身迎來，當然正中下懷，因爲適才無意刺出的一劍，發覺自己居然能把全身眞力透劍而出，將對方逼退，不禁想到蓮兒以前說過，「大羅天劍」練到上乘境界，就能隨劍發出劍氣，傷人無形，難道自己最近果然功夫大有精進，已能使出劍氣？

一念及此，雄心大發，對方這樣筆直迎來，正好再拿他試試。

當下身形不動，暗將渾身眞力貫注劍身，右腕一振，銀練劍漾起一片寒光，全力遞出。

果然，這一劍有如一團冷飆，從劍尖洶湧飛射，一股凌厲絕倫的劍氣絲絲直響。

赤伽尊者只覺自己的「赤伽陽煞」一和劍氣接觸，登時如湯沃雪，消滅大半，同時感到心神一震，趕緊一沉丹田眞氣，硬把前衝的身子忙不迭向側急閃，橫躍八尺。

方玉琪再次把赤伽尊者逼退，證實自己果然劍發隨心，不禁大喜過望，瞥見神州一劍司徒昌明恰在此時躍到寒伽尊者身前，替下瓢浮子，手掣長劍，正要動手，不由大聲喊道：「司徒老哥，快請住手，憑這兩個賊禿，那裏用得着你多費手脚，還是交給小弟一併打發吧！」話聲一落，一面向寒伽尊者招手道：「來，來，你們兩個一起上就是。」

方才寒伽、赤伽要鍾二先生等人一起上，這回方玉琪也居然叫他們一起上，當眞口氣奇大。

那位端坐敞轎上的枯骨如來自從寒伽、赤伽奉命出場，就一直閉目枯坐，紋風不動。就是雙方那樣猛烈的激戰，他連眼也沒睜一下，好像眼前之事和他漠不相干，同時也正表示出他只須門下兩尊者出場，就可穩操勝算，毋須他多瞧。

這回方玉琪仗劍掠出，那兩次發出的「嘶」「嘶」劍氣，聲音雖低，沒有樊太婆方才拐風那樣凌厲，但枯骨如來闔着的雙目却驀地一睜，迸射出兩道奇異電光，向方玉琪瞧來。

他雖已聽出聲音有異，但做夢也想不到方玉琪還只是一個弱冠少年，一陣打量之後，低沉的道：「徒兒，這位施主功力非凡，你們就一起試試也好。」

他說的聲音不高，但在方玉琪聽來嗡然作響，份外有力，震撼心神，不禁心頭感到一凜。

不，枯骨如來這兩句話，聽在寒伽、赤伽耳中，也同樣一怔。

因爲自己兩人的武功，師傅知之甚諗，方才像鍾二先生、獨孤握、瓢浮子、樊太婆等一干高手，師傅尚且不要他們一起上，這回只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師傅却說他功力非凡。

幾個月前，這小子在九華山和自己兩人也動過手，除了身法奇特之外，也並不見得出奇。

兩人中的赤伽尊者方才兩次被方玉琪劍氣逼退，也知道方玉琪不過仗着一支寒森森的利劍而已，但師傅既然這樣吩咐，只好躬身領命，瞧了方玉琪一眼，陰森森的道：「小子，你發招吧！」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聽得暗暗點頭，枯骨如來果然名下無虛，他閉着眼睛，居然還聽得出方老弟功力非凡，一面回頭叮囑道：「小兄弟，你可得小心應付！」

方玉琪向他點點頭，手上銀鍊劍劍尖一顫，朗笑道：「要是方某先出手，兩位豈不立時落敗？」

他這話，正是先前赤伽尊者說過的，這時奉還回去，再也恰當不過。

赤伽尊者陰嘿一聲：「好狂妄的小子！」

「子」字出口，枯爪倏伸，已向方玉琪當胸抓到。

不！寒伽尊者一言不發，也已同樣撲來。

方玉琪敞笑一聲，身子滴溜溜一轉，閃出兩人爪風之外，沒等兩人迴身再撲，銀鍊劍起處，「大羅天劍」刷刷展開。

刹那之間，寒風四起，劍氣漫天，場中三人已只剩下三點黑影，互相追逐。

不！先前還分得出在一片劍光中，有一股炙熱的淡紅影子是「赤伽陽煞」，一股陰寒的黑氣是「寒伽陰煞」，但漸漸地，這一熱一寒一紅一黑的淡影已被一片耀眼銀光所掩沒。

其中只聽到天風嘶嘶，和寒伽、赤伽兩人的齊聲怒嘯。

「住手！」

一聲低沉的喝聲，宛如起自半空。

大家陡覺眼前一黑，漫天劍光倏然斂去。

廣場上一百單八個少林僧侶，手上執着的火把還是照得通明，不過覺得昏黃了許多。

大家定睛瞧去，場中三條人影好像同時被一陣狂風吹得站不住脚。

尤其是方玉琪，他還打着踉蹌，後退了兩三步。這情形，不由瞧得大家悚然一驚，只見兩條人影快若閃電，同時向場中搶出。

「哈哈，枯骨如來，你居然幫着徒弟出手，難道不怕有失身份？」

這是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的聲音，他和鍾二先生同時飛落場中。

不錯！方才出手的正是端坐在敞轎上的枯骨如來，大家誰也沒瞧清他是如何出手，也沒瞧到他如何離開敞轎，但那乘敞轎上，已經沒了枯骨如來的影子，他一手持着一串唸珠，端端正正的立在廣場中央。

寒伽、赤伽兩人宛若鬥敗的公鷄，兩襲灰色僧袍支離破碎，敢情是被方玉琪劍尖劃破的。

方玉琪後退了幾步，依然丰神俊朗，卓然而立。

他左右兩旁，正是方才閃身出去的崑崙名宿鍾二先生和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兩人手上也各已亮出長劍。

鍾二先生滿臉怒容，關切的問道：「方老弟，你快運氣試試是否受傷？」

方玉琪搖頭道：「晚輩並沒有受傷。」

枯骨如來臉上木無表情，目光瞥過鍾二先生和神州一劍，才冷冷的道：「老衲只是叫他們住手，並無傷人之意。」

神州一劍仰天朗笑道：「好一個並無傷人之意，那麼你猝然出手，是爲了搶救兩位令高徒的危境？」

枯骨如來沉聲道：「不錯！小徒們確非這位小施主敵手，不過老衲只想和這位小施主請教一事。」

說到這裏，兩道寒電似的目光盯着方玉琪，道：「小施主年齡不大，一身武學却臻上乘，爲老衲數十年所僅見的青年高手，想必大有來歷，不知小施主可否把師承門派見告？」

方玉琪肅然答道：「方某天台門下，先師道號蒼松子。」

枯骨如來陰森森一聲冷笑，不屑的道：「崆峒蒼松子一手『通天劍法』，何足爲奇？」說到這裡，聲音突轉嚴厲，接着道：「老衲是問你方才那馭氣使劍之術，是從那裏學來的？」

方玉琪見他口氣之中瞧不起師傅，不禁俊目乍睜，傲然說道：「你認爲天台門不足爲奇，方某也沒有把五台枯骨寺放在眼裏，大家不妨放手一試，至於方某是那裏學來的劍法，憑你枯骨如來，還不配問。」

枯骨如來臉上隱現怒容，嘴角泛起一絲獰笑，看了方玉琪一眼，冷笑道：「小施主一手劍法，果然世所罕見，但老衲自問憑一雙肉掌，小施主還奈何不了，不信，只要你傷得了我一寸衣角，五台枯骨寺從此封山，永不再履江湖。」

鍾二先生自然聽得出枯骨如來話中之意，分明是說方玉琪劍法雖奇，但功力還不到火候，此時無法勝得了他。以枯骨如來那種陰森險惡的魔頭，既然發現方玉琪是他將來的勁敵，此時動手，豈肯輕易放過？想到這裏，正待開口，方玉琪早已朗聲笑道：「老師傅有此自信，方某自非領教不可。」

長笑聲中，銀鍊劍抖起縷縷寒光，疾刺過去。

枯骨如來縱身一躍，右掌「拂塵清淡」，斜斜切出。

方玉琪一上手便使出「大羅天劍」，同時展開「飄香步法」，劍隨身轉，發招飄忽。

一霎時間，一柄又細又長的銀劍已化成一片綿密劍網，匹練漫空，銀光如幕，直若天羅下撤，寒風砭骨，他這一含憤出手，盡展絕學，威勢凌厲已極。

枯骨如來一身深厚武功，就當前江湖上，能和他動手過招的人委實不多，此刻竟被方玉琪這一手驚濤駭浪的劍勢逼得左右閃避，不敢硬攖其鋒。

要知無名老人這三十六招「大羅天劍」，共分上、中、下三個段落，前面十一二招雖然凌厲，只是第一段落，越往後去，越是精深。

兩人鬥到十二招之後，方玉琪的劍風愈發凌厲，三丈方圓盡在絲絲劍氣籠罩之下，以枯骨如來那等身手，依然無法搶得上風。（未完・廿三）





上文提要：唐煌與霍保繼續趕往不夜城。路上屢遇阻難，唐煌運用離合鬆緊罡氣以及他的智慧和勇敢，擊退了前所未遇的勇猛神異的魔手，唐煌過五關斬六將，終於進入不夜城，城內陰森似有許多神秘的埋伏，剛到慾望門，突然不見了霍保，剩下唐煌獨闖……唐煌發現了似以白玉雕塑的世上罕見的美麗裸體女屍，原來却是活人慾海花……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唐煌闖進不夜城　離合罡氣戰神君

唐煌道：「妳總得穿上衣衫呀！」

「慾海花」道：「不必了！必要時我體內可排出一種氣體，再加上身上的黑紗，別人看不到我的胴體，但你又另當別論！」

「哼！」唐煌冷笑道：「我並不稀罕！我們合作到何時為止？」

「慾海花」道：「不一定！也許為時極短，也許要久一些，那要看事態發展如何。」

唐煌道：「合作完了呢？」

「慾海花」突然聲調一冷，道：「那就是你的死期到了，因為你是唯一看到我的胴體之人，而我又對你沒有意思，坦白地說，我認為你是一個十分醜陋的男人，當然不能留你的活口，不過，到那時你的大仇已報，死了也心安理得了。」

唐煌並不怕死，只是感覺這女人的行徑十分奇特，同時他自認雖非潘安、宋玉再生，自出道以來，還未聽任何人說過自己是一個醜陋的男人，這句話傷了他的自尊，不由冷峻地道：「我唐煌被妳這種女人認為是醜陋不堪的男子，對我毫無損傷，至於妳想殺死我，也未必能如願，坦白地說，我也有此同感。」

「你也要殺死我？」

「不錯！」唐煌道：「在我發覺妳確是活人時就有了這個念頭。」

「慾海花」淡然一笑，道：「只要你有這份功力，當然也可以殺死我，但我要和你約法三章，在你我的大事未辦完以前，我們必須密切合作，應付最大的敵人。」

唐煌嘆了口氣，道：「好吧！敵人在那裏？」

「慾海花」道：「走吧！現在我就帶你去！不過，我要你答應我一個條件，從現在開始，直到你我大仇得報為止，我們的關係和稱呼是夫妻，千萬不要忘了。」

唐煌倏然一震，不由大怒，道：「妳別一廂情願！這件事我無法答應。」

「慾海花」道：「不答應也不行，事實上你與我携手同行，想想看，若非夫妻關係，怎能如此親熱？走吧！酒色財氣，你已看到了酒色財，至於氣的一關，也不難想像，無非是世上令人氣忿之事。」

唐煌道：「那些『鹽屍』到底是何來歷？」

「慾海花」道：「當然是不夜城主人弄的花樣，使那些窮困一世的人失去本性，却只留下一點慾念未失，那就是見錢眼開，只要是有慾念之人進入『慾望之門』內，就會各取所需，醜態百出！」

唐煌冷笑道：「也許有一個人例外，那就是在下。」

「慾海花」道：「其實你也沒有例外，你情孽太重，難逃本姑娘這一關。」

唐煌不服道：「妳若不騙我，我決不會動妳一下。」

「慾海花」道：「不要自欺欺人，當你第一眼看到我時，雖然以為是珊瑚製成，却動了慾念，也就等於着了魔，若非我救你，你的結局必和『虎面如來』差不多。」

唐煌十分慚愧，他雖不信結局和「虎面如來」一樣，却相信自己第一眼看到她時確實動了心，俊臉立即紅了。

「慾海花」並未看他一眼，自動穿上了鞋，兩人携手出了大殿，順着慾望街走去。

唐煌只感她身上的幽香像濃烈的醇酒，使他陶然欲醉。他雖然不敢側頭去看她，却隱約看到她那雙峯在顫巍巍地晃動。

太迷人了！他想，有妻若此，也不枉人生一世，只是不能違背幾位前輩的遺言。

「慾海花」道：「我知道你現在想的甚麼？」

唐煌心中卜卜動了一陣，道：「說說看！」

「慾海花」淡然地道：「你在想既希望得到却又不敢去嚐試的東西。」

唐煌暗暗一嘆，心道：「這女人若是正道之人，我唐煌必須設法娶她為妻。」

但他却不願承認，冷笑道：「妳別自我陶醉，我是在想另一個絕地，是否也像不夜城一樣，有名無實。」

「慾海花」咭咭嬌笑道：「想不到你也很滑，居然也會扯謊！其實你想也沒有用！我不會看上你的。」

唐煌不由大窘，厲聲道：「別不要臉，我女朋友多得是，那一個也不在妳之下，但願有機會能讓妳開開眼界，只是我對她們始終不感興趣。」

「噢？」「慾海花」似乎被吊起了胃口，道：「說說看，她們都叫甚麼名字？我猜想你在胡吹。」

唐煌冷笑道：「第一個叫『血水仙』蕭鳳至，身段之美不在妳之下；第二個叫『白貓仙子』蘇珊，比蕭鳳至更勝一籌；第三個叫莫愁，和蘇珊差不多；第四個……」

他想起那個為他口對口吸吮屍毒的神秘少女，認為她不能算是自己的朋友，立刻打住。

「慾海花」道：「第四個怎樣？是不是更美些？」

唐煌道：「當然！我相信世上沒有比她再美的女人。」

「慾海花」淡然地道：「連我也包括在內？」

唐煌冷笑道：「不要總是把妳自己搬出來，其實妳不過是中上之姿，像妳這種貨色，若非武林中人，也不過是嫁給一個紈袴膏粱子弟，了此終生。」

「慾海花」聳聳肩，道：「算了！就讓你佔點便宜吧！其實那是非常明顯的，既然那些女朋友美絕人寰，而你却一個也不喜歡，偏偏對我有意思……」

唐煌笑道：「誰說我對妳有意思來？」

「慾海花」道：「別動肝火，我是說說罷了，你就是對我眞有意思，我也不會喜歡你，因為你是一個朝秦暮楚而且非常懦弱之人。」

唐煌又大聲道：「怎見得我是朝秦暮楚而且非常懦弱之人？」

「慾海花」道：「因為你希望我能做你的妻子，却又不敢表示，所以我說你是一個十分懦弱，毫無主張之人。」

唐煌哼了一聲，道：「只要是我喜歡的，誰也管不了我。」他說出這話，突然發覺自己上當了，原來對方故意在套他。

「慾海花」咭咭笑了一陣，道：「俗說：賊不打三年自招，眞是一點也不錯，算了！你也不必難為情，眞情所至，金石為開，說不定你還有希望。」

唐煌心想，這女人眞厲害，却冷哂一聲，道：「我相信妳是世上最不要臉的女人。」

「慾海花」道：「彼此，彼此！你臉皮之厚，做鞋底足能穿上三年。」

唐煌面紅耳赤地道：「我何時臉皮厚來？」

「慾海花」道：「你剛才所說的幾個女人，我都認識，第一個蕭鳳至，是『千里獨行客』蕭立的女兒，中下之姿；第二個蘇珊是『笛仙』柳青青之徒，還沒有她師父美，第三個是『雲烟教』教主之女，屬環肥一類的少女，平平，第四個是……」

唐煌突然止步，不但吃驚，而且像被人揭去瘡疤，臉上發麻的，道：「第四個最美，原來妳不認識她。」

「咭……」「慾海花」大笑一陣，道：「你是一個最愛吹牛却又不善於吹牛的人，告訴你吧！第四個是我手下的侍僕。」

「甚麼？」唐煌有如被摑了一掌，他本以為對方不認識那個神秘少女，況且，在他未見到「慾海花」之先，他認為那少女之美，絕不在「笛仙」柳青青之下，那知竟是她的僕人。

「不信是不是？」「慾海花」撇撇嘴，揶揄地聳聳肩，道：「信不信由你，不久你就相信我的話了。」

現在唐煌一籌莫展，對方處處佔了上風，牛皮被拆穿，又不能發火，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良久，唐煌才冷冷地道：「妳何時認識她們的？」

「慾海花」道：「我們不談這個，現在我要告訴你，千萬不要輕視不夜城，到現在為止，你所見到的，都是過去的陳蹟，厲害的還在後頭，至於你所說的死城，自然比這裏更險，事實上到底險到何種程度，我也說不出來，因為我也沒去過。」

出了慾望街，前面更加明亮，一座巍峨的宮殿，佔地極大，宮門上巨

匾寫着：「慾望之宮」四個大字，門旁兩個赤銅獅子，在珠光映照下閃閃生光，但四周仍然寂靜。

「慾海花」道：「我的死仇大敵就在此宮之中，我倆能否全身離開不夜城，就看這一次力搏，而這次力搏的成敗關鍵，要看我們合作是否得當而定！」

兩人上了石階，進入大門，足音鏘然，好像進入空谷之中。穿過一重大殿，又進入一個非常寬敞的內殿之中。

「慾海花」以傳音之術對唐煌道：「待會與人動手，希望你聽我的命令進退，千萬不可單獨行動！」

唐煌哼了一聲，他乃是心高氣傲之人，剛才被她消遣了一陣，正自無處發洩，此刻雖未出言反對，心中卻另有打算。

「慾海花」拉著唐煌走向一個金光燦燦的小鐘之前，拿起鐘槌，敲了三下。

那金鐘本就響亮，加之殿中空蕩蕩的，更加震耳欲聾。現在，唐煌可以看看這座金碧輝煌的大殿了。

一個巨大的金交椅，放在正面台上，兩旁雁翅排開，一面有五個繡墩金交椅，後面壁上，掛著一個長逾一丈的大匾，以漆金大字寫著：「慾望之神。」

突然，大殿後屏風處發出一陣輕微的步履之聲，唐煌趁「慾海花」分神之時，力貫左手用力一掙，想抽出手來，那知「慾海花」瞪了他一眼，紋風未動。

唐煌暗暗一嘆，不再枉費心機，向屏風後望去。

步履聲越來越近，而且有數人之多，突然，唐煌眼前一亮，屏風左右，各走出幾個人來。

唐煌驚呼一聲，目瞪口呆，他心中嘶喊著：天哪！我不是在作夢吧？也不是見了鬼吧？

現在，唐煌才眞正相信不夜城是一個武林奇絕之地，一切都稀奇古怪，一切都出人意表。他揉揉眼睛望去，不錯！正是那九位臨死傳功之奇人，只是缺少了「赤脚大仙」，不然的話，「一神二聖三仙四鬼」都到齊了。

更奇的是這九位俠名超著的奇人，臉上沒有一絲表情，對於吃驚的唐煌和「慾海花」猶如未見。

事實上並非如此，只是唐煌一時震驚，未發覺他們的表情而已。

當這九位奇人第一眼看到唐煌與「慾海花」携手站在一起時，皆都面色一黯，好像一下掉落無底深淵之中。

「各位前輩，你們不認識我了嗎？」

「慾海花」用力一抖他的手臂，沉聲道：「他們當然不會認識你，沉住氣！大敵在後面！」

此刻，九位奇人木然地走到金交椅兩旁繡墩之前，像九根木樁似地直立著，接著屏風後又傳來一陣步履之聲，魚貫走出五個絕色少女。

唐煌又差點驚呼出口，原來這五個少女，正是暗襲九位前輩的神秘少女，也就是「秦淮六嫦娥」之五

現在，在她們身後，一個身材修長，戴著一頂奇異皇冠，身著蟒袍老人，邁著四方步，走到金交椅之前，坐了下去。

然後，大袖一揮，五個少女退後一步，九位奇人動作一致，坐在繡墩上。

唐煌一頭玄霧，心想，憑九位奇人的身份，絕不會供人驅使，然而，看目前的情形，顯然已臣服於此人淫威之下。

這金交椅上之人的打扮，和帝王一樣，蟒袍玉帶，那頂皇冠，照秦始皇的皇冠樣式仿製，前後垂著三重五色續紛的珠子，將面部遮起。

因此，站在對面，無法看到他的面孔，同時，此人的武功也使人吃驚，那些一串串的珠子，自皇冠上垂下來，竟紋風不動，但他自己卻能看到別人。

以前，唐煌曾和一個蒙面人接了一掌，那蒙面人的身手奇高，自信與他相差太遠，唐煌雖知他的身份，卻不敢相信他是自己的爹爹唐一飛。

而這個自稱「慾望之神」的人，身材頗像那個蒙面人。

「慾海花」輕輕一捏唐煌的手，向前走了三步。

突聞「慾望之神」沉聲道：「『慾海花』，想不到人無害虎心，虎有傷人意！本神和妳有三年之約，現在尚差半年，難道妳想毀約？」

此人果然就是那個蒙面人，聲調陰沉冰冷，但唐煌仍不敢確定是不是自己的爹爹！

「慾海花」冷笑道：「本姑娘本有踐約之心，可是想來想去，太劃不來，據我所知，你想利用我的姿色和武功，到死城去盜取『五霸圖』！」

這一切，唐煌都莫名其妙，既不知道他們之間的三年之約內容如何？更不知道「五霸圖」有何用處。

然而，「慾海花」此言一出，那「慾望之神」震顫了一下，顯然這一番話打動了他的心坎，大袖一拂，沉喝一聲「拿下！」

九位奇人同時離座，神態肅然地向兩人走近，唐煌暗暗一嘆，心道：「這幾位前輩詐死隱身，原來另有目的！而他們的目的卻如此地微賤卑劣！早知如此，我唐煌絕不接受他們的武功！」

唐煌雖然產生厭惡之心，但仍須弄清楚到底是怎麼回事，正要大聲詢問，那知「慾海花」捏了他的手一下，以傳音之術道：「從現在開始，你要聽我的！」

唐煌冷哼一聲，也以傳音之術道：「我爲甚麼要聽妳的？我必須把這件

事弄清楚！」

「慾海花」道：「有些事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裝糊塗！你如果想叫他們活下去，最好別和他們談話！」

唐煌不能不相信她的話，因爲他這時已看出這幾位前輩可能另有苦衷，不然的話，他們怎會不認識自己？

此刻，九位奇人已將兩人圍在核心，唐煌雖然不敢和他們談話，却以目示意，然而，九位奇人好像沒有看到他的眼色，一個個臉上只有濃重的殺機。

同時，唐煌這時也有所悟，因爲「天地二聖」在武夷山中曾被人偷襲，肚破腸出，「鳩面神」也被打得遍體鱗傷，都已照他們的遺言予以鳥葬和水葬，現在，他們却好端端地，分明這是個騙局。

只是不知他們爲甚麼要騙他？而且，現在竟和偷襲他們的人在一起。

「鳩面神」厲喝一聲，首先發掌，竟是「梅花三弄」掌法，此掌由他本人施出，勢道又自不同。

其餘八位也同時動手，這九人合擊之勢，非同小可，無儔的掌力形成一個罡氣之牆，向中央排壓而來。

「慾海花」以傳音之術道：「以離字訣出掌，快！」

唐煌始終不信這幾位前輩會向他下毒手，同時，他也不甘聽她指揮，相反地竟施出合字訣，橫掃一掌。

只聞「蓬」地一聲，唐煌立感身上中了三四掌，雖然自己的掌力消耗了對方三五成力道，仍被震得眼前發黑，兩人身子飛起，摔出兩丈之外。

「叭噠」一聲，兩人摔得不輕。

唐煌甩甩頭一看，「慾海花」和他一樣，摔得四仰八叉，不由狠聲道：「原來妳這兩手也不高明。」

說話之間，九位奇人面泛殺機，又欺了上來，「慾海花」一躍而起，把唐煌拉了起來，道：「你要是不聽我指揮，還要吃苦頭！」

唐煌道：「我偏不聽你指揮！」

這時九人十八道罡風又山壓而來，唐煌大聲道：「前輩你們不認識我了……」

「啪啪」兩聲，唐煌的掌力如石沉大海，左右兩肩結結實實地中了兩掌，若非「慾海花」以奇功身法把他帶出包圍圈之外，恐怕已經倒下了。

唐煌忍著劇痛，向九位奇人望去，一個個都面泛殺機，如同陌路，而且又欺了上來。

「怎麼樣？」「慾海花」沉聲道：「你再意氣用事，連我也要死在他們手中！」

唐煌冷笑道：「我懶得聽『指揮』那一類字眼！」

「慾海花」微微一笑，道：「算你指揮我好了，快用『合』字訣出掌！」

唐煌仍不願聽她的話，最主要的原因是不願聽別人的話來對付自己的恩人，不理不睬，施出一式「雷神鞭地」。

這一招是由九位奇人的武學精粹研化而來，應該發揮至大的力量才對，那知和對方的掌力一接，「颯」地一聲，又被震了回來，「慾海花」拉著他轉折滑落，閃出包圍圈之外。

唐煌這一下可也有點吃驚了，這一招何等威力！如今竟不如普通招式，令人氣結。

「慾望之神」沉聲道：「九位如果連這兩人都制不了，似乎沒有資格和本神談任何條件！」

九位奇人同聲道：「神君不必擔心！這次準能把他們拿下！」說著又欺了上來。

「慾海花」低聲道：「請你再用『離』字訣，施用剛才那一招！我們現在是同舟共濟，絕不能各自爲戰，反之，你完了我也完了！」

唐煌暗咬鋼牙，運起「離」字訣，以八成眞力施出一式「雷神鞭地」，奇怪的是「慾海花」始終未出招，只是唐煌這次突感內力增加，掌勢乍出，四周發出風雷之聲，像焦雷鞭擊大地一樣，大殿震顫，地殼跳動，無儔罡風向外排擠，殿中傢具物品一齊飛起，亂成一片。

數聲悶哼，九位奇人像斷了線的風箏，身形飛出三四丈，差點栽倒，金交椅上的「慾望之神」突然站了起來，顯然這次劇變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唐煌不知是憂是喜，看了「慾海花」一眼，見她含笑微微向他點頭，唐煌再掃視九位奇人，不由大惑不解，原來在這刹那間，九位奇人也面現欣悅之色，微微向他點頭。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唐煌越弄越糊塗了，但他隱隱猜出，這九位前輩定有難言的苦衷，絕非永久供此人驅使。

就在他一怔之間，突感左手一緊，一股奇大的力道壓在他的陽谷穴上，而且暗勁有增無減。

他的左手本是被「慾海花」握著，此刻手上陽谷穴被她按住，血脈上冲，混身不由自主地顫抖起來。

唐煌吃了一驚，向「慾海花」望去，厲聲道：「妳……妳要幹甚麼？」

「慾海花」粉面一寒，本是珊瑚之色，刹那間變得慘白，那雙美目本是風情萬種，此刻也像兩道兵刃似地，不屑地看了唐煌一眼，却向「慾望之神」道：「三年之約雖然未滿，假若本姑娘以這小子交換人，你幹不幹？」

「慾望之神」猶豫了一下，沉聲道：「也行！」

九位奇人面色一變，立即互相看了一眼，向「慾海花」走近，「鳩面神」道：「既然姑娘以人質補償三年之約不足之數，就請把這小子交給老夫吧！」

那知「慾海花」冷笑道：「神君應該知道，這小子和這九人有些淵源，把人質交給他們，本姑娘實在放心不下，神君意下如何？」

「慾望之神」嘿嘿冷笑一陣，道：「妳的意思是？」

「慾海花」道：「這小子功力非比等閒，說明確點，這九人也非敵手，本姑娘好不容易制住了他，萬一讓他跑了，對你我來說，都是莫大的損失！坦白地說，現在只有你我才能制住他！」

唐煌心中難過極了，當第一眼看到這女人時，就下了戒心，却仍然上了她的大當，只不知「慾望之神」要自己有何用途？

「慾望之神」又嘿嘿陰笑一陣，道：「妳的意思是要親手交給本神君？」

「慾海花」道：「不錯！只有這樣，本姑娘才能放心！」

唐煌眞想吐她一口唾沫，但因陽谷穴被她制住，一點力道也使不上，心想：這女人全是一派胡言，原來她所說的「大乘連理罡氣」全是胡扯！

「慾望神君」走下台階，大步走近，但他那皇冠上的珠簾却紋風不動，這份功力，確使唐煌吃驚。

「記住！『離』字訣！要命的話應該全力以赴！」「慾海花」嘴唇嗡動，以傳音之術警告唐煌。

唐煌心頭一震，半信半疑暗暗一嘆，心想：這女人的心眼太多了！偸偸看了她一眼，見她臉上仍然沒有一絲表情，冰冷得像一尊石像。

這時「慾望神君」已經站在兩人面前兩步之處，只要一伸手就能抓住唐煌。

凝目望去，想自他那皇冠上的珠簾中看看他的廬山眞面目，然而，他失敗了，那珠簾是以三重五色繽紛的珠子串成，紋風不動，根本就看不見此人的面目。

唐煌心知到了生死關頭，因爲從那九位奇人的表情上即可看出，但「慾望神君」一動不動地站著，不知他在注視「慾海花」抑是注視他自己？

「拿過來！」

「慾望之神」伸手抓向唐煌的左臂，動作並不太快，而唐煌突感陽谷穴上的力道失去，知道「慾海花」已鬆了力道，無非是誘騙「慾望之神」親自出手。

唐煌無暇思索，運足「離合鬆緊罡氣」的離字訣，集十成力道施出一式「鬼影搜魂」。

這是他剛研出十餘招絕學的第三式，威力比前兩式更大，而同時「慾海花」也拂出一掌。

「蓬蓬蓬！」雙方接實三掌，唐煌的右臂「格崩」一聲脫了臼，竟被震出三步，把「慾海花」也帶出三大步。

而「慾望之神」却僅退了一步，唐煌痛得直冒大汗，但極度的驚駭却超過了痛楚，這時他才眞正相信不夜城當眞是武林絕地，此人功力之高舉世無匹。

然而，「慾海花」却未受傷，她拂出那一掌乍看輕飄飄地，但威力却比他的「鬼影搜魂」更大，顯然，對方被震退一步，主要是她的功勞。

「慾望之神」獰笑一陣，沉聲道：「賤人！妳的詭計早在本神君意料之中，本神君旨在看看『大乘連理罡氣』到底有多大威力！嘿嘿！不是本神君爲妳洩氣，妳想與本神君爲敵，是自討苦吃……」

他說到這裏，連擊三掌，只聞「卡答」之聲不絕於耳，大殿上下四周，增加了千萬道光芒，令人無法張目，像面對烈陽似的，原來開啓了千百個小窗，射出千百道珠光。

突聞「慾海花」沉聲道：「閉目！」

唐煌不再拿自己的生命當兒戲，閉起雙目，感覺身子被她拖動著向後疾退，同時聽到蓬蓬過手之聲。

唐煌左手和她連在一起，右臂脫臼，無能爲力，心想，此番進入不夜城，不但未能救人奪寶，反而丟失了霍保！而現在還要一個女人保護他。

唐煌只感身子被她帶著飛快地後退，她拍出的掌力震動極大，似也沒有佔到上風。

不久，他感覺被人挾著飛掠，虎虎生風，睜眼一看，已經出了不夜城，「慾海花」正在那護城河上踏波而行。

唐煌心中萬分慚愧，不但違背了九位奇人的囑咐，如今又受了這妖女之恩，現在被她挾著，肌膚相接，那濃郁的肉香，使唐煌心境大亂。

人畢竟是人，尤其是一個血氣方剛的年輕人，不能對他太苛求，也不能太深責他，因爲這是一個不平凡的尤物。

唐煌不由自主地看著她的胴體，心想，我是一個意志不堅的人嗎？抑或任何人在此情形下都會心神不屬呢？假如我堅持幾位前輩的遺言，是不是對自己太苛刻太虐待了呢？

他不停地轉念著，她太完美了，幾乎一下子就把那幾個少女的影子趕出他的腦海，像一陣風暴，捲走了地上的柳絮敗葉一樣，也像傾盆大雨，洗淨了地上的泥垢一樣，使整個心板上，不再有一絲纖塵，不再有一點其他少女的影子。

「你在想甚麼？」她的奔行姿態美妙極了，任何一寸肌膚都沁出令人衝動的魅力，但唐煌並未向她的隱私之處看一眼。

「我……我在想妳！」

唐煌說出這些話，是盡了最大的努力，也是鼓著最大的勇氣，心中狂跳著，他多麼希望她的回答是他所預先編造的啊！是他憧憬的啊！

「想我？」「慾海花」格格笑道：「你別口是心非好不好？」

唐煌深深地吁一口氣，堅決地道：「眞的！我沒有騙妳！妳是我一生中見過最完美的女人了！假如能……」

他畢竟不敢開門見山，吶吶而止。

「哼！」「慾海花」輕哂一聲，道：「見了比我更美的，你也會說出同樣諂媚的話！」

「不！」唐煌大聲道：「我長了這麼大，第一次自動向女人表白愛意，妳是否喜歡我，我不敢勉强，但妳必須相信我的話，同時，我認爲這世界上也不會有比妳更美的女人了！」

此刻來到一個山溝中，進入一個狹窄曲折的山洞之中，「蓬」地一聲，「慾海花」把唐煌摔在地上，冷漠地道：「我看你是井底之蛙！現在未免言之過早，等到你見過另一個比我更美的女人之後，再對我說這些話才是眞的！」

現在，唐煌並未爲被她摔了一下而感到羞辱，相反地，他非常佩服她，感激她！因爲他明白了一切，她說的「連理罡氣」把兩人連在一起，全是假的，主要是想救他出險！

唐煌自信若非她的協助，無法脫離不夜城。

他怔了一陣，心想：世上最美的東西，代價自然極高，過去我以爲女人沒有甚麼了不起，你不理她們，她們也會送上門來，然而，那是等而下之的女人，眞正至善至美的女人，仍然可望而不可及！

唐煌拍拍身上站了起來，道：「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世上還有比妳更美的女人！」

「慾海花」冷笑道：「請吧！告訴你，對本姑娘來說，你不是第一個講這種話的人！」

唐煌從未受過這種奚落，臉上紅一陣白一陣，他這時才嚐到愛的苦味，他幾乎想賴著不走，不忍命令雙腿出洞而去。

但她已經下了逐客令，而且那種輕視和不屑的臉色，實在使唐煌無法忍受，定定神，抱拳道：「姑娘的大名可否賜告？」

「『慾海花』！一個人慾橫流，面首萬千的下流女人！」

唐煌俊臉一紅，道：「謝謝姑娘援手之情，在下告別！」

說畢，再揖而退，像失了魂似地出了山洞，四顧茫茫，山風料峭，好像一切景物都失去了生氣。

走吧！他下了決心，心想：我不能撕毀我的自尊，何況，大丈夫何患無妻！

這理由夠充足的了！同時他又想起了那個神秘少女，據「慾海花」說，那少女是她的侍僕。

他悠悠蕩蕩地走去，腦中一片空白，不！腦中充滿了「慾海花」的影子，他想，騙騙人而已，世上那有比她更美的女人！

走了一陣，好像背後有一股子力道吸引著他，他頹然地坐在一塊大石上，狠狠地道：「如果這一關都過不了，眞太沒有出息了！」

他一下子跳了起來，挺起胸膛大步走去，讓沉重的腳步聲踏亂了他腦中的影子，昂頭吁了一口氣。

當他的視線與迎面來人接觸在一起時，不由輕噫一聲，戛然止步，凝神注視著那個倩影。

雙方相距約百十丈，但唐煌目力極佳，在這深夜之中，仍然看清了來人的面龐、身段，甚至於她那一雙瘦可盈握的金蓮。

近了，唐煌心中呼喊著，天哪！果然世上不乏絕色女子，「慾海花」那句話馬上就應驗了！

這女人大約二十七八歲，一頭青絲被山風吹亂了，有幾綹拂在她的前額上，正因爲如此，更顯出她那自然樸素之美，那張面龐，咳！如何形容呢？只能說絕不在「慾海花」之下。

她布衣布裙，步履輕盈，像花瓣上蹁躚飛舞的粉蝶，每一下都好像踏在唐煌的心板上。

她手提一個竹籃，籃中放著飯菜，由此推測，必是樵子農夫之婦送飯來了。

她輕靈地自唐煌身邊走過，低著頭，美目中盪漾著羞怯的柔情，布衣和布裙，無法掩住她那婀娜的身段和高雅的韻緻。

天哪！這眞是人間絕色！想不到一夕之間，竟遇上兩個！

那女子逐漸去遠了，唐煌突然甩甩頭，警惕著自己道：「唐煌，你難道變成一個好色之人了？她是一個有夫之婦呀！況且，你剛才對『慾海花』說過傾慕的話！」

「救命呀！救命呀！」

凄厲的嬌呼之聲來自不遠處，唐煌深信必是剛才那女子遇險，長身疾掠，兩個起落，已望見那女子躺在地上，一個飯籃滾到山壑中去了，同時一隻巨豹，正要向她撲下。

唐煌大喝一聲，凌空推出一掌，那頭巨豹已經竄了起來，被掌力一震，四分五裂，帶著一蓬鮮血，飛向絕壑之下。

唐煌走到那女人身旁，伸手一探鼻息，不由吃了一驚，但再看她的全身，似乎並未被那巨豹傷著，只是駭得昏了過去。

唐煌猶豫了一下，終於伸手在她的胸前推拿起來。他深信自己的內力非比等閒，但現在，竟有些發抖，眞氣無法集中。

唐煌深深地自責著，連忙閉上眼睛，然而，雙手所觸的是玲瓏浮凸的胴體，閉不閉目都是一樣，也許是受了「慾海花」的影響，他此刻一閉上眼睛，腦中就浮出她動人的胴體。

因此，推拿了半天，毫無動靜，急得站了起來，心想，必須找個隱蔽之處，才能平心靜氣，也許可免除危險，我今夜怎地這般不濟？

唐煌把她托了起來，走入一片巉岩之中，立即發現了一個洞穴，只見洞中還鋪著亂草，顯然是野獸的巢

穴。

唐煌伸手輕輕虛揮一掌，洞中立即飛起一蓬石粉和亂草，證明裏面沒有野獸，心想，也許是剛才那頭豹子的窩巢。

他俯身鑽進穴中，搬了一塊大石將穴口擋住，然後坐在那女人身邊，平心靜氣地推拿起來。

那柔軟的胴體上散發出陣陣幽香，像重重巨浪，冲擊著唐煌，他現在必須盡最大的努力，才能抑制丹田中蠢蠢欲動的熱流。

那股熱流是原始的，是本能的，憑後天人為的功力壓抑著，畢竟很勉強，因此，唐煌推了半天，那女人仍然未醒。

他深深地吃驚了，同時也昇起無限慚愧之感，一個普通讀書人尚能做到「暗室不欺」的境界，他身為白道俠士，竟對一個有夫之婦動了慾念。

況且，這半天未醒來，很可能眞的死去。唐煌收回手來，急出一身大汗，搓著手一籌莫展。

現在，爲她運輸眞氣一點也沒有用，最重要的是先使她能呼吸甦醒過來。而使她醒來的方法有二，第一是推拿，已經無效，第二是口對口呼吸，使她的肺葉扇動，恢復呼吸。

這辦法有七成把握，然而，她是有夫之婦，她一旦醒來發現了，會不會自絕？那樣還不如不救她！

然而，俠義中人，不能見死不救，唐煌心想，只要我居心正派，心中沒有邪念，她醒來之後如何，似乎不必管那麼多！

於是，他只得伏在她的身上，口對口吐納眞氣！

不到盞茶工夫，她已經有了微弱的呼吸，雙峯起伏，吐氣如蘭，然而，唐煌却有一種異樣的感覺，靈智漸泯，丹田中的一股慾火很快地佈滿全身。

她那丁香舌尖也開始活動，探入唐煌口中，好像一切衝動的源泉，都來自那膩滑的丁香舌尖。

剎那間，唐煌全身一團烈火似地燃燒起來，恍惚間，好像她那被壓著的胴體開始蠕蠕而動，她那兩手也逐漸摟緊了唐煌的腰。

洞中的景物，在唐煌眼中開始晃動盤旋，他現在只感到原始性的需要，而這種需要發洩的對象，必須是「慾海花」那樣的女人。

同時，他的腦中只有一個「慾海花」，彷彿身下壓的就是「慾海花」，而不是那個山姑。

於是，兩團火在熊熊地燃燒，都不再猶豫，雙方都是甘心情願的，沒有矜持，也沒有羞澀，好像是一對名正言順的夫妻一樣。

在迫促的呼吸中，雙雙褪去了衣衫，全身找不到半縷可遮掩隱私之處的布片，唐煌是健美結實的鐵血之軀，那女子的胴體則像一尊珊瑚雕刻的人像。

這胴體對唐煌來說太深刻，也太熟悉了，因爲他早已認爲這是世上獨一無二的傑作，空前絕後的尤物，因此，他的靈智一閃，又想起了「大乘連理罡氣」。

他幾乎想呼喊，但他沒有，因爲他的心願已達，不管以後發展如何，自己要想得到她，可謂手到招來！

面對著這造物者的傑作，唐煌反而不忍，他認爲這件至寶，只能珍逾拱璧地供人欣賞，不可褻瀆！

他這時臉上一片聖潔之色，慾火早已消失，雖然他仍然赤裸裸地面對一個絕色美人，却沒有半點恥辱之感，因爲他的心也是赤裸裸的，純潔得不染半點纖塵。

他走到那女人身邊，執著她的玉手，道：「我現在已改變了想法，我相信世上也許還有像妳一樣美好的女人，然而，我的心更加堅定，沒有妳，我終身不娶！」

「慾海花」沒有動一下，這種眞情流露的知心話，似乎並未使她感動，反而面色凝重起來，幽幽地道：「你不必多說，自我第一眼看到你時，我就知道你的心意，照理說，我應該高興才對，然而……」

唐煌像被潑了一頭冷水，急切地道：「怎麼？妳……妳眞的嫌我醜陋？」

「不！」「慾海花」道：「女人的話，往往要向反面去求解答，其實，你應該是世上最完美的男子，我雖然一向自負姿容絕世，仍感配不上你！」

唐煌激動地道：「妳就是爲了這個？」

「不！」「慾海花」黯然地道：「還有更大的原因，我雖愛你却不能嫁給你，爲了酬答你對我的愛慕和尊敬，剛才我本想以清白之身、處子第一夜交付與你，但你又拒絕了，咳！也許我們沒有緣！早知如此，還不如不見面好些！從今以後，我不知如何打發那漫長的歲月！」

多麼感人啊！多麼令人迴腸盪氣啊！由她那幽怨的語氣聽來，她確有不得已的苦衷，忍痛棄捨最心愛的人兒，在哀愁寂寞中打發著枯燥的日子。

「告訴我！」唐煌緊緊地摟著她，兩人都是一絲不掛，肌膚相接，然而，此刻兩人心中都有一種非常嚴肅和尊敬對方的感覺，綺思和邪念根本不生。唐煌續道：「快告訴我！妳有甚麼困難？」

「慾海花」這時嬌弱得像暴雨中的蓓蕾，柔軟得像一團棉花，癱瘓在唐煌健臂之中，幽怨地道：「哥，請你別問我！如你眞的愛我，永不要問，因爲你一問，小妹的心就像戳了一刀似的！忘了我吧！記得你說過，有那麼多的女朋友，她們都算得上美麗的姑娘。」

「不要！」唐煌粗暴地切斷她的話，嘶聲道：「除了妳，我誰也不要，世上沒有一個女人能代替妳！既然妳有不得已的苦衷，我保證獨身陪妳一輩子！」

他的語氣像鋼鐵一樣的堅硬，而且充滿了悲涼莊嚴的氣氛。

「慾海花」是何等堅强之人，也偸偸地流下了傷心感動的淚水，雙手摟得更緊了，把她那紅得像櫻桃似的小嘴，輕輕地在唐煌唇上印了一下，然後把頭放在唐煌肩上幽幽地哭了。

女人畢竟是女人！不管她有上天入地之能，萬夫莫敵之勇，只要一入情網，立刻脆弱得像個小孩子一樣。

唐煌拂摸著她的秀髮，像哄小孩似地道：「快告訴我，妳有何困難？也許我能幫助妳！」

「不！你幫不了忙！」

唐煌沉聲道：「我不相信世上有不可解決的事，妳不告訴我，就是不愛我！」

「不！」她大力搖著頭，道：「我恨不得掏出心來給你看！所以，我在未投入另一個人的懷抱之先，必須把貞操交給你。」

唐煌腦中「嗡」地一聲，不知那來的一股嫉妒之火，冷哼一聲，把她推了出去，她根本未防，摔在一丈外的草堆中。

唐煌冷峻地道：「妳可以盡量汚蔑我！歧視我！但我唐煌不屑佔別人的便宜，更不接受別人憐憫的愛情，妳的貞操雖然珍貴，我的自尊心更珍貴萬倍！告訴妳，妳！姿色絕世，神通廣大，也只能去施捨別人，像這種雨露均沾的把戲，我絕不領情。」

說著，匆匆穿上衣衫，道：「去嫁人吧！像我這種江湖浪子，只配佔有妳的貞操，不配做妳的丈夫！」

說畢，氣咻咻地大步向洞外走去。

「哥，你聽我說嘛！」她的語氣像有無限的吸力，唐煌本是一腔怒火，一下子消了一大半，停下來冷冷地道：「快說！妳現在是有夫之婦，希望我沒有破壞你們！」

「慾海花」穿上布衣布裙，指着一塊平坦的岩石，道：「坐下來聽我說嘛！」

唐煌只得坐下，「慾海花」坐在他的身旁，幽幽地道：「這件事必須從頭說起！」她掠一掠額前的青絲，姿態美極了，這種村姑打扮，更有一種難以描述的風韻。

她的嬌軀一斜，倚在唐煌肩上，道：「十五年前武林中有兩位絕世高手，一男一女，男的喪偶，只有一子，女的新寡，生有一女，由於兩人的人品與武功都堪稱一絕，且惺惺相惜，頗有結合之意，乃被譽爲『金玉雙仙』。」

唐煌冷笑道：「難道『金玉雙仙』比『一神二聖三仙四鬼』十大奇人的名頭還高？」

「慾海花」道：「也許各有千秋吧！小妹不便置評。男的名叫張子萍，女的叫費玉潔，由於兩人的性情都很高傲，發覺無法結合，乃寄望於下一代，遂爲他們的子女訂了婚。」

唐煌道：「我猜想令堂一定是費玉潔！」

「慾海花」道：「不錯！兩人爲下一代訂了婚事，爲了彌補他們上一代無法結合之遺憾，兩人共同聲明，無論雙方發生任何大事，這婚約永不解除。」

唐煌道：「如果男女雙方有一個在婚前死了呢？」

「慾海花」嘆了口氣，道：「你問得很對！如果男方死了，女方要終身守寡，女方死了，男的也要終身不娶！」

唐煌心中昇起無比的妒意，道：「不愧爲天下情種！不知結果如何？」

「慾海花」道：「哥！你別急呀！你該猜出我並不喜歡張子萍的兒子張瑛！事實上我只是在七八歲時見過他，現在連他的樣子也記不清了！」

「噢！」唐煌暗暗吁了口氣，好像半天未喘氣似的，却仍然冷漠地道：「爲了遵守令堂遺訓，妳應該從一而終？」

「是的！」「慾海花」木然地道：「我當然要遵守母訓，做一個死人牌位的妻子！」

「甚麼？」唐煌差點跳了起來，但他立刻冷靜下來，滿腔的妒意消失無踪，代之的是無比的同情，道：「他，他死了？」

「嗯！」「慾海花」噙著淚水，道：「小妹遵守母訓，爲一個沒有情感的丈夫守寡一生也無所謂，只是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

唐煌不由肅然起敬，現在，他多麼感激她呀！剛才，她確有將女兒清白之身奉獻給他的誠意，這不能怪她，因爲她把靈魂交給心愛的人，只能把軀殼交給一個死人，不！交給一個空洞的名義！

唐煌把她抱入懷中，瘋狂地吻着她的額、鼻、頰和櫻唇，也舔去了她的淚水，道：「人死了，還有甚麼不簡單的？」

「慾海花」面色一肅，一字一字地道：「他，就是死城的主人！」

「啊！」唐煌大大地一震，道：「誰是死城的主人？」

「慾海花」閉著美目，道：「就是我那死去的未婚夫張瑛！」

眞是語不驚人死不休！唐煌楞了一陣，然後抱著她踱了幾步，大聲道：「我不信！一個死去之人能當死城主人？」

「慾海花」道：「小妹也是不信！但是，家母的遺囑却不會假！」

她自衣袋中取出一塊絲絹，交給唐煌，道：「哥，你自己看吧！」

（未完・十）

上文提要：僞唐威和馬驥派人守住地洞，防止阿恨等三小挖洞走出來，另一邊的唐家堡有四怪和宋玉兒暗中協助三小挖洞，洞內的另一邊困住的是眞唐威，經過三小和他問訊，這人才是阿恨的眞正公公，經過裡應外合，三小脫困出洞，找到另一洞的鐵柵窗，眞唐威困在裡面，他提出暫留洞中，怕僞唐威知道會將自己兒子殺害，叫三小先和子敬、子明、子剛商議對付老賊……



新派武俠長篇

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冒充親信獻計　下令偸襲唐家

宋玉兒道：「須知對敵人仁慈，就是對自己殘酷。」

事實確是如此，唐子明無話可說，道：「那就另選一個適當的地點吧。」

侯達道：「百丈坪不錯，地勢空曠，不易被人跟踪。」

唐子明道：「好，就這樣決定，時間最好選在晚上較妥。」

阿恨道：「事情十萬火急，拖不得，打鐵趁熱，這件事應在黃昏之前完成才行。」

虎妞問清楚百丈坪的地點後，再望一下天色，道：「即刻趕回唐家堡，吃過午飯就可以動身了。」

小流浪道：「只要他們兩個來，別人不要。」

宋玉兒道：「尤其不可以讓那個假唐威得到風聲。」

恨天生道：「先不要告訴他們原因，見面再談，倘若有人釘梢，格殺毋論。」

* * *

百丈坪。距唐家堡僅數里之遙。

在一座小土山上，地勢平坦，視野廣闊，方圓約百丈左右，故曰百丈坪。

午後不久，太陽還很高很高，唐子敬、唐子剛便在唐子明的引領下，到達現場。

唐子敬的一張臉陰沉沉的，擺出大哥的架子來，道：「子明，你將愚兄和三弟帶來此地，究竟爲了何事？」

老二唐子明面無表情的道：「小弟已經說過，是想請你們看一樣東西見幾個人。」

老三唐子剛好機伶，四下一望道：「見誰？這兒除我們兄弟三人外並無他人？」

「有！七殺教主恨天生在此。」

「有！右使者虎妞姑娘在此。」

「有！左使者小流浪也在此。」

「還有本姑娘宋玉兒。」

四人就藏身在一棵老松之上，言語間一瀉而落，立在他們面前五尺許處。

唐子敬、唐子剛睹狀大驚，齊聲一喝，道：「孽障，你潛伏在此，意欲何爲？」

小流浪道：「別怕，我們不會偸襲暗算。」

虎妞道：「也沒有陰謀詭計，圈套陷阱。」

阿恨道：「是專誠來此恭候三位大駕的。」

老大唐子敬怒視着二弟唐子明道：「子明，你要我們會見的人就是這幾個魔崽子？」

唐子明頷首應是，唐子剛滿面不悅道：「孽種的存在給我們唐家帶來莫大的羞辱，是父親必殺必毀之人，二哥此舉不知是何居心？」

宋玉兒代答道：「居心很正，大公無私。」

唐子敬環目四顧，語冷如冰：「二弟，你說有一樣東西要給我們看？」

老二唐子明道：「是的。」

老三唐子剛道：「什麼東西？」

阿恨取出金牌，高舉在手，道：「就是這個。」

唐子敬定目一看，大驚失色的道：「這是我們唐家的傳家之寶，怎會落在孽障手中？」

阿恨沒理他，問唐老三：「可知金牌的出處？」

唐子剛如數家珍的道：「是先祖有功明朝，由皇上頒賜的。」

兄弟倆均絲毫不差的說出了答案。

換言之，皆貨眞價實，並非冒名頂替。

唐子敬滿面狐疑的道：「二弟，你說話呀，唐家的傳家之寶，怎會被孽障得去，是不是雪蓮妹離家時帶走的？」

恨天生簡短有力的吐出來一個字：「錯！」

唐子剛一楞，道：「那麼……」

阿恨截口道：「問你二哥吧，他知道一個大概。」

唐子明就自己所知全部說出來，直聽得唐子敬、唐子剛一陣喜，一陣憂、一陣樂、一陣愁，彼此面面相覷，好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心緒稍定，唐子敬始道：「天生，快帶我們去把他老人家救出來。」

阿恨胸有成竹的道：「現在還不行。」

虎妞道：「你們的身份尚未完全確定。」

唐子明道：「我們兄弟均已說出了金牌的來龍去脈，還會有何疑慮？」

小流浪道：「金牌的目標太大，歷史久遠，知曉的人必定很多，靠不住。」

宋玉兒道：「連老子都會出差錯，三位敢保証你們的兄弟毫無問題嗎？」

唐子明垂下了頭，無言以對。

老大唐子敬却朗聲道：「我敢保証我的兩位弟弟絕無問題。」

阿恨冷聲道：「你憑什麼？」

「憑我們兄弟數十年的朝夕相處，自然深信不疑。」

「難道說跟你老子就很生疏，怎未事先發覺，又如何自圓其說？」

「這個……」

一時詞窮，語爲之塞。

唐子剛道：「那要怎樣方可確定無疑？」

阿恨早有打算，道：「再給你們出一個題目考一考。」

唐子敬道：「什麼題目？」

虎妞道：「你們的妹妹唐雪蓮對烹飪很有研究，對不對？」

唐子明道：「對呀，舍妹做得一手好菜。」

小流浪道：「還記不記得菜名？」

唐子剛道：「記得，請快出題目吧。」

事先早已擬好了應對之策，宋玉兒接口道：「題目很簡單，就是唐雪蓮最拿手的一道菜是什麼？」

阿恨道：「答對的是唐家的人，答錯的就是冒充的，只有一條路——死！」

唐子敬道：「現在就說出來？」

恨天生道：「爲了避免作弊，不用說，用寫的。」

準備甚是周全，備有硬紙炭筆，一人一套，分發完畢後，阿恨又道：「請散開，相距三丈，各據一方，寫好之後留在原地不動，打一個招呼就可以了。」

三兄弟很聽話，均無異議，立即散開去。

有的陷入沉思中，有的已經開始動筆。

阿恨道：「時間隔得太久了，記憶可能不會很清楚，本教主這裡有幾個菜名可供參考。」

虎妞道：「紅燒獅子頭。」

小流浪道：「糖醋排骨。」

宋玉兒道：「蠔油牛肉。」

「螞蟻上樹。」

「冰糖肘子。」

「宮保鷄丁。」

一口氣唸出了六道菜，把三兄弟給搞糊塗了，唐子敬道：「可不可以多寫幾道？」

阿恨斬釘截鐵的道：「不可以，最拿手的只有一道。」

虎妞道：「多寫就是投機取巧。」

小流浪道：「投機取巧的人就是找死。」

唐子剛動作好快，招招手，道：「好了。」

阿恨趨前一看，見他寫的是：「痲婆豆腐。」

口裡邊却故意唸做：「紅燒獅子頭。」

聲音很小，但如注意聽還是聽得到。

起碼從嘴形上判斷，可以看出來是五個字。

唐子明動作也不慢，已一書而就，與乃弟相同，是：「痲婆豆腐。」

阿恨故弄玄虛，依舊唸做：「紅燒獅子頭。」

唐子敬的動作最慢，仍在書寫中，虎妞已悄沒聲息的到了他身後，緩緩道：「別慌，慢慢寫，只要不錯，不記時間。」

小流浪亦至，道：「事關生死，一旦寫錯就完蛋了。」

唐子敬轉過身來，道：「舍妹的手藝超人一等，每一樣菜皆膾炙人口，不曉得是不是這一道？」

說着，將手中的硬紙板交給虎妞。

阿恨上前定目一覷，見紙板上的字是：「紅燒獅子頭。」滿臉堆笑的道：「是，就是這一道，紅燒獅子頭。」

笑裡藏刀，以退爲進，頭字出口，刀已亮出，唐子敬的心田才升起一絲喜悅，寒森森的七殺刀已架在他的脖子上，咬着牙齒說：「抱歉，你答錯了。」

唐子明、唐子剛已飛奔而至，拿起紙板來一看，同聲道：「雪蓮最最拿手的菜就是痲婆豆腐，香、辣、痲、燙兼而有之，任何其他的菜餚皆無法取代，毫無疑問，這個傢伙是奸細。」

阿恨怒聲道：「魔徒，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

唐子敬爭辯道：「我是唐子敬，不是奸細，你娘做的菜每一樣都很可口……」

「但不包括獅子頭，小王從來沒吃過。」

「那你爲何說出來供人參考？」

「跟大家開個玩笑，也是考驗。」

「臭小子，你好奸詐。」

「兵法有云：兵不厭詐。」

唐子明、唐子剛反應迅捷，處事果斷，及時取走了他的暗器，奪走了他的劍。

阿恨伸手在他的臉上剝下一張製作極爲精巧的人皮面具來，露出來一張醜惡的臉，道：「你是誰？」

假唐子敬好硬的嘴巴：「無可奉告。」

他硬，阿恨更狠，卡察！一聲，手起刀落，斬斷了他的一條臂，厲色喝問道：「報上名來。」

虎妞道：「不肯招供，另一條臂也會遭殃。」

小流浪道：「下來就是你的腿。」

宋玉兒道：「不會叫你痛快的死。」

斷臂之痛，徹骨鑽心，假唐子敬不敢再逞強，道：「我叫屠城。」

唐子明道：「我大哥呢？」

屠城道：「早已被丟進密室的地窖裡變成白骨了。」

唐子剛道：「這個老賊又是何許人？」

屠城搖頭道：「不知道。」

刀光再閃，血光再現，阿恨二次出手，斷了他的兩條腿。

痛得屠城滿地打滾，人也暈過去。

待他醒轉之後，阿恨立道：「現在該說實話了吧？」

「屠某眞的不曉得他是誰。」

「笑話，沒人會跟着一個不明底細的人拚死拚活。」

「純粹是爲了銀子。」

「把話說清楚點。」

「他到處廣納勇士，屠某挺身應徵，如此而已。」

「從未告訴你他的眞實身份姓名？」

「事實確是如此。」

「那你們如何稱呼？」

屠城道：「在人前叫他爹。」

虎妞道：「人後呢？」

屠城道：「叫他主人。」

唐子明道：「在唐家堡，老賊一共有多少黨羽？」

屠城道：「不少。」

唐子剛道：「說個數字出來？」

屠城道：「少說也有三四十。」

小流浪道：「把他們的名字一個一個的報出來。」

斷了一條臂，兩隻腿，血如泉湧，屠城已瀕油盡燈乾之境，望着血淋淋的七殺刀，說：「屠某願意說出他們的名字來，但盼恨教主能賞我一個痛快。」

阿恨道：「成，只要你肯合作，就讓你痛快的死。」

條件談好了，奈何爲時已晚，屠城失血過多，半個名字都沒報出來，便嚥下最後一口氣，魂歸西天。

小流浪惡狠狠的踢了屠城的屍體兩脚，罵道：「媽的，你嘴巴不快，死得倒挺快，這下可糟了，唐家堡的虛實不明，該如何是好？」

恨天生沉吟一下，計上心來，道：「老賊惡貫滿盈，非要把他除掉不可，不要緊，屠城雖死，仍有利用價值，死人可當作活人來用，本教主自有妙計。」

唐子明道：「天生，你有何妙計？」

阿恨未正面作答，目光從虎妞、宋玉兒、唐子明、唐子剛的臉上緩緩掃過，道：「你們看，我與小流浪的身材、輪廓、聲音、擧止等，那一個比較接近屠城？」

小流浪一怔神，道：「幹嘛，選女婿？」

阿恨道：「不是女婿，是間諜，反間諜。」

「哦，我明白了，你是想選一個人冒充屠城，混到老賊身邊去探情報？」

「就是這個意思。」

「我先聲明，不幹。」

「爲什麼？」

「太危險了，等於是玩死亡遊戲。」

「哼，假如大家選中你，非幹不可。」

小流浪眞絕，抱拳環施一禮，哀求道：「各位，拜托拜托，我小流浪的腦袋不靈光，可千萬不要選中我，不然準會把事情弄砸。」

偏偏大家一致認爲，小流浪的音容笑貌，言行擧止比較接近屠城，在阿恨的高壓下，只好俯首應命。

小流浪的口頭禪又來了：「衰！衰！眞他媽的衰到姥姥家去了。」

唐子剛道：「阿恨你是想叫小流浪打入他們的組織中，探聽奸細的黑名單？」

恨天生道：「這是下策。」

唐子明道：「上策怎樣？」

「設法將他們一網打盡。」

「可有既成的計策？」

「現在還沒有，須視事情的發展，再作定奪。」

唐子剛道：「不錯，此時敵情不明，不可操之過急，隨機應變乃是最佳的選擇，賢外甥處事明快，智謀過人……」

虎妞截口道：「三少爺說什麼，賢外甥？」

唐子剛一本正經的道：「是呀，舍妹雪蓮的孩子，自然是我的外甥。」

小流浪冷哼道：「你們不是一直視我們阿恨教主爲羞辱嗎？罵他孽種孽障。」

唐子剛歉然一笑，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以前完全是受了老賊的誤導，以致一錯再錯。」

宋玉兒道：「如今當眞願意承認我們小王爺是唐家的外甥？」

唐子明道：「這是理所當然的事。」

唐子剛道：「我們唐家以他爲榮。」

小流浪道：「不行，過去的痛苦經驗太多了，不能就這樣算了。」

唐子明道：「依小友之見該當如何？」

小流浪神氣八啦的道：「最低限度，也得起個誓，擺幾桌酒席，放幾串鞭炮，敲鑼打鼓的告訴大家，恨教主是唐家的寶貝外甥，你們唐家以他爲榮……」

阿恨制止他再說下去，道：「小流浪，在二舅三舅的面前不得胡言亂語。」

一聲二舅三舅，叫得唐子明、唐子敬心花怒放，喜上眉梢，緊緊的拉住阿恨的手，甥舅三人皆喜極而泣。

子明、子剛是爲他們自己的過錯而哭。

恨天生則是哭他苦命的母親唐雪蓮。

* * *

唐家堡。

黃昏時分。

唐子明小倆口在自己的小客廳裡。

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都在座，是在唐家昆仲掩護下偷偷溜進來的。

唐子剛弄來一套與屠城今日所穿完全相同的衣服，已換穿在小流浪的身上，再將人皮面具一戴，簡直跟眞的一般無二。

阿恨道：「讚！你現在就是屠城。」

虎妞道：「棒！也是冒牌的唐大少爺。」

小流浪誠恐誠惶的道：「眞的很像嗎？」

唐子明道：「像，像極了，這一張人皮面具本來就是戴在屠城臉上的，保証老賊看不出半點破綻來。」

小流浪期期艾艾的道：「可是，我還是有點怕。」

宋玉兒道：「怕什麼？」

小流浪道：「怕睡覺。」

恨天生道：「渾球，你又不尿床，幹嘛怕睡覺？」

小流浪道：「我是怕被你大舅媽識破。」

這倒是件痲煩事，既是冒牌唐子敬，自然要回房睡覺，阿恨傻眼了，無言以對。

唐子剛道：「我大嫂早已亡故，想來一定是被屠城害死的。」

小流浪道：「阿彌陀佛，床上沒有女人就好辦。」

唐子明道：「不好辦，姓屠的以後又娶了一個。」

老三唐子剛補充道：「還是一隻兇巴巴的母老虎，八成是他們自己的同路人。」

聽說是隻母老虎，小流浪的臉色又變了，愁眉苦臉的道：「慘啦，慘啦，騙得了老賊，騙不了床頭人，西洋鏡一旦拆穿，準會翹辮子！」

阿恨啐道：「睡覺的時間還早，先別發愁，到時再作計議。」

小流浪道：「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女人的心細得很，一試便知。」

虎妞玉面一寒，欲語未語，門外「篤！篤！篤！」及時傳來三聲叩門聲。

「誰？」

「是我！」

唐子明聽得出來，是假唐威身邊的大紅人，管事馮通。

忙命阿恨、虎妞、宋玉兒躲入內室，方始打開半邊門道：「馮管事有事？」

馮通恭謹有禮的道：「二少爺，我是來找……」

話說一半，一眼瞧見了小流浪，忙又改口說道：「大少爺，馮通找你老半天了。」

小流浪聞言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喜的是假冒成功，憂的是前途吉兇未卜，模仿屠城的聲音，硬着頭皮道：「有什麼事嗎？」

馮通平平淡淡的道：「老爺子請大少爺去一趟。」

「幹嘛？」

「有事相商。」

「現在？」

「現在！」

「在那兒？」

「老地方。」

* * *

所謂老地方，必然是他們常常會面的一個所在。

因此，小流浪不能問，一問就會露出馬脚來。

馮通又守在一旁不走，也不能跟唐家昆仲研究。

小流浪連聲喊「衰」，只好硬着頭皮獨自離開。

就常情常理來論，老地方不外是客廳、書房、密室。

然則，事實大出他意料之外。

客廳沒有。

書房不在。

密室亦未見人。

只好盲人瞎馬，單獨一人，在偌大的唐家堡內亂尋一通。

算他走運，行至一座小亭附近時，終於發現假唐威的踪影，正在亭內悠哉遊哉的賞花品茗。

地點不錯，小亭建在一個人工小湖上，只有一橋可通，在這種地方談機密大事，不可能有人潛入偷聽。

小流浪作了一個深呼吸，藉以穩定一下複雜的情緒，跨步過橋，進入小亭，恭敬的叫了一聲：「主人！」多一句話也不敢亂說。

假唐威的神色頗爲不悅，沉聲道：「老夫曾有交代，叫你返堡之後馬上來見我，爲何遲遲未到？」

小流浪不能多言，只能含混其詞的道：「因事躭擱。」

假唐威道：「快說唐子明帶你去見的人是誰？」

察言觀色，小流浪確定，未去之前屠城已將事情和盤托出，當下略一思考，大膽的放言直說道：「是七殺教的那幾個黃口小兒。」

假唐威愣然一楞，怒聲道：「這幾個小兔崽子的膽子也未免太大，虎口餘生仍敢徘徊不去，是否唐子明改變主意，私自行事，他們甥舅已相互承認？」

捨不得兒子套不住狼，小流浪決定跟他放手一搏，以便製造一個將所有的奸細全部揪出來的機會，故意緊張兮兮的道：「事實比這個更嚴重。」

「說下去。」

「阿恨那個臭小子已經跟唐威見過面了。」

「爲何未將姓唐的救走？」

「大概是怕主人報復吧。」

「唐子剛也相信小雜種的話？」

「不由他不信。」

「這是爲何？」

「小雜種手裡握有一面唐威交給他的祖傳金牌。」

假唐威道：「於是，前嫌盡釋，甥舅相認？」

「是的。」

「你的身份沒被他們看穿吧？」

「沒有，屬下第一個承認那個雜種。」

「對，大哥應起帶頭作用。」

「還叫了我好幾聲大舅呢。」

「好，但不知七殺教的人此刻何在？」

「在侯達家待命。」

「唐子明、唐子剛又在那裡？」

小流浪道：「全在唐子明那兒。」

「幹什麼？」

「密商大計。」

「可有結果？」

「正在商討，馮通便來了，所以……」

「屠城，依你判斷，他們會不會馬上採取行動？」

「最快也要明天以後。」

「爲什麼？」

「他們人手不足。」

「你認爲我們應該如何對付此一變局？」

小流浪已有成竹在胸，道：「先下手的爲強。」

「說明白一些。」

「將我們的人全部集合起來，先幹掉唐子明、唐子剛等人，徹底佔領唐家堡，然後再包圍武館，撲殺七殺教。」

「這個主意不錯，就決定這麼辦。」

站起身來，取出一物，交給小流浪，以命令的口吻道：「這件事就由你來辦了，即刻進行，不得有誤。」

「是！主人。」

「我走了。」

「送主人！」

* * *

假唐威交給小流浪的是一個紙包。

打開紙包，裡面有一團五彩繽紛的花紙。

花紙的內部，還繞有許多細鐵絲。

初看不懂，細看才發現，原來是一個尺許大小的燈籠。

上面繪有兩條金色的龍，兩隻龍頭相交之處有一個「令」字。

小流浪有理由相信，這是一件信物，專供傳遞消息，或下達命令之用，却弄不懂使用的方法。

何時懸掛？

掛在那裡？

要不要點蠟燭？

要不要人守護？

或者……

小流浪傻眼了，滿腹迷惘，一顆心宛若十五個吊桶，七上八下的走出小亭，通過小橋，不知如何是好。

「死阿恨，臭阿恨，你害得我好慘。」

「現在我也給你出個難題，看你能否破解。」

本想將這個燙手山芋抛給恨天生，行沒多遠，與馮通不期而遇。

馮通劈面就說：「老屠，怎麼樣？」

小流浪道：「什麼怎麼樣？」

「咱們的行藏是否已敗露？」

「已經曝光了。」

「主人作何打算？」

「準備玩硬的。」

「趕盡殺絕？」

「是，鷄犬不留。」

腦中靈光一閃，忽生一計，將燈籠給了馮通，小流浪又道：「老馮，給你去辦吧，小弟還要去監視唐家兄弟。」

馮通接過燈籠，臉色大變：「這是

緊急召集令。」

小流浪順着他的語氣道：「是啊，遇上急事自然要用緊急召集令。」

「命令何時下達？」

「即刻進行，不得有誤。」

「如此，馮某這就去辦。」

「請！」

* * *

天，還沒有黑。

唐家堡的西北角，一個獨院裡，樓上，已亮起了一盞燈。

是燈籠，繪有雙龍，上有「令」字，正是小流浪交給馮通的那一盞。

樓高三層，燈籠吊在最上層，全堡的人皆清楚可見。

馬上掀起一陣騷動，有的人奔相走告，有的人則默不吭聲的逕往獨院行去。

有男、有女。

有老、有少。

有唐家以前的婢僕。

也有新進的家丁等。

夜色初降，獨院的院子裡便聚集了三四十人。

阿恨、虎妞、小流浪、宋玉兒、唐子明、唐子剛、侯達，乃至中州四怪等人也到了，藏在附近的一棟空屋內，樓上。

居高臨下，獨院內的情況一目瞭然。

阿恨這時說道：「小流浪，你也該下去報到了，免得老賊犯疑。」

小流浪不假思索的道：「我不去，不小心露出馬脚，一定會吃不了兜着走。」

唐子明道：「怎麼會，天生計劃周密，萬無一失。」

小流浪道：「哼，百密難免一疏，老賊十分難纏，誰敢打包票。」

阿恨道：「你是屠城，是反間諜，非去不可。」

虎妞道：「更是這一場戲的主角，沒有你就演不成。」

宋玉兒也在一旁猛敲邊鼓：「難得當大主角，失去表現的機會多可惜。」

唐子剛道：「是呀！一仗成名就可以名揚四海。」

阿恨道：「不去就是不好種。」

虎妞道：「不去就是懦夫。」

宋玉兒道：「不去就是貪生怕死。」

請將不如激將，大家你言我語，激起了小流浪的萬丈豪情，慷慨激昂的道：「說的也是，佛爭一爐香，人爭一口氣，一朝功成名就，說不定天下的美女都會攏過來喝我小流浪的洗脚水。」

虎妞叱一聲：「臭美！」

宋玉兒亦道：「才怪！」

阿恨道：「注意，緊跟着老賊，寸步不離。」

唐子明道：「如無必勝的把握，不要輕舉妄動。」

唐子剛道：「除非一擊奏效，一戰成功。」

小流浪傻笑道：「這樣說來，我小流浪不單單是反間諜，還是刺客呢。」

阿恨道：「比刺客更偉大。」

虎妞道：「比刺客更神氣。」

宋玉兒道：「比刺客更了不起。」

灌足了迷湯，拍足了馬屁，小流浪滿心歡喜，飄飄欲仙的步下樓梯，投入沉沉夜色中。

* * *

獨院裡已聚集了五十餘人。

每個人都帶着傢伙。

每個人皆鬥志昂揚。

全場秩序井然，鴉雀無聲，顯然是一支受過訓練的勁旅。

只有樓頭的燭光在閃，插在牆頭上的半炷香還剩下半寸不到。

小流浪一入門，馮通便迎上來說道：「屠兄，你在搞什麼鬼，主人要你下令召集，怎麼一去不回頭？」

環顧一眼，小流浪理直氣壯的道：「馮兄說那裡話來，小弟有言在先，是去釘唐老二的梢。」

假唐威已到，在樓上，聞言接問道：「唐家的人今夜會不會有行動？」

小流浪道：「不會，他們決定在明天晚上幹。」

假唐威嘿嘿冷笑道：「哼，明日此刻他們屍骨已寒。」

馮通隨聲附和道：「只怕已經生蛆腐爛，爬滿蚊蠅！」

假唐威已退回樓內，小流浪道：「咱們的人該到齊了吧？」

馮通道：「差不多了，時間一到，便過午不候，遲到的人論律當斬！」

又來了五六個人。

香火已適時燃盡。

房門被緊緊關閉。

馮通馬上說道：「時辰已到，有請主人。」

小流浪也說道：「時辰已到，有請主人。」

廢話一通，完全是炒冷飯，說了等於沒說。

假唐威又出現在樓上，陰沉有力的道：「到了多少人？」

這一下可沒難住小流浪，一入門他就在默計算，立道：「總共六十名。」

假唐威道：「還不够吧？」

又是一個難題，小流浪噤若寒蟬，不敢開口。

馮通道：「有人在值勤，不克前來。」

小流浪道：「是呀，大家都來咱們就失去耳目了。」

假唐威沒再理會他二人，對衆人說道：「各位一定在納悶，爲何會突然下達緊急召集令，老夫明白的告訴大家，是因爲我們的身份業已暴露，現在鄭重宣佈，今夜就佔領唐家堡，你們說好不好？」

大夥兒齊以低沉的聲音回應道：

「好！」

「逢人就殺，不必留情！」

「是，主人！」

「姦淫擄掠，不講客氣。」

「是，主人。」

「銀子，大家來分。」

「謝主人。」

「女人，大家來玩。」

「主人萬歲。」

「誰殺人最多有重賞。」

「主人聖明。」

「誰殺人最少要重罰。」

「應該的。」

「以燈爲號，燈籠一熄，便開始行動。」

「是，主人。」

「現在就散會，各就各位。」

「是，主人。」

* * *

散會了。

房門也打開了。

可惜只打開一半，另一半被小流浪用身體堵住，洶湧的人潮無法宣洩，擠作一堆。

馮通一皺眉道：「屠兄，把門打開呀，你這樣豈不是存心跟大家過不去？」

小流浪的理由很充足：「馮兄有所不知，小弟是爲大局着想，一下子放出去的人太多，如果引起了唐家兄弟的疑慮，事情就麻煩了，說不定會壞了主人的大事。」

有道理，馮通啞口無言。

飄身落地的假唐威也頗爲讚賞，頷首默許。

於是，疏散的速度更加緩慢，一個一個的出。

正中了七殺教的毒計，阿恨、虎妞、唐子明等人就守在黑忽忽的門外不遠，一個一個的殺。

不用刀、不用劍，先點啞穴，再點死穴。

不出拳、不出掌，勒住脖子，活活勒死。

是以，雖然趕盡殺絕，無一倖免，居然未弄出半點聲音來。

出來一個殺一個。

出來一對殺一雙。

眼看已殺人過半，行將大獲全勝，阿恨正自慶幸得計，假唐威忽然邁開大步，向門外行去。

小流浪緊張了，忙釘上去，道：「主人何往？」

假唐威道：「老夫也需要準備一下。」

「主人在此坐鎮即可，殺人的事有弟兄們來辦。」

「不，唐家兄弟不好對付，老夫想親自出手。」

「別太高估了他們，這事屠城可以代勞。」

「你與老夫聯手更好，也更安全。」

「主人一走，誰來熄燈籠？」

「由馮管事負責好了。」

話已說絕，再無轉圜餘地，小流浪只好咬住他的尾巴，接踵而出，嘴裡則說：「外面很黑，主人走好。」

話是說給阿恨他們聽的，叫大家提高警覺，準備下手。

天的確很黑，連小流浪都看不清伙伴們藏身何處。

猛可間，阿恨、虎妞各點出一指，打算點他的啞穴。

侯達、唐子明翁婿出指如電，準備點他的死穴。

唐子剛則放出一條繩子，決定要勒他的脖子。

三路人馬從三個方向攻來，假唐威頓成衆矢之的，危如燃眉，命在旦夕。

却不料，此人果非弱手，指風被他察覺，乍然環攻一掌，拉住小流浪的手，道：「此地有埋伏，咱們走。」

好快的速度，好妙的身法，阿恨等人攻勢未到，已騰空而起，「大鵬三展翅」、「歸鳥夜投林」，沒入沉沉夜色中。

事出意外，虎妞、侯達他們齊感一怔，也驚動了以馮通爲首的那一夥奸細，立即爭先恐後的蜂擁而出。

阿恨確是大將之才，處事明快，斷然決然的道：「二舅跟我走，其餘的人留下來，殺！」

話未完時，人已消失無踪。

* * *

他倆那兒都沒去，直撲東北角，想先將神指唐威救出來，深恐被假唐威捷足先登，問題就嚴重了。

可是，外公畢竟囚禁何處，阿恨却摸不準，道：「二舅，唐家堡內除我們受困的那一處外，可有第二座地牢？」

唐子明道：「有，是專爲禁閉犯規的家丁而設。」

「在那兒？」

「就在左前方。」

左前方有一片竹林，竹林深處是一排老舊的房子，二人不遑多想，放步直往裡衝。

孰料，甫一進門，便被一名守衛攔下來，道：「二少爺請留步。」

唐子明足下未停，道：「我想進去瞧一瞧。」

守衛不答應：「老爺子有令，除非特准，任何人不得擅入。」

阿恨沉聲一喝：「媽的，你找死！」

那有時間跟他磨牙，七殺刀一出，那人立告人頭落地，被阿恨一腳踢到牆角去。

正欲再向前衝，斜刺裡又冒出兩名守衛來，二話不說，出手猛攻，佈下一道刀網劍陣。

唐子明牙一咬，道：「斃了他們。」

恨天生心一橫，道：「一個不留。」

（未完・十五）